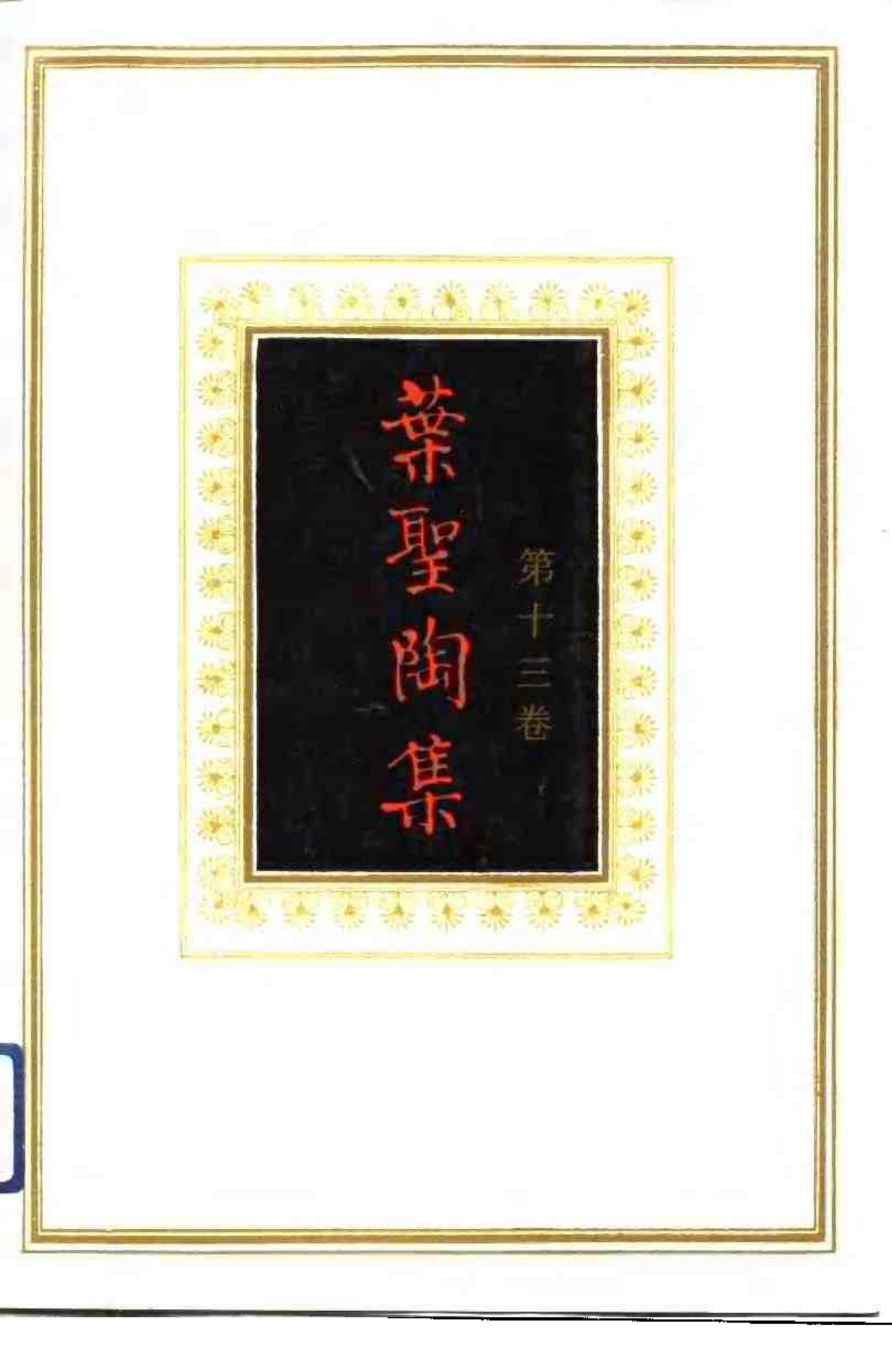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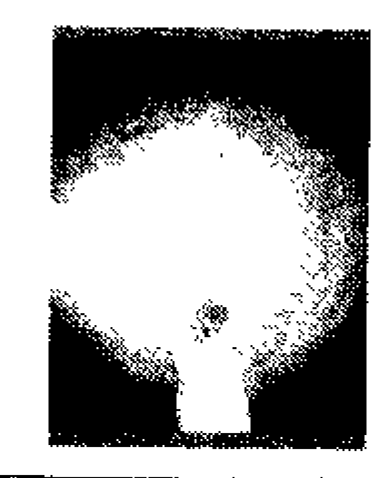

葉聖陶集
第十三卷

叶圣陶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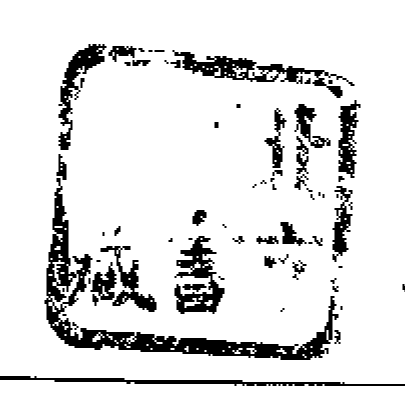
第十三卷



语文教学谈丛

文心

江苏教育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03号

叶 圣 陶 集

第 十三 卷

叶至善 叶至美 叶至诚编

责任编辑 常培岚 缪咏禾

出版发行：江 苏 教 育 出 版 社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 苏 省 新 华 书 店

印　　刷：江 苏 新 华 印 刷 厂

（南京中央路145号，邮政编码：210009）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125 插页9 字数331,500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82册

精装 1,342，平装 1,840

ISBN 7—5343—1520—4

I·72　　定价：平装6.70元

精装8.20元



1987年4月26日，清华园未名湖畔朱自清先生石像揭幕典礼上，作者与朱自清先生夫人(左二)和吕叔湘先生夫妇合影。



1987年11月4日摄于作者卧室中。

认真地努力地把语文学好

叶圣陶

咱們要了解别人的思想，必須听别人說話。要叫别人了解咱們的思想，必須向别人說話。一面听别人說，一面說給别人听，彼此的思想就見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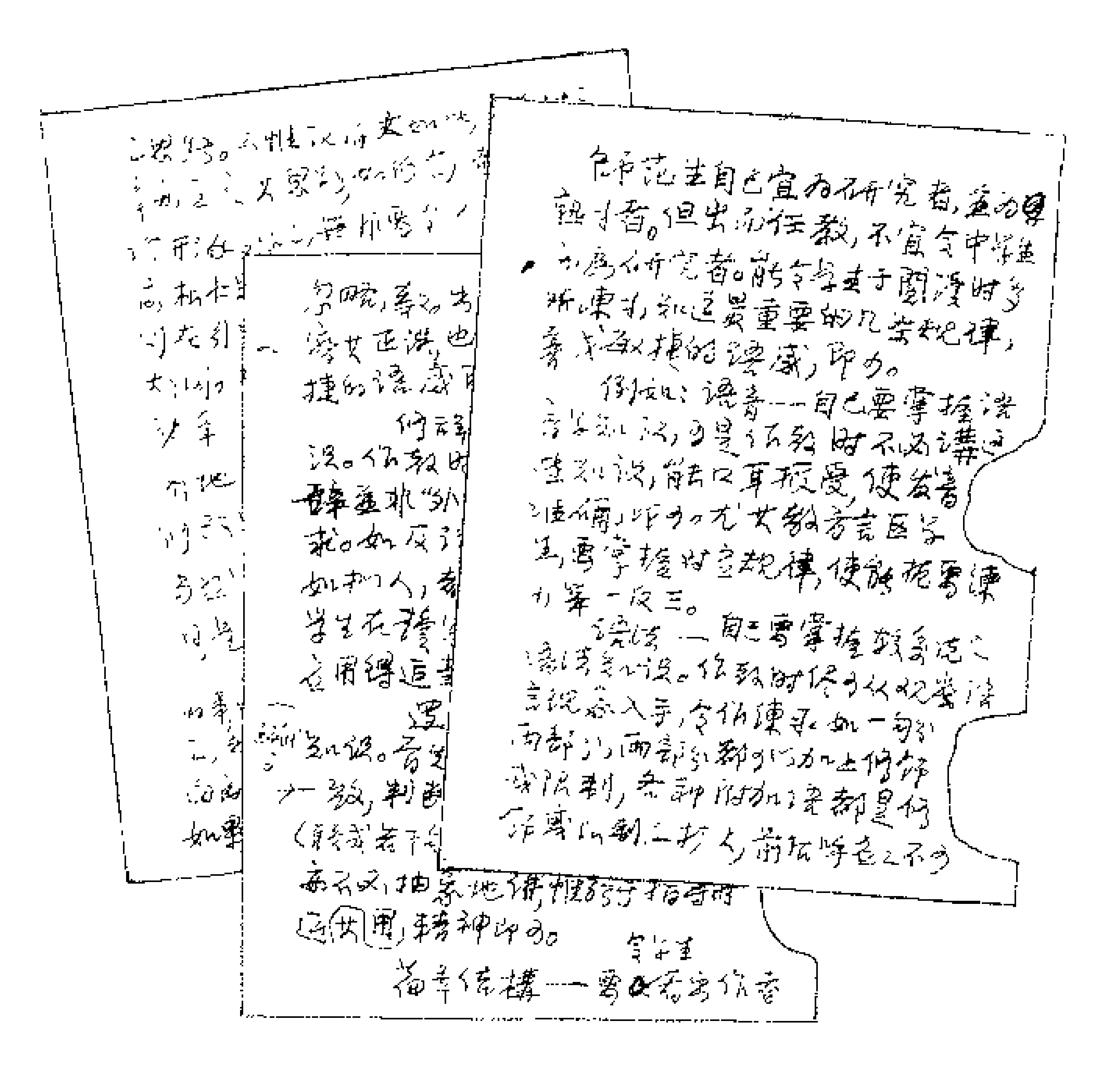
还有一个办法，不用嘴說，用笔把話写下来，也能使彼此的思想見面。咱們看别人写的东西，就能了解别人的思想。拿写的东西給别人看，就能叫别人了解咱們的思想。

不妨想一想，要是不說話，也不用笔把話写下来，还有什么办法能使彼此的思想見面？沒有什么办法了。那时候，許多人无論聚集在一塊儿或是散居在各地，总之是彼此不相了解的許多人，我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在想些什么。

好在这样的情形是不会有的。咱們从小就学习听話說話，七岁进了小学，又在語文课里学习认字读书，学习用笔把話写下来。靠着这些学习，

作者发稿用的誊清稿

1959年6月



作者跟北师大中文系学生讲话的提纲

1963年2月，写在废台历纸背面

目　　录

语文教学谈丛

小学国文教授的诸问题……………………………………3
说话训练………………………………………………………17
——产生与发表的总枢纽
国文科之目的…………………………………………………31
国文试题与科举精神…………………………………………34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论》……………………………………38
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吗? ………………………………41
读了《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44
再读《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47
欢迎国文教师的意见…………………………………………50
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52
大学一年级国文………………………………………………61
国文随谈………………………………………………………70
一、从国文课程标准谈起……………………………………70
二、谈谈实施情形……………………………………………76

三、"求甚解"……………………………………84
四、写作是极平常的事……………………………91
略谈学习国文 ……………………………………103
认识国文教学 ……………………………………107
——《国文杂志》发刊辞
读罗陈两位先生的文章…………………………112
教材、教法和教学效率…………………………124
——《国文教学》序
中文系 ……………………………………………128
国文常识试题 ……………………………………132
答学习国文该读些什么书 ………………………134
中学国文学习法 …………………………………138
养成两种好习惯 …………………………………152
——《学习国文的新路》序
朱佩弦先生 ………………………………………155
大学一年级国文的教学目标和学习方法 ………161
——《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序
大学一年级同学学习文言的目标和方法 ………169
——《大学国文(文言之部)》序
认真地努力地把语文学好 ………………………180
改变字风 …………………………………………184
说话训练决不该疏忽 ……………………………189
怎样教语文课 ……………………………………194
——在呼和浩特跟语文教师的讲话
认真学习语文 ……………………………………206

当语文教师的准备 ……………………………………217
——跟北师大中文系学生讲话的提纲
认真写字 ……………………………………………221
大力研究语文教学　尽快改进语文教学 ……………226
去年高考的语文试题 ………………………………239
重视调查研究 ………………………………………242
——祝贺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
语文是一门怎样的功课 ……………………………247
——在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听、说、读、写都重要 ……………………………249
写好钢笔字 …………………………………………250
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研究的意见………………………251
——在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上的发言
端正教育思想　改进教学方法 ……………………255

文心（与夏丏尊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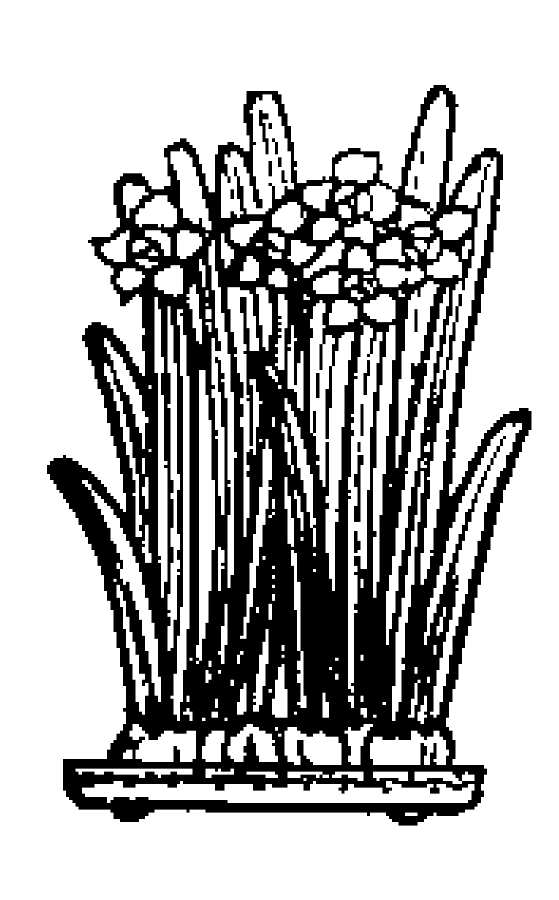
一　“忽然做了大人与古人了” ……………………259
二　方块字 …………………………………………266
三　题目与内容 ……………………………………271
四　一封信 …………………………………………278
五　小小的书柜 ……………………………………283
六　知与情意 ………………………………………289

七　日记 ……………………………………………295
八　诗 ………………………………………………302
九　《文章病院》 ……………………………………303
十　印象 ……………………………………………317
十一　辞的认识 ……………………………………323
十二　戏剧 …………………………………………331
十三　触发 …………………………………………338
十四　书声 …………………………………………344
十五　读古书的小风波 ……………………………354
十六　现代的习字 …………………………………364
十七　语汇与语感 …………………………………372
十八　左右逢源 ……………………………………379
十九　"还想读不用文字写的书" …………………385
二十　小说与叙事文 ………………………………394
二十一　语调 ………………………………………401
二十二　两首《菩萨蛮》 …………………………409
二十三　新体诗 ……………………………………416
二十四　推敲 ………………………………………427
二十五　读书笔记 …………………………………435
二十六　修辞一席话 ………………………………444
二十七　《文章的组织》 …………………………451
二十八　关于文学史 ………………………………460
二十九　习作、创作与应用 ………………………467
三十　鉴赏座谈会 …………………………………474
三十一　风格的研究 ………………………………482

三十二　最后一课 ……………………………………494
附录一　序(陈望道) ………………………………501
附录二　序(朱自清) ………………………………503
附录三　重印后记(叶至善) …………………………506

编后记……………………………………………………510

語文教學談叢



小学国文教授的诸问题

谈到小学国文教授，很容易引起“没有把握”的感想。这不同算术等科，有一定的学程，有方式的传授，教了就明白，多练习了就纯熟。这向来随教师的意的；程度的浅深，教法的精粗，百问可得百答，各不相同。唯其如此，所得结果从没有定状。有些学生国文程度很好，但由于他们的天赋和努力，是偶然的，不可以律一切的，不能说就是教授的成功；即归功于教师，教师未必敢自承。有些学生国文程度太坏，这当然是教师之咎；但教者亦曾竭尽心力，以求有效，归咎非所原任；教者更可说，这一科本来是没有把握的，我即承咎，也不能承其全部。国文教授天天在全国小学校里进行，结果却止见这两种现象。别的且不说，总是正待哺育的学生们吃亏罢了。

国文教授的问题太多了。已往或现在的情状应否改革，已不成问题，因为所谓“没有把握”的办法，就有改革的必要。其外，在已往或现在的情状里，什么是病根？应从何道改革？是一个问题。教材纯用语体还是兼用文言？又从哪里去选择教材？是一个问题。教授的方法应当怎样，才能确有把握地收效果？又是一个问题。分析开来，读法、话法、书法、作法又有种种的问题。现在不为分析的说明，但就意想

所及，统合地述说如下。

一、已往或现在的情状里的病根何在？

我有一点细小的经验，国文教授的开始不在学校而在家庭，不在学龄时代而在幼孩时代。一个学童的国文程度的好坏，与他的家庭、他的幼孩时代很有关系。父母本来是儿童的最初最重要又是无所不教的教师，当然也是儿童的国文教师——我愿轶出本篇范围，敬告为父母的，这是你们应当负荷的责任呀；现在有大多数人卸了肩，这是对不起他们的后继者的。我看见许多家庭里，不仅是贫苦而无暇顾及孩童的，对于孩童，不承认他的本有的地位，不了解他具有可以发展的能力；对他止有玩弄，止有责骂，而没有谈话。更有绝对不理孩童的，当给衣给食或斥责的时候，用着命令的语气吩咐，就完了。在这种家庭里的孩童，虽然同成人住在一起，差不多完全隔离。孩童所以能有种种能力，解释者说由于学习，而学习又由于需要。婴儿不会说话，因为要表出心意，随时随地学习，不到三岁，便能举习见的器物的名称，能说简短的达情意的话。这一种成绩真足以惊人，倘若每三年都有这么长足的进步，或者就是超人了。可是哪里会，他到了差足应用的时候，进步就迟缓了。在不理孩童的家庭里的孩童，便异常不幸，他只从成人那里学到些习见的器物的名称，和日常行动的不完全的表现语，此外就没有情思，没有话语，因为他没有发引情思、练习话语的机会。才入国民学校的学童，十分之七八可归入这一类。问他们一句简单的话，他们

便茫然如痴，休说要他们充分地回答。他们启口说话时，大概是不明显不完全的短语。他们日后的国文程度，平均在中等以下。我所见的如此，推想国内学校或者同有这种现象。其外十之二三（此数或犹说得过多）家庭里会与他们以种种的训练，他们便能说清楚显明的话，能就所问的回答，能有丰妙的情思。调查国文成绩时，这一类常属于优良一面。由此可知，情思的训练和言语的练习与国文程度的高下有关系，家庭里设备着引起情思的境遇，常与孩童谈话，便可说是国文教授的正常的基础。反过来，置孩童于不理，不为他们植重要的基础，便阻遏了他们几分之一关于国文程度的发展力——被阻遏的当然不止此。

学童受教育的历程是不可划分的，他们是在不绝地发展的路途之中。所以教育者什么地方都要注意到"衔接"两字。可是一方面又要注意到弊病的免除，务使学童趋入正轨，不受损害。凡在正轨以内的，那末衔接着以前的状况做去。不幸一般教授国文的却衔接了不良家庭的办法！他们也是置儿童于不理，非授课时间竟判若两国，绝无笑语一堂的时机。所谓授课，便是授学童以教科书，教他们读音，识形，讲解，书写。这四事做完，便谓责任已尽；不管他是机械不机械，切实不切实。教科书里所讲的是不是学童所能讲的，爱讲的？这一层更不暇顾虑。教科书之外，不复与学童以读物。他们也要学童练习，看能否应用所学习的。可是止本自己的主观，课学童以无从设想、莫名其义的文题。学童苟本平日上课时所听闻，鹦鹉似地学语，便可得很好的奖评。倘若本童年的真心，勉强成文，那便招不通的斥责。初学年如此，高

学年也如此。学童年级有递升，国文的教法无递进。很繁复的国文教授情形就是这样了。

抉出病根，可得两点，都是教师观念错误之处：(一)不会了解儿童，不以儿童本位一义为教授的出发点；(二)不明白国文教授之真作用，徒视为形式的教科。由第一种谬误观念，引起非正当的教授态度；仿佛儿童本不定需要国文，乃是成人要教他们以国文。于是选材，练习，都归成人作主，学童全居被动地位。由第二种谬误观念，便轻视文字的内容和表出的方法；仿佛学习国文的目的，至能读、能识、能讲、能写而止。于是尽不妨以非儿童所能感受、所能了解了的内容和表出法授与儿童，止须他是一个形式。儿童既居于被动地位，所学的又不过是一个形式，即教者有特殊的方法，能够达到他的目的，终认为国文教授的失败。何况在这等状况之下，儿童对于国文科决不感有兴味，便是谬误的目的，也绝对不能达到。

二、小学国文教授应当怎样改革呢？

国文教授要有成功之望，先要教者将谬误的观念改正。第一须认定国文是儿童所需要的学科。在家庭教育尚被视为希世奇珍的时候，儿童大半是被损害的，要待他们自然地需求，实是难遇的事。国文教授常与失败为缘，这也是多种原因之一。然而不足虑；教育所以可贵，乃在能为儿童特设境遇使他们发生需求，努力学习。所以国文教授也须为学童设备一种境遇，引起他们的需求。我常有一种空想，以为学科的

分开独立，不适宜于小学教育。因为分开独立，易于忘却何所需此科；全部所习，复难得有统贯的精神；徒使学童入于偏而不全、碎屑而遗大体之途。理想的办法，最好不分学科，无所谓授课与下课的时间，唯令学童的全生活浸润在发生需求、努力学习的境遇里。这个境遇，范围自然很广，不仅为欲达某一学科的目的而设。可是分析地考查它的结果，则各科的目的无不达到。因为人才与劳力经济的关系，这种理想的办法尚不能实现于现时。不过教师应知道这是较善的一个理想，因而引起一种觉悟，就是教师当为学童设备一个普遍适应各科的境遇。国文是各科之一，教授上所需要的，正就是这种普遍适应的境遇。此说看似空泛，细思却无以易。倘若没有境遇，何需一切学科。一切学科所以有学习的必要，就因为吾人处于必要那些学科的境遇里。担任国文教授的教师呀，你们为儿童全生活着想，固当特设一种相当的境遇，即为国文教授的奏功着想，也当特设一种相当的境遇。儿童既处于特设的境遇里，一切需要，都从内心发出。教师于这个当儿，从旁导引，或竟授与。这个在儿童何等地满足，安慰，当然倾心领受，愿意学习。单言国文教授，教师决不欲勉强教学童以国文，须待他们有记录、发表、诵读、参考的需要时，然后教他们以国文。果真如此，成功的把握已有十之六七。我前文言，优良家庭的儿童，国文成绩恒属于优良一面，便足为此说之证。所谓优良家庭，便是比较完好的境遇，足以引起向上进取的需求的。

第二，须认定国文是发展儿童的心灵的学科。文字所以表声音，声音所以达情思，那是人人知道的。没有情思，就

没有发出声音的必要，更何需文字？可见情思为声音的泉源，而文字为声音的符号。学童所以需要国文，和我们所以教学童以国文，一方面在磨练情思，进于丰妙；他方面又在练习表出情思的方法，不至有把捉不住之苦。这两方面，前者为泉源，为根本，所以从事开浚和栽培，最为切要。切要的一步既然做到，自然联带及于后者，才研究到种种形式的问题。倘若观念颠倒，以为一切讲习作述，就是国文教授的出发点。于是种种功夫都成空渺的劳力；在学童唯感这是并非需要的学科，即不努力亦无甚损害。到此地步，国文教授当然失败。所以欲求成功的教师，当从为儿童特设的境遇里，发展儿童的心灵，务使他们情绪丰富，思想绵密，能这么做，才是探源的办法。顺次而训练学童的语言，使其恰当所思，明显有序，最后乃着力于记录写述等形式的方法。读者不要说这是全部教育的事，我所负的是国文教授，是一部分的责任。也不要说这话太虚空，我所需的是明确可行的实施法。要知全部教育和一科教授是不能分开的。国文两字，不过立个名目，以便称说而已，实即负全部教育一部分的责任。何况小学功课，国文实占最多数，又须知一切实施法，都以理论为本，而理论大都可随意谥以实虚之名。况且拘泥了实施法，易使远大的目的缩为微小；唯以理论做引路之灯，即随时有适切的实施法自然地产生。此等自然产生的实施法，恒为最能收效的方法。

以上两节，是教授国文的必须认定的两个观念。我人做什么事，本着里面的观念变为外面的态度。观念与态度不变更，则一切改革方法，转换材料，都成空话。所以我说国文

教授的改革，在教者观念与态度的变更。本着第一个新观念，则知不为学校有国文科而教授国文；宜为学童特设境遇，引起他们的需要、他们学习国文的动机，而后教授国文。本着第二个新观念，则知教授国文不以教授形式为目的，这不过是附带的目的；宜为学童开发心灵，使他们视学习国文如游泳于趣味之海里。至于实施之方，将于后幅说明。

三、教材用语体抑文言的问题

照上面所说，似乎国文科的教材，将成非常广大的范围，环绕于学童四周的，无不可为国文教材。这确是如此。但有一层，无论什么事物，都要化而为文字，才与国文有关系。于是文字终为国文科的重要材料。在现时任教的常有一种疑问，语体文既已通用，而文言未能全废，此后小学国文教授，将全用语体文呢，还是兼用文言呢？要回答这个疑问，实在不必多所研虑。先问我们何以要学习文言，岂不因前人曾经以文言著书么？又问语体何以能通行，岂不因语体切合语言，更能通达今人的情思么？为今人的便利计，自然通用语体；为参观昔人书籍的便利计，于是兼治文言。小学生有参考昔人书籍的必要么？我想经子之部，乃专家所研究，非小学生所宜涉猎。史书文艺，或有益于小学生，而浩繁者多，宜重加编次，或为之翻译——果能做这两件事，也不妨应用语体。于是更不能寻出小学生需用文言的地方了。所以我敢断言，小学国文教材宜纯用语体。

以文言为教材，也是以前国文教授失败的要因。尽教师的

能力，做了一番翻译的功夫，竭学童的心思，做了一番记忆的功夫罢了。至于内容，因出于教师所选择，未必便为儿童所领悟。且一面翻译，一面记忆，更加上几重模糊的外幕。在初步的国文教授，更常有这等情形遇到。譬如训“观”为“看”，固已确切不移，而学者因记音记义，反把活泼的“看”的一个动作淡忘了，倘若竟教“看”字，则不费一语，而教授之效全收；因为平日早已说惯了“看”字，明知“看”是什么意义了。准此一例，即知教授文言所以不能收效之故。教材纯用了语体，于是教师无须有翻译讲解之劳，学童亦不必有勉强记忆之苦。国文教授所应有的事，将迥异昔时。唯事训练情思，使学童对于周围常常有欲了解、欲发表的冲动。更使练习语言，求发音和语调的正确；一面能正确地传达己的情思，一面能领解他人的言语。待感到有记录的必要时，便书成纸面的文字。以前所谓引起动机、提示、讲解、应用等等阶段，本是分析的；至此而浑成一气，只是学童全生活里的一件事实。小学教育的不论何科，必须能成为整个的一件事实时，而后学童感觉亲切有味。所以国文教材宜纯用语体。

四、教材的选择的问题

本于上述的见解，教者至少有一种觉悟，就是不可专恃坊间的教科书，以为所求教材，可以在里头取携无穷。现在语体教科书非常之少，而且所有的全由翻译以前文言本而来，其不适于用，已不必细说。进一步说，就是坊间能编出很好的语体教科书，教师也不得遽取应用，不复筹思。因为既以儿童

为本位，则非儿童所自需，就不得强为授与。而坊间所编教科书，总希望通行于全国，全部的内容，决不会聚集于一个儿童的境遇里。倘若取以应用，一定有一部分非儿童所爱、所能领受的，那就要减少效率了。所以教科书止得供参考，止得备采用，教材还当在教科书以外去选择或搜集。

为欲从事选择或搜集，须先定一个教科内容的普遍的标准。教师既为儿童特设境遇，所希望的，就是在这境遇里可以得到适当的教材。所谓适当的教材，无非是儿童所曾接触的事物。然则将儿童所曾接触的事物，尽行记录或说明，就可算最好的教材么？那又未必。因为儿童的生活，差不多浸渍于感情之中；冷静的理解，旁观的述说，在儿童殊觉无味。要使儿童感觉无味，就不是最好的教材。所以国文教材普遍的标准，当为儿童所曾接触的事物，而表出的方法，又能引起儿童的感情的。换一句说，就是具有文学趣味的。儿童的一句随意的话，往往比成人更为文学的，这是我观察所得的经验。文学趣味本是儿童的夙好呢，教师当然要教他们以富有文学趣味的教材了。

夏月乘凉的场上，或是冬日融融炉火之旁，几位老人讲些童话故事，孩子们就听得陶醉了，仿佛全心已窜入童话或故事里。教师从这里可得一个教训，童话故事就是儿童所需要的，应当取为教材。我国地方很大，各地民情互异，传说故事之类，一定含有很好的意义和趣味。可惜从事搜集和汰别，到现在才视为最新的事业，没有已具优良评价的成书可得。所可以应急需，聊以慰情的，止有些外国童话的译本。因风俗习惯太相悬殊的缘故，或者不能充分地引起学生的趣味。

所以教师宜应儿童所需，取传说故事之合乎上述标准的，以为国文教材。这是一条来源。

各地有特殊的历史、地理、习俗等等，总而言之，可包括叫做人事。人事是儿童所乐知的，也是儿童所必须知道的，关系这个，各地往往有谐韵的歌曲，演唱的戏剧；歌咏之馀，实长民志。教师如获得这等东西，就当视为至宝，取为教材。即使没有，也当酌量创作，以飨儿童。——我欲附带说一句：教师应当能创作的，或者唯教师的精神，才是儿童适宜的粮食；倘若自己不敢创作，而唯赖编辑先生信手挥来的作品以临事，乃是教师的奇耻。这又是一条来源。

教材也许可以从儿童自身得到。儿童生活里面，恒有大感兴味，永记不忘的。这等事件，在他们的脑际，便是丰妙的情思；出于他们的口，便是有味的一段语言。更令笔之于书，使他们多一种玩索的方法和机会，岂不成为最适切的教材？譬如共同种菜，一切经过的，他们都非常地感有兴味，则令他们自记种菜之事，即令自读，便是最好的教材。这又是一条来源。

总之，教材或由搜集，或由创作，俱当相度机会，待儿童需要而后与。所以要说定搜集或创作的范围，是不可能的事。准此理论，可知现成教科书决非完全切用之本。切用的教材应非整本。今年的二年生与明年的二年生未必讲同样的教材，如其他们的境遇不同，生活互异。

更有一事，应在此节说明。就是：倘若学校里境遇完好，即儿童求知之欲很易引起，在国文教授方面说，便是读书之欲必盛。这正是国文教授里一种重要目的——养成读书习惯，

而一般教师常是忽视或遗忘的。科内教材既以含有文学趣味为标准，即日常生活的必需知识之获得，当然更有赖于以外的书籍。此等书籍，但须泛览，不必精读。然而足以补充，可为参考，功用很大。又从分量讲，科内教材有定量，虽足使儿童感兴味，尚不能厌足。唯有取兴味相类的书籍供给儿童，使他们有取之不尽的乐趣。如此，国文教授的收效必更大。本这两个意思，于是搜集教材以外的书籍也成为重要的事项。我以为在现今时代，关于补充用、参考用的书籍，只有教师们努力创作。坊间原堆着满架的书，但大部是非儿童本位、非语体文的，因此难得采用。关于厌欲的读物，则有旧小说、译本童话等，只须合乎标准，便不妨取以供需。但因为数不多，仍急待有创作品出世。

五、国文教授之方法

往昔所谓教授法，殆可谓全属阶段之研究。教授倘拘拘于阶段，将整个的事件判析为零星死物，很有弊害。并且不论何种教材，必使经过同程度的阶段，岂是可通之理？但阶段的区分，并非全属不必要。倘能相机活用，务求保存所教授的为整个的事件，则旧时阶段之节目，正不妨应用，或且更生新义。以下略述教授法的大旨；因为阶段非重要的全部，所以不复分述，但说可以达到国文教授的目的之方法。

前文言教师当为儿童特设境遇，目的在使其自生需要，不待教师授与。设备简陋的学校，什么东西都没有，即比不良家庭，亦觉干枯百倍。儿童处这等境遇里，聪明闭塞，心无

所注。然而先生所授的书本，偏要天天相亲。试想，就是书本里满盛着有味的故事，好玩的花鸟，在儿童有什么趣味？所以授与书本之先，必定要有可以引起需求这书本的境遇。有了听故事的习惯，玩花鸟的嗜好，自然想寻求故事，记述花鸟。这个当儿，教师与以相当的书本，最是自然凑拍的事。儿童止觉满足，并不觉我是学习功课。然而功效却比由教师特授的为大。在初学年儿童，才习文字，尤当纯用直观教授。从前授课，也曾有直观教授的方法，教师特取一事物，提示学生，然后教以书篇。这也似是而实非。事物出于提出，可知不与周境相和，而必突入儿童意境。虽然也能引起需求，若论动机，已属被动。倘若境遇里面已足引起需求，则不必提示，便达目的。譬如儿童早从园庭里审知鸟的一切，教授"鸟"字便算不得一回事。可见要行直观教授，首须设备的周密。所以学校里宜有会场、农园、工室、博物室、图书室等等设备；而教师也是儿童境遇里一要件，切不可远远隔离，授课时才相见。果能设备这等完备的境遇，当然不仅国文教授独享其利。可是要国文教授成功，非有这等境遇不可。国文教授并非是限于教室以内的教科啊！

既然引起儿童的需求，则此后的事，如观察、试验、批判、欣赏等，可以全归儿童，教师偶或帮助而已。经过这许多功夫，结果便是心灵的发展。这心灵的发展便是国文教授的重要目的。倘若并没有教师所预备的教材，儿童所怀的也就是这些教材；所以他们诵读之际，仿佛就是自己发抒情思。这多么快活呀！根据这层意思，则诵读的练习，不仅要在理解以后，更要采用表演的方法。我尝听小学生读国语教科书，

一顿一歇，首尾莫定，竟不辨是什么话。又闻教师说，语体文不能读。这都错了，声音足以表情思，便叫做读。不能读语体文的学生和嫌语体文不能读的教师，他们都将情思和声音分离了。所以学童读书，须使完全理解内容，更须注意其音节，使声音恰与内容一致。如表演故事，儿童处个中人的地位说话，情思与声音易于一致，既多兴趣，复收练习之效。其他若演讲、谈话、辩论，都是练思且练习达思的方法，均须常用。国文教授并非是限于书本以内的教科啊！

儿童既有说话的练习，进于写作，实是自然联络的事，并不烦难。因为写作的本质是情思，本质的符号是许多声音，由本质化为符号，须遵社会的律令，差一点人家便不懂。练习语言的重要意义，实在模仿这社会的律令。律令既明，以下不过写录这些声音出来的功夫罢了。昔人往往说，古文的通不通竟难明其理；熟读书篇，一旦豁然，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缘故。这个疑问正可以说明我义。古文是古人的语言，别有一种律令；熟读古文，犹如练习说话，在模仿其律令；律令学成，写古文自然通顺了。

命题作文，人人知道不对。我以为定期作文，也不很自然。果真儿童心灵充分发展，则随时有丰妙的情思，便随时可以作文。即如阅览书籍，笔记所得，也是一种作文的练习。总之，简单干枯的生活里，一切不能着手，趣味的生活里，才可找到一切的泉源。

以上标称方法，但仍不外乎议论。实因我国教育太过幼稚，顾及一端，便牵动全体。前提之前更有前提，所以不得不为统合的议论，以求全体的改善，前提的确定。本篇绝无

深义，语又芜杂，是我的惭愧！

1922年1月20日发表

说 话 训 练

——产生与发表的总枢纽

我现在想说出一个意思，就是小学校里应当把训练儿童说话这件事看得极其重要。这不单是国语科的事，也不单是国语教师的事，应当是各科里都要注意的事，是全体教师都要注意的事。

我先说明所以要说出这个意思的来由。这是很简单的，因为得到一些实感的启示，觉得这意思颇有说一说的必要。先说我的实感：

先从我自己说，我就是个不会说话的人。怀着一种意思，往往苦于不能透彻地达出来，说得很辛苦，心里还是不痛快。这当然是一种弊病。但假如不会说话的弊病仅止于不能透彻地达出意思，倒也罢了，因为胸中自有个完整的意思在。无如不会说话，也就是不大会思想，不大会得到完整的意思。思想的进行到了“差不多”“大致如是”的地步，就此停止了，不再向前去求一个清楚明画。不把意思弄得清楚明画，所以说出来总感不痛快。说出来不痛快，爽性不大高兴多说。不高兴多说，所以不一定要把意思弄得清楚明画。循环无端，互为因果，使我终于成为不会说话又不大会得到完整意思的人。

刘彦和说："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我想假若用一种旁敲侧击的方法，自然地或者强迫地与我以督责，要我好好吐出征实的言，那么对于翻空的意，也不容我不弄一个清楚明画了。可是我的父母不曾想到这等地方，现在的儿童所惯做的唱儿歌讲故事等等玩意儿，我都不曾领略过，不知是什么味儿。他们只同我讲些"你到那边去""你吃这东西"的话，我当然没有多费口舌的必要。至于先生，他只是教书讲书，我只是背书回讲，他不肯开一声多馀的口，我自无发言之馀地。我想幼年是开端，是萌芽，将来的命运，大部分在这时候就注定了，所以很重要。虽然直到现在依然不大会好好思想，应怪自己的不知奋勉，但父母先生当初不与我以督责，使我不得不弄一个清楚明画，总是一个缺憾。

从涉世的经验，觉得一般人的情感上有点淡薄之嫌。这当然仅是觉得而已，并没有什么统计。而且我也知道确有情感浓厚的人，如事业家文学家等等，但是与所谓一般人比较起来，简直微少到几乎不成数目。所以我就不顾他们而竟说一般人。我们试从一般人彼此相与之间这一点来看，不论家人父子朋侪宾从，他们不是虚有形式的周旋，便是漠然若各不相关。他们的心仿佛缸中一薄片的水，任你尽力撼摇，也兴不起壮大的情感的波浪，若说要待其自生，更是决无的事了。情感的要不要让它浓厚是个甚深的问题，我只能从浅薄的见解着想。我觉得大家的情感淡薄，至少要使社会减损活动的机能，而在各个人，则因少有热力，将沦于冥漠。假如我们以"社会须要活动进步，各个人须要奋力有为"为已定的前提，则情感当然要让它浓厚。至于一般人的情感不能十分

浓厚，有如前面所说，也不是一朝一夕之故，与礼法遗传性等等都有关涉。而切近的原因，尤在幼年的不经训练，反受遏抑。一般做父母的已是情感未经培养的人，所以对于孩子很少有亲切的情感，快活的时候，至多抱在身边叫一声好孩子，不快活的时候，简直不当孩子一件东西，再也不去理他。至于先生，他只抱着出卖讲读、书写的观念，纵使对于这孩子偶尔觉得高兴，也不过在练习簿上多画几个圈而已。孩子自然不能像大人这样淡漠，有时高兴得跳起来了，有时哀苦得哭起来了，他有他的心绪，总要想倾吐出来。可是大人早已把他禁住，以为这太讨厌了，又不合于大人的模样。一压再压，儿童的情感的萌芽如经了春雪，长大起来，就淡漠到与父母先生们一个样子。我们偶然在几个稀有的家庭里，听母亲柔和地说："我欢喜你，像太阳的欢喜一切的花草。"又听孩子娇婉地乞求着说："妈妈，我同你好，我要贴一贴你的脸。"我们就觉深深的感动，说不出的舒适。这真是可宝贵的芽儿，从此逐渐培养，这孩子的前途不将成锦样的芳春么？在这里更可以得到一些消息：情感固然动于内，而正动之际每每要表于外，这是一。要培养儿童的情感固然在大人对于儿童有浓厚的情感，而尤在大人能利用适当的工具来表示他们的情感，这是二。儿童的情感正被培养，同时要使他们能利用适当的工具来表于外，感受满足的快适，这是三。所谓适当的工具，当然语言独占重要，因为它最能把人与人的心联锁起来。内面的情感并不浓厚，徒然求之于外面的语言，诚然是没有效果的事。但不常利用表示于外的工具，渐使内面的感动因向来不感满足的经验而减弱，终于漠然不大起感动，却

是可能的。所以一般人的情感有淡漠之嫌，我要把一部分的原因归属到幼年未经训练，不会利用适当的表情的工具——语言——这一桩上边。

我们遇见的学生也多了。小学校的毕业生未必能对于一个论题作五分钟的演说，未必能绝无错漏地传述一番受托付的话，甚至未必能把什么教科书里的材料照样讲一课出来。至于羞涩不肯就开口，开了口又含糊不清晰，更是很普遍的事情。中学生似乎比较的能说话了，但说来往往没有条理，又欢喜学说人家说烂了的话。他们的话语留下痕迹来就是文章。把他们的文章来检查，就可以发见若干说得不妥当的地方，不当“然而”的却“然而”了，不当“所以”的却“所以”了，又可以发见若干勉强要说话的地方，这几句是从那里移来的，那几句是前面已经说过了的。我并不敢存一毫的挖苦的意思，实际上是这样的情形。我们不能单看少数的都市里的学生就下判断，应当也去看多数的都市以及非都市里的学生，又不能单看少数的在儿童杂志、少年杂志以及报纸的附张里投稿的学生，应当也去看多数的不想投稿以及想投稿而没有力量的学生。假若这样一般地看，自会感到能说话的学生太少了。何以致此呢？我们要回答这问题，不妨查考他们在学校里对于说话这件事下了怎样的工夫。更因开端与萌芽比较重要这一个观念，我们单是查考小学校。在小学校里，儿童开口说话的机会大概有问询、答问、申诉这几种。在此要注意，这些都不过是零碎的短句，并不是整篇的完美的话语。也有些明白风会所趋的学校，每星期开一两次谈话会、演说会之类，算是叫儿童练习说话的意思。但是，听厌了的故事三番四番的

讲出来，咿唔错乱的地方不一而足。教师高兴批评，也至多说某人讲得清楚，某人说话不很明白罢了。这回清楚了，下回能不能依然清楚？这回讲得不明白，下回要怎样才会明白？在儿童都是没有把握的。其外要数到作文，也是儿童说话的机会。但效果也只与谈话会、演说会之类相等。本来说话是平时应用的事情，现在不在平时练习，却在每星期的某一时间内练习，颇含有滑稽的意味了。儿童当很重要的幼年，或则全不曾练习，或则只经过滑稽意味的练习。他们出了学校不善说话，甚且终其身不善说话，难道不是应该的事情么？

从上述的这些实感，可以知道儿童时期如不经说话的训练，真是遗弃了一个最可宝贵的锁钥。若讲弊病，充其量将使学校里种种的教科与教师的心力全然无效，终身不会有完整的思想与浓厚的情感。这不是可悲的结果么？以前的小学生过去了，当然不用管。而现在一般的小学生也正待结成这可悲的果！我们不当改变灌溉培养的方法，使他们的命运转过来么？

我们又知道，儿童不经过特意的训练，但因实际的需要，话是仍旧要说的。这些时候就是他们唯有的练习的机会。可是没有人在旁边给与暗示，加意指导，所以零碎地说了，朴陋地说了，不完整地说了，也就算数。这譬如让他们在暗中摸索，可以摸到什么地方是说不定的。而所谓“习惯成自然”却是常遇证明的通则，像这样自然地练下去，往往成为永久只会零碎地说，朴陋地说，不完整地说，而且思想情感也跟着零碎、朴陋、不完整起来。只有其中的少数，幸而摸索得法，走在正当的路上。

所以对于说话这件事，不能只让儿童随便去摸索，应当认为一个宝贵的锁钥，开通儿童一切的门的，由学校里特意地训练。单单开些谈话会、演说会之类，自然算不得特意训练。便是现在几处很好的学校里，他们给儿童念的是儿童文学，他们教儿童把所读的东西很自然地讲述出来，或者用戏剧的方法来表演，这诚然是很好的办法，可是也算不得尽了特意训练的能事。因为儿童文学的材料，大部分是童话物语。这些固然与儿童的想象经验等等很相适应，但从训练说话这一点看，还不免有所欠缺。他们说了张儿、李儿、猫儿、兔子的话，自己的话却是没有机会说，这是一。他们单在国语科里练习说话，或者会想这是专属于国语科的事，而不是平常生活里的事，这是二。所以我们要尽特意训练的能事，从范围上讲，应当不限于儿童文学，不限于国语一科，而要普及到各科，在各科里都认为重要的项目，并且还要推广到课时以外。次从方法上讲，不是只叫儿童开口去说，要为他们特地设计，怎样给与暗示，怎样加以指导，务在达到真个练习说话的目的。

这样的训练，其实就是要促迫儿童的内面有所产生，合理且丰富地产生。换一句说，就是要他们磨练思想，培养情感。他们在适当的境界中，受着合宜的暗示或指导，自然要把思想弄一个清楚明画，让情感发抒得真切浓厚。这是一种开源的办法，许多批驳订正的工夫，在此不妨省却。假如效果不显，我们却有把握，还是从源头上着力，尽心于暗示或指导。（像单单开些谈话会、演说会之类，便是不去开源却想舀水喝，这是没把握的。没把握而想着力，只能说些某人讲

得清楚，某人说话不很明白的话了。)在这种努力里，同时也就是要促迫儿童向外发表，尽量地发表。尽量发表则内面与外面一致，内面的活动更见有意义。成为习惯，对于自己的享受与生活的实际都有益处，至少会感到这生命是充实而不是空虚。所以训练儿童说话实在是一个总枢纽，要他们内面产生得出，又要向外面拿得出来。外界的事势虽是万变，而这是一种应付事势的万应的工具。获得了这工具，而且会使用，岂不是已满足了普通教育的期望了么？

训练说话既应是各科里重要的项目，又要推广到课时以外，则可知凡是教师就负有这事的责任，而且应时时负这事的责任。教师负这责任的基本条件，便是自己善于说话。在此我要想起所见几许教师的以及我自己的过失了：这种过失的根原在于相信自己教儿童的是什么什么科，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把什么什么科授与他们就完事了。也有一部分根原于把儿童看作被制造的原料，而忽视他们内面的精神。一个儿童放出好奇的眼光来问："这东西为什么这样子呢？"我们偶尔不大起劲，便随口回答说："这东西自然是这样子的。"我们以为这句答语并没有违背了什么什么科的意思。又当一个儿童走近我们，脸上含着颇想亲近的微笑，仿佛等待我们的招手。但是我们偶尔感到麻烦，便随口示意说："你到运动场去玩吧。"我们以为这一句也不至于违背了教育的原理。但是试一细想，这些随便倾吐的话语多少没有理性，多少缺乏情感啊！把这等例子多多举出来，固然可以不必，只要不是偏护自己的教师，我想总肯承认自己要不知不觉说出这些话语来。这就是不善于说话，确是重大的过失。教师负了这种过失，却

说要去训练儿童说话，非但不会有一毫效果，而且也不会有这么一回事。他自己先不明白在内面怎样地产生，向外面怎样地发表，还能讲到给与儿童以暗示与指导么？总要自己知道甘苦，才能够对于人家有所帮助。所以教师当先自修养，要善于说话，要不负这些易于犯着的过失。

在前面所写的我的一些实感里，我们更可见一个意思，就是儿童的不善于说话，固然因不经训练，而也因大人从来不与儿童好好地说话。本来先觉与后觉间的关系是这样的：若是出于故意或偶然，就是像煞有介事的示范，效力也很微细的；若是出于自然且恒常，则不论消极方面或积极方面，都有重大的影响。浸染诚是不可抗的势力啊。倘若大人能与儿童好好地说话，就是不再给儿童特意训练，未尝不可使儿童得到些浸染的益处。无奈这是做不到的，内面根本上很少有产生出来，自然也不会好好地有所发表了。所以就是要想叫儿童得到一些浸染，也非教师先善于说话不可。我们更可抛开了儿童着想，我们做人，不应当要求内面的充实，向外的发抒么？如其觉得是必要的，则我们本当要对于说话这事好好修养了。何况我们又正充任教师呢。

在这里我们当可以明白了解，所谓善于说话，决不是世俗所称口齿伶俐、虚文缴绕的意思。要修养到一言片语都合于论理，都出于至诚，才得称为善于说话。所以这简短的标语实在含蕴得很丰富，分析开来，有精于思想、富于情感、工于表达等等的意思。这就牵涉得很广了：要精于思想，应当有种种的经验推断；要富于情感，应当有种种培养陶冶；要工于表达，应当有种种的学习准备。爽直地说，这就包括了

人生的一切活动，成了所谓正当地做人的事情了。

看我这篇文字的人一定要觉得奇怪，起先说得很狭小的，不过说教师应当善于说话而已，不料却推衍到正当地做人的大问题。其实我并不是信口开河，说到哪里就是哪里，我早就想定，到这地方要说这一番话的。以下索性再说得畅达一点：我觉得我们的教师中间，（叫我怎样说才好呢？）有些太忘了自己以及所任的职务了。他们只知道充任教师就是走进课堂教些“天地日月”“一二三四”之类，走出课堂则在预备室里坐坐，儿童打架时当一任临时审判官，再没有别的事情了。让步一点说，这还可以原谅，因为不过是没有积极的好处而已。尤可痛心的，就在他们偏有消极的坏处！他们不具常识，就把这些连常识也够不上的东西授与儿童。他们不讲立行，乡里间的坏事，社会上的恶俗，如舞弊营私、赌博、嫖妓等等，他们都要沾染。他们与什么人什么事都少有感情，至多只能权一权对于一己的利害，对儿童当然也是漠然无情。我们不必走得远，只要就自己所处的地方留心观察，这一类的模型就会活现在我们眼前了。就是教育最发达的地方，也不是绝对没有。我们不要被道尔顿制、设计教育法等等名词所蒙蔽，就说教育发达的地方的教师都是很合适的。教育的重要，而且永久重要，不论世界主义或国家主义的时代都是一样，因为人总是人，做人总是要做。而看到我们这地方（不必一定要说国土）的教育的里面，却繁殖着很多的病菌，这能不使我们寒心么！我们固然要很多的学校，要新鲜的教育法，但尤其需要的是在水平线以上的教师。教师不一定要是大学问家，但必要是超出于水平线的人。若是有些教师还在水平线

以下，则学校虽多，无异于少，教育法虽新鲜，受到益处的儿童也只有小部分而已。所以我有一种诚意，希望教师自觉觉人，一共奋发努力，高高地超出于水平线以上。在这篇文字里，就借了“教师要善于说话”这标语来说。我相信人生的活动是不可分割的，只是一个浑整的全体，真要做到善于说话，必须回到根本，讲到思想、情感、表达等等，讲到正当地做人。骤然看去，似乎两端距离得太远了，其实并不远。一提到说话，就要问所说是什么；一想到所说应该是很好的情思，就会引起正当做人的意念。我希望我们的教师因为要训练儿童说话，先自修养到善于说话，先自好好地做人。这步做到了，然后去训练儿童说话，则浸染也好，暗示也好，指导也好，总可使儿童得到实益。于是这些儿童不比过去的儿童了，教育的里面就可谓比较的充实了。——但我这想法太迂远了，也许太幼稚了。

以下我们谈谈关于训练儿童说话的方法。入手的办法，就是要与儿童一起生活。这里所谓一起生活，并不只是住在一处地方的意思，乃是要接触他们的内心，而且完全了解，而且自己也差不多融和在里头。唯有如此，才能知道一切的机会，不至于错过了机会，徒然叹无从着手。其实凡是从教育事业得到快慰满足的教师，他自然会与儿童一起生活。他不自以为是一个特殊的人，他只是儿童之中的一个。他明白儿童的想象、欲求、嗜好是什么，而且也这么想象、欲求、嗜好。他不过负一点领袖的责务，所以更要去帮助别个。这样，就是他终身的快慰满足，此外再没有别的了。我们听见太戈儿所设的森林学校的情形了。大概一个教师伴着十个儿童，一

队队的聚集于树荫之下，或是讲授功课，或是随意游戏，有时临流洗浴，放声歌唱，纯任自然的法则，唯图相互之间的内部的交通。这些儿童固然很可艳羡，而这些教师与儿童一起生活，融和在儿童之中如水之与乳，也足令我们想望而心动了。

教师与儿童一起生活，便常常会觉得有很好的机会。有的机会是偶至的，有的机会是待创的。像我在前面所说，一个儿童放出好奇的眼光来问，“这东西为什么这样子呢?”以及一个儿童走近我们，脸上含着颇想亲近的微笑，仿佛等待我们的招手，都是所谓偶至的机会，很可宝贵的，我们决不该让它们随便过去。我们知道这一句问话里蕴蓄着求知的热望，这一种动作里蕴蓄着人间的深爱，就当利用这个机会，让儿童的内面产生些新的东西，而且发表出来。于是我们回答先前这一个，很自然地，绝非做作地说：“你从这边想，又从那边想，你一定会知道这东西为什么这样子了。”对于后来这一个，我们又说：“来吧，我知道你要同我在一起呢。但是，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同我在一起么?”这些话语绝对不是寻常的话语，乃是真的教育家吐出来的珠玉。儿童受了这种暗示与指导，他立刻想做一个发见者，想做一个抒情诗人。他的努力使他的内面扩大且丰满了，倾吐出来，自然是合理的论法，真挚的诚语。本来只求知道，现在却由自己发见了；本来只是浑然之感，现在却更益绵密深至了。亦练习，亦享用，随产生，随发表，学行合一，内外合一，这多么有意味啊。是真的教育家，一定会利用这些偶至的机会。

所谓待创的机会，凡是设备一种境界，诱起儿童内面的

产生者皆是。我们一点钟两点钟为儿童讲“整理的必要”，不如把学校里一切整理得秩然有序。因为这样之后，他们所知道的“整理的必要”才会真切，说出来才是真的发表而不是鹦鹉学舌。我们一点钟两点钟为儿童讲古代的历史，不如把许多古物以及原人生活的图画模型有条理地陈列起来。因为这样之后，他们的想象依了自然的径路，可得清切的了知，说出来才会真实而不致模糊影响。当着群儿围集，歌呼跳跃的时候，我们要他们自白心中的欢快。当着校园里的母羊抚育小羊的时候，我们要他们陈述他们的母亲怎样爱他们。他们本已感受很深，今更表白于外，差不多又加上一番深深镂刻的工夫。总之，所谓训练儿童说话，不是要他们鼓弄唇舌，随便说说而已，也不是要他们说话给我们听听而已，乃欲使他们所说的实质渐进于完善深美，而不说空虚无聊的话。假若无所设备，所谓渐进将凭藉什么？是真的教育家，一定会利用许多待创的机会。

以上是说课业以外的训练。若在课业以内，我想须要每科都有“演述”这件事，把演述视为很重要的工作。所谓演述，与普通的回讲与答问两样，要有组织、有条理，发于真知真情，而不是盲从了教科书或教师的话机械地讲述一遍。机械地讲述不关于内面，就是时时练习也没有什么效果。必要所演述的是内面的、真切的实质，才能收练习说话的佳绩。因此，我们应当觉悟，教科书里的虚文缴绕，以及教师的饶舌不休，与儿童实在无益而有害。我们最主要的企图在叫他们明白事物，懂得种种的法则，不过利用文字语言来帮助而已。虚文缴绕，饶舌不休，徒然使他们多应接之烦，甚至把事物及法则弄糊

涂了。所以积极的方法，要把教材织得极有条理，不论是教科书或演讲，总循着思想自然的径路，事理发见的径路。这有两种好处，一是他们可以切实地了知，二是他们受着浸染，内面的产生也会这样。到这地步，叫他们演述出来，一定不同于机械的回讲与答问。所说的就是他们所学的，也就成为他们自己的了。当这演述的时候，他们更要加一番整理与搜求，所以决不是劳力的浪费，却是产生的促迫。当然的，能够不只是演述，又加以戏剧的方法的表演，使他们活动于所知所感之中，尤其是美满的办法。

就是艺术的课程，我们也可以把列入"演述"这件事视为很重要的工作。如制作的动机、制作的顺序、成功的喜悦、欣赏的实感，都是很好的题目。我们如不去留心，自然把它们随便放过了。不让放过，要使儿童演述出来，儿童就可因此得到许多益处。他们必得把心情由反省而净化了、美化了、熟化了，才能演述出来。面这个对于当时就是深深的镂刻，对于将来又是丰美的泉源。

我们再讲到一些枝节的话。像这样的训练说话，着眼在产生与发表的联合，但儿童说话时，决不能全免语言上的错误。大概语言上的错误不出两端，一是语句不完全，二是用词不适切。这当然须待教师的订正与订正之后的多所练习，而尤重在教师的说话绝无错误，使他们于不自觉中得到浸染。至于订正，与其说"这应当这样说"，不如说"按诸事理，这还有更妥当的说法"，或者"试从实际上想，会发见更切当的词了。"这无非因为发见贵于受来，自觉愈于外铄的缘故。

这一些浅薄的意思，并无整然的系统，只欲供教师们的

参考。或者觉得它有点儿道理，对于所务的事业更益磨砺，因而得到很大的成功，这是我的私望。

我也想把这一点意思贡献于做父母的。

1924年6月20日发表

国文科之目的

最近遇见好几位先生，他们叹息着说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非赶紧设法挽救不可。中学生正是本杂志的读者，有人在那里为他们着急，为他们用心思，我们应该报告一声。

据多数的意见，似乎所谓国文程度低落就是写不通文言文，甚而至于连不通的文言文也写不来。他们也承认，有些中学生写语体文还可以；更有人说他们的儿女写回来的"白话信"，那种真率的风趣是他们所及不来的；但是（这个"但是"表示十二分的不满足），这不是个了局，总得写文言文才行呀。他们以为语体文只是便利初学的过渡，终极的目的却是文言文，语体文是卑浅的，唯文言文才是高深的东西。

他们把国文程度低落的原由归到读物的不良上去。课本里没有多少篇文言文，又不能选那最精粹的代表作，成绩不良是当然的了。于是商量国文教材应该怎样编选。各人的主张就有五花八门之观。有人说只消读《论语》就是，读《论语》可以识理；里边长篇短论都有，又可以作行文的楷模。有人说，宋元明的语录应该多读，对于青年修养，国文科必须顾及。有人说六朝文不宜忽略；那种修辞工夫是现代人所缺乏的。有人说国文科的教材应该是中国文化的全体；所以如《太上感应篇》也得看看，因为这也是中国文化。有人说方今国

难当头，应该多读岳飞戚继光等人的传说，以期振起民族精神。此外意见还多，比较不重要，恕不报告了。

这好几位先生都是教育家，他们的意见直接影响到中学生。其他的教育家想来颇有抱同样意见的，他们也各各直接影响到中学生。所以，这并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在这里，颇有问一问国文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的必要。我们的回答是"整个的对于本国文字的阅读与写作的教养"。换一句话说，就是"养成阅读能力"、"养成写作能力"两项。

要养成阅读能力，非课外多看书籍不可。课本只是举出些例子，以便指示、说明而已。这里重要在方法；本月比上月更善阅读，今年比去年更能了解，就是进步。修养云云那是身体力行的事，民族精神也得在行为上表现。违反修养，毁曌民族精神的书籍文字固然不必看，但是想靠国文科提倡修养，振起民族精神，却不免招致"文字国"的讥诮。

要养成写作能力，第一宜着眼于生活和发表的一致；说明白点，就是发表的必须是自已的意思或情感，同时又正是这意思或情感。花言巧语能写几篇文字有什么用处呢？必须与生活相一致，写作才有意义。至于文体，语体文和文言文原没有划然的界限。然而就亲切、便利等条件着想，语体文应该普遍地被应用是无疑的。学生就性之所好，兼作文言文，当然不必禁止。一定要作了文言文，才算国文程度不低落，这成什么话！何况揣摩主张者的口气，写作和生活一致与否倒并不在乎，但求每个学生能够铿铿锵锵写出一些文言文，而且篇篇都是"合作"，他们的国文教学就成功了。他们以为中学校只是"国文专修馆"和"文豪养成所"！

我们想，做学生的如果把各科的目的问一问清楚，对于他们自己是非常有益的。

1932年11月1日发表

国文试题与科举精神

近来在某报上看见一篇文字，题目是《因政府考试的国文题说到学校的国文课》，里面说近来中央各机关用人大多用考试制度，“因政府力求提倡国学，恢复固有知识，故国文题目泰半取材于古人典籍之中，如最近军委会之政治训练班国文试题为《从〈离骚〉一书中论屈平之为人》，司法行政部之监狱训练班试题为《刑乱国用重典论》，政治学校之土地研究班题为《论王者之政必自经界始》，以及法官考试之试题为《分争辩讼非礼不决论》，于以知国家提倡国粹的一斑。”接着说，这几场考试的成绩却并不怎样好，便归咎到学校的国文课程，尤其是中等学校的国文课程，它不曾替学生打好稳固的国学根基，遇到这类题目当然做不好了。

一部分人对于中等学校课程的认识就是这样，上面提及的一篇文字可作代表。他们以为国文课程里的“阅读”一项，目的在把一些杂乱无章的材料装进学生的头脑；“写作”一项的目的呢，便在教学生应用了这些材料，对于稀奇古怪的题目写得出文字。这一部分人中间，有对于子弟怀着热望的父兄，有对于学生期望“类我”的国文教师；我们平日见到这类人并不少。

父兄这样想，自有他们的理由；国文课程如果不对准这

样的目的，遇到《论王者之政必自经界始》之类的题目岂不就要交白卷？交白卷岂不就得不到什么什么训练班的分数，因而做不成官？国文教师这样想，也自有他们的原因；自己就是在这样阅读和写作的教养中长成起来的，现在照样来教养自己的学生，他们以为一定没有错的。

这情形实在就是科举时代的延续。科举时代每一个青年在书房里读书作文，无非为着装进材料，预备应付题目。一朝应付得法，考试中式，就是读书的成功。当时有一些明白的人明知道这是可笑的事情，另外去做一点"实学"，但总说这是"敲门砖"，完全不顾是不应当的。现在科举是废掉了，学校教育却承受了科举精神；父兄与教师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课程认作"敲门砖"，所以见学生做不好《论王者之政必自经界始》之类的题目，就太息痛恨，差不多要说现代学生已经陷落在泥坑里了。

科举制度对于统治阶级有什么好处，听过一些时历史课的学生都能够回答。像前面引起的四个题目，你若说为的是"提倡国粹"，出题目的先生就会在那里点头暗笑；你若板起面孔说这太不合"专家政治"的潮流了，出题目的先生就会骂你牛头不对马嘴。总之，按照科举精神，出题目的先生是不错的。

还有，各大学每届举行入学试验，也常常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国文题目。他们不希望投考学生说一些自己的话，从而考察他们的思想与情感，他们只要投考学生"应制"地说一套"题中应有之义"，摹唇仿舌像个样儿。这与科举精神也是一贯的。

在科举精神弥漫的现时，父兄的告诫与教师的教导必然集中精力，使学生做得好《论王者之政必自经界始》之类的题目方才罢休。但是，从学生方面说，做不好这类题目是应该的，用不着惭愧的。试问，一个学生便能把《论王者之政必自经界始》这个题目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于他的实际生活又有什么关系（除了他能在什么什么训练班得到一百分）？丢开科举精神来说，中等学校的国文课程自有它的目的，就是我们在上一期说的“整个的对于本国文字的阅读与写作的教养”。关于写作一项，最宜着眼于生活和发表的一致。如果学生不能用文字发表自己的思想与情感，不能用文字记录实际生活上的一切，那才是能力上的缺陷。不能或者不肯“应制”地说一些与实际生活全不相干的话，正是青年率真的表现，有什么不应该？有什么可以惭愧的？

习惯着“应制”作文，就不很能够亲切地发表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记录实际生活上的一切。从前颇有人做得很好的文章，可是不能写一封抒情寄意的书信；这因为他们早已把写作与生活分隔开来，而写抒情寄意的书信却是生活上的事情，所以没法应付了。可见有一些父兄的告诫与教师的教导正是学生的灾难，他们希望增进学生的写作能力，实际却在阻遏学生的写作能力。凡是不甘受灾难的青年，遇到《论王者之政必自经界始》这类的题目，只有交白卷了事，可不是？

对于大学入学试验常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国文题目，贤明的中等教育家是应该提出抗议的。中学生该有怎样的写作能力，大学对于投考学生所要考察的到底是什么，都得请大学当局想一想明白。虽然明知科举精神笼罩着整个教育系统，

但若能打破一点，总是青年的福利。

末了，我们要对青年学生再说一遍：你们做不好《论王者之政必自经界始》这类的题目是应该的，用不着惭愧的。你们学习写作，目的原在发表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记录实际生活上的一切，而并不在"应制"作这类的题目。

1931年12月1日发表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论》

据本届上海市中学毕业会考各科成绩的统计表，高中部分国文成绩列第二位，初中部分国文成绩列第一位，可知上海市各中学的国文成绩在各科中是比较优良的。像罗家伦君那样正在慨叹"通顺的很少"，而上海市各中学给他一个事实上的安慰；感到欣快的必然不止罗君一个人。虽然也许另外有些人要因此而慨叹"文胜"以及我国被称为"文字国"不为无因，可是把文字写得通顺些，表情达意都过得去，究竟是对于实际生活有益的事。不过我们看了高中部分国文科第一名的"优良试卷"，就不敢说这样宽心的话了。试卷如下：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论

盖闻国之本在民，故观民风之燉恶，可觇国运之盛衰。昔者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有旨哉！斯语也。盖治国者必先治民。民之相处也，不能无求，求而不得，则争端起矣；民之相与也，不能无交，交而不诚，则诈端起矣；民之相役也，不能无取，取而无节，则贪端起矣；民之相杂也，不能无别，别而不严，则无耻之端起矣。一国之民相争而不已，贪诈而无耻，则国

且不国，其不底于灭亡者几希！故必有圣人者出，制礼以止争，制义以化伪，劝之以廉，齐之以耻，然后国乃可兴焉。故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盖国之有此四维也：所以维民者也，所以维民使不争者也，所以维民使不诈者也，所以维民使不贪者也，所以维民使知耻者也。故国之有此四维也，若网之有纲，衣之有领，政治以之易行，风俗以之易化也。诗曰"泛泛扬舟，绋纚维之"，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言得其维者则昌，失其系者则亡也。呜乎！今之风俗日砺，四维废弛者久矣！有志者其亟起而图之。

这篇文字很通顺，然而仅止于通顺；换句话说，就是通顺以外没有别的什么。腔调是那么叮叮当当，而话语只是浮在嘴唇边的几句，使人家看了，仿佛觉得听了那些到处皆是的谭派须生戏。我们初看的时候很奇怪，这样的文字从哪里学来的？试查高级中学国文科的课程标准，凡"精读"和"略读"项下所指称的单篇文字以及整部名著，都不是这样的文字的范本。后来我们省悟了，原来是诵读《论说文范》一类东西的成绩。我们知道有一些家长分外贤明，他们认定"国文"非常重要，子女在学校里学了还嫌不够，另聘教师让他们在家里补习。教材呢，就是《论说文范》一类东西。不然，就因为要去赴会考，家长或者教师特地选取《论说文范》一类东西叫学生抱佛脚，才使学生有了仿效这等文字的机缘。在选取这等文字给学生读的人想来，这是很有道理的。会考既然类乎

科举，而《论说文范》一类东西就是变相的“八股”，以此应彼，正相配合。但是，从学生这方面想，这变相的“八股”是不是需要的呢？依据常识来回答，无论说话作文，单有叮叮当当的腔调是不成的，单把浮在嘴唇边的几句话说出来写出来是没有意义的；只须看从前的“八股”绝对不能应付实际生活，就可以知道变相的“八股”对于学生毫无用处。然而，现在，第一名的“优良试卷”宛然是一篇变相的“八股”了！单只在应考的时候“八股”一下还不要紧；倘若平日说话作文也是“八股”，甚至思想行为无不“八股”，我们就不免要抄袭罗家伦君的演说辞说：“想到这一点，我们实在有点觉得不寒而慄！”

1934年3月1日发表

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吗？

对于中学生国文程度的低落，久已有人叹息的了，直到现在也并未衰歇。究竟低落到什么情形？从前中学生的国文程度怎样，现在又怎样？低落的现象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其原因又何在？对于这些，似乎还少有人作过精密的研究，给过仔细的说明。我们只听见带着感伤意味的一声声，“唉，现在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太不行了！”“啊，国文程度低落到这样，还了得！”

国文这一科，比较动物、植物、物理、化学那些科目，性质含混得多。有些人认为国文这一科并没有什么内容，只是阅读和写作的训练而已。但是有些人却以为国文科简直无所不包，大至养成民族精神，小至写一个借东西的便条，都得由国文科负责。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种种的看法，各不相同的认识。如果一百位国文教师聚在一起，请他们各就自己的见解，谈谈国文科究竟是什么性质，纵使不至于有一百个说法，五十种不同的见解大概是有的。对于动物、植物、物理、化学那些科目，就决不会有这样的情形。

由于对国文科的认识不同，大家所认为程度的“行”“不行”也就不一致。主张博闻强记的人见学生回答不出“四书”“五经”是哪几部书就说“不行”，但是有些人却说这没有关系，

学生只要到图书室里取一本《辞源》来一查就知道了。欢喜叮叮哨哨那一套的人见某君所作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论》就说“行”，挑选这本卷子列在第一名，但是记者却说这一篇不过通顺而已，并没有说出自己的东西来。照此说来，“行”“不行”实在还没有公认的标准。在一部分人叹息着说“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太不行了”的今日，当然有另一部分人在那里说“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并不低落”，这是可想而知的。

有一点可以注意的，就是叹息着说“不行”的人似乎都不很顾到学生的阅读能力方面，而只偏重在写作能力方面。无论对于国文科的性质的认识如何，阅读总是国文科的一个重要项目，要判别“行”“不行”总得在这个项目上打个分数，而他们往往放过了，只在写作这个项目上着眼。叫学生作《秦皇汉武合论》，论不出，当然“不行”，叫学生作《说新生活运动的意义》，说得牛头不对马嘴，也“不行”，叫学生模仿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作《校园记》，限用文言，交上来满纸“也”字，不当“也”而“也”，尤其“不行”：于是学生写作能力的低落成为客观的事实。这在学生方面必然也自认“不行”的，可是要“行”简直没有办法，正合苏州人的一句话，“石子里逼不出油来。”

还有一点可以注意的，就是叹息着说“不行”的人往往把责任完全推在学生身上，仿佛现今一班青年的脑子生来就异样，特别不适宜于写作，却把从前读书人十年窗下，连便条都写不成一张的先例忘掉了。其实，如果假定现今的中学生写作能力的确“不行”，那么他们吃亏之处就在受了跟从前读书人同样的训练。我们知道，除了少数学校指定阅读课外书

籍以外，大多数学校里就只读多少篇选文。选文都是所谓文学作品或者是满纸大道理的经世名文，那些作者的本领，在学生自然是不会有的，这就使学生渐渐觉得写作并非容易的事，甚而至于忘了写一张便条也是写作。

然而时代究竟不同了，从前读书人可以关在书房里，终身不写一张便条，现今青年的生活却繁复得多，对于写一张便条那样切身的事，虽然受不到什么训练，也会自己努力，设法应付。记者这个话不是凭空说的，记者编辑本志，有幸读到各地中学生投来的文篇，大凡题目类乎课艺式的，往往是些陈词滥调，而写亲历的经验跟实有的感想的，虽然不见得怎样纯粹，但是一篇里总有若干部分是出色的，如刊载在《青年论坛》跟《青年文艺》两栏里的就是。如果叫这些作者作另外一类题目，说不定也会得到"不行"的考语。从这一点推想，前途的光明似乎并不微弱，所以记者不是"不行""不行"的悲观论者。

记者写出这个感想来的意思，在引起贤明的国文教师以及中学生诸君的注意，我们应当把国文程度低落的叹息看作一个课题，精密地仔细地加以考核，徒然叹息是没有意义的，听人家叹息而不给肯定或者否定也是不足为训的。贤明的国文教师对于国文教学如果有什么意见或者感想，中学生诸君对于国文一科如果有什么困难或者希求，大家提出来共同讨论，才可以解决低落不低落的问题，才可以进一步提高中学生诸君的国文程度。本志愿意把充分的篇幅刊载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篇。

1934年11月1日发表

读了《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

本志第四十九期的《卷头言》里刊载了《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吗》，另外又发表了尤墨君先生的《你们能写出些什么》，就有好几位读者写了他们的意见寄来。我们当初刊载这两篇，原希望教师跟学生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怕的是问题虽经提出，却一点回音也没有。现在回音居然来了，我们感到不寂寞，自可欣慰。稍为感到遗憾的是好些位投稿者中间没有一位国文教师；再一推想，也许关心这个问题的教师先要看看学生诸君的意见，然后发表他们的言论吧——这样想的时候，也就无所谓遗憾了。这一期里特地把这些来稿汇集在一起，给标个总题目叫做《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以便读者参看各篇，知其大概。关于这项讨论，我们想延长下去；来稿积聚到多少篇，就发表一回。因为这个问题内容很繁复，方面很广阔，轻描淡写地讨论一下，是得不到什么结论的；一定要大家把意见拿出来，对于各个方面差不多完全讨论到，才会得到比较切实的结论。这一期里刊载八篇，只是初次的讨论罢了，不能就作结论是当然的。然而单从这八篇看，未尝不可以知道学生对于这个问题的感想如何。现在就提出几点来谈谈。

第一，从这八篇看来，学生对于国文科的目标是认识得

很清楚的。国文科的目标在养成阅读能力跟写作能力，阅读跟写作又须切近现代青年的现实生活：有几位说出这样的意思。就一般的语文教学而言，对于前一语是没有问题的，谁不知道就为要养成阅读跟写作的能力，学校里才有国文这一科？问题就只在后一语，切近不切近现代青年的现实生活，才是国文教学成功跟失败的分界标。你看，有人说阅读那些不切近青年生活的文章好比穿紧鞋；又有人说在限定的范围里写作那些揣摩意旨的文章简直是思想转圈子；又有人说出自己的经验，“作文只有二三百字，而日记倒有数千字”。穿了紧鞋，走起路来当然不便当；思想转惯了圈子，往后要自由自在地思想就成问题；命题作文既然不可免，所命的题又出于学生的经验范围之外，无怪有时候连二三百字也写不到了。学生对于一双宽舒的鞋是多么羡慕呀！对于自由自在地思想是多么想望呀！对于写出自己经验范围以内的一切是多么有兴致呀！我们以为应该完全让他们如愿。让他们如愿之后，再看他们的国文程度会不会提高。

第二，从这八篇看来，学生并不需要读那些力所不及的或者没有这许多闲功夫去读的文章。但是偏有人要学生去读那些。他们好像医生配药似的，哪类文章包含道德教训，要读多少篇，哪类文章包含某家思想，要读多少篇；诸如此类，一时也说不尽，总之给学生配一服十全大补剂。他们以为唯有这样做，在训育方面既可以收效，在国文科的本职养成阅读能力方面也做到了家。不知道这样做能不能养成阅读能力已成问题，即使能养成用处也不多，因为学生中除了最少数的几个，离开了学校就永远不再接触这类文章了。依我们想，养

成阅读能力在乎多阅读，在乎阅读得其法；阅读的材料却不必要名作，只要内容形式都没有毛病的就行。这个说法，在大方家看来也许太可笑了，但是学生也许会赞同的。

第三，从这八篇看来，学生颇相信考试的成绩不就是实际的优劣。如果别字连篇，文法不通，那当然是平时太不注意，不能说不劣；然而像尤墨君先生所举的究竟是特殊的例子，我们不能就说凡是应考的学生都这样不济。至于会考的文卷特别看不顺眼，那的确是另有原因的。对于这一点，周澂君的文中有道着处。

1935年1月1日发表

再读《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

我们陆续收到许多讨论中学生国文程度的文章，这一期里又选刊了六篇。排校完毕，约略写一点我们的感想。

读了渔舟君跟楂之君的文章，可以见到大部分中学生学习国文，实在不明白是什么一回事。这并非由于学生愚笨，只因为教者根本没有认清什么是国文教学的目标。各科课程都有标准，在我国也有十多年了，虽然经过几回修订，大致相差不远。我们希望教者不要把课程标准看做具文，而尝试按照着标准教学，一年两年之后，再看学生的进步是不是比以前快些。

渔舟君说一部分人"拿蜂子孵蛆的心理去看学生，像他们那样会写出一套叮叮当当的文言文的就认为'高'，反之，只能用活的语言写出实际生活的就认为'低'而且'落'"，这确是有的。最近上海有人发起什么存文会，据说是鉴于青年国文程度日益低落，希图设法挽救的。但是看他们的方案，无非写文言和读古书那一套，换句话说，就是使青年离开现实，忘却自己，而去想古人的念头，说古人的话语，作古人的文章。如果真的如了他们的愿，他们当然会说青年的国文程度"高升"了；可是青年跟时代跟实际生活却相去十万八千里了。头脑清醒的青年决不愿意自己这样地"高升"。

吴锡泽君的意见也很重要，他说明考试时候的命题作文因为有及格不及格的关系，极容易把学生引到揣摩风气的路子上去。跟揣摩风气相反的就是“言之有物”，这个“物”字好像有点儿玄虚，但是把它解作“自己的思想感情”，就很实在了，我们提笔作文，无非为了要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自己并没有某种思想感情，只为迎合人家起见，就像鹦鹉似的鼓唇弄舌，这不但作不出好文章，并且是操行上的极大缺点。我们希望教师跟考试委员对这一点加以注意，不得已必须命题，总得站在学生方面着想，从他们思想感情的范围里找出题目来。如果不这样做，而随时在有意无意间给学生一种暗示，仿佛说“你们非做鹦鹉不可”，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要“言之有物”，“必须要先有所感，先有所思”，吴大琨君的话是不错的。吴君又叙述现在学校对于学生“感受”跟“思想”两方面都很忽略的情形，末了说，“感情与思想不但是做文章的两大泉源，同时也是做人的两大要素。然而对于这两者，现在的学校教育是不但忽略，并且阻碍了学生的发展。”这不只是国文教学的问题了。读者不妨把自身的经验跟吴君的话对照一下，看他的话是否道着真际。如果大部分情形确然如此，学校教育就有“弄得合理一些”的必要了。

许淦君老老实实宣布有一些人所说的“通”，中学生并不需要；他要求“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他说：“只有白话才能写‘通’，到‘通’的路必须是说自己的话。”认清了国文教学目标的青年大多这么想，这是我们不抱悲观，不嚷“低落呀低落”的原因。

其扬君的意见可以供学生跟教师作参考资料。国文教学

不只限于写作，除了写作，阅读也很重要；而其扬君的意见是兼顾到这两方面的。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国文教师参加讨论的文章，未免怅怅。希望今后能收到若干篇，使我们的读者也听听教师方面的意见。

1935年4月1日发表

欢迎国文教师的意见

本志两度刊载讨论中学生国文程度的文章，其中没有一篇是国文教师写的；对于这一层，我们曾经表示遗憾。这一期里有三位国文教师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期望了许久的事果然实现了，岂只我们欢喜而已，读者诸君一定也非常高兴。

孟起先生熟知国文教学的实况，他说，"要是中学生国文程度真正低落的话，最大的责任不能不让那些始终不问为什么这样做的决定中等学校国文教学大计的先生们和国文教师们负起。"这并非漫然的武断，他描摹一个"狭的笼"给我们看，他又描摹那个"狭的笼"里怎样地缺乏滋养物。

孟起先生来信说，他的学生的国文程度大致不算坏；他的学生寄作品来的有好些个，我们看了那些作品，也觉得不算坏。本来，像孟起先生有了他那样的认识，自然会把"狭的笼"扩大，自然会把有用的滋养物搬运到"狭的笼"里去；他的学生遇到他那样的国文教师，实在是难得的幸运。然而孟起先生决不能把"狭的笼"干脆拆掉。试看王忍先生的文章，不是有许多校长同专家正在商量，要把"狭的笼"修补得更为紧密些吗？经过修补，像孟起先生那样的国文教师要把"狭的笼"扩大，要把有用的滋养物搬运到"狭的笼"里，那是更费力了。

王忍先生报告的事实，实在不只是少读几篇语体多读几篇文言的问题，也不只是国文教学方面的问题。揭开天窗说亮话，那些决定国文教学大计的校长同专家想使青年抛开现实生活，而去想古人的思想，过古人的生活；换句话说，就是想使青年抱前一篇里所说的第一种读书态度。还有什么国学常识缺乏的话，依他们的意思，最好每一个青年化作一部《国学常识辞典》，谁问他国学常识之类的时候，总能够回答出来；换句话说，就是想使青年抱前一篇里所说的第三种读书态度。我们可以在这里告诉那些决定国文教学大计的校长同专家：你们如果怀着这样的愿望，那是无论如何达不到的。青年生在现代的社会里，从多方的体验和实践，决不能不想现代人的思想，不过现代人的生活。读几篇文言，甚至读几部古书，只能浪费他们宝贵的精神和时间罢了。然而，光是这一层，你们的罪过已经不小了。

竹辉先生提出三点意见。关于第一点，我们固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可以证明一般学生的国文程度并不弱。可是我们接触好些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凡是教师对国文教学的认识比较高明的，教学能力比较强的，学生的国文程度就大致不坏。我们猜想，在竹辉先生那样的国文教师的教导之下，学生的国文程度也不会差吧。第二第三点都是报告实际的情形。读了第三点"应付环境"的话，又使人想到"狭的笼"的紧密。我们相信，一般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的真正"高升"，必然在那个"狭的笼"拆掉之后。

1935年5月1日发表

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

我们当国文教师，必须具有两个基本观念。我作这么想，差不多延续了二十年了。最近机缘凑合，重理旧业，又教了两年半的国文，除了同事诸君而外，还接触了许多位大中学的国文教师。觉得我们的同行具有那两个基本观念的诚然有，而认识完全异趣的也不在少数。现在想说明我的意见，就正于同行诸君。

请容我先指明那两个基本观念是什么。第一，国文是语文学科，在教学的时候，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而方法方面尤其应当注重。第二，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

如果国文教学纯粹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不含有其他意义，那么，任何书籍与文篇，不问它是有益或者有损于青年的，都可以拿来作阅读的材料与写作的示例。它写得好，摄取它的长处，写得不好，发见它的短处，对于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的增进都是有帮助的。可是，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又像轮辐一样辏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说到教育的意义，就牵涉到内容问题了。国文课程标准规定了教材的标准，书籍与文篇的内容必须合于这些个标准，才配拿

来作阅读的材料与写作的示例。此外，笃信固有道德的，爱把圣贤之书教学生诵读，关切我国现状的，爱把抗战文章作为补充教材，都是重视内容也就是重视教育意义的例子。这是应当的，无可非议的。不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只在灌输固有道德，激发抗战意识，等等，而竟忘了语文教学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

道德必须求其能够见诸践履，意识必须求其能够化为行动。要达到这样地步，仅仅读一些书籍与文篇是不够的。必须有关各种学科都注重这方面，学科以外的一切训练也注重这方面，然后有实效可言。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独当其任的唯一学科。所以，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

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学生眼前要阅读，要写作，至于将来，一辈子要阅读，要写作。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的肩膀上。所谓训练，当然不只是教学生拿起书来读，提起笔来写，就算了事。第一，必须讲求方法：怎样阅读才可以明白通晓，摄其精英，怎样写作才可以清楚畅达，表其情意，都得让学生们心知其故。第二，必须使种种方法成为学生终身以之的习惯。因为阅读与写作都是习惯方面的事情，仅仅心知其故，而习惯没有养成，还是不济事的。国文教学的成功与否，就看以上两点。所以我在前面说，方法方面尤其应当注重。

现在四五十岁的人大都知道从前书塾的情形。从前书塾里的先生很有些注重方法的。他们给学生讲书，用恰当的方言解释与辨别那些难以弄明白的虚字。他们教学生阅读，让学生点读那些没有句读的书籍与报纸论文。他们为学生改文，单就原意增删，并且反复详尽地讲明为什么增删。遇到这样的先生，学生是有福的，修一年学，就得到一年应得的成绩。然而大多数书塾的先生却是不注重方法的，他们只教学生读，读，读，作，作，作，讲解仅及字面，改笔无异自作，他们等待着一个奇迹的出现——学生自己一旦豁然贯通。奇迹自然是难得出现的。所以，在书塾里坐了多年，走出来还是一窍不通，这样的人着实不少。假如先生都能够注重方法，请想一想，从前书塾不像如今学校有许多学科，教学的只是一科国文，学生花了多年的时间专习一种学科，何至于一窍不通呢？再说如今学校，学科不止一种了，学生学习国文的时间约占从前的十分之二三，如果仍旧想等待奇迹，其绝无希望是当然的。换过来说，如今学习时间既已减少，而应得的成绩又非得到不可，唯有特别注重方法，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多读多作固属重要，但是尤其重要的是怎样读，怎样写。对于这个"怎样"，如果不能切实解答，就算不得注重了方法。

现在一说到学生国文程度，其意等于说学生写作程度，至于与写作程度同等重要的阅读程度往往是忽视了的。因此，学生阅读程度提高了或是降低了的话也就没听人提起过。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写作程度有迹象可寻，而阅读程度比较难捉摸，有迹象可寻的被注意了，比较难捉摸的被忽视了，原是

很自然的事情。然而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关系。单说写作程度如何如何是没有根的，要有根，就得追问那比较难捉摸的阅读程度。最近朱自清先生在《国文月刊》创刊号发表一篇《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他说中学生写不通应用的文言，大概有四种情形。第一是字义不明，因此用字不确切，或犯重复的毛病。第二是成语错误。第三是句式不熟，虚字不通也算在这类里。第四是体例不当，也就是不合口气。他又说一般中学生白话的写作，比起他们的文言来，确是好得多。可是就白话论白话，他们也还脱不掉技术拙劣，思路不清的考语。朱先生这番话明明说的写作程度不够，但是也正说明了所以会有这些情形，都由于阅读程度不够。阅读程度不够的原因，阅读太少是一个，阅读不得其法尤其是重要的一个。对于"体会""体察""体谅""体贴""体验"似的一组意义相近的词，字典翻过了，讲解听过了，若不能辨别每一个的确切意义并且熟悉它的用法，还算不得阅读得其法。"汗牛充栋"为什么不可以说成"汗马充屋"？"举一反三"为什么不可以说成"举二反二"？仅仅了解它们的意义而不能说明为什么不可以改换，阅读方法也还没有到家。"与其"之后该来一个"宁"，"犹"或"尚"之后该接上一个"况"，仅仅记住这些，而不辨"与其"的半句是所舍义，"宁"的半句才是所取义，"犹"或"尚"的半句是旁敲侧击，"况"的半句才是正面文章，那也是阅读方法的疏漏。"良深哀痛"是致悼语，"殊堪嘉尚"是奖勉语，但是，以人子的身分，当父母之丧而说"良深哀痛"，以学生的身分，对抗战取胜的将领而说"殊堪嘉尚"，那一定是阅读时候欠缺了揣摩体会的工

夫。以上只就朱先生所举四种情形，举例来说。依这些例子看，已经可以知道阅读方法不仅是机械地解释字义，记诵文句，研究文法修辞的法则，最紧要的还在多比较，多归纳，多揣摩，多体会，一字一语都不轻轻放过，务必发现它的特性。唯有这样阅读，才能够发掘文章的蕴蓄，没有一点含胡。也唯有这样阅读，才能够养成用字造语的好习惯，下笔不至有误失。

阅读方法又因阅读材料而不同。就分量说，单篇与整部的书应当有异，单篇宜作精细的剖析，整部的书却在得其大概。就文体说，记叙文与论说文也不一样，记叙文在看作者支配描绘的手段，论说文却在阐明作者推论的途径。同是记叙文，一篇属于文艺的小说与一篇普通的记叙文又该用不同的眼光，小说是常常需要辨认那文字以外的意味的。就文章种类说，文言与白话也不宜用同一态度对付，文言——尤其是秦汉以前的——最先应注意那些虚字，必需体会它们所表的关系与所传的神情，用今语来比较与印证，才会透彻地了解。多方面地讲求阅读方法也就是多方面地养成写作习惯。习惯渐渐养成，技术拙劣与思路不清的毛病自然渐渐减少，一直减到没有。所以说阅读与写作是一贯的，阅读得其法，阅读程度提高了，写作程度没有不提高的。所谓得其法，并不在规律地作训诂学，文法学，修辞学与文章学的研究，那是专门之业，不是中学生所该担负的。可是，那些学问的大意不可不明晓，那些学问的治学态度不可不抱持，明晓与抱持又必须使他成为终身以之的习惯才行。

以下说关于第二个基本观念的话。五四运动以前，国文

教材是经史古文，显然因为经史古文是文学。在一些学校里，这种情形延续到如今，专读《古文辞类纂》或者《经史百家杂抄》便是证据。"五四"以后，通行读白话了，教材是当时产生的一些白话的小说、戏剧、小品、诗歌之类，也就是所谓文学。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可以阅读的呢？这样想的人仿佛不少。就偏重文学这一点说，以上两派是一路的，都以为国文教学是文学教学。其实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若偏重了文学，他们看报纸、杂志与各科课本、参考书，就觉得是另外一回事，要好的只得自辟途径，去发见那阅读的方法，不要好的就不免马虎过去，因而减少了吸收的分量。再就写作方面说，流弊更显而易见。主张教学生专读经史古文的，原不望学生写什么文学，他们只望学生写通普通的文言，这是事实。但是正因所读的纯是文学，质料不容易消化，技术不容易仿效，所以学生很难写通普通的文言。如今中学生文言的写作程度低落，我以为也可以从这一点来解释。如果让他们多读一些非文学的普通文言，我想文言的写作或许会好些。很有些人，在书塾里熟读了《四书》《五经》，笔下还是不通，偷空看了《三国演义》或看《饮冰室文集》，却居然通了，这可以作为左证。至于白话的写作，国文教师大概有这样的经验，只要教学生自

由写作，他们交来的往往是一篇类似小说的东西或是一首新体诗。我曾经接到过几个学生的白话信，景物的描绘与心情的抒写全像小说，却与写信的目的全不相干。还有，现在爱写白话的学生多数喜欢高谈文学，他们不管文章的体裁与理法，他们不知道日常应用的不是文学而是普通文。认识尤其错误的，竟以为只要写下白话就是写了文学。以上种种流弊，显然从专读白话文学而忽略了白话的普通文生出来的，如果让他们多读一些非文学的普通白话，我想用白话来状物，记事，表情，达意，该会各如其分，不至于一味不相称地袭用白话文学的格调吧。

学习图画，先要描写耳目手足的石膏像，叫做基本练习。学习阅读与写作，从普通文入手，意思正相同。普通文易于剖析、理解，也易于仿效，从此立定基本，才可以进一步弄文学。文学当然不是在普通文以外别有什么方法，但是方法的应用繁复得多，变化得多。不先作基本练习而径与接触，就不免迷离惝恍。我也知道有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说法，而且知道古今专习文学而有很深的造诣的不乏其人。可是我料想古今专习文学而碰壁的，就是说一辈子读不通写不好的，一定更多。少数人有了很深的造诣，多数人只落得一辈子读不通写不好，这不是现代教育所许可的。从现代教育的观点说，人人要作基本练习，而且必须练习得到家。说明白点，就是对于普通文字的阅读与写作，人人要得到应得的成绩，绝不容有一个人读不通写不好。这个目标应该在中学阶段达到，到了大学阶段，学生不必再在普通文的阅读与写作上费工夫了——现在大学里有一年级国文，只是一时补救的

办法，不是不可变更的原则。

至于经史古文与现代文学的专习，那是大学本国文学系的事情，旁的系就没有必要，中学当然更没有必要。我不是说中学生不必读经史古文与现代文学，我只是说中学生不该专习那些。从教育意义说，要使中学生了解固有文化，就得教他们读经史古文。现代人生与固有文化同样重要，要使中学生了解现代人生，就得教他们读现代文学。但是应该选取那些切要的，浅易的，易于消化的，不宜兼收并包，泛滥无归。譬如，老子的思想在我国很重要，可是，《老子》的文章至今还有人作训释考证的工夫而没有定论，若读《老子》原文，势必先听取那些训释家考证家的意见，这不是中学生所能担负的。如果有这么一篇普通文字，正确扼要地说明老子的思想，中学生读了也就可以了解老子了，正不必读《老子》原文。又如，历来文家论文之作里头，往往提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话，这些是研究我国文学批评的重要材料，但是放在中学生面前就不免徒乱人意。如果放弃这些，另外找一些明白具体的关于文章理法的普通文字给他们读，他们的解悟该会切实得多。又如，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一般都认为是精密地解剖经济社会的佳作，但是它的组织繁复，范围宽广，中学生读起来，往往不如读组织较简范围较小的易于透彻领会。依以上所说，可以知道无论古文学现代文学，有许多是中学生所不必读的。不读那些不必读的，其意义并不等于忽视固有文化与现代人生，也很显然。再说文学的写作，少数中学生或许能够写来很像个样子，但是决不该期望于每一个中学生。这就是说，中学生不必写文学是原则，能够写文学却是

例外。据我所知的实际情形，现在教学生专读经史古文的，并不期望学生写来也像经史古文，他们只望学生能写普通的文言，而一般以为现代文学之外别无教材的，却往往存一种奢望，最好学生落笔就是文学的创作。后者的意见，我想是应当修正的。

在初中阶段，虽然也读文学，但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应该偏重在基本方面，以普通文为对象。到了高中阶段，选取教材以文章体制，文学源流，学术思想为纲，对于白话，又规定"应侧重纯文艺作品"，好像是专向文学了，但是基本训练仍旧不可忽略。理由很简单，高中学生与初中学生一样，他们所要阅读的不纯是文学，他们所要写作的并非文学，并且，唯有对于基本训练锲而不舍，熟面成习，接触文学才会左右逢源，头头是道。

我的话到此为止。自觉说得还不够透澈，很感惭愧。

1940年8月18日作

原题《对于国文教育的两个基本观念》

大学一年级国文

大学一年级普遍添设国文课程，是民国二十七年度开始的，到现在两年了。为什么要添设？据说因为大学新生国文程度差。差在哪里以及差到什么地步呢？似乎没有精密的考核与说明，只是根据考卷的文章欠通与别字连篇，就说他们国文程度差了。大学一年生读了一年的国文，成绩怎样呢？国文程度是不是进到了相当的地步呢？似乎也不见有人考核过，说明过。

其实两种考核都是必需的。不知道差在哪里以及差到什么地步，教师就只得各凭主观的见解来教学。主观的见解是千差万别的，对于学生未必都能有帮助。不知道实施以后的成绩怎样，教学就没有改进的依据。过去实施的，会不会与添设课程的本旨全不相干呢，这又谁能说定？

考核必须有个标准。大学一年级，除了国文系，本来没有国文课程，现在因为程度差，添设国文课程，可见这个“差”字应该指够不上高中的标准而言。大学一年生读了一年的国文，如果够得上高中的标准，这就是不“差”了。《高中国文课程标准》的第一项是“目标”，共有四目：

一、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

二、除继续使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外，并养成其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

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

四、培养学生创造国语新文学之能力。

要"使学生能"的，学生能了，要"养成"的"技能"，养成了，要"培养"的"能力"，培养好了；这就教师方面说，是教学达到了"目标"。就学生方面说，"能"了，"养成"了，"培养"好了，就是够上了高中的标准。大学里要考核学生的国文程度，唯有依据这个高中的标准。

按照这个高中的标准看来，一个高中毕业生，或是一个大学一年级生，不问他往后的专门是文法理工农医中的哪一门，须"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这第一目的后两语可以说与第三目是二而一的，不过一是抽象原则，一是具体办法。固有文化的方面很多，增强民族意识的途径也不止一条，现在要从国文课程来理解，来增强，不就等于说阅读有关固有文化与民族意识的书籍吗？再看第二目，学生须"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并且要有"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由此可见高中或是大学一年级还是要练习语体文的写作的。因为初中还做不到"自由运用"，所以说"继续"，而高中必须达到的标准是"自由运用"。若不"继续"练习，怎么能达到标准呢？这里后半句说学生要作文言文，只说用了文言文这工具要能收到"叙事说理表情达意"的效果，才够标准，可没有说要作哪一体哪一派的文言文。所以，站在某一体（如选体）某一派（如桐城派）的观点上，选择范文与训练写作的技能，都是不对的。第三目

说学生须能“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古书”该是指经籍与诸子而言，“文学名著”该是指史部集部里偏于文学性的作品以及小说戏曲等类而言。一方面说“读解”，一方面说“欣赏”，可见都注重在方法。古书时代遥远，语言文字环境思想上与现代都有差异，必须讲求读解的方法，才能够了解。文学名著与其他艺术品一样，没有素养就辨不出他的真味，必需讲求欣赏的方法，才能够领会。讲求方法到了相当程度，就是有了“读解”与“欣赏”的“能力”，也就是达到了标准。第四目说学生须能“创造国语新文学”。这就字面看，好像每个学生该是“国语新文学”的作者，即使并不动手“创造”，也该有这种“创造”的“能力”。可是一般的见解，文学创造是天才与努力的乘积，并不是人人能够着手的。说人人要用本国文字叙事说理表情达意，这是大家承认的；说人人要有文学创造的能力，就好比说人人要有图画创作音乐创作的才能，怎么能成为站得住的标准？其实推求起来，这里的“新文学”就是语体文。现在与十多年前并无两样，还有许多教师、学生以及学校以外的人，不管文章的本质是不是文学，只要是语体文就一律叫做新文学。这里的“新文学”也是这样的用法。语体文不只是把平常说话写到纸面上去，还得先教说话带着点文学的意味。说须能“创造国语新文学”，就等于说须能写带着点文学意味的语体文；把这个作为高中或是大学一年级的标准，自然没有什么不妥当。这一目与第二目的前半句都说语体文，可是方面不同，这里就“质”而言，第二目就“技术”面言。

把以上的话综合起来，高中毕业生或大学一年级生，在阅读方面，“读解古书”与“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方法，须讲

求到相当程度，而“读解”与“欣赏”的结果，须“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在写作方面，须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又须能写“叙事说理表情达意”的文言文。

凭着大学入学试验的国文卷子，是很不容易看出学生够不够得上标准的。现在国文卷子的主要部分是一篇作文。此外往往是一段文字的点读，由文言翻语体或是由语体翻文言的翻译，以及所谓“国学常识”的答问等等。阅卷委员看了满意，分数给得多一点儿，看了不顺眼，就给得少一点儿，甚而至于给零分。但是，得分较多的是不是阅读与写作两方面都够上了上述的标准呢？得分最少的是不是“读解”与“欣赏”全没方法，“固有文化”与“民族意识”毫不存在胸中，“语体文”与“文言文”都写不成个样子呢？阅卷委员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仓卒之间是无法回答的。就作文与翻译，固然可以看出一点儿他们对于语体文与文言文能不能“自由运用”，然而也须题目出得恰当，才有希望。善于出题目的人往往替与试者设身处地着想。他出作文题，或教他们叙经验的事，或教他们说能推的理，或教他们表固有的情，或教他们达素具的意。他出翻译题，也能按照他们的能力，选取那不需用工具书与参考书就可以理解的材料（试验时候是不像平时那样可以翻检工具书与参考书的）。这样就是恰当。与试者遇到恰当的题目，又须尽其所能认真下笔，这才显出他对于语文的造诣的实际。倘若作文题是出自与试者并不熟悉的书籍里的，或是同与试者的经验与意念距离很远的，翻译题是在平时有方法可以理解，而在没有工具书与参考书的情况之下却是难理解的，这样就是不恰当。与试者遇到这种不恰当的题目，下

笔写作只是一种近乎无意识的举动，写得不好是当然的了。难道能说他对于语文的造诣太差吗？所以，要看出实际，题目先要出得恰当。至于对于“固有文化”是否“深切了解”，其“民族意识”是否强固，那是整个生活方面的事情，从一篇作文里也许会偶尔透露一点儿，实在不足为凭。还有，“读解古书”与“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方法，并不限于点读文字与记住一些“国学常识”等项，凭着一段文字的点读与“国学常识”的答问，实在也无从看出“读解”与“欣赏”的方法讲求到了什么程度。因为这样，考试方法似乎有斟酌改变的必要。作文无妨仍旧，认定它是用来考核语文的造诣的。此外出几个扼要的切实的测验题目，一半是考核对于“固有文化”的“了解”与“民族意识”的是否强固（“了解”“固有文化”与“增强民族意识”诚然是整个生活方面的事情，可是就国文言国文，只得教与试者从文字方面表现出来）；一半是考核“读解”与“欣赏”的能力。关于前者，须使与试者表出了解与践履的实况；关于后者，须使与试者表出他平时所用的方法。如果用这样的考试方法，才顾到了国文标准的全部，才可以看出学生够不够得上标准。

阅卷评分，谁都知道主观的成分多。摇着头说“文字欠通”，也只是一句笼统话。要确切看出一般学生的国文程度够不够得上标准，最好作统计，而入学考试（假定用前固所说的考试方法）的国文卷子就是统计的材料。就作文来说，“自由运用”还是广泛的说法，这里头至少包含着用词明确，句式熟练，没有不合体例与论理的语句等项。又如就写作的作用分，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便是四项。如果把这些作为统计

的项目来看试卷的作文，够标准的够到什么程度，不够标准的又是个什么情形，一一记录下来，把同例的归并起来，不就可以看出一般学生写作程度的全部实况吗？除了作文，对于测验题目的答案同样作统计，不就可以看出一般学生国文程度的全部实况吗？假如国文程度确实不够，就能精密说明不够在哪里，也不至于单用一个“差”字了之了。听说某机关想把本届统一招生某区的国文试卷拿来作统计，本届考试方法虽然还没有改变，但是能作统计总是非常有益的事情，只要方法定得精密，工作人员又不马虎，希望他们认真干起来，得到满意的成绩。

在没有得到精密的统计报告的现在，对于学生国文程度只能作约略的估计，而教学的实施方法也只能依据约略的估计来规定。最约略可是最少主观色彩的估计是什么呢？那就是认定大学新生的国文程度还够不上高中的标准，差度多少且不问，总之须得加工学习才够得上。这个估计是很有理由的，不然，为什么要添设大学一年级国文呢？假如承认这个估计，那么，大学一年级国文的实施方法应该如以下所说的。

对于阅读方面，应该选读一两种“古书”与“文学名著”。“古书”“文学名著”当然与“固有文化”有关，为了“增强其民族意识”，又得选读那些有关“民族意识”的。为什么只选一两种？这是由于时间的限制。每星期国文课三时，全学年共有九十时上下，在这么一些时间内，除了阅读上述两类书，还有别的工作要做，再要多读几种，事实上不可能了。然而一两种也并不嫌少，语文科选读文学书籍原是所谓“举一隅”，待学生“以三隅反”的，学生若从一两种书的阅读得到了方法，走对

了门径，就可以自己去阅读其他的若干种了。因此，对于阅读这两类书的指导与讨论应该偏重在方法方面。文字的形，声、训的研究，古代文语例的剖析，古代环境与思想的观测，文学原理的理解，文学史的认识，文学作品的鉴赏，以及工具书的使用，参考书的搜集，诸如此类的方法，是非指导与讨论不可的。学生必须学得了这些方法，才能够真正"读解"，真正"欣赏"，也必须学得了这些方法，才能够从"读解""欣赏""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

此外应该选读文章若干篇，选取的目标在训练学生的写作技能。这并不是说阅读古书与文学名著对于写作技能丝毫没有关系，而是说阅读古文与文学名著既然另有目标，所以应该再读文章若干篇，专顾到写作技能。这种文章的选取，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可是尤其要注意它的写作技能，必须它的写作技能足以供现代学生观摩的，是现代学生需要学习的，才值得选取。当然不必用文学史的选法，每个时代来几篇代表作品，每个重要作家来一篇代表作品。也当然不能用文体论的选法，什么诏令、奏议、箴铭、辞赋，都来一两篇。国文课程标准里提起叙事、说理、表情、达意四项，又有"自由运用"一语，可以作为依据。那几篇文章的叙说表达的技术近乎理想，可为模范，同时必然是能够"自由运用"语言文字的，就值得选读。依据这个标准，语体文也得选读是不待说的了。语体文与文言文共选多少篇呢？前面已经说过，选读原是"举一隅"，这里"举"的是写作技能的"一隅"，无需乎多，事实上也不能多，假定每星期一篇，有三十篇就够一年读了。这三十篇文章必需使学生读熟，而指导与讨论应该偏重在写

作方法方面。“事”要怎样“叙”？“理”要怎样“说”？“情”要怎样“表”？“意”要怎样“达”？语言文字要怎样“运用”？这些都是写作方法的问题。必须在理智方面明白这些方法，又能在习行方面应用这种方法，这才成为“技能”。

前面说的文章的选读，可以说是写作的准备工夫的一部分。至于执笔作文，那是准备以后的实习了。实习要与准备相应，讨论了叙事方法之后就该作叙事文，讨论了说理方法之后就该作说理文。这样，才可以看出学生对于方法的理解程度怎样，对于方法的应用程度又怎样，如果理解与应用还差一点儿，或者还差得多的话，可以设法补救。不然，可出的文题多得很，为什么前一期要出《宁静致远说》，这一期要出《德并捷克感言》，而不出别的？这样出题是说不出理由的。关于实习作品的批评与订正，通常的办法是圈圈点点，添注涂改。进一步的办法是先给打上种种符号，由学生自己订正了，再交上来，然后圈圈点点，添注涂改。如果工夫到此为止，那不免偏于教师的立场了。教师从圈圈点点添注涂改表示他的意见，可是学生未必就能体会得毫不错误。第二种办法使学生多下一番揣摩的工夫，当然是好的，可是揣摩得来的结果也未必就能与教师的意见吻合。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说，学生最需要知道的是教师为什么要这样圈圈点点，添注涂改。唯有知道了这一层，他才明白自己对于方法的理解与应用达到了何等程度。这样说来，圈点改订以后，还有一种工夫是必须做的，就是说明——依据指导与讨论的结论，把所以圈点改订之故加以说明。说明须个别举行，很是费事，但是做过这种工夫的人都知道学生的得益是何等的深切。为学生的利

益起见，费事一些也值得。何况一班学生实习作品，是好是坏，未必没有共同之点，只要有共同之点，就可以共同说明了。

在选读的文章里，虽然有若干篇是通常所称的古文，也许还有几篇纯文艺，但古文与纯文艺是不必习作的，因为课程标准里只说须能作叙事、说理、表情、达意的文言与自由运用语体文（都是普通文），并没有说须能作古文与纯文艺。学生爱作古文或纯文艺，自己去练习，那是另外一回事。

最近听说教育部聘请几位专家编订大学一年级国文的细目，愿意把以上的意见提出来，供他们参考。至于该选哪几篇文章以及哪几部"古书"与"文学名著"，似乎可以多请些人各就所见推选，就从其中挑出得票最多的来。单举篇名与书名不足以看出推选的意义，必需有详细的说明，说明某文某书所以合于标准，值得选读之故才行。

末了应当说到实施以后的考核。用了前面所说的实施方法，一年终了，再像入学试验时候那样作精密的考核。假如考核的结果，表示学生在阅读与写作两方面都够得上标准，便是成功。不然，实施方法必然有不妥当处，就得修改，这才是认真。马马虎虎教学生多修一年国文课程，就以为他们的国文程度该会提高，那样的糊涂想法，决不是教育家应当有的。

1940年10月12日作

国 文 随 谈

最近几期的本志，有好几篇文字谈到国文课程与学习国文的问题。这些问题牵涉到的范围很广，无论在哪一方面取定一个观点，都有许多的话好说。现在来随便谈谈，想到哪一方面，就说哪一方面。

一 从国文课程标准谈起

现在学校里的国文课程，像其他课程一样，不是教师自己规定的，它依据着教育部颁布的国文课程标准。在国文课程标准里，对于教学国文的目标是什么，教学时间的支配应该怎样，教材的形式与内容应该怎样，教学的实施方法应该怎样，都有条分缕析的规定。就大体说，那个国文课程标准是要得的。如果教师能够依照着标准认真教学，学生又能够遵从着教师的指导认真学习，学生的国文程度决不会差到不成话的地步的。(《初高级中学课程标准》，商务、中华、正中等几家都有发卖。读者如果有方便，不妨拿来看看。这虽是给教师看的，但学生也可以看。看了之后，可以知道修习某种课程的整个意义与情形，更可以知道教师的教学方法对不对，自己的学习方法有没有到家：这些对自己都是很有益处的。)

在初高中国文课程标准里，一貫地把修习国文的工作分为两项，就是阅读与写作。现在先说阅读。初中标准“目标”项下的第四目是“养成了解一般文言文之能力”，所以初中教材在语体文之外，要兼选文言文。高中标准“目标”项下的第三目是“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所以高中的大部分教材要从“古书”与“文学名著”里去选。书局里的国文教本就是根据了这两条编辑起来的。

这里有值得注意的。初中方面，在文言文上头加上“一般”两字，可见这文言文决不是古书，也不一定是文学名著，只是与语体文相差不远的，使用文言字汇与文言调子的文字罢了。为什么要读这种“一般文言文”，课程标准里似乎没有表明。猜想起来，大概因为现在的报纸、公文与书信之类还有应用文言的，一般参考书也有应用文言的，学生如果不在国文课里作阅读的练习，就看不来那些东西了。这个猜想假如不错，那么，报纸、公文与书信之类以及一般参考书都用了语体文之后，初中自然不必读这种“一般文言文”了。高中方面，特别提出“读解古书”与“欣赏文学名著”两项，却可以在课程标准里看出它的来由，就是“目标”项下的第一目，“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可是，说到深切了解，就可知重在内容面不重在表达内容的形式。古书在语言文字上与现代有很大的差异，读解很不容易。历代的经学家子学家费了一生的精力去研求，大半也只做了读解的工夫。现在如果有几部很好的历史教本，把我国的固有文化，不只是古代的，也连带中古与近代的，记述得扼要而且正确，而历史教师又善于利用教本，指导得明

白而且精到，那么，学生虽不"读解古书"，也一样可以"深切了解固有文化"。这样说起来，古书的读解并非绝对必需的。唯有文学，内容与形式拆不开来，你要欣赏它，就得去阅读它本身。一个高中学生，他受普通教育到了最高阶段，无论它将来的专门是文是法是理是工是商是农，对于本国文学有一种欣赏的训练，实在是必需的。否则就与不能深切了解固有文化一样，他将不成其为受教育的中国人。

从上一节话看来，可见初中要读"一般文言文"，高中要读"古书"，都为适应当前的情形。如果当前的情形改变了，就是说，报纸、公文之类不用文言了，固有文化扼要而且正确地记述在历史教本里面了，初中就不必读"一般文言文"，高中就不必读"古书"。这里说不必读，并不含有看不起"一般文言文"与"古书"的意思。只因为阅读"一般文言文"也得在语言文字上花相当工夫，而阅读"古书"，这方面的工夫更要加多不知多少倍，中学生时间精力都有限，把太多的工夫花在语言文字上，实在是不必而且不该的。初中既不必读"一般文言文"，那就只须读语体文。高中既不必读"古书"，那就只须读古今文学名著。这样的日子是会到来的。只要一般人对于语文学科有正当的认识，对于普及教育有热切的期望，而著书立说的人也有同样的认识与期望，肯替中学生多写些适应他们语文程度的读物。

现在再说写作。初中标准"目标"项下的第三目是"养成用语体文及语言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所以初中只须练习语体文的写作，毫无问题。高中标准"目标"项下的第二目是"除继续使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外，并养成其用文言文叙

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第四目是“培养学生创造国语新文学之能力”，这就应该注意想一想了。

其实初中方面也有值得注意的。为什么在“语体文”之下还有“及语言”三个字呢？语体文的根据原来是语言，可又不像留声片灌音那样，谁的嘴里怎么说，就一个字一个字照样记录下来。现在通行的语体文的根据是国语，如果不是国语区域里的人，要写语体文，先得有国语的训练。即使是国语区域里的人，他的说话如果是乱七八糟，又糊涂又噜苏的，就说不上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他要能够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他的国语也还得要训练。必须把口头的国语训练到能够叙事说理表情达意，写下来的语体文才能够叙事说理表情达意。这样说起来，“及语言”三个字放在“语体文”之下，还是颠倒的，如果改作“语言及语体文”，就更切合实际情形了。高中方面，说到“继续使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可见语体文的写作还是要“继续”练习的。又说要“培养学生创造国语新文学之能力”，就字面看，好像每个学生必须成为“国语新文学”的作者，即使并不动手“创造”，至少要有“创造”的“能力”。可是一般的见解，文学创造是天才与努力的乘积，并不是人人能够着手的。说人人要能用本国文字叙事说理表情达意，是大家承认的。说人人要有文学创造的能力，就好比说人人要有图画创作音乐创作的能力一样，事实上必然办不到。其实推求起来，这里的“新文学”就是“语体文”。现在与十多年前并无两样，还有许多教师学生以及学校以外的人，不问文字的本质是不是文学，只要是语体文，他们一律把它叫做“新文学”。这里的“新文学”也是这样的用法。至于在上头加上“国语”两

字，那是从胡适先生“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口号而来的。语体文不只是把平常说话写到纸面上去，还得先训练说话，使它带着点文学的意味，这是所谓文学的国语。用带着文学意味的语体文写文字，就成所谓国语的文学了。现在文学的国语还没有完成，逐渐“创造”，使它达到完成的地步：受普通教育到了最高阶段的人应该担负这种责任。以上的推求假如不错，那么，说须能“创造国语新文学”，就等于说须能写“文学的国语”的语体文。这与前一目并在一起看，就可以知道前一目里“自由运用”四个字所含的意义。怎样才是“自由运用”呢？要能创造文学的国语，驱遣文学的国语，来写语体文，那才是“自由运用”。再看高中“目标”第二目的后半句说“养成其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可见高中是要练习文言的写作的。这种文言正是初中所要阅读的“一般文言文”，与语体文相差不远的，使用文言字汇与文言调子的文字。为什么要写这种文言，课程标准里也似乎没有表明。猜想起来，大概因为现在实际应用上还有需要文言的地方，高中学生如果不在国文课里作写作的练习，就写不来那些东西了。这个猜想假如不错，那么，到实际应用上再不需要文言的时候，高中自然不必写这种文言了。

从上一节话看来，可见初中高中要一贯地练习语体文的写作，在初中立下基础，到高中更求其精。至于高中要写文言，也只为适应当前的情形。而当前的情形不是不能改变的，据许多人的意见，语体文普遍地应用，这一个倾向现在已经越来越显著，只要大家再加努力，语体文便可整个儿取文言而代之。于是高中只须求语体文的“精”，再不必分许多心力

去学写什么文言，正因心力不分，那个"精"也就不难达到。这里偏重语体文，撇开文言，并不存有什么成见。只因现代人要用文字表白情意，唯有写语体文最为贴切，最能畅达，文言写得无论如何到家，贴切与畅达的程度总要差一点的缘故。这一层且留在后面再谈。

以上就初高中国文课程标准的"目标"一项，对于阅读什么写作什么大概谈了一下。从所举的几条"目标"看，别的没有什么，只有为了适应当前的情形，使中学生在语言文字的学习方面加重了负担，这一层可以商量。教育虽不该完全脱离现实，也不能太过于迁就现实。如果教育当局深切明了使中学生把太多的工夫化在语言文字上有多大的害处，就该把初中读文言、高中读古书并且写文言这些条文一律取销，同时设法改变现实，使现实来适应教育。这当然不只是教育当局的事情，文化界都该起来倡导，倡导的结果也可以改变现实。到了一般人在事实上再不需要古书与文言的时候，课程标准不能不改了。

到那时候，古书由什么人去读呢？大学国文系是应该读的。专门研究的对象既是国文，不能不在古代的语言文字上下一番工夫，不然就不会明白国文的整个情形。此外大学文法科的各系，也该取有关的古书来读。如研究历史的读《尚书》，研究哲学的读诸子，研究政治的读《周礼》，研究社会民俗的读《仪礼》、《礼记》，都有相当用处。到那时候，文言由什么人去作呢？也只有大学国文系去作。这只是一种习作。借此尝尝作文的甘苦，并不为着实际应用。在专门研究国文的人，这样也是应该的。至于非学生的各种人，他们读古书，

写文言，无论动机是什么，总之是他们的自由，谁也不必且不能去管他们。

1941年1月5日发表

二　谈谈实施情形

国文课程标准对于实施方法规定得很详细。所谓实施方法，就是教师教学生学习国文的方法。现在的国文教师，能够依照实施方法教学的，固然很多，可是不很顾到实施方法的，也不是没有。以下谈几种教师，请读者就自己的经验想想，是不是遇到过这些教师。

有些国文教师以为教学国文就是把文字一句一句讲明，而讲明就是把纸面的文句翻作口头的语言。从这一种认识出发，便觉得文言是最可讲的教材。文言的字汇与语言不全相同，文言的语调与语言很有差异，这些都得讲明，学生才会明白。于是根据了以前所受的教养，又翻检了《辞源》与《康熙字典》一类的工具书，到教室里去当一个翻译。把一篇文字翻译完毕，任务也就完毕了。至于语体文，在他们看来，与口头的语言差不多，即使他们并非国语区域里的人，也觉得语体文很少有需要翻检《辞源》与《康熙字典》的地方，那还有什么可讲呢？于是遇到教本里来一篇语体文的时候，就说："这一篇是语体文，没有什么讲头，你们自己看看好了。现在翻过了，来讲下一篇文言。"为称说便利起见，咱们称这种教师为第一种教师。

有些国文教师喜欢发挥，可是发挥不一定集中在所讲的

那篇文字。如讲《孟子·许行章》，或说孟子把社会中人分作劳心劳力两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天经地义，千古不易的原则。谁敢反对这个原则，便是非圣无法，大逆不道。以下蔓延开来，慨叹现在人心不古，乱说什么劳工神圣，还可以有一大套。或说孟子作这样主张，使我国社会走入不平等的途径，以后的君主专制，平民吃苦，都受的他这番话的影响。所以孟子实在是我国社会的大罪人。以下蔓延开来，说孟子是儒家，儒家既是社会的大罪人，儒家的学术思想还要得吗？这样也还可以有一大套。又如文中提到北平，就说北平这地方，从前曾经去过。刮起大风来，真是飞沙走石，难受难当。可是北平的房子太舒服了，裱糊得没有一丝缝道，寒天生起炉子，住在里面，如江南三四月间那样暖和。北平的果子多，苹果、梨、杏子、桃子，你可以吃一个畅。北平的花多，海棠、丁香、芍药、牡丹，你可以看一个饱。诸如此类，滔滔不绝。或者选文的作者是梁启超，就说梁启超的演说，从前曾经听过。他的头顶秃了，亮亮地发光，上唇有一撮灰白的短须，他的说话带着广东音，不容易听清楚，只看他那气昂昂的神态，知道他是抱着一腔热诚来演说的。他的儿子梁思成，现在是我国建筑学专家。他的女儿梁令娴，是个很有文才的女子。诸如此类，也滔滔不绝。学生听这样的发挥，常常觉得很有滋味，在张开了嘴静听的时候，忽然下课铃响起来了，不免嫌摇铃的校工有点杀风景。——这是第二种教师。

有些国文教师忧世的心情很切，把学生的一切道德训练都担在自己肩膀上。而道德训练的方法，他们认为只须熟读

若干篇文字，学生把若干篇文字熟读了，也就具有一切道德了。从这一种认识出发，他们的讲解自然偏重在文字内容的材料方面。如讲一篇传记，所记的人物是廉洁的，便发挥廉洁对于立身处世怎样地重要。讲一首诗歌，是表现安贫乐道的情绪的，便发挥贪慕富贵怎样地卑鄙不足道。他们的热诚是很可钦佩的，见学生不肯用心读文字，就皱着眉头说："你们这样不求长进，将来怎么能做个堂堂的人！"见学生偶而回答得出一句中肯的话，就欣然含笑说："你说得很有道理，很有道理！"仿佛那学生当前就是道德的完人了。——这是第三种教师。

有些国文教师喜欢称赞选文，未讲以前，先来一阵称赞，讲过以后，又是一阵称赞，面所用的称赞语无非一些形容词或形容语，如"好"，"美"，"流利"，"明澈"，"典丽矞皇"，"雅洁高古"，"运思入妙"，"出人意表"，"情文相生"，"气完神足"之类。为什么"好"？因为它是"好"。你读了之后，不觉得它"好"吗？为什么"美"？因为它是"美"。你读了之后，不觉得它"美"吗？这是他们的逻辑。学生听了这种称赞，有时也约略可以体会出这些形容词或形容语与选文之间的关系，有时却只落得个莫名其妙。虽然莫名其妙，而笔记簿上总有可记的材料了，听说是"好"就记下"好"字，听说是"美"就记下"美"字。——这是第四种教师。

有些国文教师喜欢出议论题教学生作，如关于抗战的《抗战必胜说》，《就敌我之各种情势，论我国抗战之前途》，《武汉撤退以后》，《南宁之失陷，无关抗战全局说》，关于历史的《论汉高项羽之成败》，《汉唐为我国历史上最光荣之时代说》，

关于一般修养的《宁静致远说》，《勤以补拙说》，《君子不忧不惧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论》。以上所举三类题目，其实都不容易作。要论抗战前途，必须对于敌我双方有多方面的透彻的认识，这种认识，就是高中学生也还差得远，故而遇到这类题目，除了从报纸杂志上去摘取一点意见来，别无办法。第二类题目，在大学历史系里就是两篇很要费工夫的论文，史学家也可以著成两本专书，可是到中学生手里，却只能根据了历史教本里的一两句话，随意地扩而充之了。关于第三类题目，原是从生活经验社会经验得来的结论，生活经验社会经验还没有到丰富而且深切的地步，也只能根据了教师的讲说与书本的议论，重说一遍罢了。归结起来，以上这些议论题并不要学生说自己想到的见到的话，只是教学生把听来的看来的话复述一遍。出题者的意思，大概正是如此，他们从复述得对不对，有没有条理上，来看学生运思作文有没有工夫。为什么要出这种题目？有的是没有表示，有的却说："高中招考要出这种题目，初中就不能不练习这种题目"，或者说："大学招考要出这种题目，高中就不能不练习这种题目。"这分明说学生辛辛苦苦练习作文，最大的目标在应付将来的入学考试，正同从前十年窗下，最大的目标在应考时候做得成几篇配合考官的胃口的文章，一模一样。——这是第五种教师。

有些国文教师看学生所写的文字，只觉得他不通，钩掉愈多，愈感觉满意。这种观念发展到极点，于是整段钩掉的也有，全篇不要的也有。钩掉之后，按照自己的意思在行间写上一些文字，就把练习本发还学生。为什么原文要不得？为

什么一定要照改本那样说才对？都没有说明，待学生自己去揣摩。学生接到这样的改本，见自己的文字差不多都已包在向下一钩向上一钩之中，大概是不大肯再去揣摩的，望了一望，就塞进抽斗里去了。然而下一回的习作缴上来，教师还是那一套，向下一钩，向上一钩，按照自己的意思在行间写上一些文字。——这是第六种教师。

有些国文教师看学生所写的文字，不问是该用句号读号的地方，都在那里打一个圈，表示眼光并没有在任何地方跳过。圈下去圈下去圈到完毕，事情也完毕了。或者还加一个批语在后头，如“清顺”，“畅达”，“意不完足”，“语有疵病”，之类。学生接到发还的这种练习本，大概也只是望了一望，就塞进抽斗里去，因为与缴上去的时候并无两样，不过在语句旁边多了一些圈，或者在篇末多了一个批语而已。——这是第七种教师。

够了，咱们不能说这里已经想得周全，再想一想，也许还有第八第九种教师，但也不须多举了。为分别的便利起见，咱们把教师说成七种，但在事实上，一个教师而兼属于某几种，却是常见的事情：这一层也得记住。现在要老实说，像以上所举的七种教师，都是不很顾到实施方法的。

第一种教师只知道把纸面的文句翻作口头的语言，这在讲解文言的时候，固然是一种必要的工作，然而也不是唯一的工作。因为按照初中课程标准“实施方法概要”项下的第二目《教法要言》，课前是要使学生预习的，翻检工具书，试解生字难句，都是学生预习时候的工作。教师只须纠正他们的错误，补充他们的缺漏，不该嫌麻烦，由自己一手包办。讲

说的时候，“对于选文应抽绎其作法要项指示学生，使其领悟文章之内容体裁作法及其背景，并注意引起其自学之动机。”讲说过后，又“应指导学生作分析、综合、比较之研究，务使透彻了解。或提出问题，令学生课外自行研究。”对于这两项工作，第一种教师也没有做。所以单就文言教材说，他们的教法也只做了若干工作中的一项。至于说语体文没有什么讲头，那简直是一点工作都不做了。咱们看课程标准里所定的方法，课前要使学生预习，课内要“引起其自学之动机”，指导学生作种种的研究，课后又要“令学生自行研究”，(高中课程标准里所举的方法，意义大致相同)，可见上课是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工作，而共同工作的方式该如寻常集会那样的讨论，教师仿佛集会中的主席。第一种教师把共同工作误认作单独工作，又把单独工作的范围限得很窄，于是学生只有静听译文言的份儿了。(第二三四三种教师同样把共同工作认作单独工作，现在在这里提一句，以下不再说了。)

第二种教师把讲说推广到相当限度以外去，虽然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但蔓延得愈广，对于选文本身忽略得愈多。并且，从选文中摘出几个词儿几句句子来大加发挥，是不能使学生了解整篇的各方面的。

第三种教师显然把国文科认作公民科了。即使是公民科，教学的收效也不在学生熟读公民教本，而在学生能够按照公民教本所讲的来实践。说国文科绝对不含道德训练的意义，固然不通，但是说国文科的意义就在道德训练，那也忘记了国文立科的本旨了。

第四种教师对选文一律称赞，也有理由。如果不值得称

赞，为什么要选它读它呢？然而专用形容词形容语来称赞一件东西，表白自己的印象的作用多，指导人家去体会的作用少。要人家真实体会，也从心里头说出一个“好”字一个“美”字来，必须精细剖析，指明“好”在哪里，“美”在何处，才行。不然，人家听你说“好”也说“好”，听你说“美”也说“美”，那是鹦鹉了，还说得上体会吗？

第五种教师教学生把听来的看来的话复述一遍，诚然也是一种练习的方法，可不是切要的方法。学生为什么要练习作文呢？一方面为要练习语言文字的运用，另一方面也为生活上有记载知闻与表白情意的必要，时时练习，时时把知闻记载下来，情意表白出来，这样成了习惯，才可以终身受用。根据这一层，作文题最好适合学生的经验与思想，让他们拿出自己的东西来，不宜使他们高攀，作一些非中学生能够下手的题目，不能够下手而硬要下手，自然只得复述听来的看来的话了。复述惯了，拿出自己的东西来的途径便渐渐阻塞，这已经得不偿失。如果复述又不清不楚，或者前后脱节，或者违反原意，这简直把头脑搅糊涂了，更是重大的损害。对于这一点，第五种教师似乎没有顾虑到。至于认练习作文在应付将来的入学考试，可以说完全没有明了练习作文的本旨。现在高中与大学的入学考试，国文题目往往有不很适合投考学生的经验与思想的，是事实。然而这是高中与大学方面的不对，他们应当改善。为了他们的不对，却花费了初中高中练习作文的全部工夫去迁就他们。这成什么话呢！

第六第七两种教师对于学生的习作的看法是相反的，然而他们有个共通之点，就是没有评判的标准。学生作文，无

论好坏，总有他们的思路。认清他们的思路，看这样说法合不合理：是一个标准。看这样说法能不能使人明白：又是一个标准。合不合理是逻辑的问题，能不能使人明白是文法的问题，所以评判的标准，简单说来，就是逻辑与文法。不合逻辑不合文法的地方才给修改，其馀都得留着，因为作文是学生拿出自己的东西来，只要合于逻辑与文法，你没有理由不许他们这样说，定要他们那样说。到这里，可见整段整篇地钩掉，再按照自己的意思在行间写上一些文字，这办法是不很妥当的。从另一方面说，一般人作文常常会不合逻辑不合文法，报纸杂志的文字，作者的国文程度该比中学生高一点，但细心的读者还常常可以发见这两方面的毛病，难道中学生的习作会完全没有毛病吗？可见打圈打到底的办法也不很妥当。至于发还改本，不给说明，待学生自己去揣摩，这会做到教师学生各用各的心思，可是始终不接头。学生猜不透教师的心思，那么，把作文本缴上去，不也是多此一举吗？

这几种教师不很顾到实施方法，也不能说他们对于学生全无帮助，不会很多就是了。他们所以如此，大概由于对国文教学的认识差一点。可是国文教学并不是一件深奥难知的事情，只要不存成见，不忘实际，从学生为什么要学习国文这一层仔细想想，就是不看什么课程标准，也自然会想出种种的实施方法来的。读者如果遇到这样的国文教师，正不必失望，很可以从积极方面希望：他们的认识该会有转变的一天吧。现在对于国文教学的讨论渐渐多起来了，谁不愿从善，他们的转变在事实上确是可能的。切不可为了一点失望，

就来罢课，缴白卷，赶教师，闹风潮。咱们对于教师的学识与热诚必须承认，这是咱们的本分；既经承认，所差就只有认识一项。对于无论什么事情，大家的认识不是都有深浅广狭的不同吗？这有什么可以计较的？

1941年2月5日发表

三 “求甚解”

前面说过，国文课是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工作。可是主体究竟是学生，教师的实施方法无论如何精到，如果学生只还他个“不动天君”，也就难有很好的成绩。所以在学生的立场说，教师教得好，固然是幸运，但自已还得努力，才不辜负教师的好教法。教师教得不好，也不妨事，只要自己能够努力，造诣也可以很深。咱们试想，不是有许多少年没有机会进中学的吗？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感到实际上的需要，没有人指导，就不要指导，自己来硬干，学习国文，结果也读得很通，写得很好。自学的志向若能立定，以外的什么问题其实都不成问题的。

学习国文，事项只有两种，阅读与写作。阅读不是说让眼光在纸面跑一阵马，写作不是说提起笔杆来胡乱写几句，都得讲究方法。方法不能凭空讲究，没有依据。选一些文篇与书本来读，出一些题目来作，都为的这样才有依据。咱们读这一篇文字这一本书，目的固然在了解这篇文字这本书讲些什么，但同时也在练习一些方法，以便读其他的文字其他的书。咱们作这一个题目，目的固然在说出对于这个题目应说

的话，但同时也在练习一些方法，以便作其他的题目。对于方法，懂得是一个阶段，应用又是一个阶段。懂得了不一定就能应用，要应用必经练习。练习到了纯熟的地步，方法化为习惯，那才自然而然能够随时应用了。凡是技术方面的事情大都如此，而阅读与写作正是两种技术。所以学习国文的人应当记住：不讲究方法固然根本不对，而讲究方法，只到懂得为止，也还是没有用处。必须使一切方法化为自身的习惯，那才算贯彻了学习国文的本旨。

所谓方法，指什么说的呢？先就阅读说，"不求甚解"不是方法，反过来，"求甚解"便是方法。要做到"求甚解"，第一步，自然从逐词逐句的了解入手。仅仅翻了字典，知道这一词这一句什么意思，还不能算彻底了解，必须更进一步，知道这一词这一句在某种场合才可以用，那才是尤其到家的方法。就如"场合"一词，咱们为什么不能把"教室是上课的地方"说成"教室是上课的场合"呢？要回答得出这个为什么，才算彻底了解了"场合"。又如孟子"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咱们知道两个否定等于肯定，而孟子不作"城高，池深，兵革坚利，米粟富足，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这又为什么呢？要回答得出这个为什么，才算彻底了解了"……非不……也"的句式。

文字中常使用习语成语，如"不三不四"，"提心吊胆"，"怒发冲冠"，"悲来填膺"，之类。这种习语成语，既经大家公认，原则上是不能更动的，要记须整个儿记，要用须整个儿用。如果记的时候马马虎虎，用的时候把它们改头换面，说成"不五

不六”，“提肺吊肝”，“怒发冲帽”，“愁来填胸”，那就是胡说了。

总之，对于一个词儿，一种句式，一句习语或成语，第一须明白它的意义。第二须取许多例子，同样的与近似而实际不同的，互相比勘，来看出它的用法。从这样的方法得来的，才是彻底了解。语言文字的学习好比积钱，辛辛苦苦工作，积一个是一个。积钱还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段，或是投机，或是舞弊，突然之间到手十万八万。语言文字的学习可不然，除了辛苦工作，日积月累以外，没有简便的办法。

词句既已了解，第二步，便可以从头到底，看通篇讲些什么了。要看通篇讲些什么，只做到逐句解释得清楚的地步是不够的，还得辨明它的主旨在哪里，与它怎样表现它的主旨。主旨是文字的灵魂，不辨明主旨，读如未读。表现方法是主旨明显不明显或站不站得住的关键，不辨明表现方法，对于主旨就只有模糊影响。譬如读朱光潜先生的《谈动》（这篇文字，各种初中国文教本差不多都选的，希望读者翻在手头，再看下文），咱们不能说从头到底句句都解释得清楚了，就此完事。咱们还得辨明它的主旨。主旨是不难辨明的，题目上已经标出来了，无非教人家要“能动”。但是，这篇文字怎样表现这个主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逐节细看。文中先说那收信的朋友近来心境很不安静，次说作者自己从前也尝过烦恼的况味，那烦恼不是哲学与人生观等等玄谈所能消解的。说到这里，言外就有须得另寻消解方法的意思了。于是把“我们都不过是自然的奴隶，要征服自然，只得服从自然”，以及动是人的自然，作为论据，推到违反自然，不动，才有烦恼，要消解烦恼，只须顺从自然，能动。动的结果是享受快乐，不

动的结果是感觉烦恼。何以能享受快乐？因为动倾向于“舒畅”方面。何以会感觉烦恼？因为不动倾向于“抑郁”方面。说到这里，不动与抑郁的关系，抑郁与烦恼的关系，动与舒畅的关系，舒畅与快乐的关系，都已表明。人必须“能动”，除非他不要享受快乐，已可确信无疑。然后推广开来说，孟子“尽性”的主张，实在就是顺从自然，充量求其“能动”的意思。“把‘尽性’两字懂得透彻，我以为生活目的在此，生活方法也就在此”。这差不多把“能动”来包括整个人生了。(不想说得太噜苏；即此为止。)咱们一面细看，一面细想。烦恼来时，什么玄谈都抵挡不住，这种经验，咱们也有过。文中所取的论据，咱们承认。推衍出来的一些说法，咱们也无可辩驳。于是咱们相信，人要“能动”这个主旨是站得住的。为什么相信？因为它的表现方法有条有理，有根有据。另外还可以想呢。这篇文字并非真有一个受信的朋友在那里，为什么要用书信的形式呢？如果不用书信的形式，这个主旨当然也可以表现，但文字的情味上必然有点儿不同，那不同的情形又怎样呢？诸如此类，推求愈多，对于表现方法的了解也愈多。

又如读鲁迅先生的《孔乙己》(这篇小说，读者一定很熟悉，希望也把它翻在手头)，咱们不能说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穷人叫做孔乙己的落魄的情形，就此完事。咱们得注意，这里的孔乙己是从一个酒店小伙计的眼光里看出来的。孔乙己虽是个穷人，一生的言语行动也决不止这里所写的一些，凡是小伙计所未见未闻的，这里都没有写。孔乙己所以引起小伙计的注意，因为他来到酒店里的时候，“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小伙计也可以“附和着笑”，消解一点无聊。这便成为

前半篇的线索。咱们看，在叙述了酒客嘲笑孔乙己偷东西之后，用“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来结束。在叙述了酒客嘲笑孔乙己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之后，又用“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来结束。在叙述了邻舍孩子吃孔乙己的茴香豆之后，又用“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来结束。以下再来一句总结束：“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见小伙计只觉得孔乙己是快活的泉源，对于孔乙己的生活，他是无所批评的。总结束之后，紧接着“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又回到小伙计的无聊生涯去了。后半篇的线索是关于孔乙己的酒帐的事情，这也是小伙计亲见亲闻的。咱们看，一节叙述中秋前两三天，掌柜结帐，发见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于是引起酒客与掌柜对于孔乙己的近况的一番谈论。下一节叙述将近初冬的时候，孔乙己忽然又来喝酒了，旧帐下回还清，“这一回是现钱”，于是又引起了一阵嘲讽与笑声。下一节叙述直到年关，直到第二年的端午，掌柜都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以后就不再提起，孔乙己也不再来，于是末节结束说：“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可见小伙计对于孔乙己的死，是无所怜惜的。可是咱们读者看了这篇小说，认识了小伙计眼光中的孔乙己，就有许多意思好想。读过书，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这种人在从前科举时代很多。如果进了学，情形就不同了，至少可以设个蒙馆，或者当人家的西席。弃儒就商，会去营生，生活也可以好一点。但孔乙己都不成，只好替人家抄书了。他又有好喝懒做的坏脾气，“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于是抄书的生路又断绝了。

抄书时候拿人家的东西，原是顺手牵羊，随便带走，进一步，他偷人家的书，再进一步，就什么东西都偷了。这是孔乙己从读书到行窃的过程，文中没有明说，但咱们应当看出来。他虽然行窃，还是穿着长衫，说着“污人清白”“君子固穷”的文句来替自己辩护；从这上头，见出他所受的教育对于他的影响。他听人家嘲笑他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可见他对于自己的没有进学，是认为生平穷通的大关键的。综合以上几点，一个旧教育制度下的落伍者的剪影便显出来了，而本篇的主旨就在于此。另外还可以想呢。孔乙己受着酒客的嘲讽，“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与小伙计攀谈，把茴香豆给邻舍孩子吃，这是一种什么心情？人家说他脸上添了新伤疤，“他不回答”，说他被何家吊着打，他“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这又是一种什么心情？诸如此类，小说里照例是不大说明的，咱们推求愈多，对于表现方法的了解也愈多，对于主旨的辨明就愈清。（可说的还有很多，这里只得从略了。）

文字各式各样，阅读方法自也不能一律。多读些文字，练习到的方法就多些。若在学校国文课里，这些方法便是共同讨论的主要材料，或由教师指导，学生再来深求，或由学生提出，教师加以纠正或补充。若是独立自学，这些方法也得充量发见，充量应用。在练习的时候，是用方法去对付文字，意念中有方法存在。到后来纯熟了，遇见文字自然能用最精到的眼光去看它，意念中不再存什么方法不方法，那便终身受用不尽了。

文字最好能读熟。文言不是咱们现在口头的语言，要习

惯它的调子，要辨出它的情味，固然非熟读不可，就是语体文，要体会出作者用词造语的妙处，也得熟读。读语体文当然与读文言不一样，为避免误会起见，“读”字不妨改作“说”字，用国语的调子把语体文熟“说”。文字又最好能复习。学习加减乘除的算法，会了，算术教本不妨丢掉，因为加减乘除的算法很简单，会就会，再没有别的。学习文字的阅读却不然，不能说某篇已经读过了，明白了，就不必再读。重读的时候，也许改正从前的认识，也许扩充从前的了解，也许得到一种新鲜的印象，这都是常有的事。即使不增不减，了解还是与从前一样，但重读一回就是多一回练习，所用的种种阅读方法化为习惯也必然容易一点。

以上指精读而言。还有所谓略读，方法其实与精读一样。课程标准所以把阅读分作精读略读两项，原来着眼在读物的分量方面。短篇分量少，自成一个单位，解说剖析都容易完事，所以凭它来训练学生精读。成本的书分量多，不便在教室里精细讨论，所以教学生根据着精读的经验，自己去读。略读的“略”字表示学生所受教师的指导简略一点的意思，并不是说马马虎虎地读。至于自学的人，根本不待他人指导，自然无所谓精读略读了。不论短篇与书本，性质相近的，就该用同一读法去读。文字浅易明白的，不妨少用点工夫，看下去就是。文字深微曲折的，就得精细地解说，周到地剖析，达到透彻了解的地步，才歇。

1941年3月5日发表

四　写作是极平常的事

这一回谈写作。写作就是说话，为了生活上的种种需要，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出来；不过不是口头说话，而是笔头说话。各人有他要说的话，我写作是我说我的话，你写作是你说你的话。并没有话而勉强要说话，或者把别人的话拿来，当作自己的话，都是和写作的本意相违反的。写成的文字平凡一点，浅近一点，都不妨事；胸中只有这么些平凡的经验和浅近的情思，如果硬要求其奇特深远，便是勉强了。最要问清楚的是：这经验和情思是不是自己胸中的？把它写出来是不是适应生活上的需要？如果是的，那就做到了一个“诚”字了；写作和说话一样，“立诚”是最要紧的。

咱们小时候不会说话，学习又学习，渐渐的会说话了，其经过自己往往记不清楚。但是只要看小孩们学习说话的经过，就知道这是一串很自然可是很辛苦的工作。小孩要想吃东西的时候，就学着大人说“饭”或“吃”；要得到大人的爱抚的时候，就学着大人说“抱”或“欢喜”：这岂不是很自然的？但是，若把语音发错了，或者该说“吃”的却说了“抱”了，就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为要满足他的欲望，必须随时努力矫正，使说出来的刚好表白他的意念：这岂不是很辛苦的？从简单的一词一语起，直到能够说连续的一串话，能够讲一个故事，情形都如此。再进一步，他就要用笔说话了。想把教师的话记下来，就有写笔记的需要；想把自己的情意告诉许多同学，就有写一篇文字的需要；离开了家庭或朋友，就有写信的需要：因有需要，才拿起笔来说话，这正同他孩子时代说“吃”

和“抱”一样的自然。但是，笔记记得不成样子，查看时候就弄不明白；情意说得不畅达，同学看了就莫明其妙；信写得糊里糊涂，接信的对方就摸不着头脑。在初动笔的时候，写不好几乎是必然的。从写不好到写得像个样子，这其间也要经过一段辛苦的学习过程。学习无非依傍人家，但消化的工夫还在自己。人家的笔记怎样记的？人家的情意怎样达的？人家的信是怎样写的？把人家的“怎样”看出来是一层，把自己的不“怎样”看出来是一层，把人家的“怎样”矫正自己的不“怎样”，使它成为自己的习惯，又是一层。到习惯养成了的时候，他才算学习及格，能够用笔说话了；用来应付生活上的种种需要，可得许多便利，和能够用嘴说话一个样。

我说以上的话，意在表明写作是极平常的可是极需要认真的一件事情。这个观念很关重要，非在学习写作的时候认清不可。从前科举时代，学生在书塾里学习写作，那是有一个特殊的目标的，就是：写成投合考官眼光的文章，希望在仕宦的阶梯上一步步爬上去。现在虽然仍旧有考试，但考试的性质和科举时代不同了；你若认为学习写作的目标只在应付几回升学考试、毕业考试或其他考试，你就根本没有弄明白写作对于你有什么意义。从前书塾里也有一些高明的先生，不仅要学生去应考试，他们对学生期望得更高，要学生成为著作家或文章家，写作的教学就以此为目标。这样的目标显然也是特殊的；现在的国文教师不自觉的承袭着这个传统的，似乎还有，如在“批语”中发挥“立言”或“著作”的大道理的，以及迫着学生揣摩“神气”“阴阳”等抽象理法的，就是了。试想自古到今，成功的著作家或文章家有多少？即不说

成功，想做著作家或文章家的又有多少？如果写作的目标只在做著作家或文章家，那末，让想做的人去学习好了，何必人人都学习？现在人人要学习写作，就因为把从前那种特殊目标丢开了，看出了它的平常，虽说平常，却又是人生所必需的缘故。说得具体一点，现在学习写作，并不为应考试，也不为要做著作家或文章家：只因为要记笔记，要把情意告诉别人，要写信给家庭或朋友，诸如此类。这些事都是极平常的，但做不来便是人生的缺陷。咱们不愿意有这种缺陷，所以非学习写作不可。

从前科举时代，作经义题目，是"代圣贤立言"；作策论题目，是代帝王划策。一个人对于经籍，如果确有所得，而所得又正与圣贤的见解相合，诚实的发挥出来，就迹象说，便是"代圣贤立言"：这并没有什么可议之处。一个人对于政治，如果确有真知灼见，或可以救一时之弊，或可以开万世之利，详尽的表示出来，就迹象说，便是代帝王划策：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儿。然而读经籍而能有所得，研究政治而能有真知灼见，只有极少数的人才办得到。科举制度却把文章的作用规定了，一般士子既要去应考试，学习写作就得顺着那方向走；你即使对于经籍毫无所得，也须代圣贤立言，你即使对于政治一窍不通，也须代帝王划策，只有极少数人办得到的事情，硬要多数人也勉强去做。试想其结果怎样？必然是言不由衷，语不切实，把人家的现成话抄袭一番，搬弄一番而已。这样的工夫做得到家，对于应考试是有益的，可以蒙考官录取；然而对于整个生活却是有害的，因为无论说话作文，最要不得的是言不由衷，语不切实，而那些人偏偏

落在这个陷阱里。做不到家的更不必说了，一辈子学习写作，即不能取得功名，又没有在生活上得到什么便利，真是被笔砚误了一辈子。

现在并不是科举时代了，我为什么要说那时代写作教学的弊病呢？因为现在的教师、家长乃至青年自己，对于写作这回事，还有抱着科举时代的精神的；这种精神必须根本革除，否则写作便是生活上的赘瘤，说得过火一点，竟可以不必学习，学习比不学习更坏。抱着科举时代的精神，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教师出一些超过学生能力的题目给学生作，迫着学生写一些自己也不甚了了的话在本子上；这和从前硬要代圣贤立言代帝王划策没有两样，是科举时代的精神。认学习写作专为应付考试；升学考试毕业考试要出什么样的题目，平时便作什么样的题目；教师对学生说"作文要用功，考试才可以及格"；家长对子弟说"你的文字这么坏，考试怎么能及格"：这是科举时代的精神。把写作看作与生活无关的事儿；不写自己的经验和情思，临到动笔，便勉强找一些不相干的话来说；或是以青年人的身份学说老年人的话，或是以现代人的身份学说古代人的话：这是科举时代的精神。请读者诸君想想，这些现象是不是有的？如果有的，咱们非改变观念，消灭这些现象不可。观念改变了，这些现象消灭了，咱们才可以认真的学习写作。

认真的学习写作也不是什么艰难的事情。简单的说，自己有什么就写什么，就是认真。一件事物，你知道得清楚的，一个道理，你明白得透彻的，一个意思，你思索得周到的，一种情感，你感受得真切的，这些都是你自己的东西；如果为

了需要须动手写作，你就以这些为范围。反过来说，自己没有什么而勉强要写什么，就是不认真。所以，没有弄清楚孔子的学术思想而论孔子之道，没有某种经验和想象而作某种小说，自己一毛钱也不捐而作劝人献金的传单，平时从不想到国家民族而作爱国家爱民族的诗歌，都是不认真。其次，写什么定要竭尽自己的能力把它写出来就是认真。你心里知道得清楚，明白得透彻，是一回事；把它写出来，大半是为了给人家看，人家看了你的文字，能不能知道得清楚，明白得透彻，又是一回事；两回事必须合而为一，你的写作才不是白费心力。理想的目标当然是写出来的刚好和你心里所有的一模一样，不多不少。但是把意念化为文字，要做到这般地步，事实上几乎不大可能；唯有竭尽你当时所有的能力，使写出来的差不多贴合你心里所有的，使人家看了你写出来的差不多看见了你的心。我说“所有的能力”，为什么在前边加一个“当时”？因为能力是逐渐长进的，在甲阶段不会有乙阶段的能力，要求躐等，实际上固然办不到，但本阶段的能力不可不尽；各阶段都有它的“当时”，每一阶段的“当时”都竭尽能力，你的写作就一辈子认真了。反过来说，写什么而马马虎虎，草率了事，就是不认真。所以，用一个词儿，不审察它的意义和用例，造一句句子，不体会它的句式和情调，以及提笔就写，不先把通体想一想，写完就算，不再把全文念几遍，以及不肯就自己的观点问一声“这写出来的是不是差不多贴合我心里所有的”，又不肯就读者的观点问一声“读者读了这文字是不是差不多看见了我的心”，都是不认真。认真的项目不过如上面所说的两个，普通人能如此，写

作对于他是生活上非常有益的技能，终身受用不尽；就是著作家或文章家，也出不了这个范围，不如此而能成为著作家或文章家，那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以上都是理论，现在要谈到方法了。学习写作的方法，大家知道，该从阅读和习作两项入手。就学习写作的观点说，阅读不仅在明白书中说些什么，更须明白它对于那些"什么"是怎么说的。譬如读一篇记述东西的文字，假定是韩愈的《画记》，要看出它是把画面的许多人和物分类记述的；更要看出像它这样记述，人和物的类别和姿态是说明白了，但人和物在画面的位置并没有顾到；更要明白分类记述和记明位置是不能兼顾的，这便是文字效力的限制，一篇文字不比一张照片。又如读一篇抒写情绪的文字，假定是朱自清的《背影》，要看出它叙述车站上的离别全在引到父亲的背影，父亲的背影是感动作者最深的一个印象，所以凡与此无关的都不叙述；更要看出篇中所记父亲的话都与父亲的爱子之心有关，也就是与背影有关，事实上离别时候父亲决不止说这些话，而文中仅记这些，这便是选择的工夫；更要看出这一篇抒写爱慕父亲的情绪全从叙事着手，若不叙事，而仅说父亲怎么怎么可以爱慕，虽然说上一大堆，其效果决不及这一篇，因为太空泛太不着边际了，抒情须寄托在叙事中间，这是个重要的原则。阅读时候看出了这些，对于写作是有用的。不是说凡作记述东西的文字都可以用《画记》的方法，凡作抒写情绪的文字都可以用《背影》的方法；但如果你所要写的正与《画记》或《背影》情形相类，你就可以采用它的方法；或者有一部分相类，你就可以酌取它的方法；或者完全不相类，你就可以

断言决不该仿效它的方法。

《画记》和《背影》都是合式的成品的文字；阅读时候假如用心的话，即使遇到不合式不成品的文字，也可以在写作方面得到益处。那益处在看出它的毛病；自己看得出人家的毛病，当然可以随时检察自己，不犯同样的毛病。譬如，我近来收到一本杂志。中间有一篇小说，开头一节只有一句话："是零星点点的晨曦"。"曦"是"日色""日光"，"晨曦"是朝晨的阳光，朝晨的阳光怎么能用"零星点点的"来形容它呢？我想了一想，明白了，作者把"晨曦"误认作"朝晨"了；他的意思是那时间是清早，天上的星还没有完全隐没，所以说"是零星点点的晨曦"。他的毛病是用错词儿。我得了这个经验，写作时候便可以随时检察自己，看文字中有没有用错词儿，把甲义的词儿误认作乙义的。那篇小说的第二节是以下的话："在某战区某司令部的会议室中，集合着一群雄赳赳气昂昂的男女青年，他们都是不怕牺牲，忠勇爱国的英雄"。看了这一节，我就想：一篇表白欢情的文字，也许找不到一个"欢喜"或"快乐"，一篇表白悲感的文字，不一定把"悲伤""哀痛"等词儿写上一大堆；只要用了叙述和描写，把引起欢情或悲感的经过曲曲达出，在作者便是抒写了他的情绪；读者读了，便起了共鸣，也感到可喜或可悲。同样的情形，一群男女青年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是"不怕牺牲，忠勇爱国的英雄"，只要用叙述和描写，把他们的思想、言语、姿态、行动曲曲达出，让人家读了，自己感到他们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是"不怕牺牲，忠勇爱国的英雄"，就是了。何必预先来一个说明呢？倘若后文的叙述和描写没有达出这些，虽

经预先说明，人家还是感觉不到。倘若后文的叙述和描写果能达出这些，这预先说明也是多事，不但不增加什么效果，反而是全篇的一个小小斑点。作者的毛病是误认说明可以代替表现。我得了这个经验，写作时候便可以随时检察自己，看文字中有没有该用表现的地方而用了说明的，有没有写了一大堆却不能使人家感觉到什么的。阅读若能这样随时留心，不但不合式不成品的文字对于咱们写作方面有益处，就是一张广告（如某种肥皂的广告上写道："完全国产，冠于洋货"），一个牌示（如某浮桥旁边县政府的牌示道："通过时不得互相拥挤以免发生危险"），也是咱们研摩的好资料。

至于习作，最好在实用方面下工夫。说清楚一点，就是为适应生活上的需要而写作，同时便认真的学习写作。如有信要写，有笔记要记，有可叙的事情要叙出来，有可说的情意要达出来，那时候千万不要放过，必须准备动笔。动笔以前，又必须仔细料量，这信该怎么写，这笔记该怎么记，这事情该怎么叙，这情意该怎么达；料量停当，然后下笔。完篇以后，又必须自己考核，这信是不是正是你所要写的，这笔记是不是正是你所要记的，这文字是不是正叙出了你所要叙的事情，这文字是不是正达出了你所要达的情意：考核下来，若是正是的，就实用说，你便写成了适应需要的文字；就学习说，你便增多了一回认真的历练。咱们当需要说话的时候，就能开口说话，因为咱们从小养成了这个习惯。若是从小受到禁遏，习惯没有养成，说话就没有这么便当了，甚而至于要不会说话。咱们学习写作，也要像说话一样养成习惯，凡遇到需要写作的时候，就提笔写作。错过需要写作的

机会，便是自己对自己的禁遏。一回错过，两回错过，禁遏终于成功；于是你觉得一枝笔有千斤般重，搜尽肚肠好像没有一点东西可以写的，你不会写作了。提笔真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吗？你胸中真个没有一点东西可以写的吗？并不。你所以不会写作，只因为你没有养成写作的习惯。养成习惯的方法并不难，不过是要写就写，不要错过机会而已。你如果抱定宗旨，要写就写，那你的写作机会一定不少，几乎每天可以遇到。读一本书，得到了一点意思，经历一件事情，悟出了一个道理，与朋友谈话，自己或朋友说了有意义的话，参加一个集会，那景况给与自己一种深刻的印象，参观一处地方，那地方的种种对自己都是新鲜的有兴味的，这些时候，不都是你的写作机会吗？若把这些并在一起，通通写下来，便是日记。有些人常常劝人写日记，其一部分的理由，就在写日记便不致错过写作的机会；并不是教人写那什么时候起身什么时候睡觉的刻板账。若把这些分开来，或单写读书得到的意思，或单写从事情中悟出的道理，便是或长或短的单篇文字。那时候你提起笔来，一定觉得你所要写的就在意念之中，而不在遥远不可知的地方；所以你不必沉入虚浮的幻想，也不致陷入惶惑的迷阵，只须脚踏实地，一步步走去就是。这样成了习惯，别的成就且不说，至少你的文字不会有空洞、浮夸、糊涂、诞妄等等毛病了。

现在再说由教师命题，咱们按题习作。咱们如果能不错过写作的机会，就得每天动笔写作；这样，练习已经很够了，教师命题可以说是多馀的。教师所以要命题，就恐怕咱们错过机会，不肯要写就写，或是一星期不动一回笔，或是一个

月不动一回笔；出了题，便逼得咱们非动笔不可。咱们对于命题习作，应该作这样看法。贤明的国文教师当然作这样看法。所以他们所命的题，往往是指定一个范围，那范围包含在咱们的经验和意念的大范围之内，教咱们就那范围写些出来。这样，虽然是教师命的题，实际上与咱们自己要写就写并无两样。举例来说，咱们各人有个家庭，对于家庭各人有种种的知识、情绪和感想：教师出一个《我的家庭》的题教咱们作，岂不是和咱们自己要就“我的家庭”写篇文字一个样子？又如咱们去参加“月会”，各人具有一种奋发的严肃的心情，听了演讲人的话，各人有所触发，有所警惕，或有所评判；教师出一个《月会》的题教咱们作，岂不是和咱们自己要就“月会”写篇文字一个样子？遇到这样的题，咱们自然如自己本来要写似的，径把胸中所有的写出来。不幸的是咱们有时遇见不甚贤明的教师，他们所命的题越出了咱们的经验和意念的范围，使咱们无从下手。如出了《师严而后道尊说》的题。咱们平时既没有想到“师”该怎样“严”的问题，又没有思索过什么叫做“道”，实在想胡说也无从说起。胡说是不应该的，何况胡说也办不到；那只有请求教师换过一个题了（因此交白卷闹风潮是不必的，教师虽不甚贤明，总该有一点贤明之处，可以帮助咱们的）。万一第二回出的题与《师严而后道尊说》不相上下，乃至第三回第四回还是如此，那咱们须特别警觉了：教师对于命题习作的看法和咱们全不一样，咱们要在写作方面求长进，更非随时要写就写，不错过机会不可了。

写作虽说就是说话，究竟与寻常口头说话有所不同。咱

们寻常口头说话，想到一事说一句，看到一事又说一句；和人家谈话，问询这个是一句，回答那个又是一句。不要说一天工夫，就是把一点钟内的说话集拢来，便是噜噜苏苏不相连续的一大堆。写作决不是写下这么噜噜苏苏不相连续的一大堆。咱们要写作，必然有个主旨，前面所说读书得到的意思，从事情中悟出的道理，这些都是主旨。写作的时候，有关主旨的话才说，而且要说得正确，说得妥贴，说得没有遗漏；无关主旨的话却一句也不容多说，多说一句就是累赘，就是废话，就是全篇文字的一个疵点。这情形和当众讲话或演说倒有些相像；咱们站起来当众讲话或演说，也不能像平时一样杂七杂八的说，必须抓住一个主旨，让一切的话都集中在那主旨上头才行。有些人写作，写了一大堆，自己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拿给别人看，别人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这就是忘记了写作必然有个主旨的毛病。主旨是很容易认定的，只要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这篇文字，那答案便是主旨。认定了主旨，还得自始至终不放松它；写一段，要说得出这一段与主旨有什么关系；写一句，要说得出这一句对主旨有什么作用。要做到这地步，最好先开列一个纲要，第一段是什么，第二段是什么，然后动手写第一段的第一句。这个办法，现在有许多国文教师教学生照做了。其实无论哪一个写作，都得如此；即使不把纲要写在纸面上，也必须预先想定纲要，写在自己的心上。有些人提笔就写，写来很像个样子，好像是不假思索的天才；实则也不是什么天才，他们只因太纯熟了，预先想定纲要的阶段仅需一会儿工夫，而且准不会有错儿，从外表看，便好像是不假思索了。

一段文字由许多句子合成，句有句式；一句句子由许多词儿合成，词有词义。句式要用得妥贴，词儿要用得得当，全在平时说话和阅读仔细留心。留心的结果，熟悉了某种句式某个词儿用在什么场合才合式，写作的时候就拿来应用，那准不会有错儿。消极的办法，凡是不熟悉的句式和词儿，绝对不要乱用。一些所谓不通的文字，就是从不懂得这个消极办法而来的。不熟悉，用错了，那就不通了。如果在写下去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这个句式这个词儿该是怎么用法？用在这里合式不合式？待解答清楚了再写，不通的地方即使还有，也不会太多了。一篇文字不能必须求其有特别长处，但必须求其没有不通之处；因为特别长处往往由于咱们的经验和意念有长处，这是平时的积聚，不能临时强求；而不通之处却是写作当时可以避免的，可以避免而不避免，就应用上说，便是不得其用，就态度上说，便是太不认真。

关于写作的话还有很多，这一次说得太长了，馀下的留到以后再谈。

1941年4月5日发表

略谈学习国文

无论学习什么学科，都该预先认清楚为什么要学习它。认清楚了，一切努力才有目标，有方向，不至于盲目地胡搞一阵。

学生为什么要学习国文呢？这个问题，读者诸君如果没有思考过，请仔细地思考一下。如果已经思考过了，请把思考的结果和后面所说的对照一下，看从中间能不能得到些补充或修正。

学习国文就是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语言人人能说，文字在小学阶段已经学习了好几年，为什么到了中学阶段还要学习？这是因为平常说的语言往往是任意的，不免有粗疏的弊病；有这弊病，便算不得能够尽量运用语言；必须去掉粗疏的弊病，进到精粹的境界，才算能够尽量运用语言。文字和语言一样，内容有深浅的不同，形式有精粗的差别。小学阶段学习的只是些浅的和粗的罢了，如果即此为止，还算不得能够尽量运用文字；必须对于深的和精的也能对付，能驾御，才算能够尽量运用文字。尽量运用语言文字并不是生活上一种奢侈的要求，实在是现代公民所必须具有的一种生活的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就是现代公民生活上的缺陷；吃亏的不只是个人，同时也影响到社会。因此，中学阶段必须继续着小

学阶段，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学习国文。

语言文字的学习，就理解方面说，是得到一种知识；就运用方面说，是养成一种习惯。这两方面必须联成一贯；就是说，理解是必要的，但是理解之后必须能够运用；知识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知识必须成为习惯。语言文字的学习，出发点在"知"，而终极点在"行"；到能够"行"的地步，才算具有这种生活的能力。这是每一个学习国文的人应该记住的。

从国文科，咱们将得到什么知识，养成什么习惯呢？简括地说，只有两项，一项是阅读，又一项是写作。要从国文科得到阅读和写作的知识，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阅读是"吸收"的事情，从阅读，咱们可以领受人家的经验，接触人家的心情；写作是"发表"的事情，从写作，咱们可以显示自己的经验，吐露自己的心情。在人群中间，经验的授受和心情的交通是最切要的，所以阅读和写作两项也最切要。这两项的知识和习惯，他种学科是不负授与和训练的责任的，这是国文科的专责。每一个学习国文的人应该认清楚：得到阅读和写作的知识，从而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就是学习国文的目标。

知识不能凭空得到，习惯不能凭空养成，必须有所凭借。那凭借就是国文教本。国文教本中排列着一篇篇的文章，使学生试去理解它们，理解不了的，由教师给与帮助（教师不教学生先自设法理解，而只是一篇篇讲给学生听，这并非最妥当的帮助）；从这里，学生得到了阅读的知识。更使学生试去揣摩它们，意念要怎样地结构和表达，才正确而精密，揣摩不出的，由教师给与帮助；从这里，学生得到了写作的知识。

如果不试去理解，试去揣摩，只是茫然地今天读一篇朱自清的《背影》，明天读一篇《史记》的《信陵君列传》，那是得不到什么阅读和写作的知识的，国文课也就白上了。

这里有一点必须注意。国文教本为了要供学生试去理解，试去揣摩，分量就不能太多，篇幅也不能太长；太多太长了，不适宜于做细琢细磨的研讨工夫。但是要养成一种习惯，必须经过反复的历练。单凭一部国文教本，是够不上说反复的历练的。所以必须在国文教本以外再看其他的书，越多越好。应用研读国文教本得来的知识，去对付其他的书，这才是反复的历练。

现在有许多学生，除了教本以外，不再接触什么书，这是不对的。为养成阅读的习惯，非多读不可；同时为充实自己的生活，也非多读不可。虽然抗战时期，书不容易买到，买得到的价钱也很贵；但是只要你存心要读，究竟还不至于无书可读。学校图书室中不是多少有一些书吗？图书馆固然不是各地都有，可是民众教育馆不是普遍设立了吗？藏书的人（所藏当然有多有少）不是随处都可以遇见吗？各就自己所好，各就各科学习上的需要，各就解决某项问题的需要，从这些处所借书来读，这是应该而且必须做的。

写作的历练在乎多作，应用从阅读得到的写作知识，认真地作。写作，和阅读比较起来，尤其偏于技术方面。凡是技术，没有不需要反复历练的。学校里的定期作文，因为须估计教师批改的时间和精力，不能把次数规定得太多。每星期作文一次算是最多了；就学生历练方面说，还嫌不够。为养成写作的习惯，非多作不可，同时为适应生活的需要，也

非多作不可。作日记，作读书笔记，作记叙生活经验的文章，作发抒内部情思的文章，凡遇有需要写作的机会，决不放过，这也是应该而且必须做的。

1942年1月1日发表

认识国文教学

——《国文杂志》发刊辞

如果认真检讨我国的学校教育，谁都会发见种种不满意处；训练不切实，教学不得法，是两大项目，分开来说，细目多到数不清。在各科教学方面，若问哪一科有特殊优良的成绩，似乎一科也指不出来。数学吗？理化吗？史地吗？艺术吗？都不见得有特殊优良的成绩。面国文教学尤其成问题。他科教学的成绩虽然不见得优良，总还有些平常的成绩；国文教学的问题却不在成绩优良还是平常，而在成绩到底有没有。如果多多和学校接触，熟悉学校里国文教学的情形，更多多和学生接触，熟悉学生运用国文的情形，就会有一种感想，国文教学几乎没有成绩可说。这并不是说现在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到不成样子的地步了，像一些感叹家所想的那样；面是说现在学生能够看书，能够作文，都是他们自己在暗中摸索，渐渐达到的；他们没有从国文课程得到多少帮助，他们的能看能作当然不能算是国文教学的成绩。另有一部分学生虽然在学校里学习了国文课程，可是看书不能了了，作文不能通顺。国文教学的目标原在看书能够了了，作文能够通顺，现在实效和目标不符，当然是国文教学没有成绩。

国文，在学校里是基本科目中的一项，在生活上是必要工具中的一种。可是国文教学几乎没有成绩可说，这是目前教育上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使人人能够在暗中摸索，渐渐达到能看能作，也不能说这个问题不严重；因为暗中摸索所费的功力比较多，如果改为"明中探讨"，就可以节省若干功力去做别的事情；尤其因为教育的本旨就在使受教育的人"明中探讨"，如果暗中摸索就可以，也就无需乎什么教育了。何况要人人从暗中摸索达到能看能作，事实上必然办不到。那些看书不能了了，作文不能通顺的，就是摸索不通或是根本没有去摸索的人。他们不能运用生活上的一种必要工具，自然是直接吃亏。他们都是社会的构成分子，就社会说，他们的缺陷也可以使社会间接蒙受不利的影响。教育不能补益个人，同时又牵累到社会，问题岂不严重？

国文教学没有成绩的原因，细说起来当然很多；可是赅括扼要地说，只有一个，就是对国文教学没有正确的认识。学校里的一些科目，都是旧式教育所没有的，唯有国文一科，所做的工作包括阅读和写作两项，正是旧式教育的全部。一般人就以为国文教学只需继承从前的传统好了，无须乎另起炉灶。这种认识极不正确，从此出发，就一切都错。旧式教育是守着古典主义的：读古人的书籍，意在把书中内容装进头脑里去，不问它对于现实生活适合不适合，有用处没有用处；学古人的文章，意在把那一套程式和腔调模仿到家，不问它对于抒发心情相配不相配，有效果没有效果。旧式教育又是守着利禄主义的：读书作文的目标在取得功名，起码要能得"食廪"，飞黄腾达起来做官做府，当然更好；至于发展个人

生活上必要的知能，使个人终身受用不尽，同时使社会间接蒙受有利的影响，这一套，旧式教育根本就不管。因此，旧式教育可以养成记诵很广博的“活书橱”，可以养成学舌很巧妙的“人形鹦鹉”，可以养成或大或小的官吏以及靠教读为生的“儒学生员”；可是不能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历来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的人并非没有，而且很多，出类拔萃的还成为专门家；可是他们都是离开了旧式教育的传统，自己在暗中摸索，或是遇到了不守传统的特别高明的教师，受他的指导，而得到成功的。如果没有暗中摸索的志概，又没有遇到特别高明的教师的幸运，那就只好在传统中混一辈子。居然是“活书橱”了，可是对于记诵的那些书籍，内容和形式都不甚了了；居然是“人形鹦鹉”了，可是写下一封通常书信来，须入“文章病院”；已经是民国时代了，可是蓄在心头的意念，甚至写在纸面的文字，还想“得君行道”：这样的人，现在从四十岁以上的人中间满可以找到。比这样的人更不如的当然还有，而且很多。旧式教育在他们生活上，只能算是空白的一页。现在的感叹家早也一声“国文程度低落”，晚也一声“国文程度低落”，好像从前读书人的国文程度普遍的“高升”似的。其实这哪里是真相？通文达理的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一辈子不能从读书达到通文达理。知道了这个真相，就会相信从前读书人的国文程度并没有普遍的“高升”了。为什么不能普遍的“高升”？就为旧式教育守着古典主义和利禄主义。现在的国文教学既然继承着旧式教育的精神，它不能取得成绩，不能使学生的国文程度普遍的“高升”，正是当然的结果。

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国文教学才会有成绩。而达到正确的认识的先决条件，就是抛弃旧式教育的古典主义和利禄主义。古人的书并非不该读，为了解本国的文化起见，古人的书甚且必须读；但是像古典主义那样死记硬塞，非但了解不了什么文化，并且在思想行动上筑了一道障壁，读比不读更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并非不该用文字表现，现代甄别人才的方法也用考试，考试的方法大都是使受试者用文字表现；但是像利禄主义那样专做摹仿迎合的工夫，非但说不上终身受用，并且把心术弄坏了，所得是虚而所失是实。知道了这两种主义应该抛弃，从反面想，自会渐渐的接近正确的认识。阅读和写作两项是生活上必要的知能；知要真知，能要真能，那方法决不是死记硬塞，决不是摹仿迎合。就读的方面说，若不参考，分析，比较，演绎，归纳，涵泳，体味，哪里会"真知"读？哪里会"真能"读？就作的方面说，若不在读的工夫之外再加上整饬思想语言和获得表达技能的训练，哪里会"真知"作？哪里会"真能"作？这些方法牵涉到的范围虽然很广，但是大部分属于语文学和文学的范围。说人人都要专究语文学和文学，当然不近情理；可是要养成读写的知能，非经由语文学和文学的途径不可，专究诚然无须，对于大纲节目却不能不领会一些。站定语文学和文学的立场，这是对于国文教学的正确的认识。从这种认识出发，国文教学就将完全改观。不再像以往和现在一样，死读死记，死摹仿程式和腔调；而将在参考，分析，比较，演绎，归纳，涵泳，体味，整饬思想语言，获得表达技能种种事项上多下工夫。不再像以往和现在一样，让学生自已在暗中摸索，结果是多数人摸索不通或是没有去

摸索；而将使每一个人都在"明中探讨"，下一分工夫，得一分实益。这样，国文教学该会"有"成绩，有"优良的"成绩了吧。

以上的意思，不但施教的教师应该认清，就是受教的学生也该明白。明白了这个意思，在遇不到可以满意的教师的时候，自己学习就不至于暗中摸索。还有些被摈弃在学校门外的青年，知道国文和生活关系密切，很想努力自学；他们也明白了这个意思，一切努力才不至于徒劳。

我们这个杂志没有什么伟大的愿望，只想在国文学习方面，对青年们(在校的和校外的)贡献一些助力。我们不是感叹家，不相信国文程度低落的说法；可是，我们站定语文学和文学的立场，相信现在的国文教学决不是个办法，从现在的国文教学训练出来的学生，国文程度实在不足以应付生活，更不用说改进生活。我们愿意竭尽我们的知能，提倡国文教学的改革，同时给青年们一些学习方法的实例。所谓学习方法，无非是参考，分析，比较，演绎，归纳，涵泳，体味，整饬思想语言，获得表达技能这些事项。这个杂志就依照这些事项来分门分栏。我们的知能有限，未必就能实现我们的愿望；希望有心于教育和国文教学的同志给我们指导，并且参加我们的工作，使我们的愿望不至于落空。如果这样，不仅是我们的荣幸，实在是青年们的幸福。对青年的读者，我们希望凭着这个杂志的启发，自己能够"隅反"；把这里所说的一些事项随时实践，应用在阅读和写作方面。单看一种杂志，不必再加别的努力，就会把国文学好了，这是一种错误观念。我们相信青年们不至于有这种错误观念。

1942年8月1日发表　　原题《发刊词》

读罗陈两位先生的文章

阅读能力的问题

《国文杂志》第二卷第一期刊载罗根泽先生一篇文章，题目是《抢救国文》，篇中从三十一年度高考（指国民党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国文试卷的成绩不好，论到国文该从中学阶段抢救。罗先生所举成绩不好的例子共有七个，是从七本试卷中摘录出来的，不尽是全篇。就例子看，这七个应试者犯了同样的毛病，就是看不懂题目。题目是《试以近代文明发展之事实，引证《荀子》"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之说。》现在先不谈这个题目出得有没有道理，单就理解题目来说。题目说以甲引证乙，就知道出题者的意思以乙为主，要应试者对于乙有所疏解或发挥，然后引甲来证成其说。这儿的乙是《荀子》的话。大学毕业生（具有应高考资格的人）不一定读过《荀子》，读过《荀子》不一定读过含有"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这句话的《天论》，读过《天论》不一定都记得，也许忘记得干干净净了，都是情理中事；然而就字面求理解，大学毕业生似乎不应该办不到，他们照理应有"了解一般文言文之能力"与"读解古书之能力"的（这儿引号中的是初高中国文课程标准目标项下的话）。题目上的"从"字"颂"字"制"字

“用”字都是寻常用法，与现代文言没有什么差异；“天”字不指天空，只要想天空怎么能“从”，天空怎么会有所“命”，就可以知道；还有，“甲孰与乙”是个差比句式，表示说话人的意思是乙胜于甲，这种句式在古书中是常见的，所谓“一般文言文”中也有用到的。如果应试者能够知道这些个，就是没有读过《天论》或者读过而忘记得干干净净了，也会理解《荀子》这句话；再把以甲引证乙是什么意思弄清楚，那就完全懂得题目了。可是就罗先生所举的例子看，七个应试者对于《荀子》的话几乎全不能就字面求理解，“从”字“颂”字这些个寻常用法都不明白，“天”字多数认作天空，“甲孰与乙”的差比句式竟没有一个人理会到；对于整个题目以甲引证乙的意思也完全没有注意。

这是阅读能力的问题。咱们且不把这个题目认作作文题目，只把它认作阅读文言的测验题目，这七个应试者都看不懂，也就是表现了阅读能力不够。这个题目一共只有三十个字，凭公道说，实在不是艰深的文言，这还看不懂，对于较长较艰深的文言当然更无法阅读。在现在这个时代，写作定要用文言，自然只是一部分人的成见与偏见；但是阅读文言的能力，至少在受过普通教育与大学教育的人必须养成，这是大家一致，无待辩难的认识。不论学什么科目的学生，在他学习与从业的期间，或多或少，总得与文言乃至所谓古书打交道；如果无法阅读，远大的方面且不说，他个人方面就是大大的吃亏。可惜罗先生所看高考试卷仅约四百本，不是全份；又没有就他所看四百本之中作个统计，像所举七例那样看不懂题目的，所占百分数究竟有多少。如果所占百分数

相当多，那就表示大学毕业生阅读文言的能力还不够标准，倒确是个严重的问题。教国文的教师知道当前有这么个问题，只要他们有教育热诚与尽职观念的话，自当在平时的指导上多加注意。而正受教育与受毕教育的青年知道当前有这么个问题，也得回问自己，“我的阅读文言的能力够不够标准?”不够标准，看不懂像这儿所举的题目，也不过考不上高考，作不成官儿罢了，没有什么了不得；无奈不够标准也就看不懂文言乃至所谓古书，这就闭塞了一条获得经验处理生活的重要途径（我不说唯一途径），是无论如何要不得的，必须把他改变过来才成。

题　目

八月十六日某报的副刊批评本志第二卷第一期，提及罗先生的文章，中间有这样的话：“要是一定要救的话，我看还是先把那些出题目的先生们救一救的好。”这话看似过火，细想起来却有道理。试想出这个题目的人，他预期应试者作出什么样的文章才认为“合格”？他以为应试者必然读过《荀子》的《天论》，对于“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非但能够疏解，而且有所发挥；在疏解一阵发挥一阵之后，这才说到近代文明的发展，控制自然呀，利用自然呀，都是近代人的业绩，可是咱们的荀子在很古的时代早已见到了，于是赞叹一阵，懿欤休哉！这样作来，一方面是鉴古，一方面又知今，对于“固有文化”既不乏“深切了解”，对于“民族精神”也能够“发扬光大”，出题目的人大概要慷慨地批上八十分了。可是，

荀子虽然说过"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的话，他到底没有创造近代文明；荀子想的只是个笼统的观念，近代文明却是一件一件具体的事实。现在把荀子的话与近代文明联在一块儿，实在不免牵搭之嫌。你要写得"合格"就不能不这样牵搭，因为题目把你限制住了。还有，出题目的人预期应试者"懿欤休哉"地赞叹一阵，这中间隐伏着一段阿Q精神。阿Q精神为什么要不得？就因为他自卑而又自夸，唯其自卑，不得不自夸，用自夸来掩饰自卑，掩饰一下之后，仿佛把心理上自卑的愧恨抹去了，这就无妨"依然故我"地活下去；其弊病在不长进，不要好。咱们要能促进近代文明的发展，在近代文明的发展中有或多或少的功劳，才是长进，才是要好；仅仅说近代文明发展的原理，咱们的荀子老早说过了，因而脸上现出荣耀的神色，这就不免是阿Q的同志。出题目的人却预期应试者个个是阿Q的同志。应试者是否个个是阿Q的同志，咱们没有看过试卷，无从知道；可是出题目的人显然是的，因为他对应试者作过这样的预期。牵搭，阿Q精神，出题目的人的意识上至少有着这两项缺陷。可见某报副刊所说"救一救"的话不算过火。其实，他人是无法救的，要救还须自救。觉悟这两项是缺陷，力求弥补，就是自救了。

现在来谈谈关于题目的话。咱们有话要说，执笔作文，咱们都有自己的题目。譬如写一封信，与朋友讨论当前的战局，题目就是《与友人论战局书》；考察某一家工厂，写一份报告，题目就是《考察某工厂报告书》；作一篇论文，研究近几年来物价上涨的情况，题目就是《近几年来物价上涨的研究》；作一篇小说，叙写一个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初恋的经过，题目

就是《初恋》。诸如此类，都是先有一些要说的材料，后有一个标明的题目。这是自然的，顺当的。咱们决不会先定下一个题目，然后去找寻要说的材料。如果这样，就是勉强要说话，勉强的话又何必说呢？可是，国文课内有写作练习的项目，由教师出题目；各种考试要测验应试者的写作能力，由主试者出题目。练习者与应试者见了题目，就得找寻一些材料来说，也就是勉强要说话，这显然是不自然不顺当的事。要弥补这个缺陷，全靠出题目的人不凭主观，能够设身处地，就练习者与应试者着想。出题目的人如能揣度练习者与应试者在某一范围内应该有话可说，说出来也并不勉强，就从这个范围内出个题目，那么，练习者与应试者执笔作文，就同自己本来要说话没有什么两样。要说督促练习，唯有出这样的题目才真是督促练习，因为这可以鼓起写作的欲望，使练习者体会到有话可说才是有文可写。要说测验写作能力，唯有出这样的题目才真能测验写作能力，因为把要说的话写得好或不好，才真是写作能力的好或不好。这儿说的只是寻常不过的话，并无深文大义，头脑清楚一点的人都会明白。无奈事实上，多数的出题目的人偏不明白。

在小学的阶段，出题目的情形似乎还好。一到中学的阶段就不然了，尤其是高中的阶段，必须练习论说文了，教师还附带声明，圆通一点的说“最好作文言”，板方一点的说“非文言不看”。出些什么题目呢？《学而时习之说》，《学然后知不足说》，《多难兴邦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论》，诸如此类。学而时习之，才会熟练，才见切实，这一类的道理也极简单易晓，未必中学生就懂不得；可是在懂得这一点点之外，

还要横说竖说说出一番话来，写成一篇文章，就不是个个中学生所能办到的。那些能够办到的，由于体验得深广，当然值得赞许；那些不能办到的，由于他们的体验仅仅限于"学而时习之"一句话，也不能算不够格。然而题目既已出了，就是不能办到的也得搜索枯肠，勉强说一些话来完卷。这简直是在练习瞎说，还成什么写作练习？写作练习的本意原在使练习者不要放过那些要说的值得说的材料，要把那些材料一一写成文章，而且要写得恰好；可是写作练习的题目却教练习者练习瞎说。这岂不是南辕北辙？并且什么事情都一样，练习次数多了，行为上总不免受影响；练习瞎说成了习惯，待到自己真个有话要说了，说不定也会牵三搭四来一阵瞎说。这岂不是写作练习反而妨害了写作能力，还不如不要练习来得好些？再说，咱们平时会不会蓄着一段意思，想就《学而时习之说》一类的题目作一篇文章？恐怕除了读书得间，体验特深的极少数人而外，谁也不会这么想的，就是出题目的人也未必会这么想。总之，这样的写作动机极不普遍。然而在国文教室与试场里，这类题目却极常见。人家问，为什么出这类题目？教师说，各种考试都出这类题目，就不能不练习这类题目。主试人说，向来考试都出这类题目，现在当然也出这类题目。在简单的答话里，原由显然了。练习者一篇一篇地写作那并无写作动机的文章，为的是应付考试。一个人一辈子能经历几回考试呢？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写一封信，写一份报告书，写一篇论文，写一篇小说的机会必然多得多；为练习者终身受用计，这类文章的写作正该着意练习。可是，出题目的人认定"考试第一"，对于这些也就顾不得了。

平时练习这类题目，练习的目标专为应付考试，这是八股时代的传统。八股是一种考试专用的文体。写信不用八股，记事传人不用八股，著书立说不用八股，唯有应试才用八股。这正与咱们自己不会想作一篇《学而时习之说》或者《试以近代文明发展之事实……》，唯有在国文教室与试场里才会遇见这类题目，情形相似。八股据说是代圣人立言，其实是不要你说自己认为要说的值得说的话，你能够揣摩题目的意旨以及出题目的人的意旨，按着腔拍，咿唔一阵，就算你的本领；如果遇到无可奈何的题目，你能够无中生有，瞎三话四，却又丁丁当当的颇有声调，那更见出你的才情。现在作《学而时习之说》，无非要你把已经由题目限定的意思横说竖说唠叨一番，在要你揣摩不要你说自己的话这一点上，岂不正与八股相同？八股在清朝光绪手里就废止了，八股的传统却保留在国文教室与试场里直到如今，这是可怪而不足怪的事。我国人以前不学数学、生物、物理、化学等类的科目，这些科目自然不致也不会承受八股的传统。我国人以前要学的科目唯有读书，读书读到了家的，成为博学通儒，那只是最少数，而作八股，应考试，却几乎是读书人普遍的目的。现在的读国文不就是以前的读书吗？一般人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这么想。于是国文一科把八股的传统承受下来了。

罗先生的文章中，提出请求三事：一、请求教育当局减少中学国文教员负担。二、请求中学国文教员选讲适合学生程度的文章。三、请求中学学生以相当时间读、作国文。《国文杂志》第二卷第三期陈卓如先生的《从〈抢救国文〉说到国文教学》中，表示一点希望："我只希望现在从事国文教学的人，'躬

自厚而薄责于人'。对于学生程度之劣，只有反省忏悔，努力寻求教学上的缺陷与学生的困难，加以纠正。"为增进国文教学的效果，维护学生的实益起见，罗陈两先生说的都是很好的意思。但是我在这儿想补充一些，在写作教学上，必须绝对摆脱八股的传统。摆脱了八股的传统，按照罗先生的说法"学生以相当时间读、作国文"，才会逐渐得到进益，否则只是练习瞎说，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摆脱了八股的传统，按照陈先生的说法"努力寻求教学上的缺陷"，才算真个得到着落，否则只是细枝小节，"纠正"了也未必有多大效果。八股的传统摆脱了，出出来的题目必然改观；那必然是练习者与应试者"应该有话可说"的题目，虽然由教师与主试者出出来，却同练习者与应试者自己本来要说这么一番话一样。我还要重说一遍，唯有出这样的题目，在平时才真是督促练习，在考试时才真能测验写作能力。

摆脱八股的传统容易吗？我想大不容易。我在这儿认真地说，自以为见得不错。也许有些先生们看了，认为胡说八道，他们或者想现在哪儿有什么八股的传统，或者想八股的传统也并不坏啊。要希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认为八股的传统非绝对摆脱不可，我实在不能预言该要多少年。在八股的传统还没有摆脱的时候，练习者与应试者只有吃亏，这是无可免的悲剧。可是，自己明白落在悲剧中间，总比糊糊涂涂混下去好些；明白了之后，自己加上努力，未尝不可以打破悲剧的圈套。单就写作一事来说，青年们幸而不遇到承受八股传统的题目，自然最好；如果遇到了这类题目，就该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尤其该知道自己要练习写作，得走另外

的路子，从而认真练习起来。走路有人引导，固然是好；在得不到引导的时候，自个儿也要走去：这是自学的说法。至于写不好《学而时习之说》，不过得不到及格的分数，写不好《试以近代文明发展之事实……》，不过考不上高考，作不成官，在我看来，都无关紧要。只要在需要写信的时候写得成一封明白畅达的信，在需要作报告书的时候写得成一份清楚确实的报告书，在意见完成的时候写得成一篇有条有理的论文，在灵感到来的时候写得成一篇像模像样的小说，诸如此类，都是写作练习的实效，自学的成功。这种实效与成功，将终身受用不尽。

阅读的材料与方法

罗先生文中所举七例，其中两个是：

文明者，文化发展之谓。而文化发展之由，莫不有其所自。其所自出者何？曰道而已耳。夫道之为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仅存于人群意识之中。此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者是。凡天下事物背于此意识者谓之逆，合于此意识者谓之顺，顺则文化发达而繁衍，逆则文化萎退而灭亡。古之神权文明封建文明之所以见坠于今日，物质文明民主文明之所以勃兴于此时者，一逆一顺也。然天道靡常，唯圣贤能察而颂之，从而制之。荀子曰，“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其是之谓欤。

举凡升天航海代步传情怡心养性启智迪慧，莫不借科学以克服自然繁荣奇异之各种障碍，以促进人类身心优异之发展。

罗先生评这两例为“糊涂”。陈先生说“这二段文章从‘国文’观点来看，实在文通字顺。前一个例子最后几句因作者不了解荀子论‘天’的意思，与‘天道’相混，说得有点冬烘，但文字是通的。但是今日之大学生头脑冬烘，侈谈天道，试问是谁之过？第二个例子，我和罗先生的意见正相反，觉得不但文字通顺，而且文气紧凑而充沛。”我平常想，所谓文字通顺包含两个条件：一是合于语文法，二是合于论理；语文法不是古文笔法，也不是新文学作法，只是我国人口头笔头习惯通行的说法，论理不一定要研习某家名学某种逻辑，只要不违背常情常理，说出来能使一般人理解就成。不知道罗陈两位先生是否同意我这个想头。如果我这个想头不错，那么，罗先生所说“糊涂”就是不合于我所说的第二个条件。陈先生说这两个例子通顺，其实只合于我所说的第一个条件（但前一个例子的“见坠”显然是错误的），而不合于我所说的第二个条件，还是不通顺。陈先生也说前一个例子“有点冬烘”，“冬烘”与“糊涂”与“不合论理”实是近似的说法。至于陈先生说第二个例子“不但文字通顺，而且文气紧凑而充沛”，那恐怕只是故意说说的了。

从前一个例子自易想到读物选材的问题与阅读方法的问题。罗先生“请求中学国文教员选讲适合学生程度的文章”。陈先生说：“今日之大学生头脑冬烘，侈谈天道，试问是谁之

过?"这句话多少含着责备读物选材不得其当的意思。不得其当就是不适合，哪怕读物本身有很高的价值，对于学生并没有用处；非但没有用处，而且很有害处。试看前一个例子，这个作者很读了些经子，但是说出话来一片糊涂，一派冬烘；虽然这个题目承受着八股的传统，本来也写不成什么好文章，但是作者如果没有读过经子，没有杂七夹八记上一大串，仅凭自己的想头勉强诌一篇，也许不至于这样糊涂与冬烘。这并不是可笑的事，实在是可惨的事。作者显然受了经子的害处。单在试卷上表现糊涂与冬烘，还不要紧；只怕习惯成自然，在日常生活上随时表现糊涂与冬烘，那更惨不胜言了。我曾经听见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说，中国如果实行孔子之道，日本小鬼不打自退（他并非说俏皮话，是一本正经说的）。这又是个受害的例子。陈先生说"思想糊涂应该由各科共同负责"，见出教育家的襟怀，我绝对同感。但是国文教材有示范与供给材料的作用，对于学生的思想似应多负一点责任。料知学生将会"天"啊"道"的乱来一阵，对于"天"啊"道"的读物就该郑重将事，或者是消极的不选，或者是看定了学生可以理解而不至于乱来一阵的才选。这只是举个例子。总之，就"是不是切要?""会不会消化?""要不要发生坏影响?"这些个问题考虑一过，选下来的教材总会适合些，得当些。可是担任选材的先生们似乎不大肯考虑这些个问题，在先前，是无意识地继承着向来读书的办法，到近来，"国学根柢"啊"固有文化"啊那一套成了流行性感冒，更有意识地想把经史子集一股脑儿往学生头脑里装。他们的想法又很简单，学生的头脑好比一个空箱子，只消装进去，箱子里就有了那些经史子集了。结

果是学生因为不感切要，不能消化，长不成什么“根柢”，领不到什么“文化”；而零零星星的一知半解，以及妄知谬解，不但表现在写作里，同时也表现在日常的思想行动里，却是显然的坏影响。在有心人看来，这正是大可忧虑的事。

学校里课程的设置，通常根据三种价值：一种是实用价值，一种是训练价值，还有一种是文化价值。古书具有文化价值，让学生读些古书，了解“固有文化”，实在不是没有道理。但是重要之点在乎真个做到“了解”，囫囵吞枣与“了解”却是两回事。装进空箱子就算了事，那是把囫囵吞枣认作“了解”，自然发生流弊。我常常想，就教师一方面说，古书非不可教，但是必须清彻通达的人才可以教。单把给学生介绍古书来作例子，要能像编撰《经典常谈》的朱自清先生，介绍起来才不至于引学生走入迷途。就学生一方面说，古书非不可读，但是必须是清彻通达的人才可以读。唯有这样的人读了古书，才会受到文化的涵濡而不会受到古书的坏影响。一个人要达到清彻通达的境界，当然与整个生活都有关系；可是就读书言读书，必须阅读方法到家，才可以真个了解，才可以清彻通达。如果不讲方法或者没有方法，宁可退一步想，教师还是不教古书的好，学生还是不读古书的好。——这自然是为学生的利益着想。

1943年11月15日发表

教材、教法和教学效率

——《国文教学》序

我们将近些年来写的关于国文教学的论文和随笔编成这本书，就题为《国文教学》。这里面以论中学的国文教学为主，大学的也有几篇论及。我们都做了多年的国文教师，也编过一些国文科的读物给青年们看，本书的文章就是根据这些经验写成的。这些文章偏重教学的技术方面，精神方面谈到的很少。因为精神方面，部订的课程标准里已经定得够详细的。再说“五四”以来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未免失掉了平衡。而一般社会对青年学生要求的却正是这两种能力，他们要求学生第一要写得通，其次要读得懂。我们根据实际情形立论，偏重技术一面也是自然而然。

一般社会把写看得比读重，青年们自己也如此。但是在课程里，在实际教学上，却是读比写重。课程里讲读的时数多于作文的时数，是因为讲读负担着三重的任务。讲读一方面训练了解的能力，一方面传播固有的和现代的文化，另一方面提供写作的范本。学生似乎特别注重写作的范本。从前的教本原偏重示范作用，没有发生读和写的比重问题。“五

四”后的教本兼顾三重任务，学生感到范文的缺少，好像讲读费了很多时间，并没有什么实用，因而就不看重它。不过这个问题很复杂，范文其实还只是一个因子，另一个因子是文言。“五四”以后，一般学生愿意写白话，写白话而读文言，这是一个矛盾。再一个因子是教学。教学应该读和写并重，可是讲读的时数既多，而向来教师又没有给予作文课足够的注意，便见得读重了。其实重读也只是个幻象，一般的讲读只是逐句讲解，甚至于说些不相干的话敷衍过去，学生毫无参加和练习的机会，怎能够引起他们的趣味，领导他们努力呢？

青年们不愿意读文言，尤其不愿意读古书，是因为不容易懂，并且跟现代生活好像无甚关系似的。若能在现行的标点分段之外，加上白话注释，并附适当的题解或导言，愿意读的人也许多些。到那时青年们也许就可以看出，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而要知道自己还得借径于文言或古书。我们尽可以着手用白话重述古典，等到这种重述的古典成为新的古典，尽可以将文言当作死文字留给专门学者去学习，不必再放在一般课程里。但是现在还不行，还得学习文言。可是现行课程标准规定初中一年起就将文言和白话混合教学，文言的比例逐年增加，直到大学一年整个讲读文言为止，这样办效果却不好。学生不但文言没有学好，白话也连带着学得不够好。教本里选的文言花样太杂，使他们不容易摸着门路，而混合教学又使他们彷徨，弄不清文言和白话的分别。我们赞成本书附录里浦江清先生的主张，将白话和文言分别教学。我们还主

张文言的教学从高中开始，初中只学白话；大学一年还该在作文课里让学生读些白话范本。作文该全写白话；文言教学的写的方面只到造句就成。

学生不看重讲读，还有一个原故。他们觉得讲读总不免咬文嚼字费功夫，而实际的阅读只消了解大意就够；他们课外阅读，只求了解大意，快当得多。他们觉得只有这种广泛的阅读才能促进写作能力的发展；讲读在一年里只寥寥三四十篇，好像简直没有益处似的。但是没有受过相当的咬文嚼字的训练或者没有下过相当的咬文嚼字的功夫，是不能了解大意的，至少了解不够正确。学生课外阅读，能了解大意，还是靠讲读教育——虽然这种讲读教育没有很大的效率——或者靠自修。阅读有时候不止于要了解大意，还要领会那话中的话，字里行间的话——也就是言外之意，不能读得太快，得仔细吟味；这就更需要咬文嚼字的功夫。再说课外阅读可以帮助增进写作的能力，固然是事实，但是一目数行地囫囵吞枣地读下去，至多只能增进一些知识和经验，并不能领会写作的技术。要在写作上得益处，非慢慢咬嚼不可。一般人的阅读大概都是只观大意，并且往往随读随忘；虽然读得很快，却是毫无用处。随读随忘，不但不能帮助写作，恐怕连增进知识和经验的效果也不会有。所以课外阅读决不能无条件的重视，而讲读还是基本。不过讲读不该逐句讲解，更不该信口开河，得切实计划，细心启发，让学生们多思考，多讨论，多练习，才能有合乎课程标准的效率。

这就要谈到师生的合作和学校的纪律了。讨论教学技术，无论如何精当，若是教师不负责任，不肯干，也是枉然。现

在一般国文教师的情形，本书中有专篇讨论。我们觉得负责的教师真是太少了。教师得先肯负责，才能谈到循循善诱，师生合作。教师不负责，有的因为对教学本无兴趣，当教师只是暂局。这种人只有严加淘汰一法。有的因为任课太多，照顾不及。这种人也许减少钟点调整待遇可望改善。有的却因为一般纪律不好，难以独严。学校纪律不好，有时固然由于一般政治和社会的影响，不是某一学校的责任，但是多半还是由于学校当局不尽职或者才力不足。只要当局能够和教师通力合作，始终一贯，纪律总会严明的。话说回来，即使学校纪律不好，一个教师也还有他可负的责任。事在人为，只要诚恳公正，他在相当的限度之内也还可以严格教学的。本书里许多文章虽然根据经验写成，却也假定了一些条件，如学校纪律相当好，教师肯负责地干等；从这方面看也就不免还是些理想。不过理想是事实之母，只要不是空想，总该能够一点一滴实现的。我们在期待着。

我们将自己的文章分编为上下两辑。另有浦江清先生《论中学国文》一篇，我们觉得其中精到的意见很多。感谢他的同意，让我们附录在这本书里。

题目是圣陶拟的

1945年4月发表

中　文　系

××先生：

接到您的来信，承您问及关于中文系有什么意见。很觉惭愧，我虽然当过中文系的教员，感到的全属于消极的方面，中文系仿佛不是那么一回事；要我说说积极的方面，该怎么办才像个中文系，至少在此刻还想不大透。不敢辜负您的好意，就把消极方面的向您说说吧。

中文系是个简称，说完全叫做中国文学系。看了名称就知道学习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是咱们中国的文学。但是向来就少有人仔细辨认过，到如今似乎还没有多大改变，把中文系学习研究的对象认作国学国故之类去了。国学，国故，多么庞大而含糊的名称啊！凡是咱们中国从前的学问，圣经贤传，诸子百家，以至声音训诂，阳湖桐城，全都包括在这个名称里面，而中文系的学生就得学习研究那些东西。且不说旁的，单说范围的广泛，已经够教人摇头了。短短的四年工夫，把那些东西搞通当然不可能，就是普遍地去摸一摸门径，又哪里办得到？即使办到了，又何尝就是学习研究了中国文学？

教学那些科目的，各有各的师承，各有各的家法。说到经学，不管他们主张古文还是今文，总之把经学看成一种特

别的学问。《三百篇》算是一望而知的文学了，可是他们说《三百篇》是经学，治经学自有治经学的法度。说到考据跟小学，远一点，他们抬出乾嘉诸儒来，近一点就抬出章先生黄先生跟王先生。乾嘉诸儒以至章黄王三先生的劳绩，谁也不容菲薄，是当然的，可是他们做考据跟小学的工夫并不就是做中国文学的工夫，这一点却往往忽略了。说到文学批评，他们一致推举《文心雕龙》，带着骄傲的颜色提起这部宝典。除了标明“文学批评”的课程采用它以外，专籍选读也选到它，大一国文也选到它。既然刘彦和的理论无可移易，研读它自然只须做些疏解阐明的工夫罢了。于是写黑板，付油印，《文心雕龙》的笔记札记越来越多，使学生应接不暇。

不知道您有没有与我同样的感想，我觉得在中文系里，教经籍的巴望学生成为经学家，教考据的巴望学生成为考据家，教小学的巴望学生成为小学家，偏偏忘了学生学习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文学。捧住《文心雕龙》的似乎不忽略中国文学了，可是认《文心雕龙》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未免缺少了开拓新天地的勇气，中国文学这样搞下去，恐怕只有日渐趋向萎缩的路子。

我也不敢武断地说，经籍跟考据跟小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学习研究全没有关系，可以不必去搞。我只想说，必须把主从关系先搞清楚。既然中国文学是主，搞这些东西就不必走经学家考据家小学家的路，学生知道了那些东西的最近的比较正确的结论，也就够了。我也不敢武断地说，中文系可以不要《文心雕龙》。我只想说，《文心雕龙》到底是刘彦和那时代的东西，在他以后，咱们中国人又想了许多心思，写了许多

文学，所以不宜把《文心雕龙》作为唯一的规范。

再说要搞清楚主从关系，就得把国学国故那些含胡概念完全丢开，中国文学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哪些专书哪些篇章是主要的中国文学，该归必读之列，哪些专书哪些篇章是次要的，该归参看之列，又按照四年的时间分配，宁可精而少，使学生担负得起。这样的定出课程来，或许可以收些实效。若照如今模样，教师的意思是最好《三礼》、《三传》、《尔雅》、《说文》，以至《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九通》、《正续经解》等等，学生都读个遍。学生听见那些书籍的卷数就吓坏了，索性一本也不翻，于是教师叹息道，"你们不爱读书，教我有什么办法呢?"这个话一半是解嘲，一半是卸责，而中文系搞不出个名堂来依然如故。

中国文学，就材料而言，当然指中国以往的文学。所谓以往，有远有近，若说近的，只要在今天以前，都是以往。但是中文系所学习研究的，往往上自皇古，下迄明清，民国以来的东西不谈。有少数中文系开了"新文学研究"的课程，就成为嘲讽的资料，好像文学史到了明清可以永远绝笔了似的。依我想来，退一步说，断到明清也可以，就是专究某一时期也未始不可以，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必须随时警惕，是中国四十年代的人在学习研究中国以往的文学，不是中国以往的人在学习研究中国以往的文学。把这一点记住了，学习研究就不至于取抱残守阙的态度，虽然搞的是以往的文学，也可以发掘出一些新东西来。进一步说，咱们固然要知道以往，但是尤其要开创将来。中国文学以后的路子全靠咱们用自己的脚掌一步步地踏出来。怎么个踏法，须要大家来学习研究。如

今大学里多的是文学研究社文艺座谈会，都是学生自动的组织，他们热切地盼望开路有路。开几个正式的课程，满足他们的要求，不正是中文系应尽的责任吗?——在嘲讽“新文学研究”的环境里，我这话当然又是个嘲讽的资料，一笑。

依一般的看法，中文系只读中文好了。读外文不过应个景儿，符合功令。把工夫多花在外文上，实在没有意思。但是另外有人说，你守定中文搞中国文学，希望不落在抱残守阙的陷坑里，几乎不大可能。必须与他国的文学相提并论，才可以放宽眼界，触发心机，不同于以往的人搞中国文学。要接触他国的文学固然可以看译本，但是文学不比说明文字，能看原文尤其好，这就得通晓外文了。然而咱们知道，十个中文系的教师，反对学生读外文的至少有七个，鼓励学生读外文的不一定有一个，看见学生手里捧一本外文读本或是翻译作品，就情不自禁，露出吃醋的眼光来。这种见解，与主张中国自有特别国情的人是一脉相承的，以为中国文学自有特别情形，又高贵又堂皇，他国文学算得什么?阿Q精神是表现得很充分了，可惜脱不了个抱残守阙。

希望中文系搞好，先得整个教育改好，希望整个教育改好，还得靠其他广大的因素。这些且不谈。单就中文系本身而言，必待主持者把对象认清，把态度改正，不把知识向学生死灌，只是站在辅助的地位，引导学生往学习研究的路子走去，才有比较像个样儿的日子。可是如今尚非其时。您以为我的话太丧气了吗?

写信说不畅，哪天咱们会了面，再来细谈吧。

1945年6月10日发表

国文常识试题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的女儿去考某大学，碰到的国文常识题是“下列各篇系何人所作”，篇名是《一行传》，《两都赋》，《三年问》，《四愁诗》，顺次下去五六七八直到十，都排在篇名的第一字，那些篇名我现在记不起来了。

朋友的女儿一篇也回答不来，对于这个题目，她只能“不着一字”。与她同时应考的青年有几个回答得来，没有调查，当然没法知道。

先说这样的出题目，态度上大有可商。嵌字的体制，在诗文方面向来认为纤巧的玩意儿，有志概的作者是不屑做的。吟诗作文，原是胸中有所得，才提起笔来。现在先有若干要嵌入的字，然后就那些字找话来说，即使说得很像一番话，与“修辞立其诚”差得太远了，无论如何只能认它为游戏文字。至于游戏的事情，如聚饮的时候行酒令，或者几个人在一起无聊消遣，也往往想起嵌字格。譬如，各人说出一个剧名来，第一个字须是数目字，而且顺着次序：于是《一捧雪》，《二进宫》，《三叉口》，《四进士》，《五雷阵》……大家哈哈一笑，觉得非常好玩。除了好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意义。这本来是游戏的事情，自然无可非议。但是考试并不是游戏的事情，为什么某大学的国文常识题竟与酒令相仿佛呢？以考试为游

戏，至少表现了教育者不庄重不严肃的态度。

其次说到国文常识。揣测那发问者的意思，大概不外两层：一层是你们有没有读过那些篇章，又一层是你们有没有听见过那些篇章的名儿，顺便记住那些篇章的作者的名儿。就第一层说，高中毕业生对于那些篇章多半不会读过。现在通行的任何种高中国文教本中决没有《两都赋》与《三年问》。自选教材的教师无论如何酷爱词章，笃好经学，也决不会选用《两都赋》与《三年问》。不选用那些篇章是应该的，理由很简单，因为那些篇章不适宜于高中学生，不是高中学生学习国文所需。那么，在大学入学考试的时候问："你们有没有读过那些篇章？"不是不明白高中国文教学的实际情形，就是故意与应试者为难，要他们目瞪口呆，完全答不上来——"二者必居一于此矣"。再就第二层说，记记篇章的名儿，记记作者的名儿，那是连"记问之学"也说不上的，也可以称为"常识"吗？把这些认为常识，出题目的人对于常识的观念怎样鄙陋，可以知道了。把这些不足为常识的"常识"测验应试者，应试者的真常识必然测验不出来，也可以知道了。

1947年10月1日发表

答学习国文该读些什么书

常常接到读者们来信问起：学习国文该读些什么书？我们很感惭愧，对于这个问题，总不能作一番令人满意的答覆。我们只能说，就最广的方面而言，凡是用中国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篇，都可以用来学习国文。可是我们不能就最狭的方面而言，指出什么什么书特别适于学习国文。专供学习国文用的书是没有的，除了国文教科书。而来信询问的人大多已经读过教科书，显然想在教科书以外再读些专用书，可惜那是没有的。

恐怕来信询问的人对于所谓学习国文只存个含糊的观念，他们笼统地觉得自己的国文程度不怎么好，又笼统地认为只要读一些专用书就会有进境，于是写信来问我们了。现在我们要请他们想一想清楚，究竟为了什么要加紧学习国文。为了不大熟习我国语言文字的习惯法则吗？为了不很能够运用语言文字发表自己的意思情感吗？为了不很能够看懂各种各样的书籍报志吗？为了想写一些所谓文艺作品可是写来写去总不像个样儿吗？我们想除了以上几层，大概不再有加紧学习国文的需要了。

请先从看懂各种各样的书籍报志说起。没有一个人能够看懂所有的书籍报志的（单就用我国文字书写的而言）。各种

各样的书籍报志的内容不同，用语和讲述的方式各异，一个人熟习了这些部分，未必能同样地熟习那些部分。譬如看杂志，对于普通杂志能够一目了然，对于专门研究经济的杂志也许就不甚了了。又如看史书，对于人物的传记能够通体理会，对于历律的书志也许就完全不晓。而且文字有古今的分别。在古代文字这个名称之下，包含的文字体式实在说不清有多少种。一个人怎么能完全通晓古今各种体式的文字？所以就一般人说，只能悬这么一个目标：能看懂普通的书籍报志也就够了。这里所谓普通，也只是个不很明确的形容词，大概常见的习用的一些书籍报志，就叫它作普通的。一般国文教科书就根据这种见地编成的。教科书从普通的书籍报志选取样品，供学习的人阅读，其意以为你看得懂这些样品，也就看得懂这些样品所从取材的那些书籍报志了。不过教科书篇幅有限，虽说只收些普通的书籍报志的样品，到底缺漏还多。你要扩充范围，弥补缺漏，就得在教科书以外，直接阅读书籍报志。单就普通的而论，那范围也是无限制的，那缺漏也是补不完的，所以自好的人愿意经常阅读，从幼年直到老年。再就看懂两字而言，也有程度的差别，仅仅明晓字面，不能说他不懂，但是咀嚼得透，把内含的意味一一体会出来，那就懂得更多。世间不少谈读书方法的文篇与书籍，不能说全无用处，不过最重要的还在读书的人自己多读。读书是属于能力方面的事，凡能力必须继续不断地磨练，才会越来越精强。在读得不多的时候，也许只能达到明晓字面的境界，后来读得多了，熟能生巧，竟能作极深切的体会：这样的例子是常见的。综合以上两层，阅读范围的扩充，阅读能力的加强，都

可以称为国文程度有进境。这种进境并不是读了什么专用书得来的，却在乎多读那些普通的书籍报志。

其次说运用语言文字发表自己的意思情感。胸中仿佛有些东西，可是表达不出来，就认为这是国文程度不好之故：这样想的人恐怕很多。我们以为有意思表达不出来固然也可以说他的国文程度不好，但是说他想心思的程度不好尤为确切，想心思就是心中说话，想得清清楚楚就是说得清清楚楚，不应该不能用文字表达出来（文盲当然不能）。那些表达不出来的意思大概是没有想清楚的，朦胧之中以为自己有个意思在，实则那个意思并未具体形成，怎么表达得出来？一个人假如经常这样不清不楚地想心思，他吃的亏倒不在国文程度不好上，而在处理自己的生活不得要领上。提高想心思的程度得从改变想心思的习惯入手。任何意思不让它朦朦胧胧而止，必须想得清清楚楚（也就是在心中说得清清楚楚）方罢休。经过一段刻意修练的时期之后，表达不出来的苦闷即使不能全部解除，必将减轻不少。读书也有用处，书是人家所想的心思，揣摩人家怎么想心思，对于自家想心思当然多少有帮助。不过人家想心思以人家的生活作背景，自家想心思也该以自家的生活作背景，如果一味依傍人家，或许会丧失了自我。所以就提高想心思的程度而言，读书是一种办法，可不是顶好的办法，顶好的办法还是就事想事，生活中需要什么想什么，一定要想得完密明确，不容它含胡将就。完密明确的意思必然表达得出，因为心中的一番话已经说清楚，把它化为纸面的文字只是一种记录的工作罢了。表达得出就是国文程度好，可是达到这个好并不全靠读书，如前面所说。

又其次说熟习我国语言文字的习惯法则，这是不成什么大问题的。我们幼年不会听话，不会说话，后来渐渐会听会说了，就因为熟习了语言的习惯法则之故。欲求熟习得更广更精，唯有多听、多读、多应用而已。除了对于语文研究有特别兴味的而外，似可不必再作旁的工夫。

末了说写文艺作品。文艺作品不是一种奇奇怪怪的特殊东西。文艺作品中装载的也是人们的意思情感，不过那本质比一般的意思情感来得精妙，表达的方式又恰如其分，刚刚把那本质传出，可以使人家心领神会：这就给它取个名称叫做文艺，以便与一般普通文字有个分别。意思情感要精妙，表达方式要适宜，是硬做不来的，执着笔杆只管写，捧着书本只管揣摩，未必全无用处，可也不见得十分有用处。原来意思情感与表达方式都从一个人的整个生活而来，必须整个生活产生得出精妙的意思情感与适宜的表达方式，才有写出像样的文艺作品的希望。

平时写信答覆写不详细，这回总答覆写得多些，但是仍嫌抽象，恐怕对于投书的人没有多大帮助，惭愧得很。

1948年3月1日发表

原题《答来问——关于“学习国文应该读些什么书”的问题》

中学国文学习法

认定目标

学习国文该认定两个目标：培养阅读能力，培养写作能力。培养能力的事必须继续不断地做去，又必须随时改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才会成功。所以学习国文必须多多阅读，多多写作，并且随时要求阅读得精审，写作得适当。

在课内，阅读的是国文教本。那用意是让学生在阅读教本的当儿，培养阅读能力。凭了这一份能力，应该再阅读其他的书，以及报纸杂志等等。这才可以使阅读能力越来越强。并且，要阅读什么就能阅读什么，才是真正的受用。

在课内，写作的是老师命题作文。那用意是让学生在按题作文的当儿，培养写作能力。凭了这一份能力，应该随时动笔，写日记，写信，写笔记，写自己的种种想要写的。这才可以使写作能力越来越强。并且，要写作什么就能写作什么，才是真正的受用。

就一个高中毕业生说，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应该达到如下的程度：

阅读方面——(一)能读日报和各种并非专门性质的杂志；(二)能看适于中学程度的各科参考书；(三)能读国人创

作的以及翻译过来的各体文艺作品的一部分；（四）能读如教本里所选的欧阳修、苏轼、归有光等人所作散文那样的文言；（五）能适应需要，自己查看如《论语》、《孟子》、《史记》、《通鉴》一类的书；（六）能查看《国语辞典》、《辞源》、《辞海》一类的工具书。这里所说的“能”表示了解得到家，体会得透彻，至少要不发生错误。眼睛在纸面上跑一回马，心里不起什么作用，那是算不得“能”的。

写作方面——（一）能作十分钟的演说；（二）能写合情合理合式的书信；（三）能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记下来；（四）能写类似现社会中通用的文言信那样的文言。这里所说的“能”指表达得正确明白而言，至少也得没有语法上论理上的错误。就演说和书信说，还得没有礼貌上的错误。为什么把演说也列在写作方面？因为演说和写作是同一源头的两条水流，演说是用口的写作，写作是用笔的演说。

以上虽只是个人的意见，我自以为很切实际，一个高中毕业生能够如此，国文程度也就可以了，自己也很够受用了。至于阅读不急需的古书如《尚书》、《左传》、《老子》、《庄子》，写作不切用的体裁如骈文古文旧体诗，各人有各人的自由，旁人自然不便说他不对。可是就时代观点和教育立场说，这些都是不必教中学生操心思花工夫的。还有文艺创作，能够着手固然好，不能够也无须强求，因为这件事不是人人都近情的。

靠自己的力阅读

阅读要多靠自己的力，自己能办到几分务必办到几分；不

可专等老师给讲解，也不可专等老师抄给字典辞典上的解释以及参考书上的文句。直到自己实在没法解决，才去请教老师或其他的人。因为阅读是自己的事，像这样专靠自己的力才能养成好习惯，培养真能力。再说，我们总有离开可以请教的人的时候，这时候阅读些什么，非专靠自己的力不可。

要靠自己的力阅读，不能不有所准备。特别划一段时期特别定一个课程来准备，不但不经济，而且很无聊。也只须随时多用些心，不肯马虎，那就是为将来作了准备。譬如查字典，如果为了作准备，专看字典，从第一页开头，一页一页顺次看下去，这决非办法。只须在需要查某一字的时候看得仔细，记得清楚，以后遇到这个字就是熟朋友了，这就是作了准备。不但查字典如此，其他都如此。

应作的准备大概有以下几项：

(一)留心听人家的话。写在书上是文字，说在口里就是话。听话也是阅读，不过读的是"声音的书"。能够随时留心听话，对于阅读能力的长进大有帮助。听清楚，不误会，固然第一要紧；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以衡量，人家的话正确不正确，有没有罅漏，也是必要的事。不然只是被动地听，那是很有流弊的。至于人家用词的选择，语调的特点，表现方法的优劣，也须加以考虑。他有长处，好在哪里？他有短处，坏在哪里？这些都得解答，对于阅读极有用处。

(二)留心查字典。一个字往往有几个意义，有些字还有几个读音。翻开字典一看，随便取一个读音一个意义就算解决，那实在是没有学会查字典。必须就读物里那个字的上下文通看，再把字典里那个字的释文来对勘，然后确定那个字

何音何义。这是第一步。其次，字典里往往有些例句，自己也可以找一些用着那个字的例句，许多例句聚在一块儿，那个字的用法（就是通行这么用）以及限制（就是不通行那么用）可以看出来了。如果能找近似而不一样的字两相比较，辨明彼此的区别在哪里，应用上有什么不同，那自然更好了。

（三）留心查辞典。一个辞也往往有几个意义，认真查辞典，该与前一节说的一样。那个辞若是有关历史的，最好根据自己的历史知识，把那个时代的事迹想一回。那个辞若是个地名，最好把地图翻开来辨认一下。那个辞若是涉及生物理化等科的，最好把自己的生物理化的知识温习一遍，辞典里说的或许很简略，就查各科的书把它考究个明白。那个辞若是来自某书某文的典故或是有关某时某人的成语，如果方便，最好把某书某文以及记载某时某人的话的原书找来看看。那个辞若是一种制度的名称，一个专用在某种场合的术语，辞典里说的或许很简略，如果方便，最好找些相当的书来考究个详细。以上说的无非要真个弄明白，不容含胡了事。而且，这样将辞典作钥匙，随时翻检，阅读的范围就扩大了，阅读参考书的习惯也可以养成了。

（四）留心看参考书。参考书范围很广，性质不一，未可一概而论。可是也有可以说的。一种参考书未必需要全部看完，但是既然与它接触了，它的体例总得弄清楚。目录该通体一看，书上的序文，人家批评这书的文章，也该阅读。这样，多接触一种参考书就如多结识一个朋友，以后需要的时候，还可以向他讨教，与他商量。还有，参考书未必全由自己购备，往往要往图书馆借看。那么，图书分类法是必要的

知识。某个图书馆用的什么分类法，其中卡片怎样安排，某一种书该在哪一类里找，必须认清搞熟，检查起来才方便。此外如各家书店的特点以及它们的目录，如果认得清，取得到，对于搜求参考书也有不少便利。

以上说的准备也可以换成“积蓄”两个字。积蓄得越多，阅读能力越强。阅读不仅是中学生的事，出了学校仍需要阅读。人生一辈子阅读，其实是一辈子在积蓄中，同时一辈子在长进中。

阅读举要

如果经常作前面说的那些准备，阅读就不是什么难事。阅读时候的心情也得自己调摄，务需起劲，愉快。认为阅读好像还债务，那一定读不好。要保持着这么一种心情，好像腹中有些饥饿的人面对着甘美膳食的时候似的，才会有好成绩。

阅读总得“读”。出声念诵固然是读，不出声默诵也是读，乃至口腔喉舌绝不运动，只用眼睛在纸面上巡行，如古人所谓“目治”，也是读。无论怎样读，起初该用论理的读法，把文句中一个个词切断，读出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来。又按各句各节的意义，读出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来。这样读了，就好比听作者当面说一番话，大体总能听明白。最忌的是不能分解，不问关系，胡里胡涂读下去——这样读三五遍，也许还是一片朦胧。

读过一节停一停，回转去想一下这一节说的什么，这是

个好办法。读过两节三节，又把两节三节连起来回想一下。这个办法可以使自己经常清楚，并且容易记住。

回想的时候，最好自己多多设问。文中讲的若是道理，问问是怎样的道理？用什么方法论证这个道理？文中讲的若是人物，问问是怎样的人物？用怎样的笔墨表现这个人物？有些国文读本在课文后面提出这一类的问题，就是帮助读者回想的。一般的书籍报刊当然没有这一类的问题，唯有读者自己来提出。

读一遍未必够，而且大多是不够的，于是读第二遍第三遍。读过几遍之后，若还有若干地方不明白不了解，就得做翻查参考的工夫。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关于翻查字典辞典，以及阅读参考书，这儿不再重复。

总之，阅读以了解所读的文篇书籍为起码标准。所谓了解，就是明白作者的意思情感，不误会，不缺漏，作者表达些什么，就完全领会他那什么。必须做到这一步，才可以进一步加以批评，说他说得对不对，合情理不合情理，值不值得同情或接受。

在阅读的时候，标记全篇或者全书的主要部分，有力部分，表现最好的部分，这可以帮助了解，值得采用。标记或画铅笔线，或做别种符号，都一样。随后依据这些符号，可以总结全部的要旨，可以认清全部的警句，可以辨明值得反复玩味的部分。

说理的文章大概只需论理地读，叙事叙情的文章最好还要“美读”。所谓美读，就是把作者的情感在读的时候传达出来。这无非如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设身处地，激昂处还

他个激昂，委宛处还他个委宛，诸如此类。美读的方法，所读的若是白话文，就如戏剧演员读台词那个样子。所读的若是文言，就用各地读文言的传统读法，务期尽情发挥作者当时的情感。美读得其法，不但了解作者说些什么，而且与作者的心灵相感通了，无论兴味方面或受用方面都有莫大的收获。

读要不要读熟？这看自己的兴趣和读物的种类而定。心爱某篇文字，自然乐于读熟。对于某书中的某几段文字感觉兴趣，也不妨读熟。读熟了，不待翻书也可以随时温习，得到新的领会，这是很大的乐趣。

学习文言，必须熟读若干篇。勉强记住不算熟，要能自然成诵才行。因为文言是另一种语言，不是现代口头运用的语言，文言的法则固然可以从分析比较而理解，可是要养成熟极如流的看文言的习惯，非先熟读若干篇文言不可。

阅读当然越快越好，可以经济时间，但是得以了解为先决条件。胡里胡涂读得快，不如通体了解而读得慢。练习的步骤该是先求其无不了解，然后求其尽量地快。出声读须运动口腔喉舌，总比默读仅用"目治"来得慢些。为阅读多数书籍报刊的便利起见，该多多练习"目治"。

阅读之后该是作笔记了，如果需要记什么的话。关于作笔记，在后面谈写作的时候说。

最要紧的，阅读不是没事做闲消遣，无非要从他人的经验中取其正确无误的，于我有用的，借以扩充我的知识，加多我的经验，增强我的能力。就是读文艺作品如诗歌小说等，也不是没事做闲消遣。好的文艺作品中总含有一种人生见解

和社会观察，这对于我的立身处世都有极大的关系。

写作须知

写作必须把它看成一件寻常事，好比说话一样。但是又必须把它看成一件认真事，好比说话一样。

写作决不是无中生有。必须有了意思才动手写作，有了需要才动手写作。没意思，没需要，硬找些话写出来，这会养成不良的写作习惯，而且影响到思想方面。

写作和说话虽说同样是发表，可也有不同处。写作一定有个中心，写一张最简单的便条，写一篇千万字的论文，同样的有个中心，不像随便谈话那样可以东拉西扯，前后无照应。写作又得比说话正确些，齐整些，干净些。说话固然也不宜错误拖沓，可是听的人就在对面，不明白可以当面问，不心服可以当面驳，嫌罗嗦也可以说别太罗嗦了。写了下来，看的人可不在对面，如果其中有不周到不妥贴处，就将使他人不明白，不心服，不愉快，岂不违反了写作的本意？所以写作得比说话正确些，齐整些，干净些。

写作的中心问自己就知道。写一张便条，只要问为什么写这张便条，那答案就是中心，写一篇论文，只要问我的主要意思是什么，那答案就是中心。

所有材料（就是要说的事物或意思）该向中心集中，用得着的毫无遗漏，用不着的淘汰净尽。当然，用得着用不着只能以自己的知识能力为标准。按标准把材料审查一下总比不审查好，不审查往往会发生遗漏了什么或多馀了什么的毛病。

还有一点，写作不仅是拿起笔来写在纸上那一段时间内的事情。如前面所说，意思的发生，需要的提出，都在动笔之前。认定中心，审查材料，也在动笔之前。提起笔来写在纸上，不过完成这工作的一段步骤罢了。有些人认为写作的工作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才开始，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如此，写作就成为一种无需要，无目的，可做可不做的事了。

写作完毕之后，或需修改，或不需修改。不改，是自以为一切都写对了，没有什么遗憾了。至于修改，通常说由于自己觉得文字不好。说得确切一点，该是由于自己觉得还没有写透那意思，适合那需要。于是再来想一通，把材料增减一些，调动一些，把语句增减一些，变换一些，这就是修改。

练习写作，如果是课内作文，也得像前面所说的办。题目虽然是老师临时出的，可是学生写的意思要是平时有的，所需的材料又要是找得到的，不然就是无中生有的勾当了。（老师若出些超出学生能力范围的题目，学生只好交白卷，但是不必闹风潮。）练习是练习有意思有材料就写，而且写得像样，不是练习无中生有。

无论应用的或练习的写作，以写得像样为目标。记事物记清楚了，说道理说明白了；没有语法上的毛病了；没有论理上的毛病了；这就是像样。至于写得好，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经验积聚得多，情感蕴蓄得深，思想钻研得精，才可以写成好文章。换句话说，好文章是深度生活的产品，生活的深度不够，是勉强不来的。希求生活渐进于深度，虽也是人生当然之事，可是超出了国文学习的范围了。

要写得像样，除了审查材料以外，并得在语言文字上用心，这才可以表达出那选定的材料，不至于走样。所谓在语言文字上用心，实际也是极容易的事，试列举若干项。

（一）所用的词要熟习的，懂得他的意义和用法的。似懂非懂的词宁可不用，换一个熟习的来用。

（二）就一句句子说，那说法要通行的，也就是人家会这么说，常常这么说的。一句话固然可以有几样说法，作者有自由挑选那最相宜的使用，可是决不能独造一种教人家莫名其妙的说法。

（三）就一节一段说，前后要连贯，第二句接得上第一句，第三句接得上第二句。必须注意连词的运用，语气的承接，观点的转换不转换。一个“所以”一个“然而”都不可随便乱用。陈述，判断，反诘，疑问等的语气都不可有一点儿含胡。观点如须转换，不可不特别点明。

（四）如果用比喻，要问所用的比喻是否恰当明白。用不好的比喻还不如不用比喻。

（五）如果说些夸张话，要问那夸张话是否必要。不必要的夸张不只是语言文字上的毛病，也是思想上修养上的毛病。

（六）不要用一些套语滥调如“时代的巨轮”“紧张的心弦”之类。这些词语第一个人用来见得新鲜，大家都用就只有讨厌。

（七）运用成语以不改原样为原则，如“削足适履”不宜作“削足凑鞋”，“怒发冲冠”不宜作“怒发把帽子都顶起来了”。

（八）用标点符号必须要审慎。宜多用句号，把一句句话

交代清楚。宜少用感叹号，如“以为很好”“他怕极了”都不是感叹语气，用不着感叹号。用问号也得想一想。询问和反诘的语气才用问号，并不是含有疑问词的语句都要用问号。如“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我问他老张哪一天到的”都不是问句，用不着问号。

写作举要

练习写作，最好从记叙文入手。记叙文的材料是现成的，作者只须加上安排取舍的工夫，容易着手。

议论文也不是不必练习，但是所说的道理或意见必须明白透澈，最忌把不甚了了的道理或意见乱说一阵。因此，练习议论文该从切近自身的话题入手，如学习心得和见闻随感之类。

应用文如书信，如读书报告，往往兼包记叙和议论。写作这类东西，一方面固然应用，一方面也是练习。所以也得认真地写，多一回认真的练习，就多一分长进。

以下略说写作各类东西的大要。

（一）记物的文字须把那东西的要点记明。譬如记一幅图画，画的什么就是要点，必须记明。也许画面上东西很多，而以某一件东西为主，这某一件东西必须说明。

（二）叙事的文字须把那事件的始末和经过叙明。譬如叙一个文艺晚会，晚会的用意和开会的过程必须叙明。也许会中节目很多，几个重要的节目必须详叙，其馀节目只说几句简单的话带过。

（三）书信须把自己要向对方说的话说清楚。不清楚，失了写信的作用，重复罗嗦，容易混淆对方的心思，都不能算写得适当。书信又须注意程式。程式不是客套，程式之中实在包含着情分和礼貌。不注意程式，在情分上礼貌上若有欠缺，就将使对方不快，这也违反写信的初意。

（四）日记最好能够天天写，对修养有好处，对写作也有好处。刻板式的日记比较没有意义。一天里头总有些比较新鲜的知识见闻和想头，就把那些记下来。

（五）读书笔记不只是把老师写在黑板上的注解表格等等抄上去，也不只是把一些书本上的美妙紧要的文句抄上去。除了这些，还有应该记的，如：翻了几种书，就可以把参照比较的结果记录下来。读了一篇文章一部书，自己有些想头，或属怀疑，或属阐发，或属欣赏，都可以记录下来。

（六）给壁报揭载的或投寄报纸杂志的文章与其他文章一样，也应该以写自己熟知的了解的东西为主。可是有点不同，这类文章是特地写给他人看的，写的时候，心目中就须顾到读者。既然顾到读者，人人知道的事物和道理就不必写。至于自己还没有弄清楚的大问题大道理，那非但不必写，简直不容写，写出来就是欺人，欺人是最要不得的。

写　字

末了儿还得说一说写字。一般人只须讲求实用的写字，不必以练成书家为目标。实用的写字，除了首先求其正确之外，还须求其清楚匀整，放在眼前觉得舒服，至少也须不觉得难看。

临碑帖，一般人没有这么多闲工夫。只须逢写字不马虎，就是练习。写字是手的技能，随时留意，自然会做到心手相应的地步。

目前写字的工具不只毛笔，钢笔铅笔也常用，也许用得更多。无论用什么笔写，全都得不马虎，才可以养成好习惯。

就字体而论，一般人只须注意真书行书两种。行书写起来比真书快，所以应用更广。行书是真书的简化，基本还是真书。真书写得像样，行书就不会太差。

真书求其清楚匀整，大略有如下几点可以说的：

（一）笔笔交代清楚，横是横，撇是撇，一点不含胡。

（二）横平竖直，不要歪斜，这就端正了。

（三）就一个字而言，各笔的距离务须匀称，不太宽也不太挤。这须相度各个字的形状。偏旁占一半还是三分之一，头和底各占几分之几，中心又是哪一笔，相度清楚，然后照此落笔。距离匀称，不宽不挤，看在眼里就舒服。

（四）就一行的字而言，须求其上下连贯，无形中好像有一条直线穿着似的。还须认定各个字的中线，把中线放在一直线上。中线或是一竖，如“中”字“草”字，或是虚处，如“非”字“井”字，很容易辨明。

（五）就若干行的字而言，须求两行之间有一条空隙。次行的字的笔画触着前行的字的笔画固然不好看，就是几乎要触着也不好看。

（六）写一长篇的字须要前后如一。如果开头端端整整，到后来潦潦草草，这就通篇不一致，说不上匀整了。

如果有工夫练习实用的写字，可以按字的形体分类练习，如挑选若干木旁字来写，又挑选若干雨头字来写。木旁雨头的字是比较容易的。比较烦难的尤宜如此，如心底的字，从辶的字。手写之外，宜乎多看，看人家怎样把这些字写得合适。看与写并行，心与手并用，自然会逐渐有进步。

原题《中学各科学习法·国文》

1948年7月发表

养成两种好习惯

——《学习国文的新路》序

国文这门学科与其他学科不一样。其他学科都有特殊的材料，譬如，数学的材料是各种算法，历史的材料是以往人类活动的种种事迹，化学的材料是各种元素分析化合的种种关系。国文的特殊的材料是什么呢？很难回答。

就最广泛的方面说，凡是用我国文字写成的东西都是国文的材料，刻在龟甲牛骨上的殷虚文字是，《五经》与诸子的书是，历代的正史稗史是，所有的文集与笔记是，诗词歌赋是，唱本宝卷是，现代的新文艺作品也是。

就最狭窄的方面说，只有语文法的研究，写作技术的研究，修辞的研究才是国文的材料。读无论什么书籍文篇，都只作为着手研究的凭借，目的在从其中研究出一些法则来。因为研究不能凭空着手，必须有所凭借，譬如，研究化学必须凭借物质，离开物质就无从研究化学。

可是，如今各级学校里所谓国文以及一班从业青年口头嚷着的"学习国文"的国文没有那么广泛，也不能那么狭窄。理由很显然的。把从古到今所有用我国文字写成的东西一齐拿来阅读，加上研究的功夫，事实上没有这种必要，而且谁也

办不到。至于语文法的研究，写作技术的研究，修辞的研究，那是少数人的专门之业，普通人各有负责做的喜欢做的事情要做，不能抛开了倒去做这些。

普通人在国文方面，大概只巴望养成两种好习惯——吸收的好习惯与发表的好习惯。

吸收与发表并不是生活上的点缀，却是实实在在的必需。人既然生活在社会里，社会里既然有这么一种文字，作为交换经验思想情感的工具，若不能"凭"文字吸收人家的经验思想情感，"用"文字发表自己的经验思想情感，吃亏之大是不必细说的。这吃亏而且不限于个人，因为社会仿佛一个有机体，一个人有了什么缺陷，牵连开来，往往会影响全社会。所以许多人意想中的理想社会，条件各各不同，却有一个条件几乎是共通的，就是：必须根绝文盲。全社会里没有一个文盲，就是人人能凭文字吸收人家的经验思想情感，人人能用文字发表自己的经验思想情感，人与人的交互影响更见密切，种种方面自然更易进展。

上面所说的"凭文字吸收"与"用文字发表"都是随时需用的事，也就是一辈子需用的事。大凡一辈子需用的事最需养成好习惯。在习惯没有养成之前，取个正当适宜的开端，集中心力，勉强而行之。渐渐的不大觉着勉强了，渐渐的习惯成自然，可以行所无事了。这就是好习惯已经养成，足够一辈子的受用。如果开端不怎么正当适宜，到后来就成了坏习惯。坏习惯染在身上，自己不觉察，永远的吃亏下去，自己觉察了，改掉他得费很大的劲儿，而且不一定完全改得掉。所以学习国文不能不取个正当适宜的开端，务求把吸收与发

表的好习惯养成。

养成好习惯必须实践。换一句话说，那不仅是知识方面的事，心里知道该怎样怎样，未必就能养成好习惯，必须怎样怎样做去，才可以养成好习惯。向人家打听，听听人家的意见，当然是有益的，但是吸收的好习惯还得在继续不断的阅读中养成，发表的好习惯还得在继续不断的写作中养成。废书不观，搁笔不写，尽在那里问什么阅读方法写作方法，以为一朝听到了方法，事情就解决了，好习惯就养成了，那是决无之理。

起孟、翔勋两位先生的这一本书曾经在《中学生》上分期登载过，对于学习国文，我认为他们说的是个正当适宜的开端。末了一篇叫做《从全面生活学习》，这个题目揭出了全书的宗旨。学习国文不是为了博得"读书"的美名，学习国文不是为了做个"能文之士"。为了生活，为了要求生活的充实，不能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着手学习。可惜抱这样见解的国文老师不怎么多，不然，大家依据这样见解指导他们的学生，我国的国文教学可以改观了。对于看了这本书的，我还想提醒一句：必须把两位先生说的一一实践，才可以养成吸收与发表的好习惯。

题目是至善拟的

1947年11月5日

朱佩弦先生

《中学生》的一位老朋友，也是读者们熟悉的一位老朋友，朱佩弦(自清)先生，于八月十二日去世了。认识他的人都很感伤，不认识他可是读过他的文字，或者仅仅读过他那篇《背影》的人也必然感到惋惜。现在我们来谈谈朱先生。

他是国立清华大学的教授，任职已经二十多年。以前在浙江省好几个中学当教师，也在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教过书。他毕了北京大学的业就当教师，一直没有间断。担任的功课是国文和本国文学。他的病拖了十五年左右。工作繁忙，处事又认真，经济也不宽裕，又遇到八年的抗战，不能好好地治疗，休养。早经医生诊断，他的病是十二指肠溃疡，应当开割。但是也有医生说可以不开割的，他就只服用些药品了事。本年八月六日病又大发，痛不可当，才往北大医院开割。大概是身体大亏了，几次消息传来，都说还在危险期中。延了六天，就去世了。他今年五十一岁。

他是个尽职的胜任的国文教师和文学教师。教师有所谓“预备”的工夫，他是一向做这个工夫的。不论教材的难易深浅，授课以前总要剖析揣摩，把必须给学生解释或提示的记下来。一课完毕，往往满头是汗，连擦不止。看他神色，如果表现舒适愉快，这一课是教得满意了，如果有点儿紧张，眉

头皱起，就可以知道他这一课教得不怎么惬意。他教导学生取一种平凡不过也切实不过的见解：欣赏跟领受着根在了解跟分析，不了解，不分析，无所谓欣赏跟领受。了解跟分析的基础还在语言文字方面，因为我们跟作者接触凭借语言文字，而且单只凭借语言文字。一个字的含糊，一句话的不求甚解，全是了解跟分析的障碍。打通了语言文字，这才可以触及作者的心，知道他的心意中为什么起这么样的波澜，写成这么样的一篇文字或一本书。这时候，说欣赏也好，说领受也好，总之把作者的东西消化了，化为自己的血肉，生活上的补益品。他多年来在语文教学方面用力，实践而外，又写了不少文篇，主要的宗旨无非如此。我们想，这是值得青年朋友注意的。好文字好作品拿在手里，如果没有办法对付它，好只好在它那里，与我全不相干。意识跟观点等等固然重要，可是不通过语言文字的关，就没法彻底了解彻底分析意识跟观点等等。不要以为语言文字只是枝节，要知道离开了这些枝节就没有另外的大本。

他是个不断求知不惮请教的人。到一处地方，无论风俗人情，事态物理，都像孔子入了太庙似的"每事问"，有时使旁边的人觉得他问得有点儿土气，不漂亮。其实这样想的人才是"故步自封"。不明白，不懂得，心里可真愿意明白，懂得，请教人家又有什么难为情的？在文学研究方面，这种精神使他经常接触书刊论文，经常阅读新出的作品，不但理解它们，而且与它们同其呼吸。依一般见解说，身为大学教授，自己自然有已经形成的一套，就把这一套传授给弟子，那是分内的事儿。也很有些教授在这么做，大家也觉得他们是行

所当然。可是朱先生不然，他教育青年们，也随时受青年们的教育。单就他对于新诗的见解而论，他历年来关心新诗的发展，认明新诗今后的方向，是受着一班青年诗人的教育的，他的一些论诗的文字就是证据。但是，同样在大学里当教授的，以及在中学里当教师的，以及非教师的知识分子，很有说新诗是"什么东西"的，简直认为胡闹。若不是朱先生的识力太幼稚短浅，就该是那些人太不理会时代的脉搏了。

他待人接物极诚恳，和他做朋友的没有不爱他，分别时深切地相思，会面时亲密地晤叙，不必细说。他在中学任教的时候就和学生亲近，并不是为了什么作用去拉拢学生，是他的教学和态度使学生自然乐意亲近他，一块儿谈话和玩儿是常事。这也很寻常，所谓教育原不限于教几本书讲几篇文章。不知道怎么，我国的教育偏有些别扭，教师跟学生俨然像压迫者跟被压迫者，这才见得亲近学生的教师有点儿稀罕，说他好的认为难能可贵，说他坏的就不免说也许别有用心了。他在大学里也还是如此，学生是朋友，他哪里肯疏远朋友呢？可是他决不是到处随和的好好先生，他督责功课是严的，没有理由的要求是不答应的，我们想，当过他的学生的都可以证明这个话。学生对于好好先生当然不至于有什么恶感，可也不会有太多的好感，尤其不会由敬而生爱。像朱先生那样的教师，实践了古人所说的"教学相长"，有亲切的友谊，又有强固的责任感，那才自然而然成为学生敬爱的对象。据报纸所载的北平电讯说，他入殓的当儿，在场的学生都哭了。哭当然由于哀伤，而在送死的时候这么哀伤，不是由于平日的敬爱已深吗？

他作文，作诗，编书，都极为用心，下笔不怎么快，有点儿矜持。非自以为心安的意见决不乱写，不惮烦劳地翻检有关的材料。文稿发了出去，发见有些小节要改动，乃至一个字的不安，宁肯特写一封信去，把它改了过来才满意。他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有点儿做作，太过于注重修辞，见得不怎么自然。到了写《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的时候就不然了，全写口语，从口语中提取有效的表现方式，虽然有时候还带一些文言成分，但是念起来上口，有现代口语的韵味，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口里的话，不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当世作者的白话文字，多数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面貌像说话，可是决没有一个人的口里真会说那样的话。又有些全从文言而来，把"之乎者也"换成"的了吗呢"，那格调跟腔拍却是文言。照我们想，现代语跟文言是两回事儿，不写口语便罢，要写口语就得写真正的口语。自然，口语还得问什么人的口语，各种人的生活经验不同，口语也就两样。朱先生写的只是知识分子的口语，念给劳苦大众听未必了然。但是，像朱先生那样切于求知，乐意接近他人，对于语言又有敏锐的感觉，他如果生活在劳苦大众中间，我们料想他必然也能写劳苦大众的口语。话不要说远了。近年来他的文字越见得周密妥贴，可是平淡质朴，读下去真个像跟他对面坐着，听他亲亲切切的谈话。现在大学里如果开本国文学的课程，或者有人编现代本国文学史，论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他早年作新诗不少，后来不大作了，可是一直关心着新诗，时常写关于新诗的文字，那些文字也是研究现代本国文学的重要材

料。他也作旧体诗，只写给朋友们看看，发表的很少。旧体诗的形式限定了它的内容，一作旧体诗，思想情感就不免跟古人接近，跟现代人远离。作旧体诗自己消遣，原也没有什么，发表给大家看，那就不足为训了。

他的著作出版的记在这里。散文有《踪迹》的第二辑（亚东版，第一辑是新诗），《背影》，《欧游杂记》，《伦敦杂记》（开明版），《你我》（商务版）五种。新诗除了《踪迹》的第一辑之外，又有《雪朝》里的一辑（《雪朝》是八个人的诗集，每人一辑，商务版），文学论文集有《诗言志辨》（开明版），大旨是我国的文学批评开始于论诗，论诗的纲领是"诗教"跟"诗言志"，这一直影响着历代的文学批评，化为种种的意见跟理论。谈文学的散文有《标准与尺度》（文光版）跟《论雅俗共赏》（观察版）两种，都是近年来的作品。用他自已的话说，他"企图从现代的立场上来了解传统"，"所谓现代的立场，按我的了解，可以说就是'雅俗共赏'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论雅俗共赏》序文中的话）从这中间可以见出他日进不已的精神。又有《语文拾零》（名山版）一种。《新诗杂话》（作家版）专收论诗之作，谈新诗的倾向跟前途，也谈国外的诗。《经典常谈》（文光版）介绍我国四部的要籍，采用最新最可靠的结论，深入而浅出，对于古典教学极有用处。论国文教学的文字收入《国文教学》（开明版，与圣陶的同类文字合在一块儿）。又有《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偶》（商务版，与圣陶合作），这两本书的性质同于"教案"，希望同行举一而反三。他编的东西有《新文学大系》中的诗选一册（良友版）。去年的大工程是参与编辑《闻一多全集》（开明

版）。今年与吕叔湘先生和圣陶合编《开明高级国文读本》《开明文言读本》，预定各六册，只编到第二册的半中间，他就和他的同伙分手了。

看前面所开的，可知他毕生尽力的不出于国文跟文学，他在学校里教的也是这些个。“思不出其位”，一点一滴地做去，直到他倒下，从这里可以见到一个完美的人格。

1948年8月16日作

大学一年级国文的教学目标和学习方法

——《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序

这个选本的目录，原先由北京大学跟清华大学的国文系同人商定，后来加入了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同人，三方面会谈了几次，稍稍有些更动，成为现在的模样。一共三十二题。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列入目录，可没有把全文印在里面，因为这篇文章流传得很普遍，哪儿都可以找到。这是“现代文之部”，另外还要选编个“古典文之部”，跟这个本子相辅而行。

我们选材的标准不约而同。那些怀旧伤感的，玩物丧志的，叙述身边琐事的，表现个人主义的，以及传播封建法西斯毒素的违反时代精神的作品，一概不取。入选的作品须是提倡为群众服务的，表现群众的生活跟斗争的，充满着向上的精神的，洋溢着健康的情感的。我们注重在文章的思想内容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希望对于读者思想认识的提高有若干帮助。就文章的体裁门类说，论文、杂文、演说、报告、传叙、速写、小说，都选了几篇。这些门类是平常接触最繁的，所以我们提供了若干范例。

现在想向读者——大学一年级同学——说几句话。

我们曾经考虑过大学国文的目标：中学毕了业进了大学还要读国文，到底为什么？对于中学国文教学的现况跟成绩，我们也知道一些，可是同学们感受得深切，知道得更多。正好清华大学今年入学考试的几个国文题都涉及国文教学，从试卷里看来，大部分同学都说在中学里没有把国文学好，写作能力差，希望进了大学好好的学一学。说到原由，有的怪自己不肯认真，没有努力，有的怪教师教法不好，诱导无方。看看试卷的文字，写作能力差是真的。我们这就决定：大学国文的目标应当卑之无甚高论，就在乎提高同学们的写作能力。写作能力跟阅读能力有关联，阅读得其道，无论在思想吸收方面或者技术训练方面，都是写作上的极大帮助。现在说写作能力差，大概阅读能力也不见得没有问题吧。而且，即使不管写作，阅读能力也非常切要，吸收的途径虽然那么多，阅读到底是最宽广的一条。因此我们修改我们的决定：大学国文的目标就在乎提高同学们的阅读能力跟写作能力。

我们首先希望同学们记住事实，记住自己的阅读能力跟写作能力还差。这个差呀，倒不在乎考试考不好，分数得不多，重要的是自己生活上不够受用，不能够充量的吸收，适当的表达。为了受用，无论准备学文法的，学理工的，都得好好的把国文补修一下。至于怪自己，怪教师，甚至怪传统的教育精神以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教育措施，固然也是探究根原的时候应有的事儿，但是更重要的还在认清楚自己的欠缺在哪儿。仅仅怪这个怪那个没有用处，认清楚了欠缺所在，补修才有准确的方向。

其次，要知道所谓能力不是一会儿就能够从无到有的，看看小孩子养成走路跟说话的能力多麻烦。阅读跟写作不会比走路跟说话容易，一要得其道，二要经常的历练，历练到成了习惯，才算有了这种能力。说阅读跟写作的能力差，并不指没有阅读过，没有写作过，是指以往的阅读跟写作还不怎么得其道，因而经常的历练多半成了白费，不能够养成好习惯。现在要来补修，当然得竭力争取得其道，跟着还得经常的历练，才可以收到实际的效果。

又其次，要知道国文选本只是个凭借，争取得其道不能够空口说白话，有了凭借，历练才有着落。以往阅读是怎样的，大家自己有数，如果发觉其中有些不妥当处，现在阅读这个选本就改变个方法，新的历练从此开始。从此开始可不就此终止，除了这个选本，阅读其他的东西同样的改变个方法，这就逐渐的养成受用的好习惯，也就是阅读能力逐渐的在那里加强起来。不在读法方面多注点儿意，阅读十个选本也是徒然，不用说一个。对这个选本注了意，不能说为了它是选本才注意，应该认清阅读无论什么东西都得这样注意，要不就是草率从事，可能临了儿读了跟没有读一样。常言道"举一反三"，选本的阅读是举一，推到其他东西的阅读是反三，一贯的目的在养成阅读的好习惯，加强阅读能力，一辈子受用：这一点，希望同学们仔细体会，深切同意，并且认真实践。

同学们在中学的时候，国文课也许习惯了听教师的讲解，教师逐字逐句的讲下去，听完他一篇又是一篇。课外当然看些书报，也许习惯了粗枝大叶的看法，匆匆看过就放了手。情

形如果像这样，吃亏就在这上头。听教师逐字逐句的讲解是最省事可是最少效果的事儿。理由很简单，你不能够一辈子请教师给你逐字逐句的讲解。你上国文课，目的原在养成独立阅读的能力，专靠教师的讲解距离独立阅读可太远了。课外看些书报诚然是独立阅读，可是你又“不求甚解”，以致什么东西看过了又好像没有看过。现在要改善阅读习惯，加强阅读能力，不能不反其道而行之，尽量的做到独立阅读，独立阅读又尽量的求其不马虎。

怎样才是不马虎？不妨在这儿提出一句口号：了解第一。无论理性的文章或者感性的文章，你要接受它，信从它，欣赏它，感受它，辨正它，批评它，首先必须了解它，否则什么都会落空。了解作者写作的时代跟环境。就文章本身而言，了解文章里作者思想发展的途径最为切要。除了信笔乱写的东西，一篇文章总有个中心，一部书也有个中心，作者的思想怎样从开头逐步发展，环绕着那个中心，把那个中心雕啊刻的让读者能够认识，能够感到，这非了解不可。了解了这个，你才跟作者合得拢在一块儿，你才有接受它，信从它，欣赏它，感受它，辨正它，批评它的资格。要达到这样的了解，自然得用分析的工夫。哪一部分是主要的意旨，哪一部分只是疏解，阐明，描摹，衬托，这一些又各有什么样的作用，必得条分缕析的认清楚才成。同时对于一个语词一种句式也不容忽略，作者用的这一个语词这一种句式，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念跟情态，都要毫不含糊的咬个实。一个小节的欠缺了解会妨碍通体的彻底了解，认识全牛不能够放过皮毛、肢体、脏腑跟窾郤。熟极生巧的时候固然可以不费多大心思就达到

彻底了解，学习的时候可不应该过分珍惜你的心思。

在学校里修习又有一种好处，自己在课前准备是独立阅读，到上课时候又可以集体阅读。集体阅读如果采用讨论的方式，大家提出问题，彼此解答、辩论、纠正、补充，这就弥补了独立阅读的不足。讨论惯了的时候，眼力更敏锐了，心思更致密了，往后的独立阅读必然会更进一步。这当然不及坐在那里听教师逐字逐句讲解那么省事，可是兴趣好得多了，自己的受用多得多了，尤其重要的还在自己的受用多。要知道以往咱们学校里的各种功课，国文教学受的传统影响最深，书塾的一套方法传到学校的国文课，这是国文教学劳而少功的一个原因。现在要在国文教学收实效，要让同学们多多受用，必须摆脱传统影响，排除书塾的一套方法，由同学们独立阅读同时集体阅读。

再说写作。首先要理解的，是咱们生活上有写作的需要，所以要学习写作，认真写作。写作不是一件装饰品，借此夸奇逞强的。写作的需要大家都有，不必多说。有些人说没有什么可以写的，似乎他们没有需要，其实是他们不曾习惯，因而不能够自觉罢了。一般人感觉写作的困难在拿起笔来的时候，好像一堆乱丝摊在面前，理不出个头绪来，或者好像看见个朦胧的影子，定神看去可看不真切。这种情形通常总说是写作能力差，实际是思想过程还没有完成。写一篇文章或者一部书，像说一番话或者作几次连续的演说一个样，是一连串的思想过程。事前想熟了，想通了，那条途径了然胸中，拿起笔来就可以毫不迟疑，一挥而就。这与其说是不假思索，不如说是先有了腹稿，腹稿的意思就是思想过程完成在

动笔之前。至于拿起笔来感觉困难，原由在事前没有想熟想通，这就不能不一边写一边想，随时还得加加减减，修修改改，无非为的完成那思想过程。完成思想过程其实也不太难。要表达什么样的主旨，自己哪有不知道的？所用的材料，直接经验的或者间接得来的，又都有在自己的胸中，只要以主旨为依归加上取舍跟安排，一条途径就成立了。固然，途径未必仅有一个方式，可以这样发展，也可以那样发展，同样的表达了主旨，可是愿意仔细想的总能够找着某一个惬当的方式。把没有完成当作已经完成看，就想一挥而就，那当然感觉困难。知道它还没有完成，完成它就不难了。咱们每天认识些事物，研究些问题，习惯地完成一串串的思想过程，写作不过是把它写到纸面上去罢了，并不是什么特别稀罕的事儿。

其次，写作所用的工具是语言，写下来就是文字，为了种种的理由，现代人要写现代的语言，这当然达到一个结论：语文一致。口头的语言或许不免凌乱些，芜杂些，写到纸面上去可得求其精确，整齐，干净。这个要求并不是另外去造一种异样的语言，只是把语言运用得更精炼一些，它仍然是现代的语言，仍然是语文一致。咱们为了生活上的实际需要，从小就学习语言。平时听人说话，对人说话，阅读书籍，写作文章，一方面为了实际需要，一方面也是在那里学习语言。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有几分自觉心，随时揣摩，分析，比较，什么样的语言才算精确的，整齐的，干净的，得到了解不太难。根据了解的自求改进，只要持之有恒，养成习惯，提高语言也不太难。重要的是那种自觉心，我们愿意在

这里特别指出。不一定要系统的研究逻辑学、文法学跟修辞学。能够不脱离生活实际，究明语言跟生活实际的关联，一点一滴的收获自然都会合于逻辑学、文法学跟修辞学，这些学问原来从生活实际中来的。拿起笔来如果感觉语言方面有困难，那该怪以往没有那种自觉心，虽然经常的听、说、读、写，可不曾对语言注点儿意。来者可追，从今为始就得提起那种自觉心。只要一提起，就会觉得随时有可以注意的材料，也就是随时可以做揣摩、分析、比较的工夫，于是提高语言将是必然的后果。语言提高了，临到写作更不用多花心思在推敲语言上，怎样想就怎样说，怎样说就怎样写，好似一股活水自然流注，没有半点儿阻碍。熟习写作的人就是达到了这个境地。为了写作在生活上的切实应用，谁都该鼓励自己达到这个境地。

到这儿可以说一说写作跟读物的关系了。咱们拿读物到手，研读它，目的固然在彻底了解它的内容，挑那好的有用的来滋养咱们的生活。前面说过，要达到彻底了解，得用分析的工夫，辨认作者思想发展的途径，这个工夫同时就训练了咱们的思想习惯。再说，咱们跟作者之间的唯一的桥梁是语言文字，咱们凭借语言文字了解作者所想的所感的，不能不像前面说过的，提起那种自觉心，注意他怎样运用语言文字。注意他怎样运用语言文字，同时就训练了咱们的语言文字的习惯。写作可以从读物方面得到益处主要在这些地方，并不在摹拟仿作，依样葫芦。摹拟仿作是一种玩艺儿。咱们写作是生活上有这个需要，自己有东西要表达出来，决不该让它成为玩艺儿。

希望同学们考量我们在前面说的话，如果认为有意思，就请采纳。阅读跟写作的能力的提高是逐步逐步来的，即使以往不怎么得其道，从研读这个选本开始也不嫌迟，只要能够认真，当一回事儿。临了儿，请不要忘了一年之后估量自己的成绩。

题目是至善拟的

1949年9月发表

大学一年级同学
学习文言的目标和方法

——《大学国文（文言之部）》序

这个选本的目录，由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出版总署编审局三方面的同人共同商定。本来想把它叫做“古典文之部”，后来觉得“古典文”这个名儿需要解释，人家单看名儿不看解释容易发生误会，就改作“文言之部”。“文言”这个名儿包括的体裁固然多，可是简要的说，它指称古代绝大部分的笔头语，决不是现代咱们口头的语言。这样的认识差不多是一致的，用上了它，谁都可以一望而知，不生误会。

在“现代文之部”的序文里，我们说过大学国文的目标在乎提高同学们的阅读能力跟写作能力。现在就文言说，只消上半句就够了。文言有阅读的需要。就浅近的说，找参考书，不能单看现代的，有时要看古代的跟近代的，古代的跟近代的书大部分用文言编写。还有，大学里有些课本，尤其是理工方面的，也用文言编写。当然，咱们希望今后的大学课本一律用现代文编写，可是摆在咱们面前的有文言的，你要读得下去，就得学习文言。至于写作，那全是自己的事儿，自己

有什么意思要表达出来，当然使用最便利的工具，最便利的工具是口头的语言。用文言写作没有实际上的需要了，所以下半句写作能力的话可以不提。

根据以上的认识，我们商定大学同学学习文言的目标是：培养阅读文言书籍从而批判的接受文化遗产的能力。这个目标跟国粹主义完全不同。抱定国粹主义的以为唯有文言书籍值得读，里头有东西。读的时候又得全盘接受，要做的工夫只在疏解跟阐发，能够疏解，就是接受过来了，如果还能够阐发，那是接受得更深切的表现。以往的国文教学往往有这个倾向，实在是承袭了很久以来教育的传统。现在时势转变，大家知道这个旧传统不应该再承袭下去了。可是国粹主义的影响恐怕不容易立刻摆脱，碰到文言又会不知不觉的回上老路去。因此，对于我们商定的目标还得说一说。

普遍用白话写东西从“五四”开的头，到现在只有三十多年，在“五四”以前，绝大多数的书籍是用文言写的。那些书籍当中多少包含着有价值的东西，表现出人类追求真理的努力，值得咱们来学习，来接受。当然，所谓有价值并不等于十全十美，也许还有不少的缺点跟错误，那是因为作者受了时代、阶级、认识的限制，追求真理只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咱们只要用批判的眼光阅读那样的东西，就可以撇开它的缺点跟错误，看出它好的正确的一方面。并且，从这儿还可以看出人类怎样一步步的向前探索真理，因而加强咱们对于真理的把握。过左的想法以为非现代的东西一律要不得，无条件的给它个排斥。那就割断了古今的关联，一切都得从今开始，自然没有什么接受文化遗产的问题。咱们相信古今的关

联是割不断的，文化遗产是需要接受的，所以咱们要磨炼批判的眼光，要用批判的眼光阅读已往的书籍。不用说，磨炼批判的眼光决不单靠阅读已往的书籍，主要的还得靠政治思想跟文化知识的提高。文化遗产也决不限于已往的书籍，其他方面还有的是。可是，要想把批判的眼光用在书籍这一宗文化遗产上，能够读通文言是个必要的先决的条件。我们的希望并不怎么样大，我们只希望大学里的同学懂得文言的基本常识，获得阅读文言的普通能力，在接触到已往的书籍的时候，能够用批判的眼光来读它：就是这样。

目标认定了，我们还得重复"现代文之部"的序文里说过的话，"要知道国文选本只是个凭借"，"有了凭借，历练才有着落"。但是，单靠这个选本，单读这么三二十篇东西，是未必就能够达到目标的。必须在阅读选本的时候切实运用好方法，又用这些好方法去阅读其他的东西，这才可以逐渐的养成一辈子受用的好习惯。"不在读法方面多注点儿意，阅读十个选本也是徒然，不用说一个。对这个选本注了意，不能说为了它是选本才注意，应该认清楚阅读无论什么东西都得这样注意，要不就是草率从事，可能临了儿读了跟没有读一样。常言道'举一反三'，选本的阅读是举一，推到其他东西的阅读是反三，一贯的目的在养成阅读的好习惯，加强阅读能力，一辈子受用。"

我们编辑这个本子，预先选了数目超过两倍的文篇，淘汰了好几回，才确定现在这个目录。对于入选的文篇，依据我们的目标，定了些标准。有爱国思想的，反对封建迷信的，抱着正义感，反抗强权的，主张为群众服务的。就思想方法

说，逻辑条理比较完密的，我们才选它。换句话说，那篇东西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那些条件之下是有进步性的，我们才选它。咱们不能要求古人的想法全合于现今的思想政治水平，咱们对于古人的东西必须批判的接受，选读前面所说的一类东西，跟实际并不脱离，同时又便于磨炼批判的眼光。

我们也考虑过教学分量的分配，决定现代文占三分之二，文言占三分之一。如果咱们承认大学国文为的是补修，最要紧的当然是现代文，分量应当多些。按教学时间来说，我们希望把三分之二的时间给现代文，三分之一给文言。或许有人要问："现代文之部"将近三百面，不算少，又加上这个"文言之部"，教学时间可只有一年，读得完吗？我们说：读不完没关系，反正选文只是个凭借，尽可以按二与一之比，在两个本子里头挑来读。剩下的部分呢，留在课外去读。我们说过课内阅读只是举一，在课外阅读剩下的部分正可以反三。如果有个别的班次或者个别的同学国文程度差不多了，不必再花工夫补修，自然可以免修，或者在现代文跟文言里头免修一种。不过我们要郑重提醒，在决定国文程度是否差不多的时候，必须经过精密的考查。这不单是教师的事儿，同学们尤其应该了解，实际需要补修而错过机会不补修，吃亏不仅在同学们本身。

以下我们就语文学习方面说一些话。

文言跟现代文的区别在那儿？如果要找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可以这样说：用耳朵听得懂的是现代文，非用眼睛看不能懂的是文言。在名副其实的现代文（依据现代口语写的）跟文言之间已经有很大的距离。咱们学习文言，应该多少采取一点

学习外国语的态度跟方法，一切从根本上做起，处处注意它跟现代口语的同异。辨别同异到了家，养成了习惯，在工具观点一方面就算成功了，虽然咱们的目标不仅是工具观点。

同异可以分几方面来看。第一是词汇。文言跟现代口语比较起来，词汇有相同的，有不同的，有部分相同的，也许最后一种最多。文言里大多数是单音词，现代口语里大多数是复音词。

词汇相同的如"人""手""爱""笑""大""小""国家""制度""经营""商量""聪明""滑稽"。因为相同，不至于发生什么误会，咱们就不需要多费心思。

不同的可得注意，如果疏忽了，也许会不明白文言里说的是怎么回事。如古代"冠"现代口语是"帽"，"辛"是"辣"，"甘"是"甜"，"侏儒"是"矮子"，"怂恿"是"撺掇"，"雉"是"野鸡"，"弈"是"下棋"，"忆"是"想起"，"敛"是"收缩"，"廉"是"便宜"，咱们必须知道两两相当，才能得到确切的了解。

部分相同的大致有以下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文言的单音词包含在现代口语的多音词里头，如"鼻子""带子"里包含"鼻""带"，"指头""外头"里包含"指""外"，"老虎""老鹰"里包含"虎""鹰"，"耳朵""胸脯"里包含"耳""胸"，"讨厌""相信"里包含"厌""信"。又一种情形是两个文言的单音词合成一个现代口语的多音词，如"皮肤""墙壁""行为""官长""美丽""困难""骄傲""单独""更改""制造""增加""分析"，在文言里都可以分成两个单音词，两个中间用一个就成。从这两种情形可以看出现代口语词汇多音化的倾向，为的是说出来便于听清楚，不至于缠混。

最需要注意的是表面相同可是实在不同的那些个，如果不明白彼此实在不同，误会就大了。如同样一个“去”，古代“去”是现代口语的“离开”，现代口语“去”是古代的“往”；同样一个“兵”，古代“兵”是现代口语的“武器”，现代口语“兵”是古代的“士卒”；同样一个“股”，古代“股”是现代口语的“腿”，现代口语“股”是个单位词。又如同样一个“交通”，在古代是“交际，勾结”，在现代口语里是“水陆往来”；同样一个“消息”，在古代是“生灭，盛衰”，在现代口语里是“音讯，新闻”；同样一个“口舌”，在古代是“言语”，在现代口语里是“争吵”；同样一个“时髦”，在古代是“一时的英才”，在现代口语里是“一时的好尚”。又如同样一个“偷”，在古代是“苟且”，在现代口语里是“偷东西”；同样一个“慢”，在古代是“不加礼貌”，在现代口语里是“快”的反面；“苟且”跟“不加礼貌”是古代的主要意义，现代可不用了；“偷东西”跟“快”的反面是古代的次要意义，现代可成了唯一意义了。还有些语词，现代的意义把古代的扩大了。如“嘴”，古代写“觜”，只指鸟的嘴，可是现在一切动物的嘴都叫“嘴”。又如“哭”，古代只指出声的，不出声的叫“泣”，可是现在不管出声不出声都叫“哭”。跟这个相反，有些语词的现代的意义把古代的缩小了。如“肉”，古代指各种动物的肉，可是现在只指猪肉。又有些语词，古代的主要意义现在已经改用了别的，可是引申意义现在还保存着。如“口”的主要意义已经改用了“嘴”，可是“门口”“瓶口”都还用“口”。又如“面”的主要意义已经让“脸”替代了，可是“面子”“地面”“桌面”“门面”都还用“面”。（“脸”本来只指“目下颊上”那一小块儿，所以从“脸”这方面看，又是

意义扩大，跟"嘴"一样。）

看文言跟现代口语的同异，第二个方面是文法。文言的文法大体上跟现代口语相去不远，值得说一说的有以下三点。

一点是文言里语词的变性跟活用很普遍。动词用成名词的例子如"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形容词用成名词的例子如"摧'枯'拉'朽'"；"乘'坚'策'肥'"。名词用来修饰动词的例子如"豕'人'立而啼"。名词变动词的例子如"'衣冠'而见之"；"慎勿'声'"。形容词变动词的例子如"敬鬼神而'远'之"；"相公'厚'我'厚'我"。形容词跟名词变动词，有"以……为"意义的例子如"滕公'奇'其言"；"孟尝君'客'我"。名词、形容词跟一般动词变成有"致使"意义的动词的例子如"适燕者'北'其辕，适越者'南'其楫"；"'正'其衣冠，'尊'其瞻视"；"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

又一点是文言句子里各部分的次序跟现代口语有些差别。文言里疑问代词作宾语，就倒过来放在动词之前，如"子'何'恃而往？""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否定句里代词作宾语，也倒过来放在动词之前，如"时不'我'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还有一种倒装的格式，在宾语跟动词中间插个"之"或者"是"，如"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这类句子又往往在前头有个"唯"，如"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唯'耽乐'之'从"；"除君之患，'唯'力'是'视"。还有，"以"的宾语也常常倒过来放在前头，如"'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若晋君'朝'以入，则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则'朝'以死"。一般的宾语

倒装，或者为了加重，或者为了宾语太长。现代口语也常常应用这个格式，如“这儿的事情，你不用管”。可是在文言里，常常在动词之后补一个代词，如“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除了宾语倒装，文言里的“以……”“于……”往往跟现代口语里的“拿……”“在……”位置不同，如“与以钱”（现代口语说“拿钱给他”）；“动之以情”（“拿感情打动他”）；“遇之于途”（“在路上遇见他”）；“杂植竹木于庭”（“在院子里种了些竹子树木”）。可是跟现代口语位置相同的也不少，如“以天下与人”（“把天下给别人”）；“能以足音辨人”（“能够凭脚步声音辨别是谁”）；“寓书于其友”（“寄信给他的朋友”）；“于心终不忘”（“在心里一直忘不了”）。

第三点是文言句子里各部分的省略。先说主语的省略。这是文言里跟现代口语里同样的常见的，也许文言比现代口语更多，因为文言里少了一个可以用作主语的第三身代词（“之”跟“其”不用作主语，“彼”又语气太重），除了重复前面的名词，只有省去不说。尤其应该留意的是不止一个主语省略的时候，如“郤子至，请伐齐，晋侯不许；〔　〕请以其私属，〔　〕又不许”。其次说宾语的省略。第一个动词之后的宾语，兼作第二个动词的主语的，常常省略，如“勿令〔　〕入山”；“夏蚊成雷，私拟〔　〕作群鹤舞空”；“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　〕餬其口于四方”。“以”“与”“为”“从”后头的宾语常常省略，如“以〔　〕攻则取，以〔　〕守则固，以〔　〕战则胜”；“聊以〔　〕答诸生之意”；“不足与〔　〕图大事”；“可与〔　〕言而不与〔　〕言，失人，不可与〔　〕言而与〔　〕言，失言”；“乃有意欲为〔　〕收责于薛乎”？“即解貂覆生，为〔　〕掩户”；“八龄失

母，寝食与父共，从〔　〕受国文，未尝就外傅”；“时过其家，间从〔　〕乞果树”。宾语后头跟着“以……”或者“于……”的时候，那个宾语也常常省略，如“余告〔　〕以故”；“其畜牛也，卧〔　〕以青丝帐”；“取大鼎于宋，纳〔　〕于太庙”；“家贫无书，则假〔　〕于藏书之家而观之”。其他省略宾语的例子如“主人恐其扰，不敢见〔　〕”；“张建封美其才，引〔　〕以为客”；“褚公名字已显而位微，人多未〔　〕识”；“熙宁中高丽入贡，所经州县，悉要地图，所至皆造〔　〕送〔　〕”。省略主语跟宾语之外，“以”跟“于”这两个介词也常常省略。省略“以”的例子如“陈人使妇人饮之〔以〕酒”；“客闻之，请买其方〔以〕百金”；“群臣后应者，臣请〔以〕剑斩之”。省略“于”的例子如“予自束发读书〔于〕轩中”；“饮〔于〕旅馆中，解金置〔于〕案头”；“秦始皇大怒，大索〔于〕天下”。末了儿，还得说一说“曰”的主语常常省去，有时连“曰”都省去了，如“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陈相〕曰：‘然。’〔孟子曰：〕‘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陈相〕曰：‘否，许子衣褐。’〔孟子曰：〕‘许子冠乎？’〔陈相〕曰：‘冠。’……”①

以上说的三点：语词的变性跟活用很普遍，句子里各部分的次序跟现代口语有些差别，句子里各部分的省略，都是文言的文法方面的事儿。咱们熟习的是现代的语法，对于文

---

① 从开始谈文言跟现代文的区别到这儿，全都摘录的开明书店版《开明文言读本》第一册导言里的话。那篇导言是吕叔湘先生写的，对于学习文言很有帮助，这儿不能全录，希望同学们自己去找来看。最近那篇导言印了单行本。

言里那些特殊的文法，第一要处处咬实，不让滑过，才可以得到确切的了解。第二要熟习那些文法，像熟习现代的语法一样，阅读的时候才可以顺流而下，不生障碍。

看文言跟现代口语的同异，第三个方面是虚字。这可以说大多数全不相同，得逐个逐个的学。因为全不相同，必须深切的体会，知道某一个虚字在某种场合跟现代口语里的某一个语词相当，进一步，必须熟习那些虚字，念下去就能够正确的通晓，才有用处。要知道某一个虚字跟现代口语里的某一个语词相当，查字典是一种办法。如果能够收集若干句子来看某一个虚字的用法，那就更好。字典下一个定义作一条注解就是这么来的，附列的例句可往往只有一句两句，读者自己收集若干句子在一块儿来揣摩，更可以把所谓某种场合的情况认的真，不只是受动的记住。文言里常用的虚字也不太多，不过一两百个，每个虚字可往往不止一个意义，一种用法。能照前面说的方法做，把一两百个常用的虚字的每个意义每种用法（不管那些生僻的）都认的真，同时也就熟习那些虚字了。当然，字典还是可以查，人家也不妨请教。①

辨别文言跟现代口语的同异到了家，在现代文的写作方面也多少有些好处。咱们写的是现代文，依据的是现代口语，最后的目标在写的纯粹，能够上口，能够入耳，一部分写作的人没有顾到纯粹不纯粹的问题，过去的教养跟平时的阅读又离不开文言的影响，写起文章来就不免亦文亦白，不文不

① 《开明文言读本》的导言里收集一百五十多个常用的虚字，按照字典的方式，说明意义，并且附列例句，极便于检查。

白。这样的文章只能看，不能说，不能听，亲切的感觉多少要减少一部分。固然，现代口语要求它尽量丰富，可以从多方面去吸收。文言也是可以吸收的一个方面，只要行得开，大家说得惯就成。语词如“酝酿”，语式如“以……为……”，本来是文言成分，现在都转成口语成分了。但是，文言成分里头有决不能转成口语成分的，譬如文言连词“则”，现在在文章里用得相当广了，可还没有人在谈话或者演说的时候用过，可见这个“则”没法儿吸收。硬把没法儿吸收的吸收过来，收不到丰富语言的功效，倒发生了语言不纯粹的毛病。唯有认清楚语言发展的情况以及文言跟现代口语的同异，才不至于发生这样的毛病。再说，咱们现在还不能废掉汉字不用，但是为了种种的理由，将来总得废掉汉字，改用标音的新文字。用了标音的新文字，写一些不能说不能听的文章，那时连作者自己也会看不懂自己昨天写的文章的，何况叫别人看。为给将来改用新文字铺平道路起见，咱们现在就得有意识的把文章写得纯粹。写纯粹的口语，能说又能听——单就文体来说，这样的文章才是名副其实的现代文。

关于语文学习方面的话到这儿为止。我们在前面说过，编选这个本子的时候也有思想政治的标准，希望同学们掌握住标准，真正做到批判的接受。至于语文学习方面，这儿不过说个大概，举些例子，希望同学们自己去类推。不单在阅读这个选本的时候，就是阅读其他文言的东西也随时留意。临了儿，我们重复“现代文之部”的序文里说过的，“请不要忘了一年之后估量自己的成绩。”

题目是至善拟的　1950年4月发表

认真地努力地把语文学好

咱们要了解别人的思想，必须听别人说话。要叫别人了解咱们的思想，必须向别人说话。一面听别人说，一面说给别人听，彼此的思想就见面了。

还有一个办法，不用嘴说，用笔把话写下来，也能使彼此的思想见面。咱们看别人写的东西，就能了解别人的思想。拿写的东西给别人看，就能叫别人了解咱们的思想。

不妨想一想，要是不说话，也不用笔把话写下来，还有什么办法能使彼此的思想见面？没有什么办法了。那时候，许多人无论聚集在一块儿或是散居在各地，总之是彼此不相了解的许多人，我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在想些什么。

好在这样的情形是不会有的。咱们从小就学习听话说话，七岁进了小学，又在讲文课里学习认字读书，学习用笔把话写下来。靠着这些学习，咱们就跟别人打成了一片，能了解别人的思想，也能叫别人了解咱们的思想。

咱们生活，咱们劳动，咱们学各科知识，咱们做各种工作，非跟别人打成一片不可，非彼此互相了解不可。跟别人打成一片，彼此互相了解，全靠语文，语文的重要可想而知了。既然重要，不能学习了就算数，必须学好了才算数。因

此，咱们从小学习了听话说话，进了小学学习了认字读书，学习了用笔把话写下来，到中学里还要学习语文。还要学习语文，目的何在呢？就在于把“听”“说”“读”“写”四项本领学得更好。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互相协作互相支援的时代里，人人都得学好这四项本领。谁不学好这四项本领，他个人吃亏还是小事，严重的是会使全社会受到或大或小的损失，那就是关系到公众的大事了。

就拿听话说话来说吧。同样是听，有仔细准确地听，有马马虎虎地听。同样是说，有恰当正确地说，有马马虎虎地说。要是听个重要报告，或者听别人谈先进经验，你不能仔细准确地听，只能马马虎虎地听，受到损失的不是你的工作吗？要是参加会议发表意见，或者跟别人辩论思想、政治、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你不能恰当正确地说，只能马马虎虎地说，受到损失的范围有多么广，你想得周全吗？

读和写也一样，你不能仔细准确地读，只能马马虎虎地读，不能恰当正确地写，只能马马虎虎地写，都不仅是你个人的事，都会使全社会受到或大或小的损失。

谁都要使用语文，干无论什么都要使用语文。不学好语文，会使全社会受到或大或小的损失，非把语文学好不可。学好语文就是学好“听”“说”“读”“写”四项本领。这四项本领有连带的关系：“听”和“读”是一路，都为了了解别人的思想“说”和“写”是一路，都为了表达思想叫别人了解。了解和表达又是互相影响的：提高了解的能力，表达的本领就能加强；提高表达的能力，了解的本领就能加强。因此，只要认真学习，努力学习，这四项本领必然能齐头并进，项项学好。

切不要说听话说话，从小就会，还学它干什么。要问问自己，听人家的话能够不误会，不遗漏，把主要意思完全抓住吗？能够辨明白哪些意思正确，哪些意思错误吗？说给人家听的话能够把事情说清楚，把道理说正确吗？能够有条有理，不多不少，说得恰如其分吗？要是自己觉得还不能够，这就是听话说话的本领还很差，怎么能不认真地努力地学习？

切不要说一些少年报刊已经会看，小说也看过好几本，这就差不多了，还希望语文课帮助些什么呢？要问问自己，看报刊和小说，还有其他的书，能够完全了解，彻底明白吗？能够把报刊上小说上其他的书上写的东西全部消化，使这些东西变为自己的知识、能力和道德吗？要是不能毫不迟疑地回答说能够，这就是看书看报的本领并没有到家，怎么能不认真地努力地学习？

切不要说将来不想当什么作家，干么要用功学语文。要知道语文不是作家才用得着，绝对不是，凡是公民都用得着。尤其是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时代的公民，非学好语文不可。你说将来不想当什么作家，不预备写诗歌小说之类的东西吗？诗歌小说之类的东西固然不一定要写，但是为了各方面的生活和工作，你必须写而且必须写好的东西非常之多，怎么能不认真地努力地学习？

切不要说将来不准备升学，语文程度差点儿又有什么关系。要知道不管升学不升学，你必须逐步提高，一天比一天进步，这就离不开语文。你经常要听讲，要参加讨论，要看书看报，要写一些非写不可的东西，请想一想，即使将来不升学，离得开语文吗？何况不升学并非停止学习，要学习，就

离不开语文。这样想的时候，现在对于语文，怎么能不认真地努力地学习？

不妨重说一遍，谁都要使用语文，干无论什么都要使用语文。咱们必须认请语文的重要，认真地努力地把语文学好。

1959年6月5日发表

改变字风

常听人说起，写字潦草已成风气，为了工作和交际，不得不看连篇累牍的潦草字，实在头痛。我也有同感。读一篇稿子，看一封信，往往要顿住，因为好些字面生，一眼认不清，必须连着上下文猜详，跟本件中相似的字比照，一遍不成再来一遍，才认得清。少数几个字面生还不要紧。面生的字多到连篇累牍，当然要头痛了。

字怎么写，人人有自由。但是写出字来让别人头痛，未免自由过分了。我早就想向凡是写字给别人看的人呼吁。我的呼吁不过一句话，写字务恳为看的人着想。分别言之，就是写信要为收信人着想，起什么稿子要为商量这份稿子的人着想，写的稿子准备付印付排的要为打字员排字工人着想。为看的人着想，是人与人的协作，对工作和交际有莫大好处。这些道理似乎无须多说，因为多数人能都说。重要的不在于能说，而在于真正能顾到看的人，真正能养成习惯，每逢写字决不潦草。那么，用一句简要的话点醒一下也就够了。每逢写字决不潦草，当然要多花些工夫，但是跟多花看的人的工夫相比，跟潦草字所引起的事故相比，多花些工夫还是非常值得的。这一层意思，我倒要附带地点醒。

学生写字大多潦草，也是人们常常皱着眉头说起的。皱

着眉头，为的是从中看到一般潦草的局面势将继续下去。但是这个局面能让它继续下去吗？不能。必须赶快改变这个局面，造成写字端正的风气。而造成风气的主要阵地在学校。无论小学中学大学，出来的学生都写得一手端正的字，风气不就丕变吗？绝不说写几个字无关宏旨，绝不想潦草点儿也无所谓，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共同努力，一边认真训练，以身作则，一边认真练习，积久成习，在这样情形之下，做到学生都写得一手端正的字又有何难呢？

所谓端正的字，说得具体些，无非个个字笔画清楚，间架匀称，整幅字行款整齐而已。工作上和交际上有这样的需要，所以人人要写这样的字。并不要求什么碑神帖意，钟王欧颜。那是艺术方面的事，有爱好有兴趣的人尽不妨努力追求，可不是人人所必需。既然如此，习字的范本不一定要出于名家之手，凡是笔画清楚，间架匀称，行款整齐的，都可以作范本，楷体铅字印的书也可以作范本。也不一定要用毛笔，只要养成认真写字的好习惯，钢笔同样可以写得清楚匀称整齐。没有好习惯，用了毛笔也可以写得很潦草。目前一般小学里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之下训练学生写字的。学生写得不错的也不少，如兰州工人子弟小学的一位老师所教的学生，他们的文稿我见过十来篇，都够得上端正二字。

小学里教识字总要教笔顺，这就同时教了写字。单体字好比合体字的零件，单体字的笔顺教会了，合体字的笔顺就不须多教了。多数老师教写字又给学生指点，某个字的言旁占二分之一，某个字的言旁占三分之一，某个字的竹头占二分之一，某个字的竹头占三分之一，这就是教间架。至于行

款，习字本子或者印着格子，或者印着一条条的直线，只要把字写在格子里，写在两条直线之间，自然不至于歪歪扭扭。可以这么说，属于教的方面的事差不多应有尽有了。但是学生写字的成绩大多不怎么好，叫人皱眉头，这又是什么原由呢？

大凡传授技能技巧，讲说一遍，指点一番，只是个开始而不是终结。要待技能技巧在受教的人身上生根，习惯成自然，再也不会离谱走样，那才是终结。所以讲说和指点之后，接下去有一段必要的工夫，督促受教的人多多练习，硬是要按照规格练习。练成技能技巧不是别人能够代劳的，非自己动手，认真练习不可。如果只讲说指点，而疏于督促，要求技能技巧在他身上生根就很难说了。疏于督促，是不是学生写字的成绩不怎么好的原由之一呢？如果是的，老师就可以在这上头多用些工夫，方法不妨多种多样，各有巧妙不同，总之，要学生多练，要严格要求。学生初学写字就注意督促，从早把底子打好，是事半功倍的法门。老师可以少为学生写字操许多心，而学生一开始就养成写字的好习惯，也将终身受用不尽。

还可以这样考虑，教的方面的事差不多应有尽有了，而学生写出字来潦潦草草，不按规格，这里头似乎不仅是写字的问题，而且是学习态度的问题。就是说，学习态度不够认真严肃。如果这个说法中肯的话，那就要在写字教学以外想办法了。字写得潦潦草草，演算草未必就端端正正吧，读课内课外各种书籍未必就仔仔细细吧。既然叫做态度，对于各方面自当一视同仁，不会薄于此而厚于彼。这是比写字潦草更

为严重的事。学习态度本来非端正不可。而学习态度一端正，自然会把写字当一回事，又何况写得清楚些，匀称些，整齐些，究竟也没有什么难。要求端正学习态度，说道理，讲任务，固然不可少，但是督促实践，即知即行，蔚为风气，尤其是成功收效的关键。

写字潦草，原由之一是求快，要写的字有那么多，慢慢地写来不及。求快是必然之势，毛病在带来了潦草。针对这个情形，最好开始教写字就多注意，先要求写得端正，成为习惯，在端正的基础上再要求写得快，成为习惯。这样就又端正又快，双方兼备。要是求快而不端正的习惯已经养成，把它扭转来当然要多费些工夫。但是为了长久的方便，多费些工夫也在所不惜，还得回到开始教写字的阶段上去，先要求端正再要求快。

孟子说的"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滕文公下》)的办法可能有些用处。就是说，让学生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只看见写得端正的，看不见写得潦草的，从而受到影响，练成写字的好习惯。在学校以内，造成这样的环境似乎不太难。凡是揭示的标语，指示的牌子，张贴的写件，刻蜡的印件，写在黑板上的粉笔字，批在作业本上的毛笔字或是钢笔字，全都端端正正，一笔不苟，这样的环境不就差不多了吗？课堂里图书室里或是其他适宜的地方，既然可以挂画，自也不妨挂一些写得不错的字幅，那么环境就更见得美备了。教导和指点不一定要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任何时候说说这一件写得多端正，那一件为什么那么好看，哪怕一句两句，也是教导和指点。学生耳濡目染，不知不觉鼓起了兴趣，提高了眼力，将会严

格地要求自己，心到手到，非练成端正的字不可。学任何技能技巧，到了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地步，成功的把握少说也有十之六七了。

现在一般的理解，小学毕业生要能写端正的字。这个要求切合实际，适应工作和交际的需要，所以必须达到。有好些小学毕业生已经达到了，又可见这个要求并不高，只要师生共同努力，所有小学毕业生能都达到。到中学阶段，按理说，写字不须再劳老师的神，再费学生的力了。但是实际情形并不然。那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补课，补应当在小学里完成的课。时间不妨抓紧些，要求不妨严格些，中学生比小学生大了，一定要在限定的时期内练成端正的字。老师不要怕给学生添麻烦，学生也不要嫌老师给添麻烦。现在麻烦点儿，写得一手端正的字，将来体会到好处，感觉到方便，将会永远珍爱这个麻烦呢。至于写字潦草的大学生，对他们提出呼吁，请他们务必为看的人着想，也就可以了。人与人要协作，写在纸上的字是工作和交际的必要工具，不能马虎，大学生哪有不明白的？只望他们前进一步，把这些道理贯彻在写字的实践中而已。再说，改变字风总比改变文风容易些吧，文风尚且要改变，字风不好，当然要改变。手头当心点儿，积久成习，也就改变过来了。

1961年6月24日发表

说话训练决不该疏忽

几位朋友跑了好些地方，参观了不少学校，回来谈起，从语文教学中得到个总印象，对学生的说话训练，一般是注意得不够。比较起来，幼儿园最注意说话训练，但是幼儿园并非学校。小学和中学，语文教学适当注意说话训练的当然有，然而是少数。多数是注意得不够，其中还有根本不注意的，说它不够，其实并不确切。

对学生的说话训练注意得不够，影响到学生的学业成绩，不能看做小事。要改变这种情况，首先希望语文老师在教学实践中有所改变，适当注意说话训练。还希望跟教育有关的部门和人员全都重视这件事，经常倡导，不断督促，务期注意说话训练成为普遍的风气。像这一类事，突出一下，热闹一阵，总是无济的，必须日积月累，坚持不懈，成效方见，所以有蔚为风气的必要。

语文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尤其重要的，在乎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分开来说，听和读是一类，说和写是一类。有了听和读的能力，就能吸取人家的东西，化为己有。有了说和写的能力，就能表达自己的心意，让人家完全明晓。这两类能力，无论在学习中，在工作中，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必需的，所以是最基本的能力，非着力培养不可。合起来说，

这两类能力又是相辅相成的，就是说，听和读的能力的加强，有助于说和写的能力的提高，反过来亦然。因此，培养的时候宜乎双方兼顾，听、说、读、写四个字中间不偏废任何一个字，才能收相互促进、不断提高的成效。

前边说的这些道理，在广大的语文老师，在经常关心语文教学的人们，几乎是共同具有的常识了。然而实际情况是对学生的说话训练注意得不够，听、说、读、写四个字中间疏忽了说字，可见实践跟常识还没合到一块儿。

一句话，说话训练决不该疏忽。

不要以为幼儿园阶段既有说话训练，这就够了。要知道幼儿园的训练只是个最起码的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扩充，逐步提高，莫说小学阶段，就是中学阶段也不能放松。

不要以为学生自己能说话，而且时时刻刻在那里说，少顾及些也无碍于事。要知道说话训练所以称为训练，在乎利用种种有效的办法，养成学生自觉地说话的好习惯。自觉地说话的反面是自发地说话，就是随随便便说，这也会成为习惯，当然是不好的习惯。假如不甚注意说话训练，就无异放开学生不管，任他们养成不好的习惯，这能说无碍于事吗？

不要以为说话这件事未必像一般说的那么重要吧，把学生读和写的能力培养好，也就可以了。谁要是这样想的话，谁就有重新把听、说、读、写四个字的关系郑重考虑一下的必要。先说说和写。这两件事同出一源，而说先于写，必须能说然后能写，决不会能写而不能说。说的能力如果发展到高度，写的事就只剩把话记下来罢了。这样看来，说跟写怎么能拆开？再说听和读。听是用耳朵听人家的话，读是用眼

睛和嘴"听"人家写下来的话，取径虽然不同，其为听人家的话则一。而听得仔细不仔细，辨得明白不明白，跟听的人的说话习惯大有关系。就是说，听的人具有自觉地说话的好习惯，对人家的话就听得仔细，辨得明白，否则只是草草听过而已，虽说听了，却说不上真正听了。这样看来，说跟听和读又怎么能拆开？竟可以这么说，听、说、读、写四个字中间，说最为基本，说的功夫差不多，听、读、写三项就容易办了。因此说话这件事硬是有一般说的那么重要，说话训练决不该疏忽。

随时留心学生说的话，听见意义不正确的，语句不完整的，用词用语不恰当的，就指出来让他们自己考虑改正，或直接给他们纠正，这对学生当然有好处。不过这是消极的办法，说话训练不宜仅止于此，还得多用些积极的有效的办法。无论课内课外，不放过可以利用的机会，运用适当的启发或暗示，使学生乐于说话，而又不肯随便说话，哪怕三句五句，总要尽可能说得有头有尾：该是个积极的有效的办法。无论读课文或是课外读物，无论出声朗读或是轻轻讽诵，严格要求学生口到心到，务使口头的轻重徐疾抑扬顿挫，跟心里的领会和感受相印合：该是个积极的有效的办法。还有，造成有利于养成说话的好习惯的环境，也该是个积极的有效的办法。如果造成这样一个环境，多数人知道说话不宜随随便便，都把说话当一回事，那就非常有利于说话训练。说话训练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将会事半功倍。环境以一个班为范围，还嫌狭小，最好以全校为范围，要是能扩展到学生的家庭，当然更好。而造成这样的环境，老师的示范作用和熏染

作用极关重要。在一切教育工作中，老师以身作则总归是主要的原则，而且是最易见效的方法，进行说话训练自然不会是例外。倘如以身作则，注意说话的，不仅以语文老师为限，其他老师也跟语文老师相配合，课内课外全都注意到说话给与学生的影响，那么这个环境就有扎实的底子了。影响逐渐扩大，再加上积极的训练，从少数学生到多数学生，逐渐养成自觉地说话的好习惯，那么这个环境就成坚强的阵地了。孟子说训练说话需要“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是个很有道理的见解，教育工作者应该深刻体会。

积极的有效的办法决不愁其少，只要认真研求，志在必得。从教学实践中总结经验，总可以得到好些切实的办法。同业之间互通声气，广泛地交流经验，办法将会更多。

训练训练，分开来说，训是老师的事，练是学生的事。就老师的方面说，采用种种有效的办法，循序渐进地教导学生练，固然极为重要，而督促学生认真练，经常练，尤其是奏功收效的关键。一暴十寒，办法再好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在学生身上得不到巩固，养不成习惯。必须督促学生循规蹈矩地练，积日累月地练，练到非常纯熟，再也丢不了了，学生身上才真正有了这项能力了。凡属训练的事都如此，说话训练当然包括在内。

我这篇短文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说话训练决不该疏忽，如有疏忽，就得有所改变。因为大家在切盼把语文教学提高一步，而注意说话训练，正是提高语文教学的重要途径之一。此外，不妨看看咱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工作中，在交际中，说话的切需超过过去时代何止十倍百倍，谁的说话能力差，

不仅是他个人的吃亏，往往间接又间接会造成社会的损失。这样看来，说话训练的重要还不清楚吗？

1961年7月8日 作

怎样教语文课

——在呼和浩特跟语文教师的讲话

今天我只对语文教学问题谈一些个人的想法和看法，供同志们参考。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来，以便彼此补充，互相纠正，得出比较正确的意见。

在语文教学中，近年来提出一个“文与道”的问题，大家讨论得很起劲，《文汇报》和《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文与道”的问题，原来不是语文教学方面的问题，而是文学创作方面的问题，即为什么要写文章和写些什么的问题。古代韩愈曾主张“文以载道”，也就是说作文章无非是要阐明“道”。古代所谓的“道”，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且不去管它。用现代的话说，“道”就是政治思想。那么“文以载道”，就是说文章要表达政治思想，要为政治服务。另外有一派人不作这样想，他们从孔子的话“盍各言尔志”中取两个字，主张“文以言志”。他们认为写文章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不一定要讲什么大道理，有什么思想情感，就表达什么思想情感。一派“载道”，一派“言志”。但是实际上，主张“言志”的人所写的文章，谈的也是他们自己的“道”。可以这么说，没有无“道”的文章。换句话说，写文章总是反映作者的世界观。说得浅

显一点，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事物和周围环境的看法，大至宇宙世界，小至一花一草。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写出什么样的文章，决不能脱离自己的世界观而写出文章来。在一篇文章中，或者明显地，直接地，或者曲折地，隐晦地，归根结底都是反映作者的看法。写山水的诗，也是反映作者的看法。写文章不比简单的拍照。即使以拍照来说，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场面，不取另外一个场面，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拍，不从另外一个角度拍，也都反映拍照的人的看法。因此，可以说文章没有不反映作者的看法的。

我们在学校中教语文，应如何对待“文与道”的问题呢？报纸上登的文章很多了。有些文章似乎把作者和教学工作者混起来了，好像是在谈创作问题。我认为对语文教学来说，只要把文章讲透了，也就是“文”与“道”兼顾了。那么怎样才算把文章讲透了呢？所谓讲透，就是让学生充分领会和消化文章的内容，变成他们自身的东西，化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比如教了某篇讲公社的文章。文章把公社描写的很好。老师把这篇文章讲了以后，仅使学生对公社的性质、组织有更明确的认识还不够，还应通过这篇文章使学生思想情感上有所变化和提高，从内心受到感染，更加热爱公社。同时还应把这篇文章的思维方法、语言的运用方法讲透。使学生学习了这篇文章以后，在思维方法和语言运用上也有变化和提高，能在生活中运用这种思维方法思考问题，运用这种语言说话写文章。在讲解的时候，一定要靠讲明语言的运用和作者的思路——思维的发展来讲内容。要知道作者为什么要这么说而不那么说，为什么用这一个词而不用那一个词，为什么用这

种口气而不用那种口气，所有这些，都跟文章表达的内容密切相关的。不能把两者分开来讲，这一堂讲思想内容，另一堂专门讲语言；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这堂课才算成功。总之，讲一课书，不仅是使学生多知道一些东西而已，重要的在使学生真实受用，不只是一天两天受用，而是一辈子受用。实际上，不仅是教语文如此，教其他各科都如此，要使学生一辈子受用。

讲透课文，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在学校里，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课是分科教学的；而在语文课本中，也选入一些关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文章。这些文章与各科的课本不同，往往富有文学意味。学校中单设有政治课，而语文教材中也选入一些政论文。因此，语文课除了该科本身的教学任务外，还要使学生获得各科的知识和教养，又不是代替各科。再说，人从会说话起就开始动脑筋，想心思，能养成良好习惯，终身受用不尽。如果我们通过语文课，训练学生从小就好好动脑筋，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和说话能力，这对他们的学习和将来的工作都有极大的好处。我们常说某人的语文水平跟不上知识水平，就是指思维能力和说话能力跟不上。因此，中央和各级教育部门都很注意语文训练，并已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还不够。有些人写不好工作中需用的文稿，有些人大学毕业了，当了助教，不能独立阅读必需参考的古籍，还得请人教。如果我们能在普通教育阶段，就把学生的语文水平提高到应有的水平，那不就是完成了一项很大的政治工作吗？至于讲一篇课文是否要外加政治思想内容，我想不需要了，把课文本身讲透就尽够了。刚

解放的几年，很盛行离开课文讲一些大致与课文相同的政治道理。这个风气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改变。上半年我在四川参观一所学校，教师讲一篇诗"一家人"，这一家的成员都是公社的先进模范人物。教师的讲法并不是通过讲透课文使学生受到感染，有动于衷，发出"唔！""啊！"的感叹，真正爱慕这一家人，从而更热爱公社。教师的讲法是离开了课文大讲其公社，而把课文作为公社如何美好的例证。这位老师实际上是忘记了自己是在教语文课了。

有些教师往往说，"某篇文章看不出它有什么政治思想意义"，实际上是把政治思想意义看得太狭窄了。我是参加编课本的工作的，在编辑工作中也有类似的情形。总认为只有和当前形势和中心任务有关的文章才富有政治思想意义。要多一些政治，用心当然是好的。但是实际上，这样做不是政治多了而是政治少了，直到最近听了几次报告，才明白这个道理。再说，这种必须结合当前形势和中心任务的要求，报纸可以作到，杂志也可以作到，教科书是很难作到的，因为从编辑到出版总得花一年的时间。政治思想的范围是很广的。我们需要记住，我们所培养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他们要担当各方面的工作，所需要的知识是很广的。只要这样想，就可以跳出狭窄的小圈子，选材的范围自然会扩大了，凡是有助于培养合格的接班人的有教育意义的文章都可以选。而且除了课本之外，还有补充教材和乡土教材的教学时间，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一些有关当前形势和中心任务的教材来讲授。看来这个想法，将会成为大家共同的想法。

语文课和其他课程有所不同，比如数学，不能没有加减

乘除，比如历史，不能短少汉朝唐朝，而语文课则不然。中学六年，假定要教三百篇文章，是否非教课本上所选的三百篇不可呢？不一定。不教课本上这三百篇，而另选三百篇也可以，只要文章是好的，同样可以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和语文水平。这是说语文课的教材不像数学、历史等课的教材那样固定。当然，选入语文课本的文章，通过教学实践的检验，教学效果好的会越来越多，可以固定下来的篇目也会越来越多。

上边的话是从讲透说起的。现在再说说这个"讲"字。过去的所谓"讲"，就是教师讲给学生听。私塾中讲"四书五经"。"四书"大概先讲《论语》。"五经"大概先讲《左传》。讲的办法是逐句逐句的讲。到清末兴办新学堂，新学堂里分设各门课程，其中有一门就是国文。国文的讲法继承了讲"四书五经"的传统，也是逐句逐句的讲。这种讲法是不好的，只有少数优秀的教师不采用这种讲法。讲文言文，用逐句逐句讲的办法似乎还过得去，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小学课本全换成了语体文，中学里是语体文文言文都教，再用逐句逐句讲的办法，问题就出来了。比如"一天早上"该怎么讲呢？所以当时语文教师说语体文没法教。有的教师干脆把课本里的语体文放过不讲，只讲文言文，因为逐句逐句地讲还可以消磨四十五分钟。现在一部分学校中还在用逐句逐句讲的办法。我认为教文言文也不应该逐句逐句讲，至于逐句逐句讲语体文，那简直是浪费学生的时间和精力。所谓讲，应当理解为给学生以指点和引导，使学生逐步达到能自己阅读。假如一篇文章，学生能充分理解，那么教师就用不着讲了。解放后有一个时期，有些

人反对学生预习，认为学生预习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就不能发挥了。现在是大部分人倾向于主张预习，我也主张预习。学生预习而领会了的就不必再讲。去年教育部派人到各地了解语文教学情况，也找了一些学生座谈。有一个学生说："老师讲的太多了，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预习《粮食的故事》一课，读过几遍非常感动，几乎掉下泪来。后来老师在课堂上讲解，左分析，右分析，把一篇文章拆得零零碎碎，讲了些空泛道理，我们听了，反而把感动冲淡了。"这样看来，学生能够理解和领会的东西，教师完全可以不讲。学生了解不透领会不深的地方，才需要教师给以指点和引导，但是也不宜讲得很多很琐碎。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自己多动脑筋。适当地多动脑筋，脑筋是不会受伤的。学生自己动脑筋，得到的东西格外深刻，光听老师讲，自己不思考，得到的东西就不太深刻。经过老师指导，学生还是不能自己了解自己领会，那就只好由老师讲了，还得注意讲得多而罗嗦不如讲得少而精。总之，讲的目的，在于达到不需要讲。如果一个老师能作到上课不需要讲，只作一些指点和引导，学生就能深刻理解，透彻领会，那就是最大的成功。这样作能使学生读了若干文章以后，能触类旁通，自己去领会别的文章。学生必须学会自己读书，不能老是带着一位老师给他讲，所以我们要培养学生独立读书的能力。

要作到讲好，教师只熟悉一套课本是很不够的。你要讲透一篇文章，首先自己要喜爱这篇文章，知道这篇文章好在什么地方，对这篇文章有深刻的感受。作者写一篇文章，来源是多方面的，如思想修养、生活经验、组织能力、写作技巧等等。在这种种方面，教师如果有和作者相差不太远的水

平，就能很好地理解这篇文章，把文章讲透，根据学生的实际指导学生阅读。死守一套课本就作不到这样。因此，要求教师多多读书，不断提高自己，力求达到与作者相差不远的水平。有的教师说："我只有一杯水，要教给学生一杯水，那是很难教好的。要教给学生一杯水，我至少要有一桶水，这样才能随机肆应，左右逢源。"这个意思很好。当然并不意味着教师要留一手，而是说只有教师自己懂得多，懂得广，懂得深，才能真正教好课文。

各地都有老师提出：政论文应该如何教？我认为政论文也和其他课文一样地教。现在觉得政论文不容易教，恐怕是有些老师对政治理论、方针政策和当前形势的学习不够，政治和历史知识还嫌欠缺的缘故。还有些人说教政论文怕讲错了犯错误，实际上你并不是写政论文而是讲人家的政论文，要是你能像其他文章一样地理解透彻，怎么会讲错呢？所以说，认为政论文不容易教，主要是个学习问题。学习要看怎样学，如果没有很好地动脑筋，真正下功夫去学，即使经常捧着书本还是得不到什么东西。有些人不看《人民日报》的社论，有些人看了，可是不求甚解，有些人不关心党的政策，不关心国内外的形势，这就很难怪对政论文觉得无从下手了。要能够很好地理解和分析政论文，非得加强学习下苦功不可。

政论文往往有一百个字以上的长句子，这就需要运用语法知识把它剖析清楚，看哪是主语，哪是主要动词，哪些是句子的主要成分，哪一个词语是修饰哪一部分的，限制哪一部分的。然后再看第二句和第一句是什么关系，第三句和第二句又是什么关系，第二段和第一段是什么关系，第三段和

第二段又是什么关系，以至通篇是如何结构的。重要的地方可以用红笔蓝笔分别划出来。只要经常这样练习，有几个月的功夫就熟练了。碰到一篇文章，一看就会知道这篇文章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论点论据有哪些，思路是怎样展开的，怎样推理和得出结论的。这个办法并不难做，大家不妨试试看。

现在大家都很注意语文课中的基本训练。基本训练确然要加强。在基本训练中，最重要的还是思维的训练，不要只顾到语言文字方面，忽略了思维的训练。各门功课都和思维的训练有关，特别是语文课是着重训练思维的。语言是和思维分不开的。语言是思维的固定形式。只有想清楚了才能说清楚。我们常说某人说话写文章没有条理。没有条理，就因为他没有养成很好的思维习惯，乱七八糟的想了，也就乱七八糟的说了写了。所以教语文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训练学生的思维，训练思维的材料就是课文。一篇篇的课文都是作者动了脑筋写出来的。在学习一篇文章时，就要学习作者是怎样动他的脑筋的，看作者是怎样想和怎样写的。教师一方面给学生指点和引导，一方面督促学生练习，这就是训练。语言的训练，要让学生在语言实践中去领会，去比较，这从小学阶段起就应注意。小孩从小就学会说话，说一些简单的话是不会违反语法的，但是说一些复杂的话，就不免要犯语法上的错误。我们给学生一些语法训练，目的就在使他们由不自觉达到自觉，即使说复杂的话也能百分之百的准确，不犯语法错误。如果使学生自觉地知道为什么这句问话后边该用“吗”，那句问话后边该用“呢”，那么他们在任何时候用“吗”用“呢”都不会用错了。在中学里还要教一些修辞的知识，

篇章结构的知识，这些方面的知识化为思维和语言的习惯了，运用的时候就会自觉地不犯错误。对于我们当老师的来说，应当系统地学习语法修辞等知识，达到非常熟练。但是在教学生时，不宜像你自己学习的时候一个样，只要教一些最简要的，主要在使学生能实际运用。我们过去编的一部汉语课本就没有注意这一点。学生不是专门研究语法修辞的，所以教师不需要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都教给学生，只要让学生知道和掌握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就够了。前边说过，在语文课的基本训练中，语言文字的训练和思维的训练关系很密切，所以我希望老师们把心理学中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问题好好地看看。这也不是为了教给学生，而是为了指导学生和改进我们的语文教学工作。

在基本训练方面，有人说有些老师要求的不严格。所谓要求严格，并不是说要留很多作业，让学生连吃饭睡觉和玩的时间都没有，而是说学生应该掌握的东西如果还没有掌握，教师就决不放手，直到学生切实把这些知识变成生活里的东西才罢休，不能认为教过一次就算了。比如写字问题，现在有些学生写字很不认真，潦潦草草，一篇文章里有几十个错别字。这不仅是基本训练不够的问题，也是学习态度不够端正的问题。如果一个学校的风气好，各科老师都注意这个问题，学生的学习态度端正，写起字来就不会那么潦草，不会那么错误。兰州职工子弟小学有一位李景兰老师。她教的学生个个写字都好，错字也很少。原因是这位老师把学生的学习态度培养好了。假若一个班的学生学习态度好，不仅写字写得好，读书也一定认真仔细。反之，写字马虎潦草的学生，他们读起书来难道会认

真仔细吗？对于一个个字，你要是不动脑筋去分辨，写字时不能心到手到，那总是容易写错的。仔细辨认，养成手到心到的习惯，那就不会错了。对于错别字问题，大家很伤脑筋。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就是端正学习态度，造成事事认真的风气。我们对写字的要求很简单，只要求笔画清楚，不错，无论横写竖写，行款整齐，这就够了，并不要求学生成为书法家。写字的基础在小学就应该打好。

作文教学应当和阅读教学联系起来。把课文讲好，使学生学习每篇文章的思路是怎样发展的，语言怎样运用的，这就是很好的作文指导。不要把指导阅读和指导作文看成两回事。平时让学生作文，出题非常重要。要让学生写他们知道的或者经历过的事物。如组织学生到什么地方去参观，就让学生写参观所看到的东西。总之，要让学生写脑子里有的东西。现在学校里，老师和学生经常接触，不像旧社会的学校那样，师生只在课堂上见见面，现在的老师是完全有条件知道学生脑子里有什么没有什么的。

作文教学要收效，我认为首先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让学生深刻理解作文的重要。在现代的社会里，光靠口说是不够的，处处需要动笔写。动笔写文章应该是人人必须具备的一种技能；第二，让学生喜欢作文，对作文深感兴趣。现在有些学生怕作文，我家几个孙子里就有怕作文的。学生怕作文，不能完全怪学生，恐怕老师也有责任。比如出的作文题，学生没有什么可说的，或者学生作文中有些优点，没有适当地给他鼓励，这些都会使学生扫兴，渐渐讨厌作文。如果学生觉得作文并不重要，又没有兴趣，作文还能作好吗？所以

教师应千方百计地引导学生，使他们懂得作文的重要，使他们喜欢作文。至于如何做到这两点，请老师们多想办法。

要教好作文，老师自己也要常常动笔，深切体会作文的甘苦。这样才能作切实的指导，光给学生讲一些作文的方法是不够的。

再说作文的批改问题。在作文教学中，事先指导得好，批改就容易，事先指导得不好，那高高的一叠作文本，批改起来真有点儿可怕。批改的时候，通行在学生的作文后边加批语，这是旧社会传下来的，不管是否需要，往往空空洞洞地批八个大字，如“清畅流利”之类。这实在没有多大意义，不如实事求是，在横头加一些小批语，指出学生作文中的优点或毛病。对全篇确有可说的，就加批语，如学生进步很快，总的优点在哪儿等。如没有什么可说的，就可以不批。

教师改作文，对于那些改动的地方，必须说得出所以改动的理由来。为什么这几个字多了？为什么这句话不通顺？为什么这个词用的不对？为什么要添几个字或者去掉几个字？老师要想清楚了再改动。所谓改动，实际是改学生的思维，是帮助学生把那些想得不完整的地方改正过来。教师不要替学生写文章，不要把学生的文章勾掉抹掉，再大段大段地替他说些话。假如学生作文中出现了一些反动的话，这就不是怎么给他改的问题了。必须引起所有学校教师的注意，共同来找一下原因，研究这个学生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应当是全校教育工作中的问题，不只是语文教学中的问题。在批改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想种种办法使学生注意和了解他的作文为什么要这么改。这一点要是做不到，学

生对改过的地方毫不理会，那么你辛辛苦苦的批改功夫就白下了。每个学生如果能每个学期轮到一回，当面看老师批改，或者与老师共同商量着改，那是很有好处的。或者老师和几个学生在一起改，让一个学生读，大家来听。看哪里多了字，哪里少了字，哪个词用的不确切，哪里不通顺，毛病在什么地方。找出这些毛病以后，如果学生经过思索自己能改正，教师就不用改了。如果学生感到困惑，不知道该怎么改才合适，教师再给他启发指导，或帮助他改。这个办法对学生的帮助很大，不仅在学校里，对自己的子弟也可以试一试。如果能多来几回，学生的作文一定会进步很快。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学生喜欢写文艺作品，教师是没有理由反对的，应该帮助他。但是必须明确，语文课并不是要学生搞创作，并不是培养作家的。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说了很多，不甚有条理，占用大家很多时间，对大家帮助不大，非常抱歉。

题目是至善拟的

1961年9月8日讲

认真学习语文

学习语文很重要

学习语文的确很重要。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的语文程度不够高。语文程度不够高，大约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阅读。比方看《人民日报》社论，有些人看是看下去了，可是觉得不甚了然，抓不住要点，掌握不住精神。另一方面是写作。写了东西，总觉得词不达意，仿佛自己有很好的意思，只因写作能力差，不能充畅地表达出来。这就可见阅读和写作两方面的能力都要提高。

阅读是什么一回事？是吸收。好像每天吃饭吸收营养料一样，阅读就是吸收精神上的营养料。要做一个社会主义时代的公民，吸收精神上的营养料比任何时代都重要。写作是什么一回事？是表达。把脑子里的东西拿出来，让人家知道，或者用嘴说，或者用笔写。阅读和写作，吸收和表达，一个是进，从外到内，一个是出，从内到外。这两件事，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经常需要的。这两件事没有学好，不仅影响个人，还会影响社会。说学习语文很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对学习语文要有正确的认识

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这个名称是从一九四九年下半年用起来的。解放以前，这个学科的名称，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解放以后才统称“语文”。

语言是一种工具。工具是用来达到某个目的的。工具不是目的。比如锯子、刨子、凿子是工具，是用来做桌子一类东西的。我们说语言是一种工具，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思想和语言是分不开的，想心思得靠语言来想，不能凭空想。可以说，不凭借语言的思想是不存在的。固然，绘画、音乐、舞蹈表达思想内容是不凭借语言的，绘画凭借线条和色彩，音乐凭借声音和旋律，舞蹈凭借动作和姿态，可是除了这些以外，表达思想都要依靠语言。

就学习语文来说，思想是一方面，表达思想内容的工具又是一方面。工具有好有坏，有的是锋利的，有的是迟钝的，有的合用，有的不合用，这是一方面。思想也有好有坏，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有的很周密，很深刻，有的很粗糙，很肤浅，这又是一方面。学习语文，这两方面都要正确对待。

有些人认为只要思想内容好，用来表达的语言好不好无所谓。有些人甚至认为语文是雕虫小技，细枝末节，不必多注意。既然这样，看书无妨随随便便，写文章无妨随随便便。文

章写出来半通不通，不认为不对，反而认为只要思想内容好，写得差些没有关系。实际上，看书，马马虎虎地看，书上的语言还不甚了然，怎么能真正理解书的内容？写文章，马马虎虎地写，用词不当，语句不通，怎么能说思想内容好？文章写不通，主要由于没想通，半通不通的文章就反映半通不通的思想。

有些人认为只要学好了语文，思想内容的问题也会随之解决，因而就想专在字词语句方面下功夫。这个想法也不对。有人写工作总结写不好，写调查研究的报告写不好，认为这只是“写”的问题。学好了语文，工作总结和调查报告是不是一定写得好？不一定。为什么？工作总结必须参加了某项工作，对这一项工作比较全面地了解，知道这一项工作的优点和缺点，经验和教训，再加上语文程度不错，才能写好。调查报告也一样，一定要切切实实地调查，材料既充分而又有选择，还要能恰当地安排，才能写好。

这样说起来，要写好工作总结和调查报告，既要在语文方面下工夫，也要在实践方面下工夫。两方面的工夫都要认真地做，切实地做。

学语文为的是用，就是所谓学以致用。经过学习，读书比以前读得透彻，写文章比以前写得通顺，从而有利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这才算达到学习语文的目的。进一步说，学习语文还可以养成想得精密的习惯，理解人家的意思务求理解得透彻，表达自己的意思务求表达得准确；还有培养品德的好处，如培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等。这样看来，学习语文的意义更大了，对于从事工作和培养品德都有好处。

学习语文不能要求速成

我常常接到这样的信，信上说，“我很想学语文，希望你来封信说说怎样学。”意思是，去一封回信，他一看，就能学好语文了。又常常有这样的请求，要我谈谈写作的方法。我谈了，谈了三个钟头。有的人在散会的时候说：“今天听到的很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哪有这么容易？哪有这么快？希望快，希望马上学到手，这种心情可以理解；可是学习不可能速成，不可能画一道符，吞下去就会了。学习是急不来的。为什么？学习语文目的在运用，就要养成运用语文的好习惯。凡是习惯都不是几天工夫能够养成的。比方学游泳。先看看讲游泳的书，什么蛙式，自由式，都知道了。可是光看书不下水不行，得下水。初下水的时候很勉强，一次勉强，两次勉强，勉强浮起来了，一个不当心又沉了下去。要等勉强阶段过去了，不用再想手该怎么样，脚该怎么样，自然而然能浮在水面上了，能往前游了，这才叫养成了游泳的习惯。学语文也是这样，也要养成习惯才行。习惯是从实践里养成的，知道一点做一点，知道几点做几点，积累起来，各方面都养成习惯，而且全是好习惯，就差不多了。写完一句话要加个句号，谁都知道，一年级小学生也知道。但是偏偏有人就不这么办。知道是知道了，就是没养成习惯。

一定要把知识跟实践结合起来，实践越多就知道得越真切，知道得越真切就越能起指导实践的作用。不断学，不断练，才能养成好习惯，才能真正学到本领。

有人说，某人“一目十行”，眼睛一扫就是十行。有人说，

某人"倚马万言"，靠在马旁边拿起笔来一下子就写一万字。读得快，写得快，都了不起。一目十行是说读书很熟练，不是说读书马马虎虎；倚马万言是说写得又快又好，不是说乱写一气，胡诌不通的文章。这两种本领都是勤学苦练的结果。

要学好语文就得下功夫。开头不免有点勉强，不断练，练的功夫到家了，才能得心应手，心里明白，手头纯熟。离开多练，想得到什么秘诀，一下子把语文学好，是办不到的。想靠看一封回信，听一回演讲，就解决问题，是办不到的。

有好习惯，也有坏习惯。好习惯养成了，一辈子受用；坏习惯养成了，一辈子吃它的亏，想改也不容易。譬如现在学校里不少学生写错别字，学校提出要纠正错别字，要消灭错别字。错别字怎么来的呢？不会写正确的形体吗？不见得。有的人写错别字成了习惯，别人告诉他写错了，他也知道错，可是下次一提笔还是错了。最好是开头就不要错，错了经别人指出，就勉强一下自己，硬要注意改正。比方"自己"的"己"和"已经"的"已"搞不清楚，那就下点儿工夫记它一记，随时警惕，直到不留心也不会错才罢休。

学习语文要练基本功

学习语文要练基本功。写一篇文章，就语文方面说，用一个字，用一个词，写一个句子，打一个标点，以及全篇的结构组织，全篇的加工修改，这些方面都要做到家才算好。这些方面都得下功夫，都得养成好的习惯。这样，写起文章来就很自由，没有障碍，能够从心所欲。培养这些方面的能力，

养成好的习惯，就叫练基本功。

一出戏要唱工做工都好是不容易的。最近我看周信芳、于连泉（筱翠花）几位总结他们表演艺术经验的书，讲一个动作如何做，一句唱词如何唱，都有很多道理。道理不是嘴上说说的，是从实践里归结出来的。我们学习语文，看文章和写文章也能达到他们那样程度，就差不多了。学戏的开始，不是从整出的戏入手的，一定要练基本功，唱腔，道白，身段，眼神，一举手一投足，都要严格训练，一丝不苟。起初当然勉强，后来逐渐熟练，表演起来就都合乎规矩。然后再学一出一出的戏。学绘画，要先练习写生，画茶杯，画花瓶，进一步练速写，这些都是基本功。学音乐、舞蹈也一样，都要练基本功。木工做一张桌子也不简单，锯子、刨子和凿子，使用要熟练，要有使用这些工具的好习惯，桌子才能做得合规格。总之，无论学什么，练基本功是很重要的。

学语文的基本功是什么？大体上说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识字写字。可能有人想，谁还不识字，这个功夫没有什么可练的。可是一个字往往有几个意义，几种用法，要知道得多些，个个字掌握得恰当，识字方面还得下功夫。譬如“弃甲曳兵而走”，这是《孟子》上的一句话。小学生可能不认识“曳”字，其馀都是认识的。可是小学生只学过“放弃”“抛弃”等词，没学过单用的“弃”字。至于“甲”知道是“甲、乙”的“甲”，“兵”知道是“炮兵”“伞兵”的“兵”，“走”知道是“走路”的“走”。他们不知道“甲”是古代的军装，“兵”在古代语言中是武器，古人说“走”，现代人说“逃跑”。“曳”这个字现代不用了，只说“拖”。“而”字在现代语言中是有的，如

"为……而奋斗"。可是照"弃甲曳兵而走"这句话的意思说，"而"字就用不着了。用现代话说，这句话就是"丢了铠甲拖着武器逃跑"。到高中程度，识字当然要比小学比初中更进一步，对某些字知道更多的意义和用法。中国字太多，太复杂，谁也不能夸口说念字不会念错。字要念得正确，不要念别字，这也是识字方面应该下的功夫。

写字也要下些功夫。不一定要去买什么碑帖，天天临它几小时，这不需要；可是字怎么写，总要有个规矩。写下的字是让人家看的，不是使人家看不清楚，看得很吃力。有时候我接到些信，字写得不清楚，要看好些时间，看得很吃力。不要自己乱造字，简化字有一定的规范，不要只管自己易写，不管别人难认。字要写得正确，一笔一画都辨得很明白；还要写得熟练，如果写一个字要想三分钟，这怎么能适应需要？要把字写得正确熟练，这就是基本功。

第二，用字用词。用词要用得正确，贴切，就要比较一些词的细微的区别。这是很要紧的。譬如与"密"字配合的，有"精密""严密""周密"等词，粗粗看来好像差不多，要细细辨别才辨得出彼此的差别。"精密"跟"周密"有何不同，"精密"该用在何处，"周密"该用在何处，都要仔细想一想。想过了，用起来就有分寸。如果平时不下工夫，就不知道用哪一个才合适。

用词，有时也表示一个人的立场。立场，就是站在哪一方面；比方有人说，在土地改革的时候，某村地主很"活跃"，这就是立场不对头。"活跃"往往用在对一件事表示赞美的场合。对地主用"活跃"不合适，要用"猖獗"。否则人家会认为

你是站在地主的立场呢。这些地方如果平时不注意，就会出错。用词还有个搭配的问题。比方“成绩”，可以说“取得成绩”，“做出成绩”，如果说“造出成绩”就不合适。前边的词跟后边的词，有搭配得上的，有搭配不上的，把不相配合的硬配在一起，就不行。所以用词也是基本功，无论阅读或是写作都要注意。

第三，辨析句子。句子是由许多词组成的，许多词当中有主要的部分和附加的部分。读句子，写句子，要分清主要部分和附加部分，还要辨明附加部分跟主要部分是什么关系。比方“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句话的主要部分是什么？是“我们取得了胜利”。取得了什么胜利？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还要弄清楚，“在党的领导下”是“取得”的条件，虽然放在头里，却关系到后面的“取得”。读一句话，写一句话，要能马上抓住主要的部分，能弄清楚其他的部分跟主要的部分的关系，这就是基本功。长句子尤其要注意。有些人看文章，又像看得懂，又像看不懂，原因之一就是弄不清楚长句子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

读文章，写文章，最好不要光用眼睛看，光凭手写，还要用嘴念。读人家的东西，念出来，比光看容易吸收。有感情的文章，念几遍就更容易领会。自己写了东西也要念，遇到念来不顺的地方，就是要修改的地方。好的文章要多读，读到能背。一边想一边读，有好处。这好处就是自己脑子里的想法好像跟作者的想法合在一起了，自己的想法和语言运用能力就从而提高不少。长的文章可以挑出精彩的段落来多读，读到能背。读的时候不要勉强做作，要读得自然流畅。大家

不妨试试。

第四，文章结构。看整篇文章，要看明白作者的思路。思想是有一条路的，一句一句，一段一段，都是有路的，这条路，好文章的作者是决不乱走的。看一篇文章，要看它怎样开头的，怎样写下去的，跟着它走，并且要理解它为什么这样走。譬如一篇议论文，开头提出问题，然后从几个方面来说，而着重说的是某一个方面，其余几个方面只说了一点儿。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一定有道理。读的时候就得揣摩这个道理。再往细处说，第二句跟头一句是怎样连接的，第三句跟第二句又是怎样连接的，第二段跟第一段有什么关系，第三段跟第二段又有什么关系，诸如此类，都要搞清楚。这些就叫基本功。练，就是练这个功夫。

总起来一句话，许多基本功都要从多读多写来练。读人家的文章，要学习别人运用语言的好习惯。自己写文章，要养成自己运用语言的好习惯。要多读，才能广泛地吸取。要多写，越写越熟，熟极了才能从心所欲。多写，还要多改。文章不好，原因之一就是自己不改或者少改。有人写了文章，自己不改，却对别人说："费你的心改一改吧。"自己写了就算，不看不改，叫别人改，以为这就过得去，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写之前要多想想，不要就动笔写。想得差不多了，有了个轮廓了，就拟个提纲。提纲可以写在纸上，也可以记在脑子里。总之，想得差不多了然后写。写好以后，念它几遍，至少两三遍，念给自己听，或者念给朋友听。凡是不通的地方，有废话的地方，用词不当的地方，大致可以听出来。总之，要

多念多改，作文的进步才快。请别人改，别人可能改得不怎么仔细，或者自己弄不明白别人这样那样改的道理，这就没有多大好处。当然，别人改得仔细，自己又能精心领会，那就很有好处。

认真不认真，是学得好不好的关键

希望学得好，先要树立认真的态度。看书，不能很快地那么一翻；看文章，不能眼睛一扫了事。写文章，不能想都不想，就动笔写，写完了自己又懒得改。这些都是不认真的态度。如果这样，一定学不好。某个中学举行过一次测验，有一道题里学生需用"胡同"这个词，竟有不少学生把极容易的"同"字写错了。从这上头可以看出学生学习态度不认真。这应该由老师负责，老师没有用种种办法养成学生认真的习惯。大事情是由无数小事情加起来的，小事情不注意，倒能注意大事情，这是不能令人相信的。

有的人写了文章，别人给他指出某处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某处是语言文字上的错误，他笑了笑就算了，这也是不认真的态度的表现。写个请假条，写封信，也要注意。无论读或是写，都不能马虎。马虎是认真的反面。马虎的风气在学校里和机关里都有，要想办法改变这种坏风气。

有的老师有的家长往往说，某某孩子两天就看完了《红岩》，真了不起。我认为这不很好。这样大的一本书两天就看完，可能只看见些影子，只记得几个人名，别的很难领悟。这样的读书法是不该提倡的。先要认真读，有了认真读的习惯，

然后再求读得快。

一句话，希望同志们认真自学。在这里听到的，只能给同志们一些启发，一些帮助，重要的还在自学。再说，在这里听到的不一定全接受，要自己认真想过，认为确然有些道理，才接受。

1962年10月发表

当语文教师的准备

——跟北师大中文系学生讲话的提纲

师范生自己宜为研究者，并为熟习者。但出而任教，不宜令学生亦为研究者。能令学生于阅读时多所练习，知道最重要的几条规律，养成敏捷的语感，即可。

例如：语音——自己要掌握语音学知识，可是作教时不必讲这些知识，能口耳授受，使发音准确，即可。尤其教方言区学生，要掌握对应规律，使能扼要练习，举一反三。

语法——自己要掌握较系统之语法知识。作教时尽可从观察语言现象入手，令作练习。如一句分两部分，两部分都可以加上修饰或限制，各种附加语都是修饰或限制之扩大，前后呼应之不可忽略，等等。出习题固是练习，随时留心，察其正误，也是练习。练习多了，熟了，敏捷的语感即养成了。

修辞——自己亦须略有系统知识。作教时首先要使学生知道修辞并非"外加"，而是表达的本身的要求。如反诘语，重叠语，如比喻，如拟人，都是谁都经常用的。学生在读写中，应学会体会得透，应用得适当，如此而已。

逻辑——自己亦须略有系统知识。首先宜令注意概念（用

词)之正确与一致，判断之确切(成句)，推理之合理(联成若干句)。四个律恐亦不必抽象地讲，唯须于指导时运用其精神即可。

篇章结构——要令学生看出作者之思路。不唯议论文如此，文艺性文章亦宜察其思路，如何创造境界，描绘形象。总之，无非要领会其中心意旨，根本思想。阅读如此，令学生作文，则在引导他们自己整理思路，编成大纲。大纲或许是粗线条，在动笔之际，在成篇之后，还得加密地整理。凡是修改，全是修改思想。思想须修改，语言当然须修改，因为思想不是凭空的，是用语言的形式来固定的。

以上说的都是语言训练方面的事，但是也牵涉到思维训练。总之，教师要教这些，必须有比较全面的知识，而且有熟练的运用技能。如果仅仅知道三四分或一二分，那就连三四分或一二分也教不好。又如作文，教师要教好作文，固然要研究些方法，如何指导，如何批改，如何评讲，但是尤其重要的，教师自己有丰富的作文经验，深知其中甘苦。假如自己经验不多，指导和评讲或将是公式化的，批改也可能不中要害。你们将来要教学生作文，改作文，现在作文要特别留意。现在知道其中甘苦，将来对于学生就能多所助益。

“以身作则”说到此为止。换言之，先求诸己而后求诸人，必须充实自己，才能教好学生，在教育工作中尽光荣的责任。

以下再说一些。所谓教师之主导作用，其义在“引导”，并非一切由教师主动，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只听教师讲说。譬如走路，教师指点一下，或者在前边走，路还是要学生自

己走。引导之后，学生能自己理解，自己练习，教师又何必多费口说？要在学生走不通的时候，才给他们扼要点明。老师不能一辈子跟着学生，学生必须随时读写，直到老年，这又是必须让学生自动，发挥他们积极性创造性的理由。所以，径直讲课不如布置预习，径直说明不如提出适当的问题，安排适当的练习，让他们自求得之，如有不合，才给他们纠正或补充。这些常识或许你们的老师早经说过，我以为当任何学科的教师都宜如此，所以在此说一说。

你们要多多参观，最近去过五个中学，听十三位教师讲课和发文课，这是最好的事。不要参观了就算，要细心考虑，他们的长处在哪儿。所谓长处，就是对学生非常有益的教学活动。你们还可以设想，要是我去教这堂课，我去发这些作文本儿，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

你们要多多接触中学生。自己是中学生过来的，家里的弟妹现在或许正是中学生，了解当前中学生的精神面貌，你们并不困难。现在在师院，你们应当为准备当教师而了解中学生。

你们要更深更透地体会教育方针的精神。无产阶级政治，是怎样的意思？服务，怎样才服务得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究竟怎样结合？从在校的学习，从自己的实践，从学习毛泽东著作，从看书看报，从参观访问，只要随时记住，随时都会有新的体会。而这些体会，都将影响你们将要从事的教学工作，会使你们左右逢源，当成具有积极性创造性的语文教师。

教育革命，浪潮撼动全国。学科中，教学中，少慢差费之

现象不少，势在必改。现在的教师，将来的教师(你们)，都要在“改”的高潮中贡献全力，这也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祝你们加强努力，做奋勇当先的促进派。

题目是至善拟的

1963年2月26日讲

认真写字

接到好几封来信，问起写字的事，现在作个总答复，供来信的同志参考。

除了只准备自己看的日记笔记，咱们写些什么都是给别人看的。写封信，给收信人看。起个文件稿，给有关的同志看。老师写板书，批作业，给学生看。编辑者写付排的稿子，给排字工人看。只要相信随时随地给人方便是正当的态度，咱们就得把字写得好些，因为写得不好就叫人不方便。不容易认清，要猜详大半天，不方便。不干不净，满纸错乱，看上去毫无快感，不方便。看了大半天还是有些字认不清，或者以为认清了而实际是认错了，那就不仅是不方便了。写字好像只是一件小事，照前边所说的那样一想，就知道涉及对人的态度，其实并非小事。

什么叫写得好些？好的标准是什么？从怎样叫人方便着想，就明白了。笔画清楚，间架合式，一看认得清，决不会认错，人家就方便。行款整齐，通体匀称，看着很舒服，乐于看下去，人家就方便。笔画清楚，间架合式，行款整齐，通体匀称，做到这十六个字很够了，简直可以说写得好了。

做到前边所说的十六个字，难吗？不难，谁都做得到。不过写字是一种技能，凡是技能，不能要它会就会，更不能要

它好就好，一定要经过练习才能会，一定要经过认真练习才能好。练习写字当然用手，可是同时要用心，心到手到，持之以恒，习惯成自然，写字的技能就掌握住了。

形近的字如“己”和“已”，“处”和“外”，辨清楚分别在哪儿。形近的偏旁如“氵”和“讠”，“礻”和“衤”，想明白怎样才不混。至于行书，几笔怎样连起来的，点画转折怎样才适当，尤其要熟悉那约定俗成的规格，因为差一点儿可能是另外一个字，也可能不成字。辨清楚了，想明白了，认熟悉了，这算是心到，还要手到。拿起笔来写，硬是分别得很清楚，一点儿也不混，完全合乎约定俗成的规格，这就是手到。这样心手俱到，就能做到笔画清楚。

同样是“讠”旁的字，“讨”字的“讠”旁占二分之一，“谢”字的“讠”旁占三分之一。同样是“心”底的字，“态”字的“心”底占二分之一，“愁”字的“心”底占三分之一。“中”“年”“皮”“止”之类，一竖都居正中。“王”“佳”“真”“青”之类，几画距离均匀。“呼”字的“口”在左上，“和”字的“口”在右下。“乡”“勿”的几笔一顺往左斜，“常”“墨”的两竖上下相承贯。“里”“周”“帝”“章”天生长形，“也”“比”“以”“归”天生扁形。“口”“日”“白”“主”形体较小，“园”“盛”“隆”“颜”形体较大。也说不尽许多。总之，在这方面注意，就是注意字的间架。间架本来指房子的宽窄的格式，借用到字上，指各个字的结构格式。能够注意这些方面，这算是心到。还要手到。拿起笔来写，硬是按照所知的办，占多占少，该正该斜，是长是扁，较大较小，都合乎字的本形，这就是手到。这样心手俱到，就能做到间架合式。

字是一行一行写的，无论横行直行，行与行之间要有适当的距离。就一行说，横行要左右齐平，直行要笔直到底。这就叫行款。为什么要这样？也无非要看起来方便。如果行与行挤得很紧，各行又写得弯弯扭扭，看起来就很不方便。字写在有格子的纸上，行款当然有了保证，但是也不一定。如果不受格子的约束，行与行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不显明了或者没有了，左右齐平或者笔直到底就可能谈不上了。所以写字在有格子的纸上，一定要受格子的约束，不要向格子争自由。进一步说，写字在没有格子的纸上，心目中也要在纸上打无形的格子，受它的约束。没有格子的纸是常常要用的，不能说没有格子就不写。而且练习正该用没有格子的纸，没有格子而能写得跟有格子一样，行款就真有把握了。还有一点要说的。一封信，一份稿子，前后字迹一样，行款一律，看着就很悦目。叫人看着悦目，也是写字的人应该做到的，并非过分的要求。因此，有一些容易犯的毛病要注意克服。开头留心笔画间架，写到后来就不怎么留心了，开头注意行和行距，写到后来就不怎么注意了，这些都是容易犯的毛病。知道容易犯，就必须时时警惕，直到养成习惯，无论写一千字一万字，总是通体如一，功夫才算到家。前边所说的道理非常简单，重要在知而能行。任何时候拿起笔来写，不管纸上有格子没格子，硬是当心行款，硬是写得一落匀，这样心手俱到，就能做到行款整齐，通体匀称。

辨别容易缠误的笔画，认清各个字的本形，明白行款和通体匀称的必要，都不须特别花时间。只要心思放在上头，有几分钟空闲就可以看一看，想一想，日积月累，所知就丰富

了，印象也深刻了。花时间的是练字，不要说多，认认真真练三百个字，就得花二十分钟。如果每天有二三十分钟的时间练字，当然很好，但是没有也不妨事。前边不是屡次说过拿起笔来写吗？所谓拿起笔来写，指一切写字的时候，写信，写笔记，写板书，写稿子；全是拿起笔来写。信，笔记，板书，稿子，固然为了实际需要而写，但是写这些东西同样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跟练字并无分别，故而也就是练字。咱们天天为了实际需要而写字，其实是天天在练字，更不必特别划出练字的时间。假如特别划出时间练字，可能引起这样的想法，练字是“练”，要认认真真，为实际需要而写字不是“练”，无妨马虎点儿。这样的想法显然很不对头，练字的唯一目的，不正是要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写得好些吗？假如“练”跟实际应用不分开，认定拿起笔来写的时候全是练字的时候，这样的想法就决不会引起了。

也许有人要说，为了实际需要而写字总要写得快些，都像练字那样写，不嫌太慢吗？这里头仿佛看出了写得好与写得快之间有点儿矛盾。果真有矛盾吗？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要是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图快随便写，久而久之，成为习惯，那么即使特别安排时间练字，而且认认真真地练，快与好还是有矛盾。实际应用的时候写得快，可是不好，练字的时候写得比较好，可是不快，这不是矛盾吗？要是实际应用的时候跟练字的时候一样认认真真地写，固然慢一点儿，但是久而久之，成为习惯，写得比较好就靠得住了，而熟能生巧，越熟越快，这就达到快与好没有矛盾。从此可知，要达到快与好没有矛盾，不能先讲快，要在好的基础上求快，不

能忘了好，随你写得怎么快也要留神写得好，因为写得好是没有止境的。

还有一个问题：练字要不要看看碑帖，临临欧褚颜柳，研究研究执笔法"永字八法"之类？假如有兴趣，有时间，干这些事当然也可以。不过要知道，这些事虽然属于练字的范围，跟咱们所说的练字却是两回事。干这些事，是把写字看成一种艺术，目的在继承传统而又能推陈出新，成为写字的艺术家。艺术家自然很好，但是人人当写字的艺术家，似乎不必。咱们所说的练字是把写字看成一种技能，这种技能涉及对人的态度，因而人人必须学好。学好并不难，只要做到前边所说的十六个字。记住一句话，拿起笔来的时候决不马虎，就一定能做到这十六个字。

1963年7月5日发表

大力研究语文教学
尽快改进语文教学

讨论语言学科的研究规划，我想，规划里总得有一项，研究中小学的语文教学，给语文教学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

我跟中小学语文教师有所接触。他们在砸碎了“四人帮”“两个估计”的精神枷锁之后，思想得到解放，急切盼望投入教育革命的行列，把自己担任的语文教学工作搞好。但是，对于怎样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他们感到缺少办法。问我有什么办法，我很惭愧，我没有。

近来几个月里，各地方出版了一些有关语文教学的刊物，多是师范院校办的。刊物的编辑同志给我来信，问我做好语文教学工作有什么窍门，我很惭愧，我答不出。

我为什么不能满足语文教师和编辑同志的期望，就得说到我当教师的经历和感想。

我开始当教师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担任的是初等小学二年级的级任教员，教国文和算术。当时的小学国文课本是文言，教国文，就是教认字，用本地方言讲课本上的文言。这个办法跟私塾一个样。

我小时候读私塾，先读《三字经》、《千字文》，然后是《四书》、《诗经》、《易经》。都要读熟，都要在老师跟前背诵，背

得出了，老师才教下去。每天还要理书，就是把先前背熟了的书轮替温理一部分，背给老师听。这样读书是怎么一回事呢？一是广泛地认字，二是学说古代的书面语言，那是跟任何地方的方言都不相同的一种语言。然后读《左传》，这才开始听老师讲。《左传》开头是“郑伯克段于鄢”，什么叫“克”，什么叫“于”，老师给讲成苏州方言，我明白了。

我开始当教师，干的就是跟私塾老师同样的事。不过也有所不同，一是并不先教学生广泛地认字，二是一开头就讲，就用本地方言讲课本上的文言。

我想，这样教法大概很古了吧。汉朝的大师传经授书，讲究声音训诂，后代人看来似乎很了不起，可是按实际一想，跟私塾老师教我、我教小学生相差并不多，无非是讲书。

从清朝末年废止科举，开办新式学校，直到民国初年我当小学教员的时候，小学中学教国文跟古代一脉相承，还是讲书。因为小学国文课本是文言（前面已经说过），也选些短篇古文，中学国文教材几乎全是名家古文。其他各科的课本也用文言编写。是文言，就得讲。因而各科教员都讲书，数学教师讲数学书，理化教师讲理化书，史地教师讲史地书。因而各种功课几乎都是国文课。

白话文（又叫语体文，就是用现代语写录的书面语言）从什么时候起用作小学教材，我记不确切了，大概在五四运动前后。白话文开始在中学课本里占地位，我记得是一九二三年的事，那一年公布新学制中小学各科的课程标准（相当于现在的教学大纲）。当时小学的“国语”、中学的“国文”相当于现在的语文课。中学国文课程标准是这样规定的：初中阶段，白话文

和文言文掺合着教，各年级比率不同，低年级白多文少，高年级文多白少；高中阶段完全教文言。三个年级选教材的方法不同，一年级按记叙文、说明文等文体来选，二年级按《诗经》、《楚辞》等文学史的顺序来选，三年级按《老子》、《荀子》等思想史上的流派来选。这可见那时候的教些白话文只是顺应潮流，主要目的是归结到古文，而且诗词歌赋、诸子百家都要叫中学生尝一尝，大大超过了科举时代的童生的阅读范围。

那时候我主要做编辑工作了，先后兼教几所中学的高年级，教材是文言文，当然照老办法讲。白话文没教过，可是我想，如果教，大概还是照老办法讲。白话文里很有些文言成分，可以讲。白话文大体是现在所谓普通话，普通话跟本地方言不同的部分也可以讲。但是可讲之处总不及文言文那么多。因此有些教师常常说，文言文"有讲头"，白话文"没讲头。"

从一九二三年到如今，五十五年了，编选教材的办法屡次变更，可是有一点没有变，就是中学里白话文和文言文掺合着教。教法也有所变更，从逐句讲解发展到讲主题思想，讲时代背景，讲段落大意，讲词法句法篇法，等等，大概有三十来年了。可是也可以说有一点没有变，就是离不了教师的"讲"，而且要求讲"深"，讲"透"，那才好。教师果真是只管"讲"的吗？学生果真是只管"听"的吗？一"讲"一"听"之间，语文教学就能收到效果吗？我怀疑好久了，得不到明确的答案。还有，对于白话文和文言文掺合着教，我也怀疑已久。学文言文究竟是什么目的？掺合着学会不会彼此相妨而不是彼此相成？问题还有好些，我当然也得不到答案。我说到这里，

同志们就可以知道我开头说的不能满足语文教师和编辑同志的期望的所以然了。我的经历只是讲书，有什么可以贡献的呢？

前些日子《人民日报》登载吕叔湘同志的《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和担任语文课的教师。文章里说："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文章里说："少数语文水平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异口同声说是得益于课外看书。"文章里问："是不是应该研究研究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就这几句话，尽够发人深省的了。

我想，从前读书人十年窗下，从师读书，不管他们后来入不入仕途，单说从老师那里真得到益处，在读书作文方面真打下基础，不至于成为似通非通的孔乙己的，不知道占多少比率。向来没有作过统计，当然没法知道占多少比率。但是我武断地想，恐怕不会很多吧。从前那些读书读通了的人，那些成为学问家著作家的人，可能是像叔湘同志所说的"得益于课外看书"（就是说，脱出塾师教读的范围），或者是碰巧遇到个高明的塾师，受到他高明的引导，因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的吧。

假如我的猜想有点儿对头，那么咱们如今的语文教学再不能继承或者变相继承从前塾师教读的老传统了。从前读书人读不通，塾师可以不负责任，如今普通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却非收到应有的成绩不可。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

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以往少慢差费的办法不能不放弃，怎么样转变到多快好省必须赶紧研究，总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得到切实有效的改进。

实践出真知，语文教学的实践者是教师，因此研究语文教学如何改进，语文教师责无旁贷。个人研究总不及集体研究，学校里已经恢复了教研组，集体研究就很方便。几个学校的教研组互相联系，交流研究和实践的结果，那是集思广益的好途径。

语言学科的工作者有的兼任语文教师，就是不任教师的，研究的东西往往跟语文教学有关联。因此，语言学科的工作者是语文教师最亲密的伙伴，义不容辞，要为改进语文教学尽力，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

我在这里恳切地呼吁，愿语文教师和语言学科的工作者通力协作研究语文教学，做到尽快地改进语文教学！

至于我，以往的经历只是讲书，跟从前的塾师一个样，够可笑的。后来不当教师了，讲主题思想讲时代背景之类我都没干过，只在不多几所中学小学里参观过语文的课堂教学，只看过些中学生小学生的作文本子。参观了，看了，不免有些感想。是感想，不能不主观，又难免片面，但是也不妨说出来请同志们指教。

我还要说教师只管"讲"这回事。我想，这里头或许有个前提在，就是认为一讲一听之间事情就完成了，像交付一件

东西那么便当，我交给你了，你收到了，东西就在你手里了。语文教学乃至其他功课的教学，果真是这么一回事吗？

我想，课堂教学既然是一讲一听的关系，教师当然是主角了，学生只处在观众的地位，即使偶尔举举手答个问题，也不过是配角罢了。这在学生很轻松，听不听可以随便。但是，想到那后果，可能是很不好的。学生会不会习惯了教师都给讲，变得永远离不开教师了呢？永远不离开教师是办不到的，毕业了，干什么工作去了，决不能带一位教师在身边，看书看报的时候请教师给讲讲，动笔写什么的时候请教师给改改。那时候感到不能独自满足当前的实际需要，岂不是极大的苦恼？

我又想，口耳授受本来是人与人交际的通常渠道之一，教师教学生也是人与人交际，"讲"当然是必要的。问题可能在如何看待"讲"和怎么"讲"。说到如何看待"讲"，我有个朦胧的想头。教师教任何功课(不限于语文)，"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怎么叫用不着"讲"用不着"教"？学生入了门了，上了路了，他们能在繁复的事事物物之间自己探索，独立实践，解决问题了，岂不是就用不着给"讲"给"教"了？这是多么好的境界啊！教师不该朝这样的好境界努力吗？再说怎么"讲"。我也曾经朦胧地想过，知识是教不尽的，工具拿在手里，必须不断地用心地使用才能练成熟练技能的，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而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因此，教师就要朝着促使学生"反三"这个标的精要地"讲"，务必启发学生的能动性，引导他们尽可能自己去探索。

倾筐倒箧容易，画龙点睛艰难，确是事实，可是为了学生的长远利益，似乎不应该怕难而去走容易的途径。这就需要研究。此外如布置作业，出些练习题，指定些课外阅读书，着眼在巩固学生的记忆固然有其必要，可是尤其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如何启发学生，把所学的应用到实际生活的各方面去。这就需要研究。说也说不尽，总而言之，我以为学生既然要一辈子独自看书作文，语文教学就得着眼在这一点上，为他们打下坚实的基础。如何打下这样的基础是研究的总题目。

关于中学里教不教文言文，我们少数几个朋友曾经商谈过，得到几个想法，现在简单说说。

一个想法是中学里不教文言文。什么理由呢？回答是：绝大多数中学毕业生只要把现代语文学通学好就可以了，往后他们在工作中在进修中都用不着文言文。至于少数进大学学古代史、古典文学之类的，当然要跟古代语文打交道，只要他们真的把现代语文学通学好了，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常识，进了大学花一年的时间集中学习古代语文，应该就能管用。如果问：现代语文里有一些古代语文的成分，怎么办？回答是：这就在学习现代语文的时候学，不必为了那么点东西花费许多工夫去学古代语文。凡是古代书籍对现代人普遍有用的，应当组织力量把它正确地改写成现代语文，让读者直捷爽快地接触它的实质，而不是凭不容易认清楚的古代语文的外貌而去揣摩它的实质。西方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都多少知道些古典的东西，荷马的神话故事，亚里斯多德的哲学，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等等，他们都不是读这些作者的原著才知道的，他们是从改写成现代语文的书本里知道的。而咱们要学生都来

学古代语文，这里头仿佛含有这么个意思：你们要接受古来的遗产吗？好，你们学习古代语文吧，学通了古代语文，然后自己想办法去了解那些古东西吧。假如果真是这么个用意，距离“现代”岂止十万八千里？

我们几个朋友再一个想法是中学的语文课本全是现代文，另外编一种文言读本，供一部分学生选修。假如学制变更，文理分科，那么这个文言读本在文科是必修。

再一个想法是语文课本里还是编入一部分文言文，但是不像现在这样“雨夹雪”似的，要相对地集中（这又可以有几种集中的办法）。

至于教文言文，我们几个朋友都相信，像我曾经干过的那样逐句逐句翻译成现代语或当地方言就算了事的办法必须坚决放弃。教文言文和教现代文当然有共通之点，也必然有教文言文的特殊之点，我想，什么是特殊之点又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题目。

关于作文教学，我想，大概先得想想学生为什么要学作文。要回答似乎并不难，当然是：人在生活中在工作中随时需要作文，所以要学作文，在从前并不是人人需要，在今天却人人需要。写封信，打个报告，写个总结，起个发言稿，写一份说明书，写一篇研究论文，诸如此类，不是各行各业的人经常要做的事吗？因此要求学生要学好作文，在中学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至于作诗作小说，并不是人人所需要，学生有兴致去试作，当然绝对不宜禁止，但是这并非作文教学的目标。

从前读书人学作文，最主要的目标在考试，总要作得能

使考官中意，从而取得功名。现在也有考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还有升学考试。但是，我以为现在学生不宜存有为考试而学作文的想头。只要平时学得扎实，作得认真，临到考试总不会差到哪里，推广开来说，人生一辈子总在面临考试，单就作文而言，刚才说的写封信打个报告之类其实也是考试，不过通常叫作“考验”不叫作“考试”罢了。学生学作文就是要练成一种熟练技能，一辈子能禁得起这种最广泛的意义的“考试”即“考验”，而不是为了一时的学期考试和升学考试。假如我的想头有点儿对头，那么该如何给学生做思想工作，使他们有个正确的认识，也是需要研究的。

说到做思想工作，还得加说一段。粉碎“四人帮”以前的几年里，中小学也是重灾区，若干学校的课堂秩序乱了，课都上不成了，哪还顾得上什么作文？即使是勉强还能上课、还能叫学生作文的学校，有一种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就是学生作文尽找当时受“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来乱抄，不仅中学生，小学的高年级生就如此。这个极端恶劣的影响决不可忽视，不要以为“四人帮”被粉碎了，影响就消失了。在作文教学中，首先要求学生说老实话，绝不容许口是心非，弄虚作假。譬如学生作文说他自己学雷锋，曾经搀扶一位老太太过马路，就首先要问有没有这回事，其次才看写得好不好。要是根本没有这回事，那就可见这个学生所受“四人帮”的影响还在他身上作怪，那就必须恳切地严肃地对他做思想工作，直到彻底消毒才罢休。“教学工作”也就是“教育工作”，认真负责的教师不该如此吗？说假话之外，还有说套话，说废话，说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话，等等，都是“四人帮”的歪文风，谁

沾上了，谁就不能作成适用的文，在生活中在工作中禁得起随时遇到的考验。因此，当前作文教学有一项迫切的任务，就是杜绝"四人帮"的歪文风的一切影响。请教同志们，我这么说对不对？

现在说一说命题作文。咱们平时作文，总是为了实际需要，刚才已经说过。而教师出个题目让学生作文的时候，学生并没有作文的实际需要，只因为要他们练习作文，才出个题目让他们作。就实际说，这有点儿本末倒置，可是练习又确乎必不可少。因此，命题作文只是个不得已的办法，不是合乎理想的办法。

我曾经想，我当教师的时候师生只在课堂里见面，出了课堂就难得碰头了；现在可不然，在课外师生也常在一块儿，因此，学生平时干些什么，玩些什么，想些什么，教师都多少有个数。有个数，出题目就有了考虑的范围；就叫学生把干的、玩的、想的写出来，他们决不会感到没有什么可写。再加上恰当的鼓动，引起他们非写出来不可的强烈欲望。那么，他们虽然按教师的题目作文，同时也是为了实际需要而作文了。命题作文既然是不得已的办法，总要经常顾到学生有什么可写，总要想方设法鼓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觉得非写出来不可。我料想，必然有好些教师已经这么做，而且有了具体而有效的方法了；那是很值得提供给大家研究观摩的。

我又曾经想，能不能从小学高年级起，就使学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呢？或者不写日记，能不能养成写笔记的习惯呢？凡是干的、玩的、想的、觉得有意思就记。一句两句也可以，几百个字也可以，不勉强拉长，也不硬要缩短。总之实事求

是，说老实话，对自己负责。这样的习惯如何养成，我说不出方法和程序来。我只觉得这样的习惯假如能够养成，命题作文的办法似乎就可以废止，教师只要随时抽看学生的日记本或笔记本，给他们一些必要的指点就可以了。不知道我这样想是不是太偏了。

最后说一说改作文。我当过教师，改过学生的作文本不计其数，得到个深切的体会：徒劳无功。我先后结识的国文教师语文教师不在少数，这些教师都改过不计其数的作文本，他们得到的体会跟我相同，都认为改作文是一种徒劳无功的工作；有的坦率地说，有的隐约地说，直到最近，还听见十几位教师对我坦率地说。徒劳无功，但是大家还在干，还要继续干下去，不是很值得想一想吗？

改作文不知道始于何朝何代，想来很古了吧。从来读书人笔下有通有不通，因教师给改而通了的究竟占百分之几，当然没有统计过。我想，自古以来肯定作文必得由教师改，大概有个作为前提的设想在，那就是教师费心费力地改，学生必然能完全理解，而且全部能转化为作文的实际能力。这样的设想，如今在四五十人的班级里实在是难以实现的。首先得算算，四五十本作文本全都给"精批细改"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教师办得到吗？即使办得到，把作文本发还学生就完事了吗？假如学生不完全理解你的用意，岂不就是白费？那就还得给四五十个学生说明为什么这么改，这又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教师办得到吗？即使办得到，可是学生听了教师这一回的说明，知道了该这样写不该那样写，未必就能转化为作文的实践能力，因而下一回作文又那样写了；那岂不是照旧要给他

“精批细改”，再来个循环？再说，任何能力的锻炼总是越频繁越好，而教师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因而中小学的作文每学期不过五六次，有些学校有大作文和小作文，加起来也不过十次光景。就学生作文能力的锻炼说，实在太少了；就教师改作文的辛劳说，实在太重了。尽管费心费力，总收不到实效，于是来了“徒劳无功”的共同感慨。

我想，学生作文教师改，跟教师命题学生作一样，学生都处于被动地位。能不能把古来的传统变一变，让学生处于主动地位呢？假如着重在培养学生自己改的能力，教师只给些引导和指点，该怎么改让学生自己去考虑去决定，学生不就处于主动地位了吗？养成了自己改的能力，这是终身受用的。在生活和工作中，谁都经常有作文的需要。作文难得“一次成功”，往往要改几次才算数。作了文又能自己改，不用请别人改，这就经常处于主动地位，岂不是好？

“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改的是写在纸上的稿子，实际上是审核并修订所想的东西，使它尽可能切合当前的需要。正确不正确当然是首先要审核的。此外如有什么不必说的，有什么没有说明白的，有没有换个说法更恰当的，有没有叫人家看了会发生误会的，等等，也是需要审核之点。审核过后在需要修订的处所作修订，通常的说法就叫“改”。“改”与“作”关系密切，“改”的优先权应该属于作文的本人，所以我想，作文教学要着重在培养学生自己改的能力。教师该如何引导和指点学生，使他们养成这种能力，是很值得共同研究的项目。

动笔之前想定个简要的提纲，写在纸上也好，记在头脑

里也好，这是一种好习惯。写完了，从头至尾看一遍，马上自己审核，自己修订，这也是一种好习惯。写完了，站在读者的地位把自己的文念一遍，看它是不是念起来上口，听起来顺耳，这样做是从群众观点审核自己的文，也是一种好习惯。这些好习惯养成了，一辈子受用不尽。要不要让学生养成这些好习惯？我看要。那么，如何养成这些好学惯，似乎也是个研究的项目。凡属于养成习惯的事项，光反复讲未必管用。一句老话，要能游泳必须下水。因此，教师的任务就是用切实有效的方法引导学生下水，练成游泳的本领。

我说我的感想到此为止。感谢同志们听我的发言。

1978年8月21日讲

去年高考的语文试题

去年全国高等学校举行统一招生考试的时候，我刚动过手术，躺在病床上。有人来看我，把语文试题给我大略说了一遍。我听了很高兴，认为这份试题出得比较好，尤其是作文一项，出的题打破了历来的传统。

过去的入学考试，作文一项总是出个题目，让考生作一篇文章。这一回却选了一篇一千七百多字的论文，让考生仔细阅读之后缩写成五六百字，要求缩写以后仍然是一篇完整的论文，还要求突出原文的中心思想，全面地、准确地反映原文的主要论点。要求提得具体、明确，考生就有所遵循，不至于对着考卷发愣，胡诌一篇了事。

入学考试要考语文，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测验考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也就是理解语文的能力和运用语文的能力，看他们够得上够不上大学所要求的水平。这一回的作文题兼顾这两方面，因此我认为值得称赞。这当然不是唯一的方式，只要认真想，别的比较好的方式一定还有。

尤其值得称赞的，这一回的作文题打破了命题作文的老传统，是思想上的大突破，大解放。

用命题作文（还有命题作诗，且不说它）的方式举行考试，真可以说源远流长了。封建时代的考试全都是命题作文。读

书人“十载寒窗”下苦工夫，无非为了应付考试，企图通过命题作文这个关得到录取。因此，他们平时要作种种揣摩。揣摩当时文章的风尚。揣摩当前的考试官员喜爱哪一派哪一路的文章。揣摩此时此际此考试官员可能出什么样的题目。一方面揣摩，一方面实习。挑选若干份先前被录取的人的考卷，把它读得烂熟，这是实习。自己写若干篇文章，请老师或名家琢磨修改，然后把它读得烂熟，这也是实习。这样实习做什么？目的在临到考试的时候碰碰运气。如果考试的题目凑巧，可以套用读熟的文章交卷，岂不便当？如果考试的题目正好是自己作过的题目，那真是天大的喜事，只要把先前作的又经过老师或名家修改的文章抄上去就成，这当儿短不了在心里喊一声“这回可押中了宝了！”

科举制度废掉了，开办了新式学校，用命题作文的方式举行考试的办法却继承了下来。在高考的语文（过去叫国文）试题中，命题作文所占评分的比率比较大，因而从前那种揣摩和实习的办法也延续下来了。

去年年初，想去投考高等学校的学生就开始作准备。准备当然是必要的。检查一下各科的学习成绩，有不熟练的，复习一下，有不明白的，补习一下，且不问考上考不上，对自己总有实在的好处。可惜我知道，为语文考试作准备的时候，有些考生并不是这样做的。他们收集了前年各省高考的语文试题，看命题作文项下出了些什么样的题目，用来揣摩这一回可能出什么样的题目。他们还收集些前年得分较多的试卷，用来揣摩该怎么样写才能得到较多的分数。经过揣摩，还有人拟了一二十个题目，每个题目写一篇，请人修改，记在心

里，还有请别人代写的，都是想去碰碰运气。这种心理和封建时代读书人的想法没有多大区别。像这样作准备，就不是什么复习和补习，而是近乎弄虚作假，投机取巧，跟品德有关的事项了。我非常不愿意这么说，可是事实正是这样。至于碰上运气的考卷不表示考生的真水平，那是用不着说的。

但是，作这样准备的考生决不该受到责备。语文试题中既有命题作文这一项，所占评分的比率又比较大，就必然会产生这样的后果。

去年高考不再命题作文，不是出个题目让考生发挥一通，可能把千百年来不良的老传统从此杜绝了，所以我认为值得大大称赞。

1979年3月16日作

重视调查研究

——祝贺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

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我很抱歉，不能去参加。请允许我遥致祝愿，祝会议成功，愿这次会议成为今后深入研究语文教学问题和认真改革语文教学工作的良好的开端。

这个会叫作研究会，顾名思义，就是要对语文教学做些研究。研究很必要。多少年来，语文教学的效果不怎么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没有认真做些研究。要研究，首先就得调查。我希望咱们多做些实况调查，不要提出一些抽象空泛的题目，找些人来泛泛地议论一通。议论议论固然也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了解实际；并且，不论听起来多么好的议论，都得放到实践中去检验，才能判断这种议论是不是切合实际，确有实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语文教学。

要了解学生，看看他们实际的语文能力怎么样。他们说话是不是清楚明白，有条有理；能不能透彻理解跟他们的文化程度相当的书籍报刊（不光是文科方面的，还有理科方面的）；能不能写日常应用的文字，做到文从字顺，没有大毛病；会

不会使用适合他们程度的工具书，自己解决读书和作文的时候遇到的问题，等等。能力高的，要了解他是怎么学的，能力是怎么高起来的；能力差的，要了解他在听、说、读、写的时候有些什么毛病，有些什么困难，这些毛病和困难是怎么来的。

要了解教师，看看他们实际的工作情况怎么样。他们是怎样训练学生听话说话的，怎样训练学生读书作文的；他们这些办法对学生起了什么作用，有些什么效果——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还要看看他们自己的语文能力（说话、写字、读书、作文的能力）怎么样；他们的这些能力在教学当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对学生有些什么影响。

这些调查要做得切实。好，不好，都要举出实例；凡是能够得出数据，做出统计的，要有翔实可靠的统计数字。这样的调查成果才能对进一步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

汉语和汉字有自己的特点。这种语言和文字，从教和学的角度看，有比别的语言文字容易的地方，也有比别的语言文字难的地方。究竟什么地方容易，什么地方难，这些难点现在正用什么办法去对付，这也是应当调查的项目。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文言文问题。究竟五年之中要教多少篇，教哪些篇，怎么教，才管用，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不教行不行，是不是会影响学生掌握现代语文的能力。这些也是需要调查，需要研究的项目。

特别需要调查和研究的是语文训练的项目和步骤。为了培养学生具备应有的听、说、读、写的能力，究竟应当训练哪些项目，这些项目应当怎样安排组织，才合乎循序渐进的

道理，可以收到最好的效果。对这个问题，咱们至今还是心里没有数。——至于教材选多少篇，选哪些篇，这些文篇怎么编排，我看未必是关键问题，也未必说得出多少道理来。选些文篇让学生读，无非是进行那些训练的凭借而已。不读这几十篇几百篇，换读另外的几十篇几百篇，也未尝不可。当然不是说选和编完全不必讲究。不过，要想从这里头找出非此不可的道理来，恐怕不容易。咱们一向在选和编的方面讨论得多，在训练的项目和步骤方面研究得少，这种情形需要改变。

做上边说的这些调查和研究，要打破一些习惯势力造成的框框。这个话说说容易，实行起来可不怎么容易。几百年科举制度的影响是很深的。有些不见得好甚至很不好的做法，咱们习以为常，不觉得里边有什么问题。譬如写的训练，一说作文，咱们往往不期然而然地会让学生写《春雨》《秋霁》之类的散文，或者《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学习》之类的议论文。倘若真能摆脱旧时的影响，就会想到，不管学生平日注意过春天下雨或者秋天雨过天晴的景色没有，不管学生平日想过怎样为实现四化努力学习没有，硬让他们临时编一些话来写，或者把平日在书上报上看见过的话拼凑起来写一遍，这究竟是培养学生的什么本领呢？还会想到，在现实生活里，在参加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各项工作里，人们有什么必需，有多少闲工夫写这些东西呢？一个现代青年，为什么要会写，他要写些什么，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写作能力，这个问题得从实际出发，冷静地认真地去调查和研究。顺着旧时习惯势力形成的思路去考虑，是想不明白的。这只是一个例子，类乎此的

问题可能还有不少。

调查和研究只能解剖几只麻雀，不能一下子全面铺开。根据调查和研究所得，要找出些具体的改进办法，拿来做实验。办法不妨有好几种，但是每种办法都得有根有据，不是想当然。实验一个学期，一个学年，再调查，再研究，看结果怎么样，有什么成效，还有什么缺陷，再改，再实验。以两三年为期，找出一套两套或三套确实行之有效的办法来，真正扭转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状况。这件事当然不能性急，不能指望明天早晨就一切改观，但是也决不能慢吞吞，讨论来讨论去就是不见动静。语文课成效好坏，跟学习一切功课，干一切工作，密切相关，也就是跟实现四个现代化密切相关。四个现代化要求高速度，高效率，慢吞吞是不行的。

这次开会，如果有几份调查报告或者研究成果提出来，大家必然欢迎。如果有几个可以试试的改革方案提出来，那更值得欢迎。假如都没有，那么，至少应当商量出一些切切实实的调查办法和研究项目来，大家回去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做起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分别拿出点成品来交流，来商讨。

研究会每年不过开一两次会。除了开会，平时最好有些互相访问、观摩、交流、探讨的活动。访问和观摩要干些切实的事，商量些切要的问题，不要光是听课。要是听课，也得着重在学生，看怎样的教法使学生得到了实益。听课决不是去欣赏老师怎样“表演。”假如为了有人来听课先搞“彩排”，那对学生、教师和听课者三方面都没有好处，也可以说是有害处。至于交流经验和探讨问题，最好办些会刊、通讯、简报

什么的。办这类刊物，目的在于互相启发，大家都能吸取别人的意见和做法，使自己不断提高。认准这个目的去办，语文教学工作会一年比一年好，刊物的水平也就一年比一年高。假如只是反反复复发表些大同小异的"课文分析"，请恕我直说，有些老师会认为很好，可以省事，而另外一些老师却觉得看了毫无所得，终于不想看了。

上边说的这些意思，供诸位同志参考，不一定都对，只不过表示我对成立这个研究会的赞同和希望而已。出于对改进语文教学的迫切愿望，有些话也许说得重了些，敬恳诸位同志原谅。

祝诸位同志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原题：《探讨中学语文教学研究问题要重视调查》

1979年12月25日作

语文是一门怎样的功课

——在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语文"作为学校功课的名称，是一九四九年开始的。解放以前，这门功课在小学叫"国语"，在中学叫"国文"。为什么有这个区别？因为小学的课文全都是语体文，到了中学，语体文逐步减少，文言文逐步加多，直到把语体文彻底挤掉。可见小学"国语"的"语"是从"语体文"取来的，中学"国文"的"文"是从"文言文"取来的。

一九四九年改用"语文"这个名称，因为这门功课是学习运用语言的本领的。既然是运用语言的本领的，为什么不叫"语言"呢？口头说的是"语"，笔下写的是"文"，二者手段不同，其实是一回事。功课不叫"语言"而叫"语文"，表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都要在这门功课里学习的意思。"语文"这个名称并不是把过去的"国语"和"国文"合并起来，也不是"语"指语言，"文"指文学（虽然教材里有不少文学作品）。

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都有两方面的本领要学习：一方面是接受的本领，听别人说的话，读别人写的东西；另一方面是表达的本领，说给别人听，写给别人看。口头语言的说和听，书面语言的读和写，四种本领都要学好。有人看语文课

的成绩光看作文，这不免有点儿片面性；听、说、读、写四种本领同样重要，应该作全面的考查。有人把阅读看作练习作文的手段，这也不很妥当；阅读固然有助于作文，但是练习阅读还有它本身的目的和要求。忽视口头语言，忽视听和说的训练，似乎是比较普遍的情况。希望大家重视起来，在小学尤其应该重视。

现在大家都说学生的语文程度不够，推究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语文教学还没有形成一个周密的体系，恐怕是多种原因之中相当重要的一个。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语文课到底包含哪些具体的内容；要训练学生的到底有哪些项目，这些项目的先后次序该怎么样，反复和交叉又该怎么样；学生每个学期必须达到什么程度，毕业的时候必须掌握什么样的本领：诸如此类，现在都还不明确，因而对教学的要求也不明确，任教的老师只能各自以意为之。如果大家认为我的看法大致不错，现在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了，是否可以把我所说的作为研究的课题，在调查、研究、设计、试验各方面花它两三年的工夫，给小学语文教学初步建立起一个较为周密的体系来。

祝同志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1980年7月14日讲

听、说、读、写都重要

这回比赛——初中语文听、说、读、写邀请赛是个创举，我听到了十分高兴。请允许我向参加比赛的同学们表示祝贺，向同学们的老师表示祝贺，向举办这回邀请赛的《语文学习》编辑部表示祝贺。

学校里为什么要设语文课？这个问题好像挺简单，但是各人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有很大的不同。在一种看法认为语文课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语言文字这种工具，培养他们的接受能力和发表能力。我同意这种看法。

接受和发表，表现在口头是听（听人说）和说（自已说），表现在书面是读和写。在接受方面，听和读同样重要，在发表方面，说和写同样重要。所以，听、说、读、写四项缺一不可，学生都得学好。这是生活的需要，工作的需要，也是参加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有人认为语文课就是教学生写文章，读也是为了写。在过去的社会里确实是这样，读书只是为写文章作准备，能写文章才可以去参加科举考试。现在教学生可不是让他们去应付考试，咱们是要让他们掌握生活和工作必要的本领。所以听、说、读、写四项应该同样看重，都要让学生受到最好的训练。

祝这回比赛获得成功，能引起语文教育界足够的重视。

1980年7月20日发表

写好钢笔字

我赞成小学生中学生练习钢笔字，因为写好钢笔字是工作、学习和生活的需要。

在多数情况下，字是写给别人看的，所以练习写字，一要写得正确，二要写得清楚。字写错了，别人就认不得；字写得糊里糊涂，别人看起来就费劲：都使别人不方便。咱们要从小养成事事认真的好习惯，养成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好习惯。

除了正确和清楚，还要讲究格式，讲究美观。拿信封作例子来说：收信人的地址该写在哪儿，地址的字数如果比较多该怎么分行，收信人的姓名该写在哪儿，寄信人的地址和姓名该写在哪儿，都有社会上共同的定规。按照定规写，信封就美观，拣信员和邮递员也得到方便；如果随便写，难看且不说，必然给拣信员和邮递员增加麻烦，甚至实在看不明白而无法投递。

最后还得练习写得快，在写得好的基础上练习写得快；因为写得快也是工作、学习和生活的需要。

1982年8月14日作

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研究的意见

——在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上的发言

我是这个研究会的会员，参加会议还是第一次，来向同志们表示歉意。

我总算当过语文教师，开始教小学，后来教中学。时间是从一九一二年到二十年代上半期。那时候教的是文言课本。文言课本教起来很容易。为什么呢？我是江苏苏州人，在本乡教书，学生都说苏州话；课本里的课文是文言文。苏州话和文言文的区别很大，学生看不懂文言文，做教师就很容易了，只要把书本上的文言句子一句一句讲下来，这个字、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在我们苏州话里该怎么说，整个句子在苏州话里又该怎么说，这就行了。这就是教师，教师就干这个。到一九二二年，各省的教育会在一起商量，订出了一个“课程标准”，把小学的语文课叫做“国语”，中学的语文课叫做“国文”。“国语”的课文是白话文；“国文”的课文逐步从白话文过渡到文言文，初一白话文多一些，文言文少一些，逐步逐步白话文少下去，文言文多起来。高中又是另外一套，高一学各体文，高二学文学史，高三学诸子百家。“课程标准”这样定法，意思是文言文太难，所以让小学生读白话文，到

了初中逐步转到文言文，总之到中学毕业，各朝各代的古文，诸子百家的书，都要让学生读一点。这是一九二二年定的，解放前一直是这个办法。那时候，教师最不欢喜白话文，说白话文“没教头”。很多教师干脆不教，叫学生自己看看就算了。“有教头”的是文言文。为什么？两个字的一个词，可以讲它十分钟，一篇五六百字的文章，可以讲它三课时，很容易应付。所以，当时的教师喜欢教文言文，对白话文实在害怕：“为什么课本里要有白话文？”“白话文有什么讲头？”——我这是讲古话了，相当古，几十年了。

可是，诸位同志，这种情形现在还没有完全改变。教师总爱挑一点“有讲头”的来讲讲。“有讲头”的是啥东西呢？文言文！你不懂呀！无论学生是什么地方的人，是西南云南的，还是东北黑龙江的，总之你不懂，我懂，我来讲给你听，你听我的。你听了我的，懂了；你给我讲讲看，讲出来不错，一百分。这样做，教师很方便。可是，丢开了课本，学生自己去读文言，例如读了韩愈的《师说》，懂了（其实，《师说》里很有些地方并不容易懂），学生自己去看韩愈的别的文章，能看懂吗？仍旧看不懂。这样的学法对学生有好处吗？我看不大有好处。每一篇东西都要听老师讲了才懂，那怎么行呢？你不能一辈子把老师带在背后，你要看什么了，“哎，老师，你给我讲一讲。”这是办不到的。我说这些话，好像是回顾以前的情况，但是，现在并没有完全改变。

然而，现在是什么时代呢？八十年代！现在需要什么呢？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语文课再这样教下去行不行？不行！要改，非

改革不可！这是我的头一点意见。

怎么改法？恐怕十个同志有十个意见，一百个同志有一百个意见。所以要开会，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来研究研究！诸位知道，我年纪相当大了，过了八十九了。年纪越大的人，心越急。去年中国共产党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闭幕词是李先念同志讲的，末了说了三个“根本好转”，国民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党风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我听了很高兴，我希望活到九十四岁，能够亲眼看到这三个“根本好转”！我看我们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也不能今年研究，明年研究，研究它二十年。太慢了！能不能快一点儿？语文教学到底是干什么的？要研究。大家要一致点；完全一致大概办不到，总要大体上一致。这是我的又一点意见。

还有一点意见。从前语文教学只有两件事，一个叫读，一个叫写。实际上读还不大注重，只注重写，注重怎么样让学生写出好文章。我常想，读和写到底哪一样重要？我看都重要，要并重。可是在实际教学中大家往往只注重写，这是传统的影响。从前，写文章是为了考试，不预备参加考试的人用不着写通文章，一个人能写写家信，写写帐，就过得去了。现在要写的东西多了，什么说明书、报告书、请示汇报、调查报告、工作总结，名目繁多。现在写这些东西和从前为考试而写也不同了，你非得把想写的东西搞清楚不可，搞清楚了才可以写。写不是像从前那样的写，读也不是像从前那样的读。不仅要用眼睛读，还得会用耳朵听。例如你去听报告。报告人讲了两个小时，难道句句是精要的东西吗？不见得。你就要善于听，听明白这两小时的报告里最精要的到底是什么

意思。你要会听，回到本机关才可以向同志向领导汇报：今天我听了某某同志的讲话，他说了几点，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我现在汇报给你们听。假使不善于听，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都汇报了出来，精要的东西却忘了，没有抓住，没有说出来，那你的汇报等于零，你的工作没有做好。总之，现在听很重要。我们一方面要让学生善于说，一方面要使他善于听。读和写呢？读就是用眼睛来听，写就是用笔来说；反过来，听就是读，用耳朵来读，说就是写，用嘴巴来写。所以现在的语文教学，要把听、说、读、写这四个字连起来。我不知道，认为这四个字应该连起来的老师有多少。是认为要连起来的人多呢，还是认为不必连起来的人多？我很希望来这里开会的同志研究研究，调查调查。在现在的时代，听、说、读、写非连起来不可了！这算第三点。

一定要我说话，我就说这么三点意思吧。

1983年11月28日讲

端正教育思想　改进教学方法

今天，我还要向大家呼吁，对于单纯追求升学率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大家都来关心，从各个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教育部一个部门能解决得了的，要各个方面共同努力，花上若干年的时间，才能把这种不好的社会风气真正转变过来。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说两点意见。

一点是端正教育思想。我们的教育方针很明确，从教育方针作推论，无论如何总推不出如下的观点，以为学生受了普通教育，往后唯有去考大学这一条路子可走。所以这个观点是很不恰当的。可是好些人怀有这种观点，已经成为风气。要根本转变这种风气，就需要各个方面都来端正教育思想，认清学生为什么要受教育，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仅是教育部门的同志和学校里的领导和教师，还有学生和学生的家长，还有社会上各方面的人，大家都认清了教育究竟是何事，风气才会转变过来。

再一点是改进教学方法。现在学生的学习负担很重，老师备课教课，随时督促，批改大量作业，负担也很重，彼此都苦不堪言。要减轻双方的沉重负担，就需要改进现行的若干教学方法。去掉那些徒劳而少功的，采取那些不至于过劳而确乎有实效的，逐渐达到老师从容不迫，学生身心双健的

境界，再也听不到《中国青年》刊载的中学生发出的那种呼声。

我希望教育行政方面大力提倡改进，鼓励试验，按调查、研究、检查、督促四个步骤切切实实地倡导，那么教育界的积极性必将蓬勃发扬，负担减轻而收效更好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

1981年12月7日讲

发表时无标题


文

心



一 “忽然做了大人与古人了”

正午十二时的下课钟才打过，H市第一中学校门口涌出许多回家吃午饭去的中学生。女生的华丽的纸伞，男生的雪白的制服，使初秋正午的阳光闪耀得愈见明亮。本来行人不多的街道突然就热闹起来。

“从今天起，我们是初中一年级学生了。上午三堂功课，英文仍是从头学起，算学还是加减乘除四则，都没有什么。只有国文和我们在高小时大不同了，你觉得怎样？”周乐华由大街转入小巷，对同走的张大文说。

“我也觉得国文有些繁难。这恐怕不但我们如此，方才王先生发文选的时候，全班的人看了似乎都皱着眉头呢。”

“这难怪他们。我和你在高小时对于国文一科总算是用功的，先生称赞我们俩在全班中理解力最好，尚且觉得够不上程度。”

“今天发出来的两篇文选，说叫我们预先自习。我方才约略看了几处，不懂的地方正多哩。你或者比我能多懂些吧。”

“哪里哪里。反正今天是星期一，王先生方才叫我们在星期三以前把那篇白话体的《秋夜》先预备好，还有一天半工夫呢。我回去慢慢地预备，真有不懂的地方，只好去问父亲了。”

“你有父亲可问，真是幸福。我……”失了父亲的大文不禁把话咽住了。

“我的父亲与你的父亲有什么两样？你不是可以常到我家里去，请我父亲指导吗？今晚就去吧，我们一同先来预备第一篇，好不好？——呀，已到了你家门口了。我吃了饭就来找你一同上课去。下午第一课是图画吗？”乐华安慰了大文，急步走向自己家里去。

周乐华与张大文是姨表兄弟，两人都是十四岁。周乐华家居离H市五十里的S镇，父亲周枚叔是个中学教师，曾在好几个中学校里担任过国文课。新近因为厌弃教师生涯，就在H市某银行里担任文牍的职务。

暑假前乐华在S镇高小毕业了，枚叔因为乡间没有中学，自己又在银行里服务，不能兼顾S镇的家，就将全家移居H市，令乐华投考第一中学初中部。张大文原是H市人，自幼丧父，他的母亲因他身体瘦弱，初小毕业后，即依从医生的劝告和亲戚间的商议，令转入乡间的S镇小学校去住读，只在年假暑假回到H市来。乡居两年，大文在高小毕业了，身体也大好了，便留在H市与乐华同入第一中学。两人既是亲戚，两年以来又同班同学，情谊真同兄弟一样。

下午课毕后，乐华与大文去作课外运动。广阔的运动场，各种各样的运动器具，比较乡间高小的几乎有天渊之差。两人汗淋淋地携了书包走出校门，已是将晚的时候了。

乐华走到家里，见父亲早已从银行里回来了。檐下摆好了吃饭桌凳。母亲正在厨下，将要搬出碗盏来。

“今天上了几班课？程度够得上吗？好好地用功啊！”吃

饭时，枚叔很关心地问乐华。

"别的还好，只是国文有些难。"

"大概是文言文吧，你们在小学里是只读白话文的。"

"不但文言文难懂，白话文也和从前的样子不同。今天先生发了两篇文选，一篇白话的，一篇文言的。白话的一篇是鲁迅的《秋夜》，文言的那篇叫做《登泰山记》，是姚……做的。"

"姚鼐的吧。这个'鼐'字你不认识吧。姚鼐，安徽人，是前清有名的文章家。"

"先生交代在星期三以前要把这两篇文章预备好呢。"

"吃了饭好好去预备吧。不懂的地方可问爸爸，现在不比从前了。从前爸爸不和你在一起，自修时没有人可问。"乐华的母亲从旁加进来说。

"我也许无法指导呢。"枚叔苦笑。

"为什么？你不是做过多年的国文教师的吗？"乐华的母亲问。乐华也张大了眼睛惊讶地对着父亲。

"唯其做过多年的国文教师，所以这样说。一个孩子从小学升入中学，课程中最成问题的是国文。这理由说来很长，且待有机会时再说吧。"枚叔一壁说，一壁用牙签剔牙。

乐华愈加疑惑。恰好大文如约来了。天色已昏暗，乐华在自己的小书房里捻亮了电灯，叫大文进去一同预习。枚叔独自在庭间闲步，若有所想。

两人先取出《秋夜》来看，一行一行地默读下去，遇到不曾见过的字，用铅笔记出，就《学生字典》逐一查检，生字查明了，再全体通读，仍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地方。

"'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你懂得吗？为什么要这样说？"大文问乐华。

"不懂，不懂。下面还有呢，'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天空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不懂，不懂。字是个个认识的，连结起来竟会看不明白，怎样好啊！"乐华皱起眉头埋头再细细默读。

这当儿枚叔踱进小书房来。

"你们看不懂《秋夜》吧。"

"难懂，简直不懂。"乐华和大文差不多齐声说，同时现出请求讲解的眼色。

"不懂是应该的。"枚叔笑着说。

"为什么学校要叫我们读不懂的文章呢？我们在高小读的国语课本，都是能懂的。"大文说。

"让我来告诉你们，"枚叔坐下在椅子上说。"你们在小学里所读的国语课本，是按照你们的程度，专为你们编的。现在中学里，先生所教的是选文，所选的是世间比较有名的文章。或是现在的人做的，如鲁迅的《秋夜》，或是古时的人做的，如姚鼐的《登泰山记》。这些文章本来不为你们写作的，是他们写述自己的经验的东西。你们年纪这样小，经验又少，当然看了难懂了。"

"那么为什么没有人替我们中学生编国文课本呢？"乐华不平地说。

"照理原应该有人来按了年龄程度替你们特地编的，可是这事情并不容易。我从前在中学校教国文的时候，也曾想约了朋友另编一部中学国文教本。后来终于因为生活不安定，没

有成功。你们也许不知道，现在中学以上的教师，位置是很不安定的，这学期这里，下学期那里，要想在一处安心教书，颇不容易。你们的国文教师是王仰之先生吧。他是我的老朋友，是一位很好的教师。他这学期教你们，也许下学期就不教你们了。中学校国文科至今还没有适当的课本，教师生活的不安定也是一个大原因。”枚叔说到这里，似乎感慨无限，聪明的乐华和大文从枚叔的言语中就窥见了他所以抛弃教师生活的原因。

“你们在中学里就学，全要靠自己用功了。因为教师流转不定，无论哪一科，教师都是不能负责到底的。”枚叔继续说。

“叫我们对于国文科怎样用功啊！既难懂，又没趣味。”大文说。

“慢慢地来。你们是小孩，是现代人，所读的却是记着大人或古人的经验的文章。照理，大人的经验要大人才会真切地理解，古人的经验要古人才会真切地明白。你们非从文章中收得经验，学到大人或古人的经验程度不可。”

“叫我们忽然变成大人变成古人吗？哈哈！”乐华和大文不觉笑起来了。

“现在的情形，老实说是这样。你们还算好呢，从前的人像你们的年龄，还在私塾里一味读‘四书五经’，不但硬要他们做大人古人，还要强迫他们做圣人贤人呢，哈哈！”

“哈哈！”乐华和大文跟着又笑了。

“你们笑什么？”乐华的母亲听见笑声，到房门口来窥看。“外面很凉呢，大家快到外面来，不要挤在一间小房间里。”

于是大家出去，一齐坐在庭心。这时月亮尚未出来，星儿在空中闪烁着。枚叔仰视天空，对乐华和大文说：

“你们不是正在读鲁迅的《秋夜》吗？现在正是秋夜呢。你看，星儿不是在䀹眼吗？天不是很蓝吗？现在尚是初秋，一到晚秋，天气愈清，天空看去还要高，有时竟会高得奇怪，还要蓝，有时真是非常之蓝。”

乐华和大文点头，如有所悟。

“鲁迅所写的是晚秋的夜，所以文中表现出萧瑟的寒意，凋落的枣树，枯萎了的花草，避冷就火的小虫，都是那时候实在的景物。他对着这些景物，把自己的感想织进去，就成了那篇文章。景物是外面的经验，对于景物的感想是内部的经验。晚秋夜间的经验，你们是有了的，可是因为平常不大留意，在心里印得不深。至于对于景物的感想，那是各人各异的，小孩子所感到的当然不及大人的复杂，即同是大人，普通人所感到的当然不及诗人文人的深刻。你们方才说看不懂鲁迅的《秋夜》，就是经验未到鲁迅的程度的缘故。”

“爸爸，好像比刚才懂了许多了呢。——大文，我们再去预习吧，看还有什么地方不懂的。”乐华拉了大文，再到小书房里去。

两人热心地再看《秋夜》，一节一节地读去，觉得比先前已懂得不少，从前经历过的晚秋夜间的景物也一一浮现在眼前，文中有许多话，差不多就是自己所想说而说不出的。两人都暗暗地感到一种愉快。

“已经看懂了没有？”枚叔又踱进书房来。

“大概懂得了。——嗄，大文？”乐华一壁回答，一壁征求

大文的同意。

“这一节恐怕你们还未必懂吧。”枚叔指着《秋夜》中的一节读道：“‘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这一节恐怕看不懂吧。”

“真的，不懂得。为什么要笑？为什么自己笑了会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四周的空气也会应和着笑？”乐华问。大文也抬起头来注视枚叔。

“我方才曾把经验分为两种，一种是外面的经验，一种是内部的经验。外面的经验是景物的状况，内部的经验是作文说话的人对于景物的感想。譬如说天上的星在闪烁，这是景物，是外面的经验。说星在眨冷眼，这是作文说话的人对于星的感想，是内部的经验。外面的经验是差不多人人共同的，最容易明白。内部的经验却各人不同。如果和外面的经验合在一处的时候，比较还容易懂得。像这一节，全然是写作者那时个人的心境的，是纯粹的内部的经验。我们除了说作者自己觉得如此以外，别无什么可解释的了。”

“那么，爸爸也不懂？”乐华惊问。

“也许比你们多懂得一些。真能够懂的怕只有作者鲁迅自己了。但是鲁迅虽能真懂，却也无法解释给你们听哩。”

才在预习中感到兴趣的乐华与大文，听了枚叔的这番话，好像头上浇了冷水，都现出没趣味的神情。

“这是无可如何的事。诗词之中，这种情形更多，你们将

来读诗词会时时碰到这种境界的。你们还是孩子，今后所读的文字却都是现成的东西，不是现代的大人做的，就是古代的大人做的。他们不但是大人而且都是文人，他们只写自己的内外经验，并不预先想给你们读的。你们能懂得多少，就懂多少，从文字里去收得经验，学习经验的方法。你们不久就要成大人了，趁早把思考力想象力练习到水平线的程度，将来才不至于落伍。”枚叔说了就拔步走出去了。

大文在乐华的小书房中又坐了一会才回去。乐华送他出门时，笑着说：

“我们忽然做了大人与古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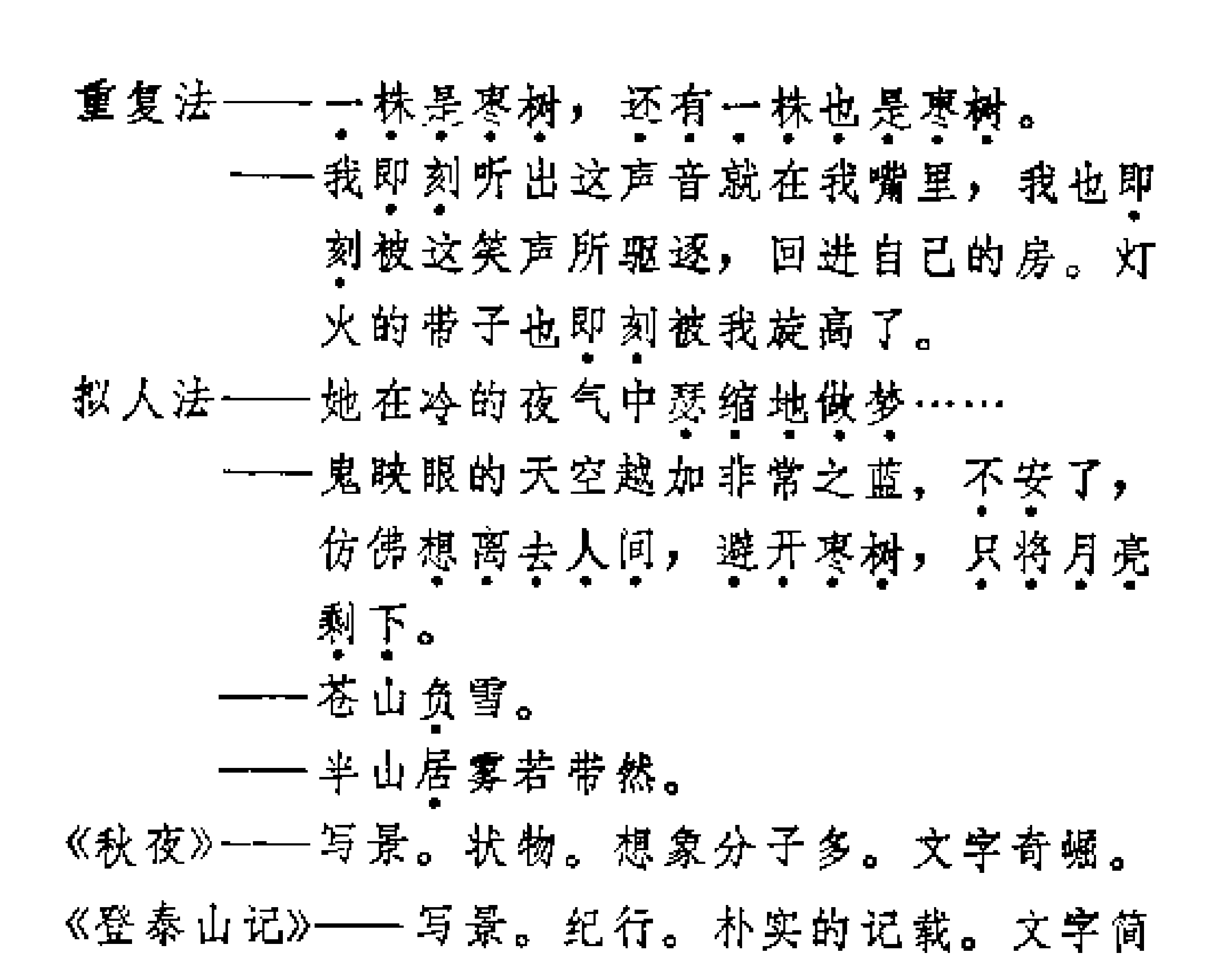
二 方块字

星期三下午接连是两堂国文课。王先生讲解选文采取学生自动的方式，自己只处于指导的地位。先叫一个学生朗读一节，再令别一个学生解释。一节一节地读去讲去，遇有可以发挥的地方，他随时提出问题，叫学生们自由回答，或指名叫某一个学生回答，最后又自己加以补充。全课堂的空气非常活泼紧张。

乐华与大文坐在最后的一排。他们已把《秋夜》与《登泰山记》好好地预习过了，什么都回答得出。因为怕过于在人前夸耀自己，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静听同学们的讲读和先生的

补充，遇到全课堂无人能回答时，才起来说话。在这两堂课中，乐华与大文各得到两三次开口的机会，王先生都赞许说“讲得不错”。全堂的同学时时把眼光注射到他们身上。

在乐华与大文看来，同学们的讲解有的似是而非，有的简直错误得可笑。最可注意的是王先生的补充了。乐华把王先生所补充的话择要记录在笔记册上。他所记的如下：



重复法——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拟人法——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

——鬼䀹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

——苍山负雪。

——半山居雾若带然。

《秋夜》——写景。状物。想象分子多。文字奇崛。

《登泰山记》——写景。纪行。朴实的记载。文字简洁。

大文也有所记，两人彼此交换了看，把重要的互相补充，彼此所记的条数就多了。

王先生教授时，很注意于文言与白话的比较，他说：

“诸君第一次读文言文，一定会感到许多困难。但是不要怕，普通的文言文并不难。文言和白话的区别只有两点，一是

用字的多少，一是关系词的不同。例如,《登泰山记》是文言，开端的'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如果用白话来说,就是'泰山的南面，汶水向西流着',白话的字数比文言多了几个。在文言中，一个'阳'字可作'南面'解，'西流'二字可作'向西流着'解,在白话文中却不行。又如'之'字，在白话文用'的'，这是关系词的不同。诸君初学文言，须就这两点上好好注意。"

随后王先生就从《登泰山记》中摘出句子来，自己用白话翻译几句给学生听，再一一叫学生翻译。在这时，乐华知道了许多文言白话用字上的区别。知道"者"就是"的"，"皆"就是"都"，"其"就是"他的"，"也"就是"是"，"若"就是"像"等等。

一篇《登泰山记》由全体学生用白话一句句翻译过以后，王先生又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来：

"《登泰山记》中说，'苍山负雪，明烛天南',这'烛'字是什么意思？"

"这是蜡烛的'烛'。"一个学生起来说。

"蜡烛？"王先生摇着头。"谁能改用别的话来解释？"

"方才听先生讲过，'烛'是'照'的意义。"另一个说。

"是的，我曾这样说，'烛'字作'照'的意义解。但是为什么作这样解释呢？有人能说吗？"

全课堂的眼光都集注于乐华和大文两人。大文用臂弯推动乐华，意思是叫他回答。

"因为烛会发光，所以可作'照'字解。——这是爸爸教我的。"同学们太注意乐华了，使他很不好意思，他便把责任推

到自己的父亲身上去。

“对了，‘烛’字本来是名词，在这里用作动词了。诸君在高小里已经知道词的分类，你们入学试验的时候，我曾出过关于文法的题目，大家都还答得不错，词的种类和性质，想来大家已明白了。谁来说一遍看！”

“名词，代名词，动词，——动词之中有自动与他动两种，形容词，副词，接续词，介词，助词，还有感叹词。”一个学生很熟地背出文法上品词的名称来。

“不错，有这许多词。”王先生随在黑板上写一个“梦”字问道：“‘梦’字是什么词？”

“是名词，”一个学生回答。

王先生又把《秋夜》里的“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几句话写在黑板上，问道：

“不错，做梦的‘梦’字是名词。下面梦见的‘梦’字是不是名词呢？”

“不是，不是，”许多学生回答。可是没有人能说出那些“梦”字的性质来。

“那些‘梦’字和‘见’字联结，成为动词了，”王先生说。“还有我们称一个人睡着了说话叫‘说梦话’，这‘说梦话’的‘梦’是什么词呢？”

“是形容词。”大文回答。

先生又在黑板的另一角上写了一个“居”字，问：“这是什么词？”

“普通属动词。”一个学生回答。

“那么《登泰山记》中‘半山居雾若带然’的‘居’字呢？是不是动词？”先生问。

“刚才先生说，居雾是‘停着的雾’的意思，那么这‘居’字对于‘雾’字是形容词了。”坐在大文前面的一个学生回答。那个学生名叫朱志青，是和乐华、大文同一自修室的，乐华、大文在同级中最先认识的就是他。

“不错，是形容词。”王先生说到这里，下课钟响了，杂乱的脚步声从左右课堂里发出，先生用手示意，一壁说道：“且慢走，还有几句很要紧的话。——我国文字是方方的一个个的，你们小时候不是认过方块字吗？我国文字没有语尾的变化，真是方块字。什么字什么性质，没有一定，因所处的地位而不同。像方才所举的几个字，都是因了地位而性质变易的。这情形在读文字的时候，要随时留意，尤其是文言文。因为文言文用字比白话文简单，一个字弄不明白，解释就会发生错误的。”

运动场上虽已到处是快活的人声，王先生的课堂里却还没有鞋子在地板上拖动的声音，直到王先生向学生点头下讲台为止。

乐华对于王先生所说的“方块字”三个字很感到趣味，他不但记起了幼时母亲写给他的红色的小纸片，还得到种种文字上的丰富的暗示。与大文回去的时候，走过一家茶店门口，见招牌上写着“天乐居”三个大字，署名的地方是“知足居士书”，又见茶店间壁的一份人家的墙门头顶有“居之安”三个字凿在砖上，就指着向大文说：

“方才王先生说过‘居’字，恰好这里就有三个‘居’字呢。

让我们来辨别辨别看。"

"天乐居的'居'是名词，居士的'居'是形容词，居之安的'居'是动词罗。"大文说得毫无错误。

"想不到一个字有这许多的变化。我们在高小时只知道名词动词等的名目，现在又进了一步了。"

两人一壁走，一壁注意路上所见到的字，不论招牌，里巷名称，以及广告，标语，无一不留心到。你问我答，直到中途分别才止。

三　题目与内容

星期六的第一堂是国文课的作文。许多同学进了中学校，这还是第一次作文。大家怀着"试一试"的好奇心，预备着纸笔，等候王仰之先生出题目。

天气非常好。阳光从窗外的柳条间射进来，在沿窗的桌子上、地板上、同学的肩背上印着琐碎的光影。王先生新修面颊，穿着一件洗得很干净的旧绸长衫，斜受着外光站在讲台上，望着他就更亲切地感到新秋的爽气。

"诸君且放下手里的笔，"王先生开头说。"这是第一次作文。关于作文，我要和你们谈几句话。现在我问：在怎样的情形之下，我们才提起笔来作文呢？"

"要和别地的亲友通情息，我们就写信，写信便是作文，"

一个学生回答。

"有一种意见，要让大众知晓，我们就把它写成文字；这比一个一个去告诉他们便当得多。"

"经历了一件事情，看到了一些东西，要把它记录下来，我们就动手作文。"

"有时我们心里欢喜，有时我们心里愁苦，就想提起笔来写几句；写了之后，欢喜好像更欢喜了，愁苦却似乎减淡了。有一回，我看见亲手种的蔷薇开了花，高兴得很，就写一篇《新开的蔷薇》；再到院子里去看花，觉得格外有味。又有一回，我的姊姊害了病，看她翻来复去不舒服，我很难过，就写一篇《姊姊病了》；写完之后，心里仿佛觉得松了一点儿。"

王先生望着最后说话的一个学生的脸，眼角里露出欣慰的光，他点头说："你们说的都不错。在这些情形之下，我们就得提起笔来作文。这样看来，作文是无所谓的玩意儿吗？"

"不是。"全班学生差不多齐声回答。

"是无中生有的文字把戏吗？"

"也不是。"

"那么是什么？"王先生把声音提高一点，眼光摄住每一个学生的注意力。

"是生活中间的一个项目。"朱志青的口齿很清朗，引得许多同学都对他看。

王先生恐怕有一些学生不很明白朱志青的话，解释道："他说作文同吃饭、说话、做工一样，是生活中间缺少不来的事情。生活中间包含许多项目，作文也是一个。"

乐华等王先生说罢，就吐露他留住在唇边的答语道："作

文是应付实际需要的一件事情，犹如读书、学算一样。”

王先生满意地说：“志青和乐华都认识得很确当。诸君作文，须永远记着他们的话。作文是生活，而不是生活的点缀。”

停顿了一会儿，王先生继续说：“那么，在并没有实际需要的时候，教大家提起笔来作文，像今天这样，课程表上规定着作文，不是很不自然的可笑的事情吗？”

“这就叫做练习呀！”大文用提醒的声口说。

“不错。要教诸君练习，只好规定一个日期，按期作文。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并不是作文这件事情必须出于被动，而且非在规定的日期做不可的。到某一个时期，诸君的习惯已经养成，大家把作文这件事情混和入自己的生活里头，有实际需要的时候能够自由应付，这个不得已的办法就达到了它的目标了。”

王先生说到这里，回转身去，拿起粉笔来在黑板上写字。许多学生以为这是出题目了，都耸起身子来看。不料他只写了“内容”两个字，便把粉笔放下，又对大家谈话了。

“我们把所要写的东西叫做‘内容’，把标举全篇的名称叫做‘题目’，依自然的顺序，一定先有内容，后有题目。例如，看见了新开的蔷薇，心里有好多欢喜的情意要写出来，才想起《新开的蔷薇》这个题目；看见了姊姊害病，心里有好多愁苦要想发泄，才想起《姊姊病了》这个题目。但是，在练习作文的当儿，却先有题目。诸君看到了题目，然后去搜集内容。这岂非又是颠倒的事情吗？”

全堂学生都不作声，只从似乎微微点头的状态中表示出

回答："不错，的确是颠倒的事情。"

"颠倒诚然颠倒，"王先生接下去说，"只要练习的人能够明白，也就没有害处。练习的人应该知道作文不是遇见了题目，随便花言巧语写几句，就算对付过去了的事情。更应该知道在实际应用上，一篇文字的题目往往是完篇之后才取定的；题目的大部分的作用在便于称说，并没什么了不起的关系。这些见解很关重要。懂得这些，作文才是生活中间的一个项目；不懂得这些，作文终于是玩意儿、文字把戏罢了。从前有人闲得没事做，取一个题目叫做《太阳晒屁股赋》……"

全堂学生笑起来了。

王先生带着笑继续说："他居然七搭八缠地写成了一篇，摇头摆脑念起来，声调也很铿锵。这种人简直不懂得作文是怎么一回事，只当它是无谓的游戏。其实，这样地作文还是不会作的好；因为如果习惯了，对于别的事情也这样'游戏'起来，这个人就没有办法了。然而，从来教人练习作文，用的就是类乎游戏的方法，诸君恐怕不大知道吧？刚才看了几页历史，就教他作《秦始皇论》、《汉高祖论》；还没有明白一乡一村的社会组织，却教他作《救国的方针》、《富强的根源》。这不但二三十年前，就是现在好些中学校里还是很通行呢。这些题目，看来好像极正当，可是出给不想作、没有能力作的学生作，就同教他作《太阳晒屁股赋》一样，而且对于他的害处也一个样。"

又是一阵轻轻的笑声，笑声中透露出理解的欣快。

"所以，我不预备出这一类的题目给诸君作。本来，出题目可以分做两派。刚才提起的是一派。这是不管练习的人的，

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例如要你论秦始皇你就得论秦始皇；要你怎么说就得怎么说，例如要你说‘我国之所以贫弱全在鸦片’，你就得说‘我国之所以贫弱全在鸦片’。另外一派就不然，先揣度练习的人对于什么是有话说的、说得来的，才把什么作为题目出给你作。而且这所谓什么只是一个范围，宽广得很，你划出无论哪一角来说都可以。这样，虽然先有题后作文，实则同应付实际需要作了文，末了加上一个题目的差不多；出题目不过引起你的意趣罢了，所写的内容还是你自己原来就有的。我的出题目就属于这一派。”

王先生说到这里，才在黑板上写出两个题目：

《新秋景色》

《写给母校教师的信》

许多学生好像遇见了和蔼的客人，一齐露着笑脸端相这十几个完全了解的字。有小半就拿起笔来抄录。还有几个随口问道：“是不是作两篇？”

王先生一壁撣去衣袖上的粉笔灰，一壁回答道：“不必作两篇，两个题目中拣作一个好了。如果有兴致两个都作，那当然也可以的。——你们且慢抄题目，我还有几句话。对于这两个题目，我揣度诸君是有话说的，说得来的。我们经过了一个炎热的夏季，这十几天来天气逐渐凉快，时令已交初秋，我想大家该有从外界得来的一种感觉，从而想到‘这是初秋了’。请想想看，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的，”一个胖胖的学生说。“我家里种着牵牛花，爬得

满墙，白色的、紫色的、粉红色的都有。前一些时，早晨才开的花经太阳光一照就蔫了，叶子也软垂垂地没有力气。有一天上午，已经十点钟光景了，我瞥见墙上的牵牛花一朵朵向上张着口，开得好好地。从这上边，我就想到前几天落过几阵雨，我就想到天气转凉了，我就想到'这是初秋了'。"

"你如果作《新秋景色》这一个题目，你将说些什么呢？"王先生问，声音中间传达出衷心的喜悦。

"我就说牵牛花，"那胖胖的学生不假思索地回答。"牵牛花经得起太阳光照了，这是新秋的景色。"

王先生指着那胖胖的学生对全班学生说："这是他的文字的内容。这个内容不是他自己原来就有的吗？你们感觉新秋的到来当然未必由于牵牛花，但是一定有各自的感觉；也就是说，各自的文字各自有原来就有的内容，大家拿出来就是了。这是最便利的事情，也是最正当的事情。"

大部分的学生一时沉入于凝想的状态；他们要从他们的储蓄库中检出一些来，写入他们的文字。有好几个分明是立刻检到了，眉目间浮现着得意的神色。

"再来说第二个题目。诸君在小学校里有六年之久，对于小学校里的教师，疏远一点的伯叔还没有这般亲爱。现在诸君离开他们，来到这里，一定时时刻刻想念着他们，有许多的话要告诉他们。不是吗？"

全堂的同学有大半像乐华和大文一样，以前并不在H市的小学校读书，经王先生这么一提，被他勾起了心事，就觉得非立刻写一封信寄去不可。他们用天真的怀恋的眼光望着王先生，仿佛说："是的，正深切地想念着他们呢！"

一个学生却自言自语道："明天星期日，我一定要去看看我的屠先生了。这几天下午总想去，只因在运动场上玩得晚了，一直没有去成。"

"你的屠先生就在本市，"王先生说，"所以明天你可以去看他。他们的先生不在这里，而要同先生通达情意，除了写信还有什么办法？现在我要问从别地来的诸君：写一封信寄给你们的先生，是不是你们此刻的实际需要？"

"是的。"大半学生同声回答。

"信的内容是不是你们原来就有的？换一句话说，是不是原来就有许多的话想要告诉你们的先生？"

"是的。"

"那么，我的题目没有出错。题目虽然由我出，你们作文却还是应付真实的生活。"

王先生挺一挺胸，环视全堂一周，又说："诸君拣定了题目，就在自修的时候动笔。下星期一交给我。作成了最好自己仔细看过，有一句话一个字觉得不妥当就得改，改到无可再改才罢手。这个习惯必须养成。做不论什么事情能够这样认真，成功是很有把握的。"

下了课，乐华和大文并着肩在运动场上散步。乐华问道："你打算作哪一个题目？"

大文说："王先生说两个都作也可以，我就打算两个都作。"

乐华忽然想起了一个念头，拉着大文的手说："我们作了《新秋景色》交给王先生看。信呢，我同你两个合起来写，写给李先生；写好了先请我的父亲看过，然后发出。李先生看

见我们写的信像个样儿，比以前作文有进步，一定很欢喜的。”

大文听了高兴地说：“这很好。你我把要对李先生说的话都说出来，共同讨论；去掉那些不关紧要的，合并那些合得起来的，前后次序也要安排妥贴。只是，誊上信笺去是不是各写一半呢？”

乐华对于大文这带着稚气的问话发笑了。他说：“这当然只须一个人写好了。你的字比我好，你写吧。”

运动场的那一角忽然发出热烈的呼声，原来有六个学生在那里赛跑，十二只脚尖点着地重又腾起。

“快呀！快呀！”大文回头望见了，便情不自禁地喊起来。

四 一封信

当天晚上九点钟，乐华和大文把寄给李先生的信稿拟好了。他们先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然后互相批评，这几句是不用说的，那几句是可以归并到哪里的。批评过后，再商量哪一段应该在前，哪一段应该在后。造句也共同斟酌，由乐华用铅笔记录下来。他们的心思很专一，淡青色的月光充满庭心，有好几种秋虫在那里叫，在他们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事。当一个拟成一句句子，另一个给他修正了，彼此觉

得满意的时候，兴奋的微笑便浮现在两人的脸上。从前在小学校里，有时也共同作文，全级的同学合作一篇文字；可是，他们感到今夜的共同写作，那种趣味是绝端新鲜的。

他们的信稿是这样的：

敬爱的李先生：

我们进第一中学校一个星期了。这里的情形，大略已经知道。今天国文先生出一个题目，教我们写信给母校里的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刻刻记念着我们的；就是国文先生不出这个题目，我们也要写信给你了。

这里教我们功课的先生共有七个，人都很好，待我们很和蔼。但是教英文的一位周先生是河南人，他说的虽然是国语，我们却不容易听懂他的话。我们想，往后听惯了一定会懂得的。现在每逢英文课，我们就格外用心听。

各种功课，我们都不觉得难，不过科目多了，需要预习和温习的多，自修的时间也得比以前多了。我们是走读的，在学校里，每天上下午有两点钟的自修时间，回家来又自修一点半或两点钟，也就弄得清清楚楚，没有积欠了。

这里的同学大半是从别地方来的。他们把本乡的各种情形告诉我们，我们的见识增加了不少。我们也把S镇的大略告诉他们。他们听到镇上的那个和尚寺还是唐朝的古迹，都说有机会总要去看一看。

这里校舍很宽大。四面房子，围着中间的花圃。靠东的房子是大会堂，西北两面是教室，南面是办公室、会客室等等。宿舍在后面，是两排楼房。运动场在大会堂的东面，陈设着各样的运动器具。我们最欢喜玩篮球，但是还不大能够掷中；在一个星期里，乐华只掷中了两回，大文只掷中了一回。

好像还有许多话要告诉你；拿起笔来写信，只写了上面的一些，却又好像已经写完了。到底当面谈话要好得多；你说几句，我们说几句，可以把积存在胸中的许多话说个畅快。什么时候能到你那边去玩几天呢？我们常常这样想。你很忙吧？你是常常忙着的。希望你抽出一点忙工夫来给我们写回信。我们接到你的回信，就像和你当面谈话一般地快活了。你爱我们，一定肯依从我们的要求。

校门外池塘里的荷花还没有开完吧？你说过的，清早起来，站在池塘边，闻那荷叶荷花的清淡的香气，是一件爽快不过的事情。这里校舍虽然宽大，门外却没有池塘，想到这一层，更深切地忆念你那边了。

学生周乐华、张大文同上。

乐华看着信稿站起来，嘴里说："请爸爸看去。"

大文转身先走。两人踏着高兴的步子来到枚叔的书房里。枚叔正在那里看新出的《东方杂志》，听了两人的陈述和请求，便把信稿接在手里，同时说："你们两个人'合作'，论理应

该比独个儿写要好得多。”

乐华和大文就站在枚叔的身边，两人的眼光跟着枚叔的眼光在纸面忽上忽下，好像唯恐有什么错误漏了网，不曾被发觉出来似的。

枚叔看完了，抬起头来对着两人说：

“这封信写得还好，只是有一个错误，必须修改。”

“在哪里呢？”大文带着惊诧问。在他的意思，经过两个人这么仔细商量，该不至于有“必须修改”的错误了。

“爸爸且不要说出来，待我再来看一遍。”乐华的眼光重又在纸面巡行，结果却无所得，回答他父亲的是疑问的瞪视。

“就在第二节，”枚叔指示说。“这一节里，讲到的是中学里的先生。你们以为把讲到先生的话写在一节里，就是有条有理了。不知道这不能一概而论。按照意思讲，开头说七个先生人都很好，待你们很和蔼，接着用‘但是’一转折，下面便应该是某一个先生在某一点上不大好的话了。可是你们却说周先生的话不容易听。这并不是他为人不好，也并不是他待你们不和蔼呵，怎么能用了一个‘但是’，就同上面一句话连起来呢？”

乐华点头说：

“我明白了，这个‘但是’是用错的，这里用不到转折。”

枚叔又给他们解说道：

“作文和说话是一样的，在承接和转折的地方最要留心。一句里边有几个词儿不得当，还不过是一句的毛病；承接和转折的地方弄错了，那就把一段的意思搅糊涂了。这须得在

平日养成习惯，每逢开口说话绝不乱用一个承接的、转折的词儿，一定要辨别了前面后面的意思，拣那适当的词儿来用；这样，作文的时候自然不会用错了。”

“那么就把‘但是’两个字去掉好了。”大文急于把信稿修改好，他悄然说。

“去掉固然也可以，”乐华想了一想说，“但不如把位置调一下。说周先生的话不容易听，说我们听的时候格外用心，这都讲的我们做功课的情形。正好归入第三节里去。爸爸，你说对不对？”

枚叔点头称是，接着说：

“此外讲到校舍的一节呆板一点，不过这算不得毛病。就全体看来，还有一个批评，就是表达情感不充分。你们和李先生是非常要好的，写信时应该有深切地表达情感的语句；这封信的第一节和末了两节里有这类的语句，但是都淡淡的，说不上深切。”

“爸爸说得不错，”乐华恍然说。“刚才我们仿佛觉得还有话要说，可是不知道那些话是什么；就把这情形老实对李先生说了。现在听爸爸说了，才知道这原来是嫌自己表达情感不充分的一种心理。”

“你们能感到不满足，就好了。这原不是多想便可以成功的事，也不全关于学力。特意求深切，结果往往平平；有时无意中说几句、写几句，重行回味，却便是深切不过的了。关于表达情感，常有这等情形。将来你们写作的经验多了，也就会知道。”

“那么这封信要不要寄出呢？”大文问乐华。按照大文的意

思，如果重行写过，能够比这一封好，他是情愿再费一两点钟工夫来起草的。

“那当然寄出，”枚叔抢着回答。“你们有这一些意思要告诉李先生，现在把它写在纸上了，为什么不寄出呢？我刚才说你们表达情感不充分，这是深一层的责备。依一般说，这封信清楚明白，末了两节又有活泼趣味，也就可以了。你们究竟还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呢。”

乐华说：“我们下一次写信给李先生，仍旧先给爸爸看；希望听得爸爸说‘比较前一回进步了’。这一封呢，依刚才说的改一下，就寄出吧。”

大文这才定了心。他偶然抬起头来，看见窗外的月光，便自言自语道：“明天还得作《新秋景色》呢。”

五 小小的书柜

这一天是旧历的中秋，大文的母亲先一天就叫大文邀请乐华全家来家里过节赏月。

中秋日放学后，乐华就和父亲、母亲、小妹同到张家去。天气很好，人人都预期着今宵月光的明澈。乐华尤其兴奋，准备晚上和大文共吟王先生昨日选授的李白的《把酒问月》。

到了张家，大文已在门口迎候了。周张两家虽是亲戚，时相往来，像今日这样的双方全家聚会，却是难得的事，主客都

非常高兴。张太太邀周太太入内室去，大文邀乐华和枚叔到书房里坐，大文还有一个七岁的弟弟，在内室跟着妈妈姨母玩耍。

张家原是个世家，上代有好几代是读书的，大文的父亲子渊也是读书人，家产虽越弄越少，书籍却愈积愈多。古旧而宽广的书房中，四壁都是书。六年前子渊突然逝世，张太太因经济困乏，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曾依了枚叔的主张，将版本值钱的书籍卖去许多部，可是剩下的书籍数量仍旧不少。这藏书总算是张氏一家的纪念品，子渊死后，枚叔每到这书房，不禁感慨无限。

大文今夏自乡间回H市就学以后，这书房就是他的用功之地。张太太曾再三叮嘱，不许他乱抽架上的书，可是大文总不免要手痒。他瞒过了母亲，好奇地把架上的书抽来翻看，见有看去略能懂得的，就放在自己的案头，案头堆得满满地，除校中所用的各科教本外，杂乱地摆着许多旧书。这中间经史子集差不多都有些，正翻开着的是一部李太白的诗集。

"了不得，这哪里像个初中一年级学生的书案！"枚叔踏进书房，看见书案上杂乱的书籍，不禁皱眉苦笑着说。

大文面红了。乐华默然地看看大文，又看看枚叔。

"能课外读书，原是好事，但是乱读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你们在学校里有许多功课，每日自修又需要好几点钟的时间，课外的馀暇很是有限，所以读书非力求经济不可。"枚叔说。

"那么怎样才是经济的读法呢？"乐华问。

"好，趁此机会，我来对你们谈谈读书的方法吧。大文，先把你的案头整理清楚，把许多书仍旧放到书架上去。"

大文就着手整理案头，乐华也帮同料理。子渊死后，每年晒书，枚叔都来帮忙。所以书架上的书都经枚叔亲手安排，大约依照门类顺次分别安放，每本书都有一定的位次的。经大文抽动以后，有的已弄错了部位。枚叔指挥着大文和乐华，把某书应放在某处一一指导，并把分部位门类的大略情形告诉他们。

张太太送月饼出来，见枚叔正指挥大文等清理书籍，书案上已不像方才的杂乱了，笑着对枚叔说：

"究竟你是内行人，说话有力量。我屡次叫大文不要胡乱取书，他总是不听。张家出了好几代的书呆子，不要大文将来也是书呆子啊。"

"请放心，我正预备和他谈谈。"枚叔安慰张太太。

"请多多指教他。"张太太自去。

大文陪枚叔乐华吃过月饼，静候枚叔发言，乐华望着整理清爽了的大文的书案，也作同样的期待。枚叔环顾室内，打量了好久，指着一个小小的书柜，对大文乐华说：

"你们把这小柜子里的书腾出来，按了方才所说的门类，摆上书架去。这些都是词集，应摆在哪一架？"

大文即在摆诗文集的架上依次归并，腾出一些空位，乐华帮同将小柜中的书叠好了去补空。枚叔点头说"好"，一壁把小书柜捧到大文的书案上，靠壁摆好，说：

"大文，把这柜子作为你的书架吧。让我来替你选些可读的书摆进去。"

大文和乐华才知道枚叔叫他们腾出小书柜的理由，焦切地等着枚叔开口。枚叔在书架前踱来踱去地巡视了好几次，

先取了一部《辞源》给大文道：

“字典是最要紧的。读书有疑难时可以随时查检。你们以前常用的《学生字典》只有字，没有辞，也许不够应用。把这一部和你常用的《学生字典》一起放在柜子里吧。书架上还有《康熙字典》、《经籍籑诂》、《佩文韵府》、《人名大辞典》，也都是这一类的书，将来用得着的时候尽可翻查，现在却不必放的案头。”

乐华接了《辞源》，替大文装在小书柜里。大文跟着枚叔走动。走到摆小说书的架子旁，枚叔立住了说：

“像你们的年龄，读小说故事是很相宜的。我从乐华口里，知道你们在高小时已读过《三国志演义》了。我国的说部之中，有名的还有《水浒传》、《镜花缘》、《儒林外史》、《红楼梦》、《老残游记》，这架上都有。先读《老残游记》或《镜花缘》吧。翻译的外国小说故事也该选读，这架上有《鲁滨逊飘流记》、《希腊神话》，都是可读的。任你各挑一部去读。读了一部，再读第二部。”

“让我先读《镜花缘》和《鲁滨逊飘流记》，把《老游残记》和《希腊神话》借给乐华去读，大家读毕了再交换，好吗？”大文说。

枚叔点头，把书从架上取下。乐华很高兴地接了书去。枚叔和大文又走到安放诗文集的书架旁。枚叔抽出一部《唐诗三百首》来说：

“你方才不是在读李太白的诗集吗？古来诗人的集子很多，仅只唐人的集子已经不少了，哪能一一读遍呢？还是先读《唐诗三百首》吧。这部书所收的原只三百首诗，都是名家的名

作，其中分古风、律诗、绝句，你们可以先读绝句。诗之外还有词，词原可以不读，如果为求常识起见想读，也好，就读《白香词谱》吧。这里所收的是一百首名词，一百个普通常用的词调。你们到初中毕业，读熟了这些，已尽够了。”枚叔说着，又把《白香词谱》从架上取下，连同《唐诗三百首》交与乐华，叫他替大文装入书柜中。

枚叔忽然在椅上坐下，沉默地向着好几只书架注视了好久，若有所思。大文也默然立在旁边。

“此外还须读些什么呢？”乐华问。

“此外当然还有。第一是经书类。经书是古代的典籍，在我国已有很久的历史，古人的所谓读书，差不多就是读经书。现在你们的读书是为了养成各种身心能力，并非为了研究古籍，目的与古人大异，经书原可不读。只要知道经书是什么性质的东西也就够了。《论语》《孟子》合《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普通称为‘四书’。‘四书’在我国和基督教的《圣经》在西洋一样，说话作文时，常常有人引用，其中所包含的是儒家的思想。既做了中国人，为具备常识计，这些也该知道一点。这学年先读《论语》吧。《论语》读毕再读《孟子》。《大学》《中庸》就可读可不读了。”枚叔指示一只书架，叫大文自己寻出《论语》来放在书柜里。

“还有子类和史类呢？”乐华居然把方才新收得的部类的知识应用上了。

“《论语》《孟子》普通虽称经，其实就是子。诸子当然是值得读的，但是在初中时代恐无暇读遍。史书更繁重，普通读书人向来也只读‘四史’，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和

《三国志》。你们正课中已有历史科，用不着再读了。诸子和史书虽不必读，但当作单篇的文章，国文科中会有教到的时候。那时最好能把原书略加翻阅，明白原书的体裁。譬如先生选了《史记》的一篇列传，当作文章来教你们，你们就得乘此机会去翻翻《史记》原书，那时你们就会知道《史记》有多少卷，列传之外，还有本纪、世家、书、表种种的东西。这是收得概括的知识的方法。"

"方才大文翻《李太白集》，就是为了王先生昨天选授李白的《把酒问月》的缘故罗。"乐华乘机替大文辩白。

"哦，原来如此。很好。大文，以后就用这方法啊。"

大文把学校教本也如数装入书柜中去，小小的书柜只剩下十分之三四的容积了。枚叔过去打量了一会，说：

"古旧的成分似乎太多了，让我明天和王先生商量，看有什么好的新出的少年读物没有。开明书店发行的《中学生》杂志是纯粹为中学生办的，明天我去定两份，把一份送你吧。"

乐华和大文愈加高兴。

黄昏渐渐侵入室内，窗外传来了邻儿们的呼叫声："好月亮！好月亮！"大文和乐华这才重新记起赏月的事来，相将跑出书房去，枚叔也跟着走到中庭。

客堂中已摆好晚餐的酒肴，宾主合起来还不满一桌。大文和乐华心不在吃饭，胡乱吃了一些就跑到中庭去了。张太太和枚叔夫妇彼此絮说家常，谈到两家的先世，谈到儿女的将来。月光映在庭阶上，黄黄地，光暗的界线非常分明。

"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这是大文与乐华的吟哦声。

"你听，两个书呆子!"张太太笑向周太太说。

"据说这是昨天先生教他们读过的，是李太白咏月的诗哩。他们似乎已读得很熟了。"枚叔代为说明。

饭罢又过了好久，枚叔一家才告辞回去。大文对母亲说月色很好，要同走送他们一程，就和乐华前行。

乐华把大文借给他的两部书用纸包了携着，对大文说："我也要去备一只小书柜呢。"

六 知与情意

"九·一八"东北事变的消息激动了全国的民众，因了当局的退让，民情愈见激昂。其中最感到愤懑的，不消说是青年学生。各地学校纷纷组织抗日会，努力于宣传抵抗及抵制仇货的工作。

第一中学是全市学界抗日协会的一分部，校中师生分隶于总务、纠察、宣传、调查诸科。每科之下又设若干组，分头工作，空气非常紧张。校内到处贴着惊心动魄的标语，课外运动停止了，将这时间改行军事训练，各科教师都暂时抛开原有的教程，改授与抗日有关的教材。沈先生于算术科的应用问题中用飞机速率、军舰吨数、食粮分配等做题材，张先生教地理，所讲的是东北的地势，李先生教历史，所讲的是历来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情形。校长黄先生、教务主任陈

先生从前都曾留学日本，熟悉日本的一切，每星期给学生讲日本的国情一次。

王仰之先生在国文科中所选授的，也都是与抗日有关系的文字。其中有一篇是《中学生》杂志卷头言《闻警》，乐华和大文才知道王先生也是《中学生》杂志的订阅者。

王先生很推许《闻警》一文，他说：

“这篇文字是完全对你们中学程度的青年说的。篇幅虽只千把字，内容很不单薄，能表现出激昂愤懑的情绪。其中的主旨，叫青年须认识公理，认识帝国主义，认识自己，都切实可行，不是空论。”

乐华、大文、朱志青及女生汤慧修、周锦华因为被推为宣传科中一年级的编辑股员，所以很关心于抗日文字的写作，在课堂听讲比别人格外留心。

这天接连有两堂国文课，第二堂上课时，等到王先生讲话告了一个段落，朱志青以编辑股干事的资格立起来说：

“我们五个——周乐华、张大文、汤慧修、周锦华和我——被推为本级的编辑股员，本周《抗日周刊》评论栏的文字轮到我们班担任，今晚须缴卷。我们这篇抗日的文字该怎样作才对？就在这一小时中，请先生给我们一些指导，并请同学们给我们提些意见。”

全班学生都认为这要求正当得很，王先生也点头说“可以”。

全堂一时沉寂下来，似乎各自在用心想。王先生先开口道：

“我以为第一步该认清目标。方才那篇《闻警》，是杂志编

者对你们中学程度的青年说的。你们在《抗日周刊》上发表的文字，预备给什么人看？"王先生说时，目光注视着汤慧修和周锦华。

"周刊是宣传品，无论什么人的手里都会传到，我们的文字是预备给大众看的，要叫大众起来抗日。"汤慧修回答得很直截。

"对，是预备给大众看的，要叫大众起来抗日。如果你们是军事专家，确有军事上的计划，你们将告诉大众以军事上抗日的方法吧。如果你们有外交的知识，你们将告诉大众以外交上的抗日策略吧。现在你们是中学生，你们叫大众抗日，究竟有什么具体可行的方法没有？叫大众怎样去抗日？"王先生的眼光向全堂四射。

全堂又沉寂了。汤慧修红了脸把头俯着。

"抵制日货嘛。"一个胖胖的学生回答，他叫胡复初。

"对，抵制日货，原是抗日的一种易行的手段。但是要怎样抵制才有效力？中国抵制仇货不止一次了，每次都虎头蛇尾。此次抵制如果失败该怎么办？你们都有了方案没有？"

胖胖的胡复初把头俯下了。全堂又沉寂。

"请大家不要听了我的话就失望。"王先生故意露了笑容继续说，"文章仍是有法做的，我方才的话只是说要把作文的方向弄个明白而已。你们回答的话，其实都不算怎么错。"

课堂中的空气活跃了。汤慧修、胡复初都把头抬起，全体学生注视着王先生，露着急切期待下文的神情。

"我们的心的作用，普通心理学家分为知、情、意三种。知是知识，情是感情，意是意欲。对于一事物，明了它是什

么，与别的事情有什么关系，这是知的作用。对于一事物，发生喜悦、愤怒或悲哀，这是情的作用。对于一事物，要想把它怎样处置，这是意的作用。文字是心的表现，也可有三种分别，就是知的文、情的文与意的文。关于抗日事件，外交上、军事上的具体办法，抵制日货的切实方案，这是知的方面的事，我们在这些方面当然不很有明确的知识。这类文字只好让专门家去执笔。我们对于东北事变，知的方面虽还缺乏，但情与意的方面是并不让人的。谁对于日人的暴行不愤激呢？谁不想对日人的暴行作抵抗呢？我们该明白这道理，从情与意的方面来说话。我们的文字是宣传品，是给大众看的。我们该以热烈的感情激动大众，以坚强的意志鼓励大众，叫大众也起来和我们一起抗日。”王先生这段长长的话，前半段说得态度很平静，后半段却愈说愈激昂起来。

数十个人头一些都不摇动，直到王先生说完了这一段的话为止。五个编辑股员听毕了王先生的话，不约而同地都吐出一口安心的气来。

“从情意方面去说话，但是须注意，”王先生又继续说，“情意与知识虽方面不同，实是彼此关联的。情意如不经知识的驾驭，就成了盲目的东西。这几天街上到处都贴着标语，大家一定都看见的，有的写着‘扑灭倭奴’，有的写着‘杀到东京去’。骂日人为‘倭奴’，是愤恨的表示，是情。想要‘扑灭’日人，想要‘杀到东京去’，是一种希求，是意。可是按之实际，这种说法都是一厢情愿的胡说。其可笑等于乡下妇女骂人‘你是畜生’，‘杀千刀的’。试问：骂人家‘畜生’，人家就会成‘畜生’了吗？骂人家‘杀千刀的’，人家真会被‘杀千

刀'了吗？这都是单逞情意，不顾知识的毛病。"

全堂哄笑声中，下班铃响了。不久，操场上传来了召集的喇叭声。朱志青叫住乐华、大文及汤慧修、周锦华暂留在教室里。

"就在这两点钟以内，大家来商量商量把稿子做好吧。让我到军事训练班上去告假。"说着就去了。

朱志青回到教室，就说："请先把大意商定，推一个人起草，然后再共同斟酌吧。"说着，拿了粉笔立在黑板旁，等大家开口。

"第一节当然是先叙述经过情形。因为若不叙述，话就无从说起。"汤慧修说。"不过这叙述要简单，只要几句话就够了。"

其余诸人都点头。朱志青就在黑板上写道："简叙经过情形。"

"其次说什么呢？"朱志青问。

"其次当然要表示愤恨了。姑且写'感言'二字吧。"大文说。

朱志青照写在黑板上。

"对于政府的依赖国联，似乎也该责备几句。"乐华说。

"还有张学良的不抵抗，也可连带在这里说及。"周锦华说。

"我们的文字，是要叫大众抗日的，对于大众，似乎该抱一种希望吧。"朱志青一壁写"责政府""责张学良"一壁说，最后写道"对于大众的希望"。

大意完成了，推汤慧修起草，汤慧修也不推让，走到教

室一隅的坐位上执笔俯首就写，周锦华靠在旁边看她。朱志青与大文、乐华凭窗看同学们在操场上受军事训练。

汤慧修起草完毕，交给大家看时，大家看了都满意，只略略更动了几个字就通过了。汤慧修主张大家到王先生房里去，请他看一遍。

五人到王先生房中时，王先生正满身浴着殷红的夕阳在窗口埋着头不知翻查什么。案上除了最近一期的高高的一叠作文本以外，杂乱摊着《中国外交史》、《国际现势》、《日本研究》、《约章成案汇览》、《帝国主义》等等书册。

朱志青申述来意，把稿子交给王先生。王先生含笑点头把稿子接去看。那稿子是这样的：

> 上月十八日的夜间，日本军队攻击沈阳的北大营，这好像一个流氓开始伸出他的拳头，他要大大地逞一回凶了。果然，沈阳就在当夜被他们占据去了。二十一日，吉林省城又被占据。辽吉两省的重要地方，十几天内，也接连地失去不少。我们翻开地图来看，辽宁和吉林明明是我国的土地，那里住着百千万我们的同胞。但是，此刻在那里杀人放火的是日本的军队，此刻在那里奔跑示威的是日本的战马和炮车，而此刻在那里呼号啼哭受尽痛苦的是我们的同胞！想到这里，心中的愤恨像火一般燃烧起来了。
>
> 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仇敌，我们要有结实的拳头来对付他。但是，我国的政府却去告诉国际联

盟，要国际联盟出来说话。国际联盟原来是各帝国主义的集合团体，流氓与流氓是一伙儿，对于我们难道会有好处么？

东北军事长官的不抵抗也是万分可恨的事。花费了民众的赋税，养了许多的兵，制造了许多的军械，敌人来了，却老着脸说“不抵抗”，要他们做什么用？

现在，全国同胞的愤恨都像火一般燃烧起来了。军事长官不抵抗，政府要告诉国际联盟，我们同胞自会伸出拳头来对付敌人的！中国究竟是全国同胞的中国啊！

“很好，就这样去缴卷吧。”王先生看毕说。

过了一歇，王先生又苦笑着说：“外国人讥诮我们中国是‘文字之邦’，我们只能用文字去抗敌，大家应该怎样惭愧啊！”

五人都像背上被浇了一盆冷水，俯首退出。乐华出了校门，在归途上还深深地觉得无可奈何，心里屡次自问道：“我们只能用文字去抗敌，大家应该怎样惭愧啊！”

七 日 记

东北的事变愈弄愈大，民众在激昂的情绪中过了国历的

新年，又到了废历的年边。第一中学虽已照章放寒假，但抗日会的工作并不中辍，并且愈做得起劲，师生都趁了闲暇分头努力，把整个的时间心力集中在这上面。

乐华的父亲枚叔因行务须赴上海。从H市到上海，只须乘半日火车就到。乐华家有好几个亲戚都在上海工商界服务，他们已先后迁居上海，子弟们就在那里求学。其中有许多自幼与乐华很莫逆，小朋友间时有书简来往的。这次枚叔因事赴上海，适值学校放假，就带了乐华同去，一则想叫乐华领略领略大都市的情形，二则也想叫小朋友们有个会晤的机会。乐华就向校中抗日会编辑股告了假，很高兴地随着父亲去了。

乐华父子到上海去的第二日，“一·二八”事变的警报就传到H市。“日兵侵犯闸北”，“十九路军抵抗胜利”，“日兵用飞机在闸北投炸弹”，“闸北已成焦土”，诸如此类的标题，连日在报上用大大的字载着。每次由上海开到的火车都挤得不成样子，甚至连货车、牲口车都塞满了人。消息传来，都说日兵如何凶暴，十九路军如何苦战，中国人民如何受伤害。H市人民大为震动，有家属戚友在上海闸北的更焦急万状。

乐华的安否很使小朋友们担心。据大文所知，乐华家的亲戚有好几家都在闸北，乐华动身以前，曾和大文说过，到上海后预备与父亲寄寓在闸北宝山路母舅家里。闸北既为战场，乐华是否无恙，同学中与乐华要好的都不放心，最焦切的当然是大文。大文每日到车站去打听，遇到从上海来的避难者就探问闸北的情形，愈探问愈替乐华着急。整日到晚盼望乐华有信来，可是因为上海邮局也靠近战区，邮件不免被延搁了。

又过了几日，大文到学校去，照例顺便到乐华家里探问乐华的消息。但见乐华的母亲的神情已不如前几日的愁苦了。据她说乐华父子已避入租界，且交给他乐华附来给他的一封信。这信是托一个逃难回H市的亲戚带来的。

大文急把信拆开来看。信是用铅笔写的，信笺是日记册中扯下来的空白页，信以外还有厚厚的一叠日记空白页，用铅笔写着很细的文字。

信中说，"不料我到上海来就做难民。现已与父亲随母舅全家逃出闸北，住在旅馆中。"又说，"父亲原想叫我先回H市，近日火车轮船都极挤，闻有被挤死的，舅父母不肯放我走。"又说，"这次的经历，在全中国人，在我，都值得记忆。我前次曾和你想找个叙事文的题目，找不出来，现在居然遇到这样的大题目了。"又说，"我从日记册中把这几日的日记摘抄了送给你，你看了也许会比看报明白些吧。"又说，"王先生叫我们写日记，不料我的第一册日记，就要以如此难过的文字开始。"又说，"请把这记录转给王先生和志青、慧修、锦华几位看看，如果他们觉得还有意义，就登在《抗日周刊》上，作为我所应该担任的稿件吧。"最后又说，"我近来痛感到我自己的无用，日人杀到了我的眼前，我除痛恨他们的凶暴以外，并不能作什么有效的抵抗行动，真是惭愧。"

大文把信看完，因为急于想把乐华的消息转告同学们，匆匆地就走，一壁走，一壁读着乐华的日记。

过了二日，第一中学的《抗日周刊》上登载着乐华寄来的记录，题目是《难中日记》。

一月二十八日

半日的火车，除看风景外，全赖携带着的《老残游记》和父亲中途购得的当日上海报纸消遣。报上已载日本海军因华人抗日向上海市长提出抗议的消息。车中议论纷纷，都说上海会有不测。到上海后，父亲带我至宝山路母舅家去。宝山路上但见纷纷有人迁居，形势很是严重。到了母舅家里，舅母正和表姊在整理箱箧，似乎也预备搬迁。我们才坐下，舅父和表兄都从外面回来，说市长已答应了日人的要求，不会再有事，不必搬了，劝我们就住下。全家于是去了惊慌之念，来招呼我们。晚饭后父亲想出去接洽事务，因外面已戒严，走到弄堂口即回来。舅父虽解释说闸北戒严是常事，大家又不安心了。门外什么声音都没有，比乡村还静，不到九点钟，我们全睡了。

一月二十九日

昨晚大约在十二点钟左右，舅父忽然叫醒我们：似乎有枪声，大家不要熟睡。我们醒了后，果然继续的听见了一种比鞭炮还尖锐而沉着的声响。父亲和表哥都说的确是枪声，看来已经开火了。呀，竟免不了要接触！心里不觉感到一些恐怖。隔不了几分钟，枪声竟连续而来了，并且有机关枪的声音夹杂在里面。舅父说睡在楼上危险，应该睡到楼下去。于

是我们就在外面机关枪声连发时，每人顶了一条被头，匆匆地走下楼去，就在客堂的地板上胡乱睡下。外面的枪声一直延续着，没有停止的时候。我们睡在地板上，除了还只五岁的表弟外，谁都睡不着觉。我的胆量素来并不算小的，可是今天晚上却无论如何不敢把头伸出到被外，身子在被里老是瑟瑟地抖，头上身上全是汗珠，把一件衬衫都湿透了。呼吸几乎窒塞，每当枪声稍为和缓一些或者稍为远了一些时，便把头探出被来透一口气，正在觉得略为舒适的时候，常常是一声极响的枪声把我的头又吓进被头中去。挂在墙上的钟，一点，两点，三点，四点，没有一次的敲响不钻进我的耳里。但愿天快些亮。

过了四点，除了枪声机关枪声外，又加入飞机声和自飞机上掷下来的炸弹声。飞机声，我虽则早已听见过，可是声音这样的逼近，却是第一遭。飞机内马达开动的震动声都听得十分清楚，不但机叶扫动空气的风声而已，竟可说是活像一辆汽车在门外开过。在这样的响声继续了半个多钟头后，室内忽然非常明亮，我起初还疑心是谁开了电灯，经父亲的说明，方知这是飞机里的探照灯的光线。表哥起来到窗边去偷看了一下，据说，飞机低得仿佛就在屋顶上，连里边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呢。

挨到了天亮，大家商议怎样逃出这险境的方法。又是表哥起来先到门外面去探听，他回来说，前面宝山路无法通行，只有从后面出去，还可想法。于

是大家胡乱吃了一些早饭，便光身走出后门，向西走去，到了中山路，枪炮声是比较远得多了，可是飞机还要来到头顶上盘旋，我们只好贴近墙壁走路。路上的人多极了，和我们一样，全是“逃难”的。昨天晚上下过雨，地上滑得很，走路实在不易。我们随了大众一直向西走去，据说，到了曹家渡，可转入租界；然而又没有人走过这条路。只有像哥伦布航海那样，向前走去是了。走了大约一个钟头，两腿已经有些酸了，路上没有黄包车可雇，舅父花了三元大洋，才雇到两辆小车。我们盘膝分坐在两辆车上，大约在十点钟左右，终于到达曹家渡了。通租界的那顶桥上有武装的外国兵防守，向桥的这边瞄准着，靠在叠得很高的沙袋上，只要这边有一些动静，他们只要手指头在枪机上一扳，随时就可给我们以一次扫射。我们这许多人小心翼翼地通过了这桥。过桥据说就是租界，大家都透一口气，似乎已经获到了安全的保障了。我们平常喊收回租界，现在又要躲到租界里来，我深深觉得矛盾。

我们换乘公共汽车到中心区去找旅馆。旅馆都早已客满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一家小客栈内得到一间小小的房间。

下午，跟了父亲去打听消息。在路上，只见满是来来往往的行人。走到河南路，忽然有许多黑色的纸灰从天空落下来，我拾起一片来看，原来就是我用惯了的《辞源》的一页。听路人说，在闸北的商

务印书馆被焚毁了。

夜报上详载着闸北焚烧的消息，商务印书馆被毁证实。舅父及表兄都是在该馆服务的，一家突然失去生活的根基，愤闷可知。父亲傍晚从朋友处回来，似乎很有忧色，不知听到什么消息了。

一 月 三 十 日

昨夜睡得很甜，虽则那么多的人挤在一起。夜半，曾隐约的听到隆隆的炮声。

一起身，表哥便出去买进一份报来，大字的标题，说我十九路军胜利，大家都为之一乐。舅父说我们个人虽则吃了些苦，只要于国家有利，那么，就再多牺牲一些也是心愿的。

在旅馆里实在没有事可做，只好跟了父亲到外边去瞎走。外边，市面是全无了，店家都已罢市，门上贴一张红色印刷的纸条，写着“日兵犯境，罢市御侮”八个大字。唯有卖报的生意大好。有日报，还有夜报及号外，差不多每个行人手里都有一张报纸。

外面盛传粮食将起恐慌。各处的交通差不多都已断了，唯有沪杭路还通着，北站听说已被烧，火车只到南站。父亲颇想邀了舅父全家一同回H市。同旅馆中曾有人从南站折回，说车子无一定班次，妇人小孩竟有在车上挤死的。报上又载着日飞机在南站一带盘旋的消息。看去一时不能脱出上海的了。

夜间炮声甚烈，玻璃窗震动得发响。

乐华寄来的日记原不止三日，这期的《抗日周刊》上只登了这些，末尾注着“未完”二字。

八 诗

“一·二八”事变引起了金融恐慌，各业周转不灵，公债的价格暴落，公债交易所至于停市。各地靠公债投机为业务的银行纷纷倒闭。乐华的父亲所服务的H市某银行也是其中之一。乐华随父亲回H市后，不久父亲就失业了。

乐华本学期的学费是从母亲有限的储蓄项下支出的。母亲把那笔钱交给乐华时曾说：

“如果你父亲在市里一时找不到职业，下半年也许非搬回乡间去不可，你也许不能再进第一中学了。这学期要格外用功啊。”

国难与家难逼迫得乐华很勤奋。枚叔虽不免烦闷，表面却仍泰然自若，除偶然出去探望朋友外，长长的春日闷在家里，全靠读书消遣。陶渊明的集子是枚叔近来常放在案头的。乐华每当放学回来，常见父亲坐在案前读书，近拢去看，所读的老是一本《陶渊明集》。乐华乘父亲不在家时，也曾取《陶渊明集》来随便翻看，词句间虽偶有看不懂的，大致都已无困难，觉得比别人的诗容易读得多。其中描写田园景物诸佳句尤中心意。乐华尝到了一种冲淡幽远的情味。

“母亲说，下半年也许非搬回乡间去不可。就回乡间去吧，读书种田，清贫过活，趣味多好！人格多高尚！”这是乐华不曾出口的话。

有一天，王先生选了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六首给学生读。几月以来，报上的国难记载与所选读的激昂慷慨的文字，已使学生们的情绪紧张到了极度，突然读这几首诗，都感到异常的松快，犹如战士们从火线中出来，回到故乡一样。乐华的感兴又与同学不同，在他，这几首诗已不止是空泛的憧憬．简直想认作实际生活的素描的图案了。

在放学的归途上，乐华与大文谈这几首诗的趣味与陶渊明之为人，还说到父亲近来也在每日读陶诗。又把自己近来的感想告诉了大文。

“到我家里去歇一会吧。让我们请父亲讲些关于陶诗的话。”乐华在自己门首邀住大文。

乐华拉着大文走进自己家里。枚叔在西窗下案前坐着。夕阳半窗，柳丝的影子在窗子玻璃上婀娜地摆动，案上正摊着陶诗。

“爸爸，我们今日也在读陶渊明的诗呢。王先生选了《归园田居》六首。”乐华说。

“哦，”枚叔就案上把《陶集》翻动，很快地把《归园田居》翻出了，指着说，“是这几首吧。你们读了觉得怎样？”

“很好！”乐华、大文差不多齐声说。

“陶诗原是好的，我近来也常在读着。但是对于你们也许不好。我想，王先生选陶诗给你们读，目的大概是供给常识，叫你们知道有陶渊明这样的人，知道有这一种趣味的诗而已。”

乐华、大文都露出疑惑的表情，尤其是乐华，好像失去了将来的目标，不禁把近日所怀抱的意思吐露出来说：

“我觉得过陶渊明那样的生活很有趣味。”

“别做梦吧。在陶渊明的时候，也许可有那样的生活，你们现在却已无法学他。陶渊明派的诗叫做田园诗，田园诗自古在诗中占着重要部分。从前都市没有现在的发达，普通的人都在田园过活一世，他们所见到的只是田园景物，所以田园诗有人做，有人读。现在情形大不同了，大多数的人在乡间并无可归的‘田园’，终身局促在都市‘尘网’之中，住的是每月多少钱向房东租来的房子，吃的是每石十几块钱向米店购来的米，穿的是别人替我们织好了的绸和布，行的是车马杂遝的马路，‘虚室’，‘桑麻’，‘丘山’，‘荆扉’……诸如此类的辞藻，与现在的都市人差不多毫无关系。我们读田园诗觉得有兴趣，只是一种头脑上的调剂，这情形和都市的有钱人故意花了钱到乡间去旅行一次一样。老实说，只是一种消遣罢了。”枚叔说了苦笑一下，随手把《陶集》翻拢。

“那么我们不能回乡间去了吗？母亲曾和我说过，如果爸爸在市里找不到事情，下半年也许非回乡间不可呢。”

“如果不得已，原只好回去，但是要在乡间过生活，即使你将来会拿锄头，也很困苦吧。你须知道：现在的乡间决不会再有陶渊明，也决不能再有《归园田居》那样闲适的诗。时代有一定的特色，读古人的书须留心他的时代，古人原并不对你说谎，但是你一不小心也许会成为时代错误者，上很大的当呢。”

乐华和大文听了这一番话，都似乎大大地感到失望。胸

中新收得的闲适的诗趣全失，换进去的是俗恶的现实的悲哀。校叔忽然走到书柜前面，从许多小册子中抽出一本书来，坐在案前翻寻了一会，把书页折了两处，对乐华、大文说：

“这是一本翻译的新俄作家的诗选。这折着的两首，你们去看看。”

乐华和大文把书接来看时，第一首是莎陀菲耶夫的《工场的歌》。

我今天才感到了，今天才知道了，
这里的工场是每天有热闹的狂欢节祭的。
每天在一定的时刻举行歌宴，——
穿工作服的客，声响与轰击，歌与跳舞，
声响与轰击，没有言词，只有音响的谐美的话声，
沉醉而高兴着似的车轮的整齐的有节奏的舞蹈。
每天往工场去，往工场去是愉快的。
懂得铁的话，听得天启的秘密，是愉快的。
在机械旁边，学着粗暴的破坏的力，
学那不绝地构成那光明的新的东西的力，是愉快的。

两人读毕以后，面面相觑地惊异起来，急急地再去翻第二处折着的书页，那是加晋的《天国的工场》：

青石的工场
高而又广阔。

啵！刀劈一般的警笛
以沉重的声调鸣叫着。
于是从各隅
穿着黑的，污秽的厚的工作服
以风一般的警笛结合着的
力强的锻冶工的群，急忙着来了……
天空是愈黑暗了。
暗黑的群众会合着，
即刻迅速地
用了气闷的炎热，
将电光的熔矿炉
赤红地燃烧着。
于是快活的锤声
将广阔的工场颤动了。

两人看毕仍是莫名其妙，相对无言。倒是枚叔先发问：

“句子是懂得的吧，如何？”

“这也是诗吗？”大文问。

“是诗罗，是新体诗。你们应该读过新体诗了吧。”

“新体诗是读过了的。胡适的，徐志摩的，刘大白的，都见过几首。不过内容似乎和这完全不同。”乐华回答。

“你们觉得有些异样吧，这难怪你们。从前的人大都以‘风花雪月’为诗料。新体诗中这类‘风花雪月’的词彩也常常见到。我们读惯了这类的诗，于是就容易发生一种偏见。如果陶渊明的是田园诗，这两首俄国作家的诗可以说是工场诗。

陶渊明是种田的，所以用'野外'、'桑麻'、'锄'、'荆扉'等类的辞，俄国革命以后，做工成为吃饭的条件，大多数的人都要与机械为伍，这几个诗人都是在工场做工的，所以用'工场'、'铁'、'熔矿炉'、'锤'、'工作服'等类的辞。田园与工场，同是人的生活的根源，田园可吟咏，当然工场也可吟咏的了。切不可说关于田园的辞类高雅，是诗的，关于工场的辞类俗恶，不是诗的。诗的所以为诗，全在有浓厚紧张的情感，次之是谐协的韵律，并不在乎词藻的修饰。这几首是译诗，原来的韵律我们无从知道。但是就情感说，仍不失为很好的作品。他们对于工场的爱悦和陶渊明对于田园的爱悦，毫没有不同的地方。"

乐华和大文都点头，目光重复注在那第二首译诗上。

"农村正在急速地破产，都市正在尽力地用了威逼与诱惑，把人吸到它的怀里去。我已是中年的人了，你们正年轻，一定要到都会去，在这大时代的旋涡中浮沉的。闲适的田园诗，将来在你们只是一种暂时消遣的东西，你们自己所急切需要的是工场的诗或都市的诗啊。"

"中国现在有作这样的新诗的人吗？"大文问。

"似乎还没有，不久总应该有吧。没有的原因，由于会做诗的不到工场去，在工场里的不会做诗。这情形当然不会再长久继续下去。不过，即使有，一定和你们方才所读的俄国诗人的作品不同。俄国革命成功，工场已是大众的工场，所以诗人那样颂赞它；在别国，也许不能颂赞，反要代以悲苦愤激的情调吧。现在，我们不能有快悦的工场诗，正和不能有闲适的田园诗一样。只好且看将来了。"枚叔说到这里，把

眼光平分地注视了乐华与大文一会儿，似乎很有感慨。室内昏黄，快到上灯时候。

乐华见父亲似乎已不愿再说什么了，就扯了大文默然退出外间。母亲留大文吃晚饭，大文说恐家里等他，匆匆地携着书包去了。

九 《文 章 病 院》

“好新鲜的标题！”汤慧修拿着一本书走进教室来，眼睛看着书页，长长的头发披在肩头。

“什么？”几个同学正在谈论什么事情，被她的这一句话引起了注意，就同声问。

乐华认清她手里拿的是《中学生》杂志，欣喜地说：“是二月号吗？他们曾经登过广告，说二月号印成之后，在闸北的炮火中完全毁掉，须待重印了方可寄发。这是重印的版本了。”

几个同学便围拢去看汤慧修手中的杂志。汤慧修指着书页说：“你们看，《文章病院》，这标题多么新鲜！”

“是一篇什么性质的文字呢？”

“肺痨病院给人医肺痨病，外科病院给人医外科病，依此类推，文章病院该是给人医文章的毛病的。”

“我们平时作文，常常犯许多毛病。如果送到文章病院去

医一医，再给先生看，一定可以得到甲等的品评了。”

“开头有‘规约’在这里，我们看呀。‘一、本院以维护并促进文章界的“公众卫生”为宗旨。二、根据上项宗旨，本院从出现于社会间之病患者中择尤收容，加以诊治。’——文章界的‘公众卫生’，出现于社会间之病患者，看了这两句，可知我们的文字是不收的；要‘出现于社会间’的妨碍‘公众卫生’的文字才收。难道文字的毛病也有传染性吗！”

“我想的确有的，”周锦华说。“文字登载在报纸上、杂志上，或者刊印在书本上，在社会间传播开去；一般人总以为这样的文字是了不起的，便有意或无意地仿效它。如果它本身有毛病，仿效的人就倒楣，患传染病了。所以，我们编《抗日周刊》也得好好用一番心，至少要每一篇文字没有什么毛病才行。”

在一年级的编辑股员里头，周锦华是最负责的一个。她不把凑满篇幅认为满意；她要周刊上的每一篇都有精义，都有力量，真能收到文字宣传的效果。她时时刻刻不忘记周刊，现在谈起文字的传染性，她又说到周刊上去了。

“不错。”几个同学点着头。

“写上《抗日周刊》，就是‘出现于社会间’的文字了。”胡复初又加以说明。他继续看文章病院的“规约”，说道：“这原来是替人家批改文字，同王先生给我们做的工作一样。王先生有时在我们的文稿上画一些符号，表明这地方有毛病，什么毛病，要我们自己去想。这杂志上大概不只在有毛病的地方画一些符号吧。”

“你不看见‘规约’上说明‘将诊治方案公布’吗？犯的什么病，要吃什么药，用什么方法医治才会好，把这些都说明白，

才成一个‘诊治方案’呢。”

汤慧修说：“把杂志摊在桌子上大家看吧。”她把《中学生》杂志摊在自己的课桌上。七八个人便伛着身躯，头凑着头围着看。外面有脚踢着皮球的蓬蓬的声音，有鼓励赛跑者的热烈的呼喊；在课堂里的几个人好像全没有听见，他们的心神正在另一个世界里活动着。

“第一号病患者——《辞源续编说例》。《辞源续编》是大书馆里的大工作，‘一·二八’以前，报纸上登着大幅的出版广告；‘说例’相当于‘序文’，是编辑者的公开宣言，怎么会有了毛病，进了病院？”朱志青惊奇地说，

周乐华翻过几页，悄悄地说：“更奇怪了，《中国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宣言》也在这里，成为第二号病患者。”他看着张大文说：“去年我们一同看报，不是把它读过一遍的吗？”

张大文点头说：“当时读下去似乎也能够明白。不知道这篇文字到底有什么毛病。”

“还有第三号病患者吗？”胡复初抢着再翻过几页。

“啊！还有，《江苏省立中等学校校长劝告全省中等学校学生复课书》。”几个人像发见了宝物一般喊起来。

“这一篇应该进病院，”周锦华掠着额发说。“我当时在报纸上看过的，糊里糊涂，不晓得说些什么。我以为我的程度不够，看了一遍再看第二遍，把它仔细地划分段落，希望捉住各段落的要旨；但结果还是糊涂。罢课不足以抗日，大家复课吧，这是很简单干脆的一句话。那些校长先生偏要东拉西扯写上这么多的文字，真是可怪的事。我倒要看病院里

的‘医生’怎样给它诊治呢。”

胡复初又抢着翻书页了，“看第四号病患者是谁?”翻了一下之后，他才知道没有第四号了，说道：“只有三号。”

“我们写的文字如果送到文章病院里去，恐怕是百病丛生，不堪诊治的了。”张大文凝想着说。

“我想也不至于，”汤慧修说。“王先生从来没有说过我们的文字绝对不通；他只对我们说哪一句不妥当，哪一节要修改。如果送到文章病院里去，我们的文字至多是一个寻常的病患者。”

“那么，”张大文说，“大书馆里编辑先生写作的文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通过的文字，江苏省立中等学校校长公拟的文字，怎么会病得这样利害，烦劳病院里的‘医生’写了这么长的三篇诊治方案呢?”

“这要待看完了诊治方案才得明白。”汤慧修回答。

周锦华忽然想起了一个念头，她对大家说：“现在快要上课了，这密密地用小铅字排印的十八页文字，一会儿是看不完的。我们在这几天里作一回共同研究吧，研究的材料就是这个文章病院。”

“怎样研究呢?”

“我们要把这三号病患者所患的毛病归起类来，看它们的毛病大概是哪几类。这于我们很有益处。‘规约’上边不是说着吗，‘知道如此如彼是病，即不如此不如彼是健康，是正常。’我们以后大家当心，不要犯那几类毛病；那么，写下来的一定是健康的、正常的文字了。”

“这很有意思!”汤慧修高兴得拍着手掌。“就是我们这几

个人，在自修的时候来做这研究工夫。我们还可以把研究的结果报告给全班同学知道，还可以请王先生给我们批评。"

这当儿，上课的铃声响起来了。

三天之后，他们的研究工夫做完毕了；由朱志青把研究所得记录下来，并且告诉了王先生，说要报告给全班同学知道。

这一天王先生上国文课，讲完了一篇选文，时间还有馀多，他就说："有几位同学研究了最近一期《中学生》杂志的《文章病院》，要把研究的结果告诉大家，现在就听他们的报告。那《文章病院》我也看过了，比我平时给你们批改文稿来得详细。他们把它归纳一下，看文字的毛病大概有哪几类，这对于写作的练习的确是有帮助的。"

王先生说罢，用右手示意说："谁到这里来报告？"他就坐在靠近黑板偏右的椅子上。

朱志青站起来，走到讲台上，把胸膛挺一挺，开口道："最近一期《中学生》杂志增加《文章病院》一栏，想来诸位都看过了。我们几个人看出这一栏里提及的三号病患者虽然犯了不少的毛病，但是归聚起来，毛病的种类也并不多。因此我们想，这几类毛病必然是最容易犯的。写文字如果能够不犯这几类毛病，即使说不上名作，至少不用进《文章病院》了。现在让我逐类逐类提出来说。"

全班同学都轻轻地舒着气，整顿精神，预备听朱志青的演讲。

朱志青从衣袋里取出几张稿纸来，却并不就看，又说

道："那三号病患者——那三篇文字都是文言文，而我们写的是语体文；知道了文言文的毛病，对于写作语体文好像未必会有什么益处。其实不然。我们看出那三篇文字的毛病都是属于思想习惯和言语习惯上的；所以用文言写固然有病，如果用语体写，还是有同样的病。我们要知道思想习惯和言语习惯上通常有哪一些病，那就文言的材料也于我们有用处。"

他说到这里，才看一看手里的稿纸，取粉笔在黑板上写了"用词、用语不适当"几个字。

"这是一种毛病。该用这个辞的，却用了那个辞；该这样说的，却那样说了。那三号病患者差不多都犯这毛病。现在举几个例子来说。'目的'，不是大家用惯了的名词吗？心意所要达到的境界叫做'目的'。而第一号病患者却有'不能不变更去取之目的'的话。编辑辞典，选用条目，哪个条目要，哪个条目不要，只有依据预定的'标准'来决定；所以，说'去取之目的'不适当，必须说'去取之标准'才行。又如'促进'，原是习用的一个动词。而第二号病患者说'努力促进自治制度'。因为制度只能订定，实行，修改，或者撤废，可是无法促进，所以'促进'这个动词用在这里就不适当。又如'重新'这个副词，本该用在第二回做的动作上；读过书了，再读一回，叫做重新读书，游过山了，再游一回，叫做重新游山。第三号病患者劝学生复课，单说'收拾精神，一律定期复课'，已经很觉不妥了，因为罢课为的是国难，原没有放散精神；而它又在'收拾'上而加上'重新'两字，好像学生已经把精神收拾过一回了，更属不适当之至。以上是用辞不适当的例子。其他如该说购买力薄弱，而说'物力维艰'，该说整

齐全国的步骤，而说'整齐全国一致之步骤'，当时日本武力还只及于我国东北，而说'东北烽烟弥漫全国'，都是用语不适当的例子。这种毛病的原因在于认识辞和语的意义不确切；或者因为不曾仔细思量，只顾随笔乱写，便把不适当的辞和语写了上去。"

"意义的缺略和累赘"，朱志青又在黑板上写了这几个字，回过头来说道：

"一句话里，意义没有说完足，就不成一句话。反过来，说得太噜苏了，把不相干的东西都装了进去，也同样地不成一句话。这种毛病的原因在于不曾把意义想得周全，就提起笔来写；如果作者的言语习惯不良，平时惯说那些支离的、累赘的话语，写起文字来也就会有这样的病象。试举几个例子。'当《辞源》出版时，公司当局拟即着手编纂专门辞典二十种，相辅而行，'在'相辅而行'上面，怎么少得了'与《辞源》'几个字？'际此内忧外患之时'成什么话？必须说'际此内忧外患交迫之时'才行呀。不说'以……译音表为标准'或'依……译音表'，而说'均依本馆所出外国人名地名译音表为标准'，这是累赘不通的话。不说'使国民参与政治'，而说'召集国民参与政治机关'，这也是累赘不通的话。像第三号病患者因为要说青年感情丰富，关心国事，先把老年人也知爱国来作陪衬；却说什么'明知行将就木，即使国亡，为奴称仆，亦无几时，然犹攘臂切齿，慷慨陈辞，鼓其馀勇，义无返顾，'仿佛把老年人讥讽了一顿，这更是累赘的无用的话了。"

朱志青停顿了一下，又说："一句话里，前后不相连贯，

一串话里，彼此不相照应，这也是重大的毛病。如第一号病患者说：'此十馀年中，世界之演进，政局之变革。在科学上名物上自有不少之新名辞发生。'这只是一句话而已，然而前后不相连贯。正如文章病院的'医生'所说，'揣摩这里的语气，"世界"与"政局"对立，"科学"与"名物"对立，而以"科学"应"世界"，"名物"应"政局"。世界演进，科学研究益精，因新发明、新发见而产生新名辞，那是不错的。但是，"政局变革"与"名物"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而牵在一起，这句话就前后不相连贯了。又如第二号病患者说：'"一致对外"为本党与全国人民共同之呼声。大会认为尚有急需注意者。国内生产日渐衰落。因生产衰落而……'这是一串的话。那前三句因为没有什么关系词把它们连起来，彼此便不相照应，好像是各各独立的。又如第三号病患者开头说'我国家民族苦东西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压迫也久矣'，依理接下去应该说侵略压迫从什么时候起头，直到现在已历多少年，才可把怎样地'久'说明，与第一句相照应。而第三号病患者不然，却说'平时则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在在足以制我之死命，有事则政治压迫、军事压迫无所不用其极，凡有血气，畴能堪此'，好像把自己方才说的第一句话忘记了。这种毛病的原因大概在于思想不精密。犯得太多的时候，虽然说了一大堆，写了一大篇，实际全是瞎说；不是叫听者、读者上当，便是叫听者、读者莫名其妙。真是危险的毛病。"

朱志青又把稿纸上的标题抄上黑板，一壁说："这种毛病可以叫做'意义不连贯，欠照应'。"

他把稿纸纳入衣袋里，继续说道："我们摘录下来的例子

还多，完全说出来，未免使诸位生厌，所以只说了一小部分。把许多例子归聚起来，就看出它们犯的不外刚才所说的三种毛病：用词、用语不适当；意义的欠缺和累赘，意义不连贯，欠照应。再加仔细分析，毛病的种类当然还可增多。但是我们想，这三种毛病该是最普遍的了，我们写作文字，如果能够避免这三种毛病，用辞、用语处处适当，每一句话意义都完足，也并不累赘，而且一直到底，互相连贯，彼此照应，这样，我们的文字不就通顺了吗？”

下课的铃声催促他赶快作结束，他简括地说道：“我们以为要做到这地步，实在也并不困难，只须在思想习惯和言语习惯上留意。《文章病院》里的三号病患者的思想习惯和言语习惯太不好了，远不如我们，提起笔来又不肯先检点一下，所以犯了这许多毛病。我们从他们的失败上，正可以找到成功的路径。这是我们今天要把研究结果告诉诸位的本旨。”

朱志青说罢就走下讲台，回到自己的坐位上。

王先生站起来了，露出满意的脸色，说：“志青他们的研究报告虽然简略，可是很扼要。《文章病院》里的三号病患者所患的毛病固然不尽属于这三类，然而多数属于这三类。就是一般不通的文字，你说它这里不通，那里不通，归纳起来，大致也离不了这三类毛病。志青结末说的话是不错的。一个人如果能在思想习惯和言语习惯上留意，写下文字来就不用进《文章病院》了。”

王先生又用慨叹的声调说：“那第三号病患者——《劝学生复课书》最要不得，思想习惯完全是‘八股’的。想不到民国二十年的中等教育界中还会出现这样的文字！它为什么要

不得，下一次我要给你们仔细地讲一回呢。”

十 印　　象

离H市八里有一座山，并不很高，却多树木。因为没有别的名胜古迹，那座山就成为H市一般人游赏的目的地。到那边去可以步行，沿河的一条道路颇宽阔，而且是砖铺的，一路走去很安舒；也可以乘船去，那河道直到山脚下才转弯，所以一上岸就登山了。

这一天，沿河的道路上，乐华和大文在前，枚叔在后，在那里对着山走去。他们换穿了轻薄的夹衣，身体松爽，步履非常轻快。枚叔手里虽然拿一根手杖，却并不用来点地，只把它当作游山的符号而已。

可是枚叔这当儿的心情远不及他的步履那么轻快。失业像伤风病一样，一会儿就碰到了；什么时候才得同它分手，却难以预料。妻子的脸一天愁似一天，又加上时时续发的低低的一声叹气。叫她不要发愁不要叹气吧，实在没有什么话可以安慰她；看她发愁听她叹气吧，更把自己的心绪搅成一团乱丝。每天看报纸，又填满了令人生气的消息，敌人着着进追，当局假痴假呆，无非这一类。想到中国前途的苦难，就觉得个人的失业真是不成问题的微细事情。然而这只是理智的想头，实际上还是时时瞥见那黑色的影子——失业，感受

到它的强烈的压迫。坐在家里气闷，正好是星期日，乐华和大文不到学校，就带他们出来游山，借此舒散一下，然而也并不见得有效果，四望景物，只觉怅然；“草长花繁非我春”，意识中渐渐来了这样的诗句。对上一句什么呢？他思忖着，就走得迟缓了。

乐华、大文平时难得离开市镇。现在依傍着活泼的发亮的河流，面对着一抹浓绿一抹嫩绿涂饰着的山容，路旁的柳枝拂着他们的头顶和肩背，各色的花把田野装成一副娇媚的笑脸；他们好像回复到了从前的乡村生活，彼此手牵着手，跳呀跳地走着；他们和枚叔的距离就渐渐地加长了。

“你看，那苍翠的山在那里走近来迎接我们了。”大文用欣快的调子说。

“我们走得更快一点，那山要更快地迎过来呢。”停了一停，乐华又说：“山是不动的，是人走近山去，这谁不知道？然而我们此刻的确有这样的感觉，仿佛山在那里迎过来。这是很有趣的。”

大文指着河面说：“那印在河里的是柳树的影子，谁不知道？然而我此刻有这样的感觉，像一个头发细长的女子在那里照镜子。不也很有趣吗？”

“今天回去，我们要写一篇游记。”乐华突然说。

“各写一篇呢，还是合写一篇？”大文问。

乐华不回答大文，继续说他自己的话：“我们不要平平板板记述走过哪里，到达哪里，看见什么，听见什么。我们要把今天得到的感觉写出来。感觉山在那里迎过来，就写山在那里迎过来；感觉河里的柳树影宛如镜子里的女子，就写河

里的柳树影宛如镜子里的女子。这样写的游记，送给别人看，或者留给自己将来看，都比较有意义。”

大文跃跃欲试地说：“好，我们一定这样写。”他又说：“那么，当然各写一篇了。我的感觉和你的感觉未必相同，如果合写一篇，就要彼此迁就，这是不好的。”

“各写一篇好了。就请父亲给我们批评。”乐华说着，回头望枚叔，说：“我们走得太快了，父亲还在后头。等他一下吧。”

待枚叔走近，乐华和大文就让他介在中间，三个人缓缓并行，不很长的身影斜拖在砖路上。

乐华把他们要怎样写游记的意思告诉了枚叔。

枚叔说：“游记本来有两种写法。像你所说的，把走过哪里，到达哪里，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平平板板地记下来，这是一法。依了自己的感觉，把接触到的景物从笔端表现出来，犹如用画笔作一幅画一般，这又是一法。前一法是通常的‘记叙’，后一法便叫做‘印象的描写’。”

大文说：“那么，我们刚才约定的写法就是‘印象的描写’了。什么叫做‘印象’呢？这个词儿时常碰见，可是我一直不知道它的确切的解释。”

枚叔说：“这原是心理学上的一个名词，解释也不止一个。最普通的解释，就是从外界事物受到的感觉形象，深印在我们脑里的。所以，你第一次遇见一个人，感觉到他状貌举止上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就是他给你的印象；或者你来到群众聚集的大会场，感觉到群众的激昂情绪有如海潮的汹涌，有如火山的喷发，那么‘海潮和火山一般’就是这群众大会给你

的印象。”

“我说山在那里走近来迎接我们，这也是一个印象呀。”大文看着枚叔说。

“谁说不是呢？作文如果能把印象写出，就不仅是‘记叙’，而是‘描写’了。你们能说出‘记叙’和‘描写’的区别吗？”枚叔的两手同时轻叩乐华和大文的肩膀。

乐华接着回答：“我可以用比喻来分别它们。单就游记说，仅仅‘记叙’，结果犹如画一张路程图；如果能把印象写出，却同画一幅风景画一样，这就是‘描写’了。”

枚叔点头说：“不错，从这个比喻，就可以知道‘记叙’和‘描写’对于读者的影响很不相同。人家看了你的路程图，至多知道你到达过哪里，看见过什么罢了。但是，人家看了你的风景画，就会感到你所感到的；不劳你解释，不用你说明，一切都从画面上直接感到。所以，‘描写’比较‘记叙’具有远胜的感染力。”

走了几步，枚叔又说：“从前我在学校里教课，一班学生作文，不懂得印象的描写，总是‘美丽呀’、‘悲痛呀’、‘有趣呀’、‘可恨呀’，接二连三地写着。我对他们说，这些词语写上一百回也是不相干的，因为它们都是空洞的形容，对于别人没有什么感染力。必须把怎样美丽、怎样悲痛、怎样有趣、怎样可恨用真实的印象描写出来，人家才会感到美丽、悲痛、有趣和可恨。他们依了我的话，相约少用‘美丽呀’……那些词语，注重随时随地观察，收得真实的印象，用作描写的材料。后来他们的文字就比较可观了。”

乐华忽然指着山的左边说道：“看了这条小溪沿着山脚往

下流的景色，就知道柳宗元观察的精密。”

小溪在山脚下转弯向左，开始曲折起来。从较高的这边望去，有一段是看得见的，反射着白光；忽地一曲，河身给田亩遮没了；但是再来一曲，便又亮亮地好像盛积着水银；这样六七曲，才没入迤长的一带树丛里。

“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不是有这样一句吗？”乐华继续说，“‘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这‘明灭可见’四个字是多么真实的印象呀！我们现在要描写这条小溪，似乎也只有‘明灭可见’四个字最为适切。”

枚叔对于乐华的解悟感到欣然，说道：“柳宗元的山水记本是古来的名篇，他差不多纯用印象的描写。”

大文昂头四望，用歌唱的调子说：“‘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我觉得是很好的印象的描写。”

枚叔和乐华不觉也抬眼眺望。平远的原野的尽处，明蓝的天幕一丝不皱地直垂下去。

枚叔沉吟了一会儿说：“这一句固然是很好的描写；可是在这一首《敕勒歌》里，末了一句尤其了不得。”

“‘风吹草低见牛羊’。”大文又歌唱起来。

“这是极端生动的一个印象。这七个字组合在一起，是比较图画更有效果的描写。北方的牧场，我们没有到过。可是读了这一句，就仿佛身临北方的牧场。”枚叔挥动着手杖说。“你们想，丛生的草，苍苍的天，单调的北方的原野；风没遮拦地刮过来，草一顺地弯着腰；于是牛呀羊呀显露了出来，一头头矗着角，摇着尾巴，奔跑的奔跑，吃草的吃草，这些景象，从这七个字上不是都可以想见吗？”

乐华大文听了枚叔所说的，再来吟味“风吹草低见牛羊”七个字，一时便神往于北方的牧场，大家不说什么。

走了一程，大家微微出汗了。枚叔用手巾按了按前额，又说：“像柳宗元的山水记和刚才说的《敕勒歌》，好处都在捉得住印象，又能把印象描写出来。你们试作游记，预备用印象的描写，这是不错的。不过我们一路谈话，收受印象的机会未免减少了。”

大文说：“不要紧，我的游记预备从登山写起，现在还没有登山呢。”

乐华说：“我预备从出门写起，到登山游览为止。下山走原路回去，就不写了。我一定要把柳宗元描写河道曲折怎样精妙的话带写进去。”

枚叔称赞道：“你们这个主见也很有意思。像这样截取一段来着手，叫做‘部分的描写’。大概印象的描写同时须是部分的描写。如果要一无遗漏，从出门写到回家，就难免有若干部分是平平板板的记叙了。”

前面小港口跨着一座石桥，矮矮的石栏正好供行人憩坐。

枚叔跨上石级，说：“快到山下了，我们在这里歇一歇，预备登山。”他就在石栏上坐下，把手杖搁在一旁。

乐华大文坐在枚叔的对面，回身俯首，看小港汩汩地流入河里。

枚叔补充刚才的话道：“你们要记着……”

乐华大文才面对着枚叔。

“也不限于游记；除了说明文字和议论文字，都可有两种写法，一是通常的记叙，一是印象的描写。你们刚才想起了

描写风景的好例子，更能想起描写人物的好例子吗？”

“那是很容易从现代人的小说和小品文中去找的。”大文向乐华说。

“我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了。”乐华高兴地站了起来。

“你说几处给我听听。”枚叔微笑着说。这当儿，他宛如在从前教授国文的课室中，心神凝集于彼此的讨究；他把满腔的牢愁暂时忘记了。

十一 辞的认识

乐华端着两盏茶走出来，看见父亲与那位卢先生已经在靠西墙的茶几两旁坐下了。

“卢先生，用茶。爸爸，用茶。”

卢先生燃着了雪茄，带着笑颜将乐华端相了一会，问道：

“在中学堂里读书，还有几年毕业？”

“才一年级呢。初中毕业，要在后年。”乐华回答。

“初中毕了业进高中，高中毕了业进大学，大学毕了业出洋游学，”卢先生红润的圆脸耀着光彩，旁睨着枚叔说，“枚翁，你要好好儿给他下本钱呢。”

“哪里谈得到这些，我想让他在初中毕了业也就算了。”

由于自家境况的困难以及对于教育现状的不满，枚叔是有一大篇的议论可以发挥，主张即使不在初中毕业也没有什

么关系的；可是这未免使这位热心的客人扫兴，所以给他个并不趋于极端的回答。

“初中毕业不行的，”卢先生把雪茄摘在手里，“现在更不比前十几年了，要赚钱非出洋游学不可。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儿子到德国游学，去年回来，就在上海西门子洋行当买办。七百块钱一个月，出进是汽车，真写意呢。”

枚叔苦笑着说：

“可惜我没有这一大笔本钱。”

乐华对于这位客人所说的话不感得亲切有味，便自去在沿窗的桌子旁坐了，取一本《生理卫生学教本》在手，低头温习。

卢先生似乎方才想起了本钱不是个个人预备着在袋里的，不觉爽然若失，说道：

“话倒是真的，没有本钱，读书就不容易读上去。——请问枚翁，近来有什么地方说起，要相烦枚翁帮忙的吗？”轻轻地，是很关切的声调。

“没有。”枚叔简单地说。

“枚翁当过多年的教员，在各处学堂里一定很有交情吧。”言外的意思是生路并不见得断绝，幸勿多所忧虑。

“现在还不到暑假，学校里当然没有什么更动。再说当教师虽是一只破饭碗，但捧着这只破饭碗总比两手空空好，我又何忍夺了人家的捧在自己手里。”

这不是真个生路断绝了吗？卢先生今天来访问，本希望得到一点儿好消息，或者枚叔已经有了事情了，或者有什么人正在给枚叔介绍。而现在枚叔这样说，什么时候才能够得

到一个职业实在难以预料，想给他安慰也无从说起，只得蹙着眉说：

“早知道我们的银行今春就要收场，就不拉枚翁来帮忙了。对于这件事，我十二分抱歉！”

卢先生说罢，又把雪茄衔在嘴里；刚才燃着的火已经灭了，便划一根火柴再把它燃着。

“那有什么抱歉的？”枚叔以书生的襟怀，又加上对于世事的认识，知道自己直同海滩旁的小草一样，经浪潮的冲激，便会被送到不知什么地方去的。即使去年不进银行任事，今年此刻一定仍在学校里教课吗？那是没有准儿的。

“况且，你们股东是亏蚀了资本，比起我来，损失大得多了。”枚叔又用这样的话来抵消卢先生抱歉的心思。

“我倒还好，损失不算大。两个月来不到银行办事，又觉得很解放。”

枚叔听到这里仿佛觉得不大顺耳，想了一想，方才领会；眼光偶尔投到沿窗乐华那边，只见乐华正把疑问的眼光看着那红润的圆脸。

“这里地方小，干不出什么事业来。再想开银行决不在这里开了，有机会就得在上海开。不过一个人解放久了也不好。天天打牌有什么意思，总得找一点事情来做。因此，我想办一点社会主义。”

这个话使枚叔愕然了。这位有点儿小能干的银行家，难道同一般青年一样，受着时代思潮的激荡，知道资本主义已经到了“临命终时”，从资本主义这个腐烂体里成长起来的将是社会主义吗？但是，社会主义怎样“办”呢？“办”社会主义

的人为什么又说有机会又得在上海开银行呢？

乐华也同样地感得奇怪。“社会主义”，在杂志和报纸上，在同学间的谈话中，是常常被提及的一个名词，看着，听着，说着，都没有什么奇怪；唯独由这位四十光景的、商人风的卢先生吐出来，却异样地不相称，有如矮人穿着长衣服，小孩戴着大帽子。他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呢？这样的问语咽住在乐华的喉咙口。

卢先生吸了两口雪茄，圆撮着嘴唇呼出了烟缕，继续说道：

“天气热起来了，时疫急痧是难免的事。我预备开两个施诊所，中医西医都有，任病家爱请谁医就请谁医。现在医生都请定了，只地点不曾弄停当，故而还不能贴广告。”

原来如此。乐华咽住在喉咙口的问语有了回答了，不免要笑。但是，真个笑了出来不是很糟吗？乐华只得吻合着上下唇，移过眼光去看父亲。却见父亲正在端相茶几的一角，仿佛那里有什么好玩的花纹似的。歇了一会，听父亲说道：

“我想两个施诊所应该距离得远一点。一个在南城，一个在北城，对于病家才见得方便。”

卢先生去后，乐华问枚叔道：

“刚才卢先生说的‘解放’，作什么意思用的？”

“他说‘解放’，其实是‘自在’、‘闲散’的意思。做一点儿公益事业，他却叫做‘办一点社会主义’。他们商界里，这样说话的人很多：不把‘辞’的意义辨认清楚，就胡乱使用起来。这使旁人听了觉得好笑，有时竟弄不明白他们说的什么。”

“岂只商界，便是学界和政界，也有犯着这样的毛病的。《文章病院》里的几个病患者，不就是吗？”

枚叔点点头，接着说：

“市场上有‘卫生衫’、‘卫生毛巾’，又有‘卫生酱油’、‘卫生豆腐干’；什么东西都加得上‘卫生’，实则把‘卫生’这个辞的意义完全丢掉了。又如两个人剖分一件东西，就说，‘我们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这个辞到底是什么意义，他们却并不去查考。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果随时留心，不怕费工夫，把它们记录下来，倒是有益的事；至少不会跟着人家胡乱用辞了。”

“我想，能够时常翻查《辞源》，也就不至于胡乱用辞。”乐华的小小的书柜里有着《辞源》，他预习功课时常常请教它。

枚叔沉吟了一下，说：

“《辞源》里只收一些通常习用的辞。专靠着它，有的时候是不济事的。我国现在已出有好些专科的辞书，如关于动物、植物的，关于哲学、教育的。那些辞书也要时常翻查，才能把所有的辞认识得真切，运用得正确。这样，自不致使旁人好笑，更不致使旁人弄不明白了。”

“那些辞书，我们学校的图书室里都有的。”

“你能够使用那些辞书吗？”

“我因为预备功课，曾经取《植物学大辞典》来翻查过几回；那是很容易翻查的，编排的方法同《辞源》相仿佛。”

“不错，新出的辞书，差不多都像《辞源》那样编排的。可是，你还得懂得我国旧有的‘类书’的翻查方法，因为有的时候你或许要翻查类书——刚才我漏说了。”

这一个辞在乐华是生疏的，他就问道：

“什么叫做类书?我好像从来不曾听见过。”

“类书是和现在所谓辞书同性质的东西。《辞源》里大概有‘类书’这一条的，你可以自己去翻来看。”

乐华便到自己的小书房里去，把《辞源》取了来，翻了一会，高兴地说道：

“在这里了，果然有这一条的。”

他凑近父亲，和父亲一同看如下的语句：

> 采辑群书，或以类分，或以字分，便寻检之用者，是为类书。以类分之类书有二：甲、兼收各类，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乙、专收一类，如《小名录》、《职官分记》等。以字分之类书有二：甲、齐句尾之字，如《韵海镜源》、《佩文韵府》等；乙、齐句首之字，如《骈字类编》是。

枚叔抬起头来，看着乐华的沉思的脸说：

“看了这几句，恐怕你还是不很明白，须得解释一下。”

乐华点头。

“这里所谓类是事类；如关于天文的事实、典故是一类，关于地理的事实、典故又是一类。这里所谓‘字’是习用的、有来历的一组字；如‘徘徊’、‘彷徨’、‘十二阑干’、‘九曲回肠’等等。从前人编辑类书，最大的目的在备写作时的采用。以类分的类书供给事实、典故，你要用哪一类的材料就到哪一类里去寻；以字分的类书供给辞藻，你造句要换点花样，作诗要勉强押韵，它就给你许多帮助。写作而要请教类书，可

见其人中无所有。那又何必写作呢？不必写作而硬要写作，至于有许多类书出来供应需要，那是古来偏重文章的缘故，且不去说它。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像使用辞书那样使用，那么类书对于我们也是有用的。”

枚叔舒了一舒气，接着说道：

“类书的编排方法，大半看了书名就可以知道。凡有一个‘类’字的，便是以类分的类书。某一部类书共分多少门类，一看目录便能了然。凡有一个‘韵’字的，便是以字分而齐句尾之字的类书。那是按照诗韵编排的；不管什么事类，却将末一个字同韵的许多辞归在一起。譬如‘徘徊’与‘黄梅’，就事类说是全不相干的；但‘徊’字与‘梅’字同韵，所以归在一起。如果熟悉诗韵，能够辨别一个字属于某声某韵，翻查这一类类书是很便当的。像你，平上去入四声也许辨得清；而一个字属于诗韵里的什么韵，那是不熟悉的。这不必定要去熟悉它，一翻《辞源》也就知道了。你看，《辞源》每一个字下，不是注看什么韵吗？”

乐华向来不会注意到这一点，他听父亲这样说，随手翻开《辞源》的上册，眼光射到一个“他”字，下面注着“托阿切，歌韵”；眼光又移到同页的“仕”字，下面注着“事矣切，纸韵”。他惭愧地说：

“以前我为什么没有留心？”

“再说以字分而齐句首之字的类书，如《骈字类编》，那是与《辞源》有相同之处的，也是将许多辞凡开头的字相同的都归在一起。不过《辞源》的编排是依照第一个字所属的部首和笔画的多少，《骈字类编》却分为事类，某个辞的第一个字属

于哪一类，就到哪一类里去翻查。”

枚叔说到这里，因为自己有好些书寄存在乡下，类书之类都不曾搬来，颇感受不能执卷指示的不方便，他搔着头皮说：

“你不妨到学校的图书室里去，见有什么类书，就看它的编排体例。这样，到用得着它的时候就可以翻查了。”

他忽又想到了刚才卢先生的用辞不切当的话语，感慨地说道：

“一个人不能认识各个辞的确切意义，又懒得动手去翻查，那是常常会闹笑话的。从前有一个人和外国文人通信，自己起了个稿子，托一个通英文的人替他翻译。那稿子里有‘驰骋文坛’一句，你道那个通英文的人翻译做什么？”

“‘驰骋文坛’，不是说受信人在文坛上很有成就和声名吗？”乐华以为这是并不难懂的。

“照你说的翻译，也就不闹笑话了。”枚叔笑着说。“那个通英文的人却并不这样解释。他知道‘驰骋’是马奔跑。他又想‘文坛’大概是文字汇聚的地方，再推想开去，便断定是书堆。于是他所翻译的英文句子，就成为‘马在书堆里跑来跑去’的意思。”

“哈哈！”乐华禁不住大笑了。

“还有一个笑话，”枚叔忍住了笑说。“有一个姓贺的，写得一手好颜字，可是笔下不很通顺，知识也有限。一天，他送人家一轴祭幛，提起笔来写了‘瑶池返驾’四个大字。”

乐华听了茫然，用疑问的眼光望着父亲。

枚叔将手指在桌面上画着那四个字，说道：

“就是这样的‘瑶池返驾’。”

乐华看了，记得这四个字曾经在丧事人家看见过的，可是不明白什么意思。

“旁人看他写了这四个字，对他说写错了。他说没有错，祭幛上常常用的。旁人就告诉他瑶池是西王母所居的宫阙，死了回到瑶池去，是专指女人说的；而现在那人家死的是男人，不是写错了吗？他方才明白，只好红着脸把‘瑶池返驾’四个字撕了。”

“这四个字，爸爸若不讲明白，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不知道就得询问，就得翻查。这样成为习惯，然后读书不致含糊，不致误解；说话、作文不致辞不达意，不致张冠李戴。”

“刚才卢先生的‘社会主义’，如果传说开去，也是一个很大的笑话呢。”乐华听父亲讲笑话，引起了深长的兴味。

枚叔却又想到了别的方面去，怅然望着窗外浓绿的柳叶，自言自语道：

“他对我关切，特地来看我，是可以感激的。”

十二 戏 剧

“啊，你这里有这许多的戏剧书！”胡复初两手支在桌沿，额上渗出汗滴，他刚从八十多度的阳光中跑来。

“是哥哥理出来给我的，”周锦华说，一壁掠着鬓发，使

顺向耳壳后面去。“哥哥听见我们要编戏剧，就说各种戏剧的体裁应该知道一点，古时的，现代的，外国的，都约略地看一下吧。其实我们编抗日的戏剧，哪里会像这几部书一样填起曲子来，即使我们能够填，也决不干的。”

先到的朱志青和周乐华各拿着一部线装书站在那里看，锦华说时，指着他们俩手里的书。

“是什么书？”复初用手巾拭着额上的汗，走进志青身旁。

志青不回答说什么书，却抑扬顿挫地吟唱道：

“‘你记得跨青溪半里桥？旧红板没一条。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

“这是王先生前个星期讲过的《桃花扇·馀韵》一出里的曲子呀。”

“这就是整部的《桃花扇》，”志青把手里的书扬一扬说。“我要向锦华借回去看呢。”

“你这一部又是什么？”复初转过身来问乐华。

“叫做《长生殿》。我翻了一下，约略知道是讲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事情的。”

坐在窗前的张大文将眼光从手里的书面离开，说道：

“我从那一大部的《元曲选》里抽了一本，可巧这一本戏也是唐明皇的故事，叫做《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锦华顾盼着志青和乐华说：

“这两本戏曲虽然同样是唐明皇的故事，可是出世的年代迟早不同。《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是元朝人的作品，《长生殿》是清朝一个姓洪的做的。”

“哥哥还告诉我说，”锦华有这样的脾气，把同学看得同

姊妹兄弟一样，知道了一点什么总要让他们都知道，“元朝人的戏曲同《桃花扇》一类的‘传奇’，体式上是有点儿不同的。一本传奇演一个故事，不限定多少出数，故事繁复的长到四五十出。元朝人的戏曲称为‘杂剧’，却大抵是四出。”

志青和乐华在一张双人藤椅上坐下，各把手里的书放在膝上，预备细听锦华讲。复初虽已休息了一会，还是觉得热，就拿自己的草帽当做扇子，不停地扇着。

锦华也取一柄葵扇在手，不经意地摇着，说道：

“这几天晚上，我把《元曲选》和几部传奇大略翻看，又翻看了那部专门收集京戏脚本的《戏考》。”她说着，用葵扇指那书桌上一叠小开本的书册。

“专门收集京戏脚本的？”志青家里有着一具留声机，所有的唱片大半是京戏，现在听锦华这么说，“我本是，卧龙冈，散淡的人，”“小东人，闯下了，滔天大祸，”这一类的腔调便在他的心头摇曳起来。

“不错，《戏考》那部书是专门收集京戏脚本的，《斩黄袍》、《空城计》、《钓金龟》那些戏都收在里头，很丰富的。我翻看了那些杂剧、传奇和京戏，发见它们有共同的两点，是和我们在学校里表演的戏剧不相同的。我们在学校里表演的戏剧，总是几个人在那里对话，在他们的对话里，把故事的前因烘托出来，让看戏的人明白。一个人独白的时候是很少的，即使有，也大都是简短的惊叹语之类。至于一个人来到戏台上，告诉看戏的人他是戏中的某某人，他的境况怎样，他的品性怎样，眼前他遇到了一件什么事情，那是绝对没有的。”

“是的，”志青接着说。“在京戏里，这却是必不可少的节

目。一出戏开场，每一个角色走上戏台，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看戏的人报告他姓甚名谁，何方人氏，这么一套。”

“杂剧和传奇也都是这个样子，”锦华望着志青说。“并且，岂止在一出戏开场的时候？剧中人在那里想心思了，就把所想的一切唱出来或者说出来；在那里做一种动作了，又把所做的动作唱出来或者说出来；至于回叙故事的前因，更照例是一段独唱或者独白。所以我说，那些戏剧差不多是记叙文。记叙文把人的思想、行动和话语叙在一篇里，那些戏剧呢，把剧中人的思想、行动和话语统教演员唱出来、说出来，不是差不多吗？”

乐华听了，颇有会心，带笑说：

“这等办法，在情理上原是讲不通的。一个人想去访问张三，旁边并没有别个人，他自言自语道：‘我要去访问张三，就此拔脚前往，’这不是痴汉吗？然而戏剧里不这么办，难以使看戏的人明白剧中人在那里做什么，就只好这么办了。”

锦华接上说：

“但是，编剧的时候避去这等情节是可以的。把要使看戏的人知道的情节编排在对话里，像我们所表演的戏剧一样，也未尝不可以。原来旧时的戏剧和现在的戏剧，在体裁上自有不同。从杂剧到京戏，那是一贯地使用着记叙文似的体裁的。这是我所发见的一点。还有一点呢？”

锦华坐到大文左旁的一只藤椅上。大文颇感兴味地看着她的娇红的脸，仿效她的声调说道：

“还有一点呢？”

“从杂剧到京戏，一出戏里往往不止一个场面。开头是一

个人在路上，继而是几个人在屋子里，一会儿又是几个人在湖上的船中了；而且三个场面的时间不一定连续，也许一场是上午，一场是下午，也许一场是昨天，一场是今天。这样的例子很多；只须演员下一回场又上场，或者就在台上绕一个圈子，场面便变换了，路上变为屋子里，屋子里又变为湖上的船中了。这种体裁是和我们所表演的戏剧不同的。我们所表演的戏剧，一幕只有一个场面，路上就始终是路上，屋子里就始终屋子里；而且从开幕到闭幕，时间是一直延续下去，决不切去一段的。"

志青翻弄着书页在那里作遐想，至此，他点头说：

"你说的不错，我们所表演的戏剧和我国旧时的戏剧，体裁上是绝不相同的。"

"我们所用的体裁是从西洋的戏剧来的。"锦华指着书桌说，"那一叠是西洋戏剧的译本，我曾经看了一本《易卜生集》，一本《华伦夫人之职业》，体裁都是这样的。"

复初的额上不再出汗了，他坐在大文的右旁，用提示的声调说：

"我们要编戏剧，当然用我们用惯的体裁。锦华，你少讲点你的发见吧，今天我们商量编戏要紧。再过两星期就要表演了，剧本还没有，怎么行？"

志清接着说：

"题材是选定的了，'一·二八'战役。我们现在先要考虑一下，有几个场面是必需的。然后可以确定编多少幕，然后可以确定每一幕的内容。"

"我曾经想过了，"乐华举一举手说。"'一·二八'战役

经历几十天的时间，事情是千头万绪，要全部搬上戏台去表演是万万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从这几十天中截取几小段的时间，在这几小段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足以表示各方面的紧张空气的，拿来编成几幕戏剧。”

复初蓦地站起来，激昂地说：

“我想‘一·二八’那夜的事情总得编成一幕。兵士的愤激的心情，各色居民的不同的心理，日本军队的骄横而不中用的情形，都可以在这一幕里表现出来。场面是闸北的宝山路。你们说好不好？”

“好，这一幕非有不可。”乐华击掌说。

“让我记下来。”锦华坐到书桌前，从抽屉里取出铅笔和白纸，一壁写着，一壁说。“时间：‘一·二八’夜。地点：闸北宝山路。内容：士兵的愤激的心情，各色居民的不同的心理，日本军队的骄横而不中用的情形。这该是第一幕。第二幕呢？”

“我想江湾、吴淞一带的战争也得表演一下。”大文走到锦华的背后，看着她的记录说。

志青点头说：

“好的。我们就规定第二幕的地点是江湾的战场。士兵都伏在战壕里。他们怎样勇敢地作战，农民怎样和他们联成一气，各界怎样送食品运东西接济他们，以及日本的飞机大炮怎样酷毒地压迫他们的阵地，都可以在这一幕里表现出来。”

锦华记录完毕，回转身来说：

“我想第三幕应该是‘一·二八’战役的收场——我国的军队撤退到第二道防线了。”

“这样丧气的事情，还是不要编进去的好。”复初的眉头皱了起来。

“为什么不要编进去呢？”锦华立刻说。“这是事实呀。况且，我们这方面的阵地虽然毁坏到差不多不可收拾，士兵的心理却并不愿意撤退，这在报纸上有记载的。这一点应该把它表现出来。还有，什么人要他们撤退，什么人希望战事早一点收场，也该是这一幕的内容。”

“我赞成锦华的意见。”志青举起手臂，仿佛一个乐于回答教师的问题的小学生。

复初向锦华挥手示意道：

“经你这样说明，我当然也赞成有这一幕了。你记录下来吧。”

锦华便又在纸上写她的细小的字，说道：

“那么，这一幕的地点仍旧是战场了。”

“仍旧是战场，”志青接应说。“有三幕也就够了。乐华所说的各方面的紧张空气，差不多已经表现出来了。”

“的确够了。”乐华沉思了一会，又说：

“我们这戏剧和别的戏剧不同，不需要一两个主人翁作为活动的中心。我们这戏剧里，每一个登场人物都是重要的。我正在这里想，第一幕开幕的时候，有三四个兵守在铁丝网和沙袋旁边，他们的对话要极有力量，足以吸住观众的注意。”

“我们一同来想吧。”

室内顿时沉寂起来。急迫的蝉声在窗外噪着。

十三　触　　发

六星期的暑假已过了三分之一，乐华在家里真是寂寞得很。父亲由朋友介绍，应四川的一所中学之聘，一则因为路程遥远，二则因为失业已久，家居不免厌腻，一经接到聘书与旅费，就于当地第一中学放假开始时，启程到四川去了。家里除乐华外，只有母亲及小妹，学友们住在本地的原不多，都已各回乡里。唯一的亲友大文呢，放假后只来过两次，每次都和周锦华同来，稍坐即走。乐华有一天曾到他家里去找他，想和他谈谈，却未曾找到。据他母亲说，是和周锦华一同出去的。

乐华除每日帮母亲料理家事外，只用书册消遣，拿了书躺在藤椅上看，往往不久睡去，不由自主地让书从手中溜到地上。炫目的阳光，聒耳的蝉声，愈使乐华感到长日如年，倦怠难耐。

有一日，午饭方毕，乐华帮母亲收拾好了厨下，正在廊檐下的藤椅上坐下身来，拿起父亲临行前检给他的一部《西游记》想读，听到邮差在门口喊“有信”。接来看时，是父亲从汉口寄来的家书。乐华拆开信来读给母亲听，其中有几张信笺是专写给乐华的，上面写着这样的话，有许多地方密密地加着点。

你大概在以书册消磨着长日如年的光阴吧。你爱好读书，努力学文，当然不能算坏，可是读书与作文实在是两件事，应当分别看待。普通人都以为读书就是学作文，作文须从书上去学习，这实在是大错特错的见解。书籍原用文字写成，但是不应该只当做文字来读，读书的目的，重在收得其内容意趣，否则只是文字的游戏而已。作文的材料到处都是，并非仅在书中。专从书上去学文字，即使学的好，也只是些陈言老套，有什么用处呢？我劝你勿只把文字当文字读，勿只从文字上去学文字。

读书贵有新得，作文贵有新味，最重要的是触发的功夫。所谓触发，就是由一件事感悟到其他的事。你读书时对于书中某一句话，觉到与平日所读过的书中某处有关系，是触发；觉到与自己的生活有交涉，得到一种印证，是触发；觉到可以作为将来某种理论说明的例子，是触发；这是就读书说的。对于目前你所经验着的事物，发见旁的意思，这也是触发，这种触发就是作文的好材料。举例来说吧。我书房中有一副对子，下联不是"竹解虚心是我师"吗？这一句原是成语（不知作者为谁），作者着眼于竹的中空，觉到和人的虚心相似，可以效法。故就造出了这样有新味的句子。触发要是自己的新鲜的才好，用月的圆缺来比喻人事的盛衰，用逝水来比喻年华难再，用夕阳来比喻老年，诸如此类的话在最初说出来的人原是一种好触发，说来很有新味，我们如

果袭用，就等于一味说人家说过的话，自己不说什么了。

触发真是要紧的功夫，我早就想把这话告诉你，却没有碰到相当的机会。这次我动身的时候，你要求我检书给你读，还要求我过上海时替你买些可看的书。我在上海经过，虽也曾想买几本相当的书籍寄给你，一则因为我已把旅费的一部分分给你母亲留作家用了，携带的钱不多，二则因为我觉得你只管把书呆读，也没有意义，所以未曾替你买任何的新书。我已给你选定了好几部书了，你可拣喜欢的取来重读，读出些新的意味来。书是文字写成的，我还希望你于有字的书以外，更留心去读读没有字的书。在你眼前森罗万象的事物上获得新的触发。

乐华把信热心地读，读至最后一行附笔"此信可拿去给大文一看"时，不觉自语道：

"大文近来忙得很，哪里还有心思管这些啊！"

父亲去后，乐华在寂寞的生活中日日期望有新书从上海寄到，将借了新书一振日来的无聊与倦怠。自得了父亲的这封信以后，态度为之一变，觉得读过的书重读起来比新书更有味，眼前的一切东西都含藏着多方面的内容，待他去发掘。倦怠无聊之感消灭净尽，他好像换了一个人，换了一个世界了。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有意义。他从蝉声悟到抑扬的韵律，从日影悟到明暗的对照，从雷阵雨感到暴力的难以持久，从雨后的清凉悟到革命的功用，从盆栽的裁剪悟到文字繁简的布

置，从影戏的场面悟到叙事文的结构，从照片悟到记事文的法式。

乐华把小小的手册放在衣袋里，心里一有所得，随时就写在手册上。不多几日，就写了许多页了。其中有几条只是零星的一两句话，有几条俨然就是小品文。

有一天下午，大文、周锦华、朱志青、汤慧修大家到乐华家里来。志青问乐华：

“你为什么不出来走走？一个人在家里不寂寞吗？”

“因为没有俦伴啊，像你们……”乐华说到这里，觉得不好意思说下去，就改说道：“你们来得正好，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大文，父亲写了一封信给我，说叫你也看看呢。”

乐华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信来递给大文，一壁看锦华、慧修，似乎她们还不曾感觉着什么，这才安了心。

“我们也可以看吗？”锦华问。

“当然可以。”乐华说。

志青走近大文身旁共看那封信。每读完了一页就传给锦华和慧修共看。

“看了这封信，可以说‘胜读十年书’呢。乐华，你有这样的父亲，真幸福啊！”锦华看完了信说。

“可见我们平日读书作文都还没有得到好方法。王先生前几日曾提及枚叔先生，说是他所佩服的一个。这封信我想应该给别的同学也看看。同班之中读死书的人多着哩。我想，最好在将来演讲练习的班上，把这作为材料，由哪一个去讲述一番。乐华，就请你去讲吧。”志青说。

“也好，其实什么人去讲都可以。”乐华说。

"那么，你这几天想必已在依照你父亲信上的方法实行了。成绩一定很好吧。"慧修问乐华。

"试行呢在试行，可是自己难得满意。父亲说'触发要是自己的新鲜的才好'。我所触发到的意思，一时觉得很新鲜，后来看到别的书，知道前人已有过这样的话，于是就兴趣索然了。我曾把这几天所想到的意思，随时写在手册上，预备从其中录一二条寄给父亲看看，请你们给我选择一下，看哪几条比较有意义。"乐华从衣袋中取出手册来交与慧修。

慧修把手册翻开来与锦华同看，志青和大文立在她们背后张望。手册里有几条是用铅笔写的，有几条是用墨笔写的。大概是因为自己不满意的缘故吧，其中有十分之三四已用×号或直线取消，可是字迹还看得清楚。

"这条好。"锦华读到《领袖》一条，不禁赞赏着说。那是这样的几句话：

> "把衣服穿在身上，最污浊的是领和袖。因为污浊的缘故，洗涤时特别吃亏，每件衣服先破损的大概是领袖部分。
>
> "领袖是容易染污浊的，容易遭破损的。衣服的领袖如此，社会上的所谓领袖何尝不如此?"

"这条值得抄了寄给你爸爸看。我知道，你近来是自己洗衣服的，这几句话大概是在洗衣服的时候触到的吧。"大文对乐华说。

"是的——你们以为这条还可以吗？我觉得不及后面'鸡

叫'一条呢。那是前天晚上我睡不着，在枕上听见鸡叫的时候想到的，——在这里。"乐华从慧修手里取过手册来翻寻给大家看。那是很简短的几句话：

"鸡是光明的报道者，它第一次喔喔开声却在夜半，正是世间最黑暗的时候。我听了这夜半的鸡声，不禁想到革命者的呼号。"

大家看了都点头表示赞许。

"我出世以来，不知已曾听到多少次的夜半鸡声了，为什么竟听不出别的意义来？我的头脑真是太简单了！"慧修把手册合拢了感叹地说。

"这有什么可叹的？我以前也是这样。现在已得了门路了，大家在这上边用些功夫吧。"乐华安慰慧修说。志青、锦华、大文都点头。

临走的时候，志青提议日内大家同去访王先生——王先生暑假未回乡里，在城外山上法华寺里住着。他前几日曾去过一次，那里很清凉呢。

乐华送四位客人至门口，与他们约定了访王先生的日期及集合的地点而别。大文与锦华向东走，志青与慧修向西走，各就归途。两位女友的绸阳伞在夕阳中分外闪耀乐华的双眼。

乐华立在自己门首，好几次地把头回旋，目送这两对小情人远去，忽然从衣袋中取出手册，俯了头不知又在写记些什么了。

十四　书　声

到了访王先生的那一天，乐华天明就出门，先到朱志青家里，待大文、锦华、慧修陆续到了，才一同出发。因为预备在山寺作一日的清游，志青买好了几种罐头食物，交大家分携了走。

那座山离H市不远，乐华在春间曾和大文随了父亲去过。只要走尽街市就可望见。乐华、大文、志青并着在前，锦华，慧修张了阳伞在后，且走且谈。早稻已有一半在收割了，这里那里都有农民在割稻打稻。稻穗重甸甸地垂着，年成似乎很好，可是一路上不曾见到一个有笑容的农民。

“我们该怎样惭愧啊！”志青见路旁有一个农民在割稻，身上的蓝布衫差不多被汗湿透了，不禁感激地说。

乐华和大文默然不响。大家都加快了脚步前进。三人到了山麓树林下，回头看锦华、慧修和他们相差已有半里路，这才停下来休息着等待。王先生所寄住的法华寺已在浓绿的树丛中现出红红的一角了。

一同走进山门以后，远远地就听到琅琅的诵读声。

“和尚在诵经呢。”慧修说。

“这声音不像和尚诵经。”锦华一壁走一壁侧耳审别，“好像是王先生的声音。”

“正是王先生的声音，原来王先生在读书哩。”志青说。

走过了大殿，那声音愈明白，确是王先生的书声。大家打量书声起处知在东厢楼上，也不询问寺僧，一找就把王先生所住的房间找着了。

王先生正捧了一本书高声读着，见乐华等五人来了，即把书放下含笑接待他们。

“你们来得很好。五个人吗？这里非常凉爽，玩到傍晚回去吧。”

五人向王先生略作招呼，大家走近案旁，去看王先生放下的那本书。他们以为王先生方才读得那么起劲，一定是非常了不得的书了。不料翻开在案头的不是别的，原来就是一年来王先生在他们一年级所授的选文订本。每行文字之旁，用朱笔加着许多式样的符号，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这些符号和普通的标点截然不同，五人看了莫名其妙，不禁面面相觑地露出怪异的神情来。

“我们一入寺门就听见先生在高声朗读，原来读的就是这几篇在我们班上教过的文字。不瞒先生说，这几篇文字，我们做学生的已经不读了，不料先生还在读呢。”志青熬不住了，这样说。

其馀四人都把眼睛对着王先生，期望王先生快些开口。

“是的，我在读这几篇教过你们的文字。一年以来我对于文字的解释及玩味方面自信已尽了力，做到八九分的地步了。在读的一方面，却未曾费过气力。下学期我想叫你们加做些读的功夫，所以在这里先自预备。读，原是很重要的，从前

的人读书大都不习文法，不重解释，只知在读上用死功夫。他们朝夕诵读，读到后来，文字也自然通顺了，文义也自然了解了。一个人的通与不通，往往不必去看他所作的文字，只须听他读文字的腔调就可知道。近来学生们虽说在学校里'读书'或'念书'，其实读和念的时候很少，一般学生只做到一个'看'字而已。我以为别的功课且不管，如国文英文等科是语言学科，不该只用眼与心，须于眼与心以外，加用口及耳才好。读，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读的文字须择意义内容已明白的，所以我想从上年讲授过的文字中选取若干篇作为将来叫你们诵读的材料。下学年预备在原有的讲演会以外再设一个朗读会哩。你们觉得怎样？"

王先生用了征求学生同意的态度，把长长的一番话暂作结束以后，平分地把目光分注于五人。

"好！"五人差不多一齐发出赞同的回答来，同时大家又好奇地把目光集注于翻开在案上的书册上。

"这用红笔标着的是符号。"王先生似乎已猜着了他们的注意点了。"喏，◁是表示全句须由低而高的，▷是表示全句须由高而低的，·是表示句中某一字或几字须重读的，这都是高低方面的符号。＞是表示句的上半部读音须强的，＜是表示句的下半部读音须强的，〈〉是表示句的中央部分读音须强的。这是强弱方面的符号。一表示须急，——表示须缓。这是缓急方面的符号。声音的差异，不外高低，强弱，缓急三种。此三种符号以外还有一个～～，是表示读到这里须摇曳的。"

经王先生说明以后，五人才恍然明白，大家把头埋在一

处试看那文字与符号的关系。

“让我把这订本来拆开，大家任拿一篇去看吧。这样大热的天气，埋了头聚在一处多热！”王先生拆开那订本，把加了符号的文字分给各人一篇，笑指楼下树林说道：“大家到那树林中去在石上坐了看吧。让我叫寺中替你们预备午饭。”

志青把携来的食物交给了王先生，就随大家下楼来到了树林里。五人把分得的文字各自依了红笔的符号揣摩了低声仿读，有时也会不自觉地发出高声来朗诵。日光从树叶小空隙中射下，各人的衣服上与手中所执的纸片上荡动着碎小的涡影。

午饭的时候，王先生向乐华询问乐华父亲枚叔动身后的消息，乐华一一告知。锦华顺口提起前几日在乐华家里看到枚叔的信，把大意说给王先生听，并说她曾因此信得了许多启示。慧修与志青也随和着称扬。

“枚叔先生的意见很对。我们读书，作文，以及生活，都全靠能触发。实对你们说了吧，我近来的留心读法，也是一种触发的结果。我住到这寺里来，每日清晨傍晚都听到和尚的诵经声，那声音高低缓急很有规律，日日听，日日一样。我觉得我们平日读文字，也该有个规则方法，于是对于读法就发生了研究的兴趣了。”

王先生又把话题转到读法上去了。志青乘此机会，急忙抓住这话题，说道：

“今天下午就请王先生把读法的大要教给我们吧。方才我们依了王先生的符号去学读，似乎已有些明白了，可是还不得要领，有许多地方，简直莫明其所以然呢。”

"好！"王先生答允了。"这话说起来很复杂，姑且先把高低，强弱，缓急的三种符号来逐一说明吧。"说着，立起身来从吃饭的客堂走入隔壁房里去了。

五人静肃地等待着，过了一会，王先生拿了一支铅笔与一本拍纸簿出来，在吃饭的圆桌旁坐下，五人也就走拢去。

王先生在纸上作一小小的·号，说这是某字须重读的符号。随写出三句同样的文句分别加了·号：

张君昨天曾来过吗？
张君昨天曾来过吗？
张君昨天曾来过吗？

他问道："这句疑问句，可以有三种读法。你们看，如果叫人回答，是否相同？"

"不同。第一句可以回答说'张君的用人曾来过'，第二句可以回答说'张君前天曾来过'，第三句可以回答说'不曾来过'。因为三句的着眼点不同了。"锦华很爽利地回答。

"对！重读符号的用法，大概可以明白了。文句之中，有特别主眼，或是前后的词彼此相关联照应的时候，通常都该重读。举例来说——"他又在纸上写道：

这儿是法华寺的客堂。
逐二兔者，不得一兔。
"不能"二字唯愚人之字典中有之。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五人看了都点头，似乎大有所悟的样子。王先生又换了一张纸，作了◁▷两个符号，说：

“这是句调升降的符号。第一个三角表示升调，第二个三角表示降调。”随即写出两句相同的句子来，一加◁号；一加▷号：

地是圆形的◁
地是圆形的▷

他问道：“你们试读看，觉得意义有变化吗？”

大家出声辨别了一会。乐华抢先说：

“不同。用降调读，觉得语气很确定。用升调读，似乎含有疑问呢。”

“不错，就这句说，升调是疑问的，降调是确定的。”王先生点头说。

“确定的语气一定用降调，疑问的语气一定用升调吗？”志青问。

“确定的语句大概用降调读。至于疑问的语句，却并不一定用升调。如果在语句中含有别的疑问的词类时，反而须用降调来读才对。举例来说，——”说着又扯下了一张纸写道：

你道我是来做什么的▷？
为什么到这时还睡着不起来呢▷？
谁来管你这些▷？

王先生见大家都点头，又继续说道："此外，升调与降调的用法还有许多。概括地说，是这样。——我前几天曾把这记在一张纸上，让我去拿来给你们看。"

王先生从房间里取出一张纸片来，放在圆桌中央，让大家看。那纸上是这样记着：

升调的用途

1．意义未完结的文句——例（一）再过三天，就放暑假了。（二）得酒肉朋友易，得患难朋友难。（三）香港上海天津汉口是中国的重要商埠。

2．号令或绝叫的文句——例（一）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二）快让开，马来了！（三）打倒帝国主义！

3．疑问句（句中无别的疑问词）——例（一）他是你的朋友吗？（二）你不相信我的话吗？（三）你的母亲病了，你的父亲呢？

4．惊愕的文句——例（一）他死了。（二）爸爸，爸爸，你怎么了？（三）啊，你就是贝多芬先生吗？

降调的用途

1．意义完结的文句——例（一）我是第一中学的一年级生。（二）得酒肉朋友易，得患难朋友难。（三）今年是一九三二年。

2．插入疑问词的问句——例（一）你是来干什么的？（二）谁，方才来看我的？（三）你看结果怎么

样？

3. 祈求的文句——例(一)请把这书给我。(二)明天早些请过来。(三)但愿我的学生成绩好。

4. 愤恨感激慨叹的文句——例(一)这人不是个好东西！(二)这位朋友真难得！(三)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

五人一壁看，一壁把例句默读，更与平日的经验对照，觉得这种法则很相合，脸上都现出理解的喜悦；同时把眼睛再对王先生，似乎在希望他继续讲述。

"高低的符号，大概已明白了吧。次之是强弱。高低是由声带的张弛而起的分别，强弱是肺部发出的空气分量大小的分别。钢琴上的键是因了高低顺列着的，某一键对于两旁的键，声音不同，这是高低。我们用手指去按同一的键的时候，因了指力的轻重，所发的声音也有不同，这就是强弱的不同了。强弱的符号，我定了三种，用法是这样——"王先生说到这里，重复用铅笔在拍纸簿上写道：

>(句的头部加强)——用之于表悲壮、快活、叱责或慷慨的文句。

<(句的尾部加强)——用之于表不平、热诚或确信的文句。

<>(句的中央部加强)——用之于表庄重、满足或优美的文句。

他继续说道："因为强弱是全关于人的感情的，强弱的分别最多见的是议论文、诗歌及叙事文中的对话。平静的记述文与说明文中的文句，差不多不大有强弱可分。换句话说，就是议论文、诗歌、对话该应用强弱的法则来读。让我在你们已经读过的文字中，选读些给你们听吧。"

王先生把方才那本拆散了的文选翻了一会，取出张溥的《五人墓碑记》与梁启超的《最苦与最乐》来，各选取一节来读给大家听，遇到可应用强弱法则的地方，随时说明。师生都把整个的心倾注于声音的辨认上，窗外日影的转移，室内时钟的记数，他们都不曾觉得。这时候忽然传来了寺中晚课的钟声。王先生看看壁上的时钟说：

"呀！时候不早了，让我把缓急的法则来说明吧。缓急是声音与时间的关系。假定我们可在一秒钟里发'法华寺'三个音，也可以在一秒钟里发'法华寺东厢'五个音。在同一时间，音数少的是缓，音数多的就是急了。缓用长线号表示，急用短线号表示。你们不是已懂得标点了吗？标点之中，逗号、分号、句号、引号这四种，就是表示缓急的。逗号最急，分号稍缓，句号更缓，引号最缓。看这副对联吧，'寒岩枯木原无想'，'野馆梅花别有春'，照普通的标点法则，上联句末加分号，下联句末加句号。所以我们读起来，'春'字应该比'想'字延长些才对。这法则可应用于一切文字，诗与骈文等有对偶的句子也都可用这法则来读。诗与骈文是有平仄的，平声缓，仄声急，一句之中，平仄既然调和，缓急的法则也就自然而然配好在里面了。另外还有一种曲线，这是表示颤动的。我们读一个字，读得很缓的时候，并不只是平板地拖长，喉间

往往会发颤动。颤动可以说是一种最缓的读法。让我把这联句加上了符号，你们试读看。”说着在拍纸簿上写记道：

寒——岩~~~~枯——木—原——无~~~~想——

野—馆—梅——花~~~~别—有—春~~~~

五人一一地依符号试读。王先生一一都点头许为无误，神情非常快悦，又继续补足说：

“方才所说的缓急的分别，都是就文句的构造上说的。缓急在一方面更与文字所含的感情有关。含有庄重、畏敬、谨慎、沉郁、悲哀、仁慈、疑惑等感情的文句，全体须缓，含有快活、确信、愤怒、惊愕、恐怖、怨恨等感情的文句，全体须急。缓急的法则应用时须顾虑到文句的构造与感情两方面才好。高低与强弱的法则，应用时也是如此。”

寺僧的晚课已开始了，王先生也已露倦意。五人因回去须走好儿里路，就向王先生告辞。王先生和他们一同下楼，经过大殿时，寺僧们正在念“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

“你们听！”王先生说。

大家听时，接连是三句“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第一句与第二句都是寻常调子，第三句后半部逐字延长，与前二句调子大异。

“这叫做‘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三称’，就是将一句念三遍。你们知道为什么第三句要特别拖长呢？”王先生问，既而自答道：“因为结束的地方照例须缓，不如此，就不能把前二句镇定的缘故。”

大家又得到一个印证。

“我近来留心听名伶唱片的对白与茶馆里说书先生的说书，他们常会给我读法研究上很好的帮助。读法可研究的方面很多，我今天所说的不过大纲中的大纲罢了。”王先生到了寺门口，含笑对向他鞠躬告别的五个学生说。

十五 读古书的小风波

乐华从会计处走出来，手里拿着会计先生歪歪斜斜填写的墨迹未干的收据。异样的感触占据着他的心。这时候距离开学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催缴学费的通告张贴了三回，问起同级的同学，差不多十分之八九是缴过了；他只好回去同母亲商量。原来的预算，枚叔到了四川的学校里该有钱寄回来，学费就从这笔钱里支取。但是枚叔到了那里之后，只来了两封平信，报告起居杂况。薪水呢，却说学校里尚未送来，也不便预支。母亲知道再延迟下去将使乐华难堪，便把她自己的有限的储蓄悉数拿出，又从家用里支出一点凑足了数，说道：“你去缴了吧。从此以后，我自己手里没有一个钱了。你爸爸常常说的，他从前进学堂不曾出过一文钱的学费。哪里知道现在进学校要这样一批一批地下本钱！且不要说将来能不能加利收还，我只巴望每一次开学都付得出本钱。”接着的是低微到几乎听不清的一声叹息。乐华接钱在手，这钱仿佛有

千斤的重，非但手心有重甸甸的感觉，连胸口也像被压得透不转气来。他跑到学校里，偏过了脸把钱授给会计先生，待换到了一张收据的时候，心头突然一空，好像凭高的人偶尔失足，身子掉在半空中，不知落下去将得到什么结果的样子。

“乐华，看见了壁报吗？”

乐华从怅惘中清醒过来，回头看见拉住他的肩膀问话的是胡复初，鼓鼓的两颊现出红色，眉棱耸起，表示非常兴奋的神情。

“今天星期一，原来是壁报出版的日子，”乐华自言自语。“我还没有看过，我才缴了学费。”说着，颓丧地扬一扬手中的收据。

“今天有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做《谁愿意迷恋骸骨》，非看不可。大家在那里抢着看，差不多要把揭示屏推倒了。”

“那篇文章说些什么？是谁作的？”

“是谁作的可不知道，因为题目下面只署了‘宗文’两个字的笔名；可以断定必然是高中的同学作的。说的是高中新请来的那个国文教员主张教学生专看古书、专读古文的事情。”

乐华忽然想起来了，“他是本地国学会的干事呢，也怪不得他要作那样的主张。那个国学会有四五十个会员，都是些地方绅士、旧学老先生以及官私立学校的国文教员。今年上半年，有人来邀我父亲入会，不知我父亲为着什么竟没有答应。又不知我们的王仰之先生有没有加入那个会。”乐华侧目凝想。同时把收据藏进衣袋里。

“哈哈，”胡复初对于他自己所发见的矛盾感到了兴趣。

“国学会的干事，却是个穿西装梳西式发的漂亮人物。旁人不知道，总以为他是个英文教员或者美术教员呢。”

“这原是你的错误。”乐华表白他自己的经验说，“服装与思想和见解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呢？好古守旧的人也常常穿西装。你只须到城隍庙里去看，可以看见许多穿西装的人跪在城隍座前的拜台上呢。”

“可是总觉得不很相称。”

乐华不等胡复初说罢，便穿过甬道，向大礼堂那方面跑去。揭示屏前拥挤着大群的学生，清秋的朝阳斜射着他们的项颈和背部。朗诵声和嘻笑声错落可闻。及到加入他们的群里，看见《谁愿意迷恋骸骨》那一篇编排在壁报的开头，便从头默诵。那篇文章的第二节也就讲到了那个国学会。

国学会抱着怎样的目的组织起来的？依普通的想头，无非为着研究国学而已。实际却并不然。他们要借着国学的牌子，收得“正人心、隆世道”的效果。他们以为中国社会所以弄到这样不可收拾，不是什么经济的关系，也与所谓帝国主义没有关联，而只在于一般青年抛弃了国学、抛弃了礼教的缘故。他们梦想一个古代的封建社会；他们就组织起来，并合力量，追求他们的梦想。国学会是从这样的根原产生的。请看会里的分子是些什么人。地方上的绅士，顽旧的老先生，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员。古语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现在，这一批同声同气的人成了群、结了党了！

“父亲不肯加入国学会，大概不与那批人同声同气的缘故吧。”这念头闪电似地在乐华心头通过，他继续看壁报的文字。

他们欢喜集会结社，他们梦想古代的封建社会，只要对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不去管他们，好像人家在那里抽鸦片，吞红丸，我们也不去管他们一样。但是，他们要在我们身上发生影响，要使我们作他们的牺牲，我们就不能不放开喉咙，大声地喊着“反抗”！

我们是现代的青年，我们是现代中国的青年，我们需要在现代中国做人的知识和经验。儒家的哲学虽然一直被认为维系世道的工具，但是照我们的眼光看来，至多是哲学史的一部分材料罢了，老、庄的玄想也于我们没有用处，徒然累得思想在漫无涯岸的境界中乱跑野马。然而，目前我们的国文功课，《礼记》和《庄子·内篇》被选定为精读的书籍了！

我们自忖也并不至于那样脆弱，一读这些书籍，思想上行为上就受到多大的影响。可是，我们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读了这些书籍，就分去了其他方面的学习和研究的精力和时间，这宗损失是非常重大的。还有，要我们读这些书籍的那一副心肠，在客观上是不可容恕的。它要我们成为时代错误者；它要我们成为封建残徐的支持分子；它要我们忘记现实，把“九·一八”和“一·二八”，反动政

治和帝国主义，都忘记得干干净净，好像没有这回事；它要我们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甚至什么也不能想，什么也不能做，只知道读书呀，读书呀，作一条埋身在古书堆里的蠹鱼。这样的“盛情”，除了痴呆的人，谁甘心领受呢？我们再喊一声，谁甘心领受呢？

须要知道，现代中国的青年是不愿意迷恋骸骨的了，即使你使着魔法……

突然间，嗤的一声，大半张壁报到了伸过去的一只手里，唏豁唏豁，急速地被团紧了。乐华和许多同学仿佛打了一个寒噤的样子，暂时耳根边寂静，可以听到运动场送来的呼笑声。顿了一下之后，大家才想到回转头去看。一个藏青哔叽西服的背影正在移远去，坚强地，挺挺地，是一个含着愤怒的背影。这是绰号“机关枪”的训育主任黄先生。

“发生问题了！”一个学生幽幽地说。

“嘘！”大家禁抑地呼着气，徐徐散开。

“‘机关枪’撕了那篇文章，一定跑去告诉校长，‘这成什么话’呀，‘学生批评教师的功课还了得’呀，这样地开一阵机关枪。”

“校长的办法该是查究谁作那篇文章吧。”

“那是查究不出的；只要谁都不承认作那篇文章，那是查究不出的。”

“谁都不承认，这怎么行？壁报有负责的编辑人。校长问到编辑人，编辑人能说不知道谁作的吗？”

“我想编辑人老实说谁作的并不要紧，就是作那篇文章的人先自跑去承认也不要紧。文章上的话并没有错呀，谁愿意迷恋那些骸骨似的古书？我们的精力和时间的确有限，当然要用在最有意思的事情上边。”

“那篇文章到底是谁作的？”是悄悄然的声音。

“动笔的是高二的小李，”声音比发问的更为幽悄，“意思是由高二的七八个人拼凑起来的。”

“喂，任方，假使小李被黜退了，你们高二将有怎样的表示？”

叫做任方的坚决地回答道：“我们将要告诉校长说：‘文章虽然由李某写，意思却不是他一个人的。你要处罚不能单罚他一个人。你说黜退，好，我们一块儿走！我们原不稀罕骸骨一类的东西！’我们这样说，看他怎样回答。”

大家感到将有带着英雄气息的故事在学校里发生，各自有一种莫可名状的高兴，脚步不觉改得轻快了，寻到交好的同学，便把刚才看见的一幕描摹给他们听。一会儿，训育主任撕了半张壁报去的消息传遍全校了。全校学生毫无忌惮地谈说着这一事件，时时插入一两声感情激动的笑和叫喊，仿佛说：我们这里快要闹风潮了。

在运动场上，乐华又遇见了胡复初，说道：

“文章看过了。意思确然很好，把迷人眼目的障翳都揭破了。只是先生们一定不高兴那一番话；对于新请来的那个国文教员，也太教他过不去了。恐怕——”

“你说恐怕那个小李会吃亏吗？”

乐华倚着栅栏，一只脚拨弄着开在栅栏边的菊科的小红

花，沉思了一歇，慢慢地说：

“也许要吃亏的；‘整顿学风’是当今的口号，而这事件，他们必然认为大足以破坏学风的。——我又在这里想，我们的王先生对于这个问题不知作什么评判；如果我们升了高中，如果他还是我们的国文教师，他也要教我们专看古书、专读古文吗？”

“等会儿我们可以问他。”胡复初爽直地说。

“我看要有适当的机会才可以问他。”乐华很老成的样子。“既已出了刚才的那件事情，在课室里当众问他，恐怕会教他为难的。”

“唔！”胡复初点头。

上午第二课是国文。王先生讲授朗读方法已经两回了，这一课令学生作朗读练习。各个学生手头的选文上都加上了关于读法的符号，就依照着符号所指示的轮流朗读。读文言文时声调铿锵，足以传出原文的情趣。读语体文时就同话剧的演员在舞台上念诵剧词一般，贴合于语言之自然，表情说理，能都使听者不但了然，而且深深地印在心坎里。朗读的几篇文字原是上一学年读过了的，现在经这样地指导，读来便觉得有不少的新意趣。直到下课钟响了，大家走出课室，每一颗心还是沉浸在这种新意趣里，把早上传遍全校的事件也忘记了。

午饭后，乐华提早到校，胡复初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便一同到王先生房里；原来他们两个在上午约定了的。

乐华问王先生有没有看见壁报上的那篇文字。王先生说早上走过大会堂的时候，那篇文字已经被撕去了，只约略听

得同学在那里谈它说些什么。乐华便把那篇文字的全部内容告诉王先生，末了问：

“请问对于那一番话下什么评判？”

“这又是一场新旧之争呀！”王先生抚摩着下巴说。

“我们觉得那一番话说得不错。现在有一批人要把我们青年制造成同他们一样顽旧的家伙。那篇文章却把他们的毒害都指出来了。”胡复初说着，像对一个同学说话那么自由；他们这一伙和王先生太稔熟了。

“然而过分露着锋芒了。”王先生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被骂的人哪里肯承受这样的谩骂呢？‘给你们读一点古书总是好意；古书又不是毒药，竟会这样胡闹起来，这明明是不识好歹呀！’他们一定从这一条思路想开去的。”

“王先生，”乐华亲切地叫着，“你如果担任了高二的国文课，要教学生精读《礼记》和《庄子·内篇》吗？”

王先生闭目想了一想，回答道：

“整部地教学生读这些书，我是不主张的。——我想国文科的教材该以文学作品为范围，一本书，一篇东西，是文学作品才选用，不是文学作品就不选用。高中学生应有一点文学史的知识了。文学史的知识不是读那些‘空口说白话’的文学史所能得到的，必须直接与历代的文学作品会面，因此，古书里的文学作品就有一读的必要；如《诗经》和《左传》里叙述几回战役的文章，即使不能够全读，也得选几篇重要的来读。换一句话说，高中的国文教材应该是‘历代文学作品选粹’一类的东西。”

“好像他们还有‘学术文’呢！”胡复初接着说。

"'学术文'指一些说明文、议论文而言。像《庄子》的《天下篇》，说明当时各派思想的分野，《荀子》的《性恶篇》，阐发一己对于人性的认识，这些都是'学术文'。可是，提起学术就得分科归属；笼笼统统混合在一起读一阵，实在不很妥当。就像刚才说及的《天下篇》和《性恶篇》，归属到历史科里作为参考材料岂不更好？修习历史本要研究周秦诸子的流派和思想的，参考了这些文篇，知解自然更见真切。所有的'学术文'差不多都可以照样归属到各科里去。那么，国文科里也就无所谓'学术文'了。"

王先生喝了一口茶，咂着嘴唇，意兴颇浓地说：

"照这个说法类推，也就无所谓'国学'。"

乐华抢着问道：

"王先生，你不是国学会的会员吧？"

"我怎样会是呢？'国学'是一个异常不妥当的名词。文字学是'国学'，历代各家的本体论、认识论是'国学'，《尚书》和《左传》是'国学'，诗、词、歌、赋也是'国学'。好比不伦不类的许多人物穿着同一的外衣，算什么意思呢？按照本质归类，称为文字学、哲学、史学、文学，岂不准确、明白？"

"你的意思我很能够了解，"胡复初端相着王先生说，"不过，他们那些人总欢喜'国学''国学'地闹个不休，只消看各书馆在报纸上登载的广告，加上'国学'两个字的书籍非常之多，我们H市又有一个国学会，这到底是什么缘故？"

"你要查问那缘故吗？"王先生微笑着说。"缘故当然不止一端，而把本国的东西看得特别了不得，对它抱着神秘的崇

奉观念，却是重要的一端。如果按照本质归类，称为文字学、哲学、史学、文学等等，不是别国也有这些花样的吗？见不得神奇。统而名之曰'国学'，这含含糊糊的称谓里头就包藏着不少珍贵的意味；差不多说，谁要去亲近它，是只许从它那里拾一点宝贝回去的。——我想起那篇文章所用的'骸骨'这一个字眼来了。既然有人把'国学'看作珍贵的宝贝，自然来了反响，另外有人把它看作腐败的'骸骨'。实则双方都是一偏之见。"

"为什么呢？"乐华与胡复初的疑问的眼光同时向王先生的脸上直射。

"我知道你们要问的。你们以为那些古书已成为'骸骨'是无疑的了。不知道对待思想、学术不能凭主观的爱憎的，最重要在能用批判的方法，还它个本来面目。说得明白点，就是要考究出思想、学术和时代、社会的关系；它因何发生，又因何衰落。这样得来的才是真实的知识，对于我们的思想、行为最有用处。在这样的研究态度之下，古书就和现代的论文、专著同样是有用的材料，而并不是什么'骸骨'。单说一部《礼记》，要研究古代民俗和儒家思想就少不了它。不过那是专门家，至少是大学生的工作，中学生是不负那种研究责任的。"

"高二那位国文先生要学生精读《礼记》，大概和你所说的研究工作不是同一的事情吧？"胡复初问。

"这个我却不知道。"王先生似乎不愿意谈到这上边去。

乐华和胡复初离开了王先生的房间，听得同学间在那里纷纷传说，作那篇文章的小李和壁报的四个编辑人被"机关

枪”叫去了，都在校长室里。不知将有怎样的结局，也许来一个极端严厉的处罚吧；如果这样，那是太专制了，非出来打抱不平不可。大家心头都这样期待着、激动着。

但是事实上的结局并没有料想的那么严重。第二天，小李的家长接到学校送去的一封通知书，说小李思想不纯，言论荒谬，应请加以注意，如果不能悔改，学校就无法容留他了。每星期出版两次的壁报呢，依然容许出版；不过先须送请教师检阅，而负责检阅壁报的教师就是那“机关枪”。

十六　现代的习字

星期日，乐华迎着晴朗的朝阳去访朱志青。小小的一间屋子，却很敞亮，志青靠着前窗在那里习字呢。在乐华的经验里这是新鲜的事情；和志青同居一间自修室一年之久，从没看见他做过这“水磨工夫”的勾当。

“你闲空到这般地步，竟在这里一笔一画写这么齐整的小楷。”乐华说着，翻看志青所临摹的一本字帖，从封面上知道这叫做《灵飞经》。

“并不是闲空到这般地步，”志青辩解道。“我们写的字实在太不成样子了，莫说别人看了不舒服，自己看了也觉得难为情。所以抽出一点工夫来练习。”

乐华又在《灵飞经》的封面上发见一颗阳文的小方图章，

刻的是"慧修"两个字，便明白了这本字帖的来历，也明白了志青为什么练起字来的真因由；于是拍着志青的肩膀，讥讽地说：

"依我看，'你们'写的字也过得去了。'你们'这样用功练习，大概除了希望写得更好以外，还有什么神妙的趣味吧。"

志青的脸上有点儿发红，向乐华斜睨了一眼，说道：

"你也来取笑我了；你是向来不取笑别人的。"

一股热烈的欲望突然在志青的心头涌起，他随即拉着乐华的衣袖说：

"这一刻你没有什么事情吧？我们一同找慧修去。"

"我和你一同去找她，只怕不很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呢？她家里你不是没有去过的。"

"那么一同去就是了。"

乐华近来常常怀着矛盾的心情：看见志青和慧修，大文和锦华，他们亲昵地在一起说笑，就觉得他们讨厌，可是又觉得他们中间含着什么趣味似的，多看他们一眼便是一分快适；此刻答应同去，分明是后一种心情战胜了前一种了。

"坐也没有请你坐，就要你跑路了。"志青尽主人的礼貌，让乐华先走，同时扣上了衣领的钮扣。

通过三条小街，他们便到了慧修家里。慧修也正在那里习字，看见他们到来，便掩转字帖，加在她自己所写的那张纸上面，站起来对志青说道：

"料不到你来得这样早。"

"乐华很早地跑来看我，我说我们一同找慧修谈谈吧，所

以这一刻就来了。你的字课还不曾完毕吧？”

乐华看慧修的那一本字帖，封面上题着《赵松雪临黄庭经真迹》几个字。

慧修娇憨地一笑，将额发向耳朵后面掠去，说道：

“昨天晚上十一点，我的父亲从北平回家了。我们听他谈北平的社会情形和关外义勇军抗日的英勇故事，直到一点多才上床去睡。今天早上不免迟一点起身，所以才写了半张还不到的字。”

乐华听慧修这么说，便想到远在四川的父亲，不知道哪一天才得尝到“父亲从四川回来了”的乐趣呢。忽见一个中年人走进室中来，带褐的脸色，上唇有短短的髭须，眉目的部分仿佛含着笑的意味。乐华揣想他一定就是慧修的父亲，及经慧修介绍，果然是的；因为与他初次见面，未免感到一点拘束；溜过眼光去看并肩站着的志青，也正相同，若有意若无意地看着那本字帖的封面，露出一副局促的神情。

那个中年人似乎已经感到了两个青年的习惯上的弱点，便把语调放得十分随便，差不多对他自己的孩子说话一般，说道：

“你们不要拘束，尽管谈你们的，笑你们的，和往日一模一样。以后你们常常到来，常常和我见面，我会成为你们的老朋友的。”

慧修带着骄傲的神态接上说：

“爸爸虽然留着髭须，实在还是个青年人。爸爸，你该没有忘记吧：去年春季，你，我，还有表哥，一同到城外去，沿河一路跑步，直到山上法华寺的门前，大家躺在地上听黄莺呢。”

“哪里会忘记？哪里会忘记？”父亲端相着发育得比去年更为充实的女儿的躯体，连声应答。他回转头来，移开掩在习字纸上面的字帖，又说：

“你在这里练字，选取这一本东西作范本，这是不错的。字确然应当练习。有些人以为在今日的时代，字是不用练习的了，那是错误的见解。不过同一练字，现在与从前目的不同，因而标准和方法也有不同。”

“现在与从前怎样不同呢？”近来热心于练字的志青不禁脱口而出。他对于站在面前的那个中年人渐渐抱着亲切之感了。

慧修应和着说：

“爸爸，你今天本要在家里休息，不预备出去看望亲戚朋友，此刻随便给我们谈谈关于习字的话吧。”

乐华热望地看着那个中年人的脸，说：

“我也很希望听呢。”

“你们要我谈这个吗？好。我们大家坐了再谈。”

慧修的父亲自己坐了，见同学三个也坐了，便和缓地开言道：

“从前的人练习写字，目的在猎取功名，或者在成为书家，他们的写字和日常业务交涉较少；换一句说，就是和眼前的实际生活不发生多大的密切关系。他们在实际生活上并没有非写字不可的情形：往来的信件是很少的，发表文字的机会差不多没有，帐单之类当然也不用开。因此，他们所悬的标准只是合得上考试的‘格’，或者是‘食古而化，自成一家’。而他们的方法呢，就是这样不限时日，毫无目的地书写，书写，

书写，临摹，临摹，临摹。”

“我们不是正在这里临摹吗？”这样的一念同时通过慧修和志青的脑际，两人正欲开口，慧修的父亲继续说道：

“至于现在，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谁也没有这样的暇闲了。生活和职业逼迫得你非每天执笔写字不可，而且所写的东西都与生活和职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能丝毫忽略。试想，写信不成个样子，抄写一篇文稿糊涂到教人读不下去，开具帐单又出了多处的错误，那关系的重大岂是从前人抄错了书、临不像碑帖所能比拟的？现在人写字的意义与从前人完全不同了：从前人写字是一种暇闲的消遣，是一种不可必得的‘锦标竞赛’；而现在人写字却是实际生活的一部分。既是实际生活的一部分，自当把从前那种超出实际的标准放过一边，而另外去求适合的标准。”

“适合的标准是什么呢？”慧修坐出一点，把臂弯支在膝上，手掌承着下巴。乐华和志青也都挺一挺腰身，凝着神听。

慧修的父亲想了一想，说：

“我想现在人写字，该有四项标准，就是迅速、准确、匀整和合式这四项。现在人生活繁忙，做不论什么事情都要讲时间经济；写字的必须迅速是当然的。准确呢，就是写下字来没有错误的意思。随笔写错了字，自己不能发觉以致误事，固是实际上的损害；而写错在先，后经发觉，于是涂抹的涂抹，填注的填注，拿出去竟不像一件东西，也是形式上的缺点。所以必须把准确作为写字的标准，落笔要自始到底没有错误。要达到这两项标准，只有随时留意，随时练习，一定的方法差不多是没有的。再说匀整和合式。匀整和合式是现

在人写字美观方面的最低标准，仿佛一条水平线，够不上这条水平线的，就拿不出去；因为拿出去会受人家的鄙视，至少也要引起人家的不快。要达到这两项标准，却有一些话可以讲的。”

慧修的父亲说到这里，从衣袋里取出纸烟盒和火柴盒来，点上吸了一口，把淡白的烟吐到空中，回顾着墙上一副狄平子所写的对联，重又说道：

“匀整可以分两方面来讲：一是每一个字本身笔画的匀整，二是全幅的字通体款式的匀整。每一个字的许多笔画，虽不必长短均等，粗细一律，但是也不可相差得太远。笔画间的空隙要匀称，须使多笔画的字不嫌其局促，少笔画的字也不嫌其宽松。你们看那条对子上的一个‘作’字和一个‘爱’字——”

三对眼睛一齐直望着那条对子。

“‘作’字的‘人’旁虽然略粗一点，与这边的‘乍’字相比，却不见其臃肿。‘乍’字的三画只上边的一画略长，下边的两画便长短均齐。再看，这‘作’字的笔画何等少，只因各笔位置匀称，所以不觉得宽松。‘爱’字的末了一捺比较粗，但因为在下面笔画稀少的部分，便觉正好。至于上部的三点，由于布置适宜，空隙就好像很舒畅的样子。”

慧修若有所悟地接着说：

“经爸爸这样说，对于这副看惯了的对子看出新趣味来了。你们看，上联的那个‘诣’字，‘言’旁的几横以及这边很难位置的一个‘旨’字，每一笔都摆在最适当的地位，这一笔不迫近那一笔，那一笔也不远离另外一笔，真是匀整到极点了。”

“那个‘人’字也有意思，笔画少极了，可是一点不嫌稀疏。”志青吟味地说。

乐华也悟出了一点意思，他望着慧修的父亲说：

“我看那副对子十四个字个个稳当，好像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很安舒的样子。”

“稳当，”慧修的父亲衔着卷烟点头说，“这个字眼用的很得当。你们要知道，字要笔画和空隙都匀称才会稳当；不然就像醉汉坐椅子，仿佛要跌翻的模样了。古来的碑帖和名家的手迹当然是稳当的；所以，慧修，你在这里临摹这本《黄庭经》是有益处的。现在，我们再说全幅的匀整，也可以看那副对子。”

慧修的父亲把烟蒂丢在灰盂里，舒一舒气，继续说道：

“上联‘不好诣人贪客过’，下联‘惯迟作答爱书来’。把每条七个字结合起来看，上下互相呼应，不偏不倚，距离也正好。再把两条结合起来看，左右好像很调和、很一致的样子。你们不觉得吗？这就是通体的匀整。写下字来如果单是各个匀整，而不能通体匀整，看去就觉得刺眼。在实际生活中，写字又常须连篇累牍的，所以你们练字，除了各个匀整以外，更须求通体的匀整。这也可以从碑帖方面得到益处。譬如你们拿一本字帖来看，不只看它每个字怎样结构，还要看它上一字和下一字怎样联络，前一行和后一行怎样照应；这样多多留意，你们的眼睛就有了成竹了。当落笔的时候，更随时相度上下左右，总要把每一个字摆在最适当的地位；这样多多练习，你们的手腕就有了分寸了。眼睛和手腕一致，知其当然，又能实现这个当然，这样，你们的字就够得上水平

线了。慧修，试把你刚才写的字拿来看。”

慧修站起来，把自己写的字送到父亲手里，就靠在他旁边，脸上略现忸怩的神色。乐华和志青偏过一点身躯，眼光都投到那带点儿黄色的八都纸上。

慧修的父亲看了一眼，又把那张纸送远一点，凝神再看，徐徐问道：

“你们看这六行的字，通体怎样？”

慧修抢着先说道：

“我知道第四行和第五行中间太疏阔了，看去便觉得不接气。第二行各个字接连得太紧密了，也和其他几行不一致。”

“慧修说得不错。”乐华和志青差不多齐声说。

“你既看得出自己的毛病，以后就得注意手腕的工夫。写字究竟是一种技术，非加意磨炼不可的。”慧修的父亲这样说，就把手里的纸交还慧修，又说道：

“匀整是说过了，我们再来说合式。什么东西差不多都有通行的格式，不合格式，人家看了不习惯，就会引起不快的感觉。书件也是这样。一种书件有一种格式：如抄写文稿，题目通常比正文低几个字；写一封信，对方和自己的名号都有一定的地位，如果用到两张信笺，第二张上就不宜只写孤零零的一行。北平某机关里用过一个高中毕业生的书记，教他誊写一件公函，他便不留天地头，不空出行间的空白，把大大小小的字铺满了三张信笺。这怎么送得出去呢？只好由别人重写。那个高中毕业生的饭碗就此打破了。”

“教我们去写公函，饭碗也一准打破的。”慧修爱娇地看着父亲。

“照你这样练习下去，又随时留意各种书件的格式，那就只怕你抢不到饭碗；抢到了饭碗的时候，简直可以吃一辈子的了。哈哈！”那中年人的戏言里分明含有矜夸的意味。

“我要请问，”乐华说。“现在用钢笔铅笔写字的人很多，我们作文、写练习簿，也常常使用钢笔。这与使用毛笔写字，应该注意之点想来没有什么不同吧。”

“有什么不同呢？在新兴的工商社会里，在一切都讲求快速的现时代，毛笔说不定会被淘汰干净的。但是，使用钢笔铅笔写字，应当达到的标准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四项：迅速、准确、匀整和合式。——喔，我忘记说了。因为讲求快速，行书比楷书更多用处。你们须兼习行书才是。待我想，最好用什么本子呢？”

乐华望着那中年人的带褐色的和善的脸，心里想着到父亲的书柜里检一本字帖出来临摹的念头。

慧修忽然仰起鼻尖说：

“志青，你闻，什么香气，浓极了。”

志青嗅了一下，会心地微笑，说：

“什么地方的木樨花开了。”

十七 语汇与语感

自从四川的战争发生以来，乐华在家里日日盼望父亲的

来信，一到校里就先到阅报室看报。平时不甚关心的内江、大足、新津等的四川地名与田颂尧、罗泽洲、黄绍缵等四川武人的名字，都一一地熟习了。每次上课预备铃一摇，在阅报室中的学生都即把报纸放下就走，乐华常是最后走出阅报室的一个。

星期六下午，第二堂国文课照例是讲演的练习。王仰之先生处置讲演一课有两种方法，交互参用。一是预先限定话题，指定讲演的人的，一是并不限定话题，临时叫一人自由讲演的。照顺序，本星期是自由讲演，全班的学生，除几个已经被指派过以外，都在肚子里预备着讲演的材料，恐怕被指派着。上课预备铃才摇过，教室中的空气已非常紧张了。

乐华走进教室时，见有许多人围绕着一个名叫杜振宇的同学。大文、志青、锦华、慧修也都在他坐位旁。杜振宇今年十七岁，在全班中年龄要算最大，平日不多说话，一向未被大家注意。本学期以来，王先生好几次在课堂上称赞他作文有进步，上星期的作文，王先生评他是第一，把他的课卷粘在壁上叫大家阅看。于是他就成了全体同学目光的焦点了。

"请把你用功的方法告诉我们。为什么你的进步这样快？"胖胖的胡复初正在央求说。

"我自己并不觉得什么进步不进步，说不出什么来。"杜振宇谦逊地谢绝。

"你的进步，一定不是偶然的事，能把经验告诉大家，是于大家有益的。前次乐华不是很坦白地讲过'触发'的题目了吗？"慧修从旁劝诱。

“咿呀，不是不肯说，实在无可说。”杜振宇搔着头皮回答。

“不要卖什么秘诀啊，哼！”

教室的一隅发出低微的讥诮声。杜振宇顿时脸红起来。大家回头去查究说这话的人时，王先生进教室来了。接着就听见上课的铃声，这才各人就位。

王先生从教室的空气中感到有些异样，问方才有过什么事，志青立起身来说明方才的经过情形，并提出意见道：

“我们很想听听振宇的用功方法，今天的演讲，就请王先生叫振宇担任，好不好？”

“好！振宇，大家既然希望你讲，就讲吧。”王先生笑向振宇说。“你近来作文很有进步，我也颇想听听你的经验呢。”

振宇仍是搔着头皮。复初坐在振宇背后，用手轻轻地推他起身；在他前面的慧修也回头向他使眼色，催他快上讲台去。全教室的人都把注意集中在他一人了。过了好一会，他才慢慢地立起身来走到讲台上。

振宇上了讲台以后，就态度一变，不再扭扭捏捏了，他很爽朗地开起口来。

“承先生及诸位同学说我作文有进步，要我把近来用功的经验讲给大家听，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十分用功，说不出什么有益于大家的经验来。我在这半年中自己比较注意的只有一件事，如果我的作文成绩果真有进步，这进步也许由这上面来的。现在待我讲出来，供同学们参考。”

“来了！”复初低声叫说，把身子竖得笔直，张了口好像预

备去吞咽什么好吃的东西似的。其馀的人也都怀着迫切的期待。

振宇把方才的一段话作了引言，略停片刻，又继续说道：

“这半年来，我所注意的就是辞类的收集和比较的一方面。王先生屡次对我们说：‘文章的好坏，可从三方面来观察，一是文法上有无毛病，二是用辞适当与否，三是思想的新鲜、正确、丰富与否。’思想内容是靠多读书多体验的，普通人只有普通人的思想，无法可求速效，只好终身修养。一般人平常所犯的毛病是文法的不正与用辞的不当。试看《中学生》杂志的《文章病院》，凡是入病院的文章，所犯的病症差不多有十分之六七就是文法不正与用辞和本来的意思不合拍。我的写文章，于文法上虽一向尚能留意，但用辞不当的毛病是常犯的。王先生在我的文课簿上曾好几次加着‘用辞未当’的批语。这才使我留意到辞类的收集和比较上面去。

“我近来于读书或一人默想的时候，每遇一辞，常联想到这辞的相似或相近的辞，使在我胸中作成一个系串。譬如说，见到‘学习’这个辞，同时就想起‘练习’‘研究’‘探讨’‘考究’‘用功’等辞来，见到‘怒’这个辞，同时就想起‘愤’‘恨’‘动气’‘火冒’‘不高兴’‘不愉快’等辞来，见到‘清静’这个辞，同时就想起‘干净’‘清淡’‘安宁’‘寂静’‘恬淡’等辞来。我把这些一串一串的辞，自己细加比较，同一串的里面，哪个范围最广？哪个范围最狭？哪个语气最强？哪个语气最弱？——要弄得很清楚。这是我近来新养成的一个习惯。我在以前初读英文ABCD的时候，自以为在‘研究英文’，对别人也会这么

说，在作文的时候也会这么写。现在可不然了，我决不至再把初读ABCD当作'研究英文'了，我一定会说'学习英文'或'练习英文'了。因为我已明白了'学习''练习'和'研究'诸辞的区别了。我案上有一部辞典，胸中别有一部辞汇，每遇一个辞，未解的就翻辞典，然后编入我胸中的辞汇去，每用一个辞，必在辞汇中周遍考量，把适合的选来用。这就是我近来暗中在做的一种工夫。"振宇说到这里，把话带住。

大家听了振宇的话，才明白他进步的由来，不禁都暗暗佩服。在这番谈话上，振宇对于其他的同学俨然取得了先生的地位，全堂肃静得如王先生在讲话。乐华至于暂时忘去了在战乱区域中的父亲的事情。

"现在再把我做这功夫的诱因来说一下。前几星期乐华君讲过'触发'的话，我的做这步工夫，也可以说是一种触发的结果。"振宇又继续说。

大家总以为振宇的讲演已完了，及听他继续说，都喜出望外似地重又凝神静坐，期待他另有发挥。

"同学中有几位是知道的，我家里光景并不甚好，衣服一向是马马虎虎的。自从进了中学校以后，终年都穿制服，平常单夹棉各种的长袍，就是布的也不完全了。有一次，记得是今年三月上旬，亲戚家里有喜事，非去道喜吃酒不可。那家亲戚是一个很旧派的人家。制服已脏得不堪，即使不脏，也不便着了去。家里长袍不全，母亲翻箱倒箧，寻不出一件合身合时令的衣服。论季节是应着夹袍，我却不得已只好着了一件较新的自由布单袍去，那是前年秋季为了去送人家的殡裁成的，短得几乎及膝。我着了出门时并不觉得什么不好，一

到喜庆人家，就不觉自惭形秽起来了。满堂的贺客之中，年老的都着的驼绒袍子，年轻的或是衬绒袍子或是哔叽的夹袍子，身段适宜，色彩材料也都和喜事很调和。我因这衣服的不称时地身段，就想到文章中的辞类的事来了。俗语说：'富人四季衣穿，穷人衣穿四季，'衣服可以比喻辞类，什么时地该着什么衣服，和文字中什么意思该用什么辞，情形相似。衣服是要花钱做的，我们是穷人，不得已只好照了'衣穿四季'的俗语，用一件自由布长袍去送殡，去道喜，不论春夏，不论秋冬，都是它。至于文字上的辞是无须花钱的，尽可照了富人'四季衣穿'的态度，尽量搜罗，使其恰合身段时令与场所。胸中辞类贫乏，张冠李戴，把不适切的辞来用，等于把一件不合身段的自由布长袍单夹棉通用，喜吊都是它，怪难看的。我们做穷人的，衣服不周，常会被人原谅，不以为怪；至于辞类是用以达意的，用得不适合，就要被人误会，我们自己的本意也就因而失去了。我们在衣服上或可甘心做穷人，在辞类上却不妨是富人。诸位以为如何？”

振宇在同学的笑声中结束了讲演，回到自己的坐位上。大多数的同学把他注视了一会，表示佩服。同时又把眼光齐向着王先生，看有什么说的。

王先生含笑对振宇看了一会，即转向大家说道：

“振宇的话很有道理，可以供大家参考。让我再来略加补充。振宇方才所讲的是关于语汇的话，语汇要求其丰富。我所谓丰富，比方才振宇所说的情形要更进一步。语汇是因了地方及阶级而不同的，某地方人有某地方的语汇，某种阶级的人有某种阶级的语汇，使用时要各得其所，才亲切有味。譬

如说，'白相'是苏州人的用语，如果写入广东话或北平话中，即使意思不错，就不相入了。学生口中常说的'婚姻问题'，如果出诸不识字的乡间农妇之口，也就不对了。'作弊'与'揩油'，'白相'与'玩耍'，'结婚'与'成亲'，彼此意义虽同，情趣很有区别，这是值得注意的。我有一位朋友，他选择配偶，第一个条件是要同乡女子。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如果不是同乡人，彼此之间谈话起来趣味很少。这话很妙。近来的白话文，在语汇上是非常贫乏的，因为它把各地方言的辞类完全淘汰了，古文中所用的辞类也大半被除去了，结果所留存的只是彼此通用的若干辞类。于是写入小说中，一不小心，农妇也喊'革命'，婢女也谈'恋爱'了。"

王先生的话被全教室的笑声打断了。王先生摸出表来一看，急忙继续道：

"振宇方才所举的辞类，似乎着眼只在普通用语，并未注意到语汇因地方与阶级而不同的一方面，这是该补充的一点。我们真要语汇丰富，只留意普通用语是不够的，须普遍地留意各地各种人的用语才好。此外，还有一种工夫应该做，就是对于辞类的感觉力的磨练。方才振宇说，他每遇一辞，要连同相近的辞作成一个系串，编入胸中的语汇去。用辞的时候，要在同一系串中辨别其语气的强弱与范围的广狭，择最相当的一个来使用。这话很对。要做这步工夫，非对于辞类有锐敏的感觉力不可。两个辞的意义即使相同，情味常有区别。譬如说：'他逃走了'，'他溜走了'，'逃'与'溜'虽都是走掉的意思，但情味很不一样。'老屋'与'旧屋'，'书简'与'信札'，有雅俗之分。'似乎俨然'没有'像煞有介事'的轻松，

'快乐'较'欢喜'来得透露显出。振宇方才用衣服来比辞类。讲究着衣的人，不但注意到材料的品质，并且注意到花纹与颜色。讲究用辞的于辞的意义以外，还须留心到辞的情味上。辞的情味可从好几方面辨认，有的应从字面上去推敲，有的应从声音上去吟味。'书简'与'信札'的不同，似出于字面。'萧瑟'与'萧条'的不同，似由于声音。每遇一辞，于确认其意义以外，再从各方面去领略其情味，这是很要紧的工夫。振宇只就辞的意义说，似乎忽略了这方面，所以我再来补充。"

王先生随讲随在黑板上摘写要点，讲到这里，黑板上差不多已写满了字了。

"振宇，你可把这番话写出来到校刊上去投稿，题目是——"

王先生在下课时急忙对振宇这样说，同时在黑板前端空隙处加写了"语汇与语感"五个字。

十八 左右逢源

榆关失陷的恶消息，随着一九三三年的新年俱来。乐华在不到一星期的阳历年假中，仍日日到学校里，有时参与抗日会的工作，有时在阅报室里看报，有时找师友谈话。他于放年假前几日接到父亲从四川寄来的信，说"学校停闭、薪水

无着，战事稍平静，就要回到家里来。”又说，“下学期的学费无法筹措，到不得已的时候，只好叫你辍学了。”此外还说了许多关于自学的话。他自己早知道不能长在学校求学的，自接到父亲这信，知道离开学校的日期说不定就在眼前了，对于学校不禁愈加恋恋起来。

有一天下午，乐华到学校里来，想和王先生谈谈。走到王先生的房间里，见志青、慧修、振宇、复初都在那里，王先生正在和他们谈说什么。乐华略作招呼后，坐在室隅的椅上，默然静听。

“乐华，你来得正好。我正在和志青、慧修他们说用功不可偏重呢。中学校所施的是普通教育，各种科目都是必要而有关联的，一般中学生往往有偏重某一科目的毛病，因为对于某一科有兴味，就把其馀的各科放弃不顾。据我所知现在各校学生中自命为文学家，而对于算学、图画、理化等科漠不关心的人很多。这是很不对的。文字只是发表思想感情的工具，思想感情须从各方面收得，只偏重了文字，结果文字也就空而无实。你们对于国文总算是肯用功的了，不知对于别种功课怎样？我很不放心。”王先生向着乐华说，意思似想叫乐华明白方才的话题。

乐华点头不作声，只注视其馀诸人。毕竟是志青先开口：

“我们对于别的科目，也都很有兴味。各位先生似乎都知道我们是用心于文字的，他们教授功课的时候往往和国文关联了来解释。譬如教算学的沈先生，他常叫我们着眼于问题的要点，叫我们注意于推理的步骤，有一回，他指定一个例题，临时叫我在黑板上演算，那个题目我牢牢记得，是这样：

‘某学生每日上午七时二十五分由家到校上课，有一日每分钟走五十步，距上课尚有七分钟，有一日每分钟只走三十五步，上课迟到五分钟。求学校上课的时间。’我一时昏忙了，想不出头绪来，只是执了粉笔对着黑板发呆。沈先生见我算不出，就叫我回到坐位上，一壁在黑板上写一壁说道：‘两次所走速度的差是十五步，两次所走的时间的差是十二分钟。把这两点关联了想，每分钟少走十五步，就迟到十二分钟，假定这学生在走得很慢的那一天，在上课前七分钟中途把脚停止了，那么离学校还有十二个三十五步，就是四百二十步。这四百二十步是因每分钟少走十五步积下来的，所以他到上课前七分钟所走的时间是以十五去除四百二十，得二十八，就是二十八分钟。他是七时二十五分出门的。走了二十八分钟，距上课还有七分钟，所以上课的时间是七点六十分，就是八点钟。’一经沈先生的这样地剖析，我就很明白了。沈先生又说：‘题目的要旨是叫你求出上课的时间，这好比文章里的中心思想，题目中所摆出的条件，如七时二十五分开始出门，每分钟走五十步或三十五步，距上课尚有七分钟或迟到五分钟等，好比作文时可使用的材料。有了中心思想，有了材料，不一定就能写得出文章，第一步先须把材料分别选择，寻出材料与材料的关系，使成为若干组，某组材料该怎样用，用在何时何地，非自己仔细布置不可。捉住了中心思想，将材料从正面反面旁面多方运用，不可专固执着一方面。方才所说的“假定这学生在上课前七分钟中途把脚停止”的想法，可以作反面用材料的方法。’我听他的话，几乎忘记了他在教算学，自己在算学教室中了。”

"沈先生是通晓文章的理法的人，他所写的文章就很精密，我曾在杂志上见到过。算学是锻炼思考力的学科，沈先生的这番话，在作论说文的时候是很可应用的。算学书上的文字虽说干燥无味，但正确细密，实为他科书籍所不及，科学的文字应以此为模范才好。——还有别的科目呢?"王先生把话头急转了向，眼光朝其馀的人四射。

慧修见没人发言，就说道：

"像志青方才所讲的情形，我们在图画课上也常有。我于图画一向不甚感兴味，自从这学期李先生来教授以后，就渐感到兴味了。李先生讲解图画的理法，用各种事物来比喻，把文章作解说的时候尤多。有一次，他讲绘画的背景，就借了文章来说明。他说，'背景的功用，在乎借了周围的环境把事物衬托，使事物的情味表现得更明显。你们不是读过"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古歌吗?这二句中，第一句就是下一句的背景，在"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情景之中与一个壮士长别，一种悲壮苍凉的情味就现出来了。小说之中，凭空写境的文字很多，对于其中人物的行动，常发生着有力的效果。《红楼梦》中写黛玉死的时候，不是兼写着潇湘馆的竹声与空中的雨声等等吗?'被他这么一说，我不但懂得绘画上背景的重要，连文章的鉴赏力也增加了许多了。他讲构图方法的时候，也用文章中结构来譬喻解释，兼说到主宾正于旁枝等等的法则。最妙的是他说文章有远近法。有一日，他教授远近法，就了绘画作过种种说明以后，还恐我们不懂，再用文章来作例证。他先在黑板上速写一株柳树，柳枝垂下的地方画一个月亮，又题'月上柳梢头'五个字。说道：'远近

法是因了远近而变更物体大小高低的法则。照常识讲，月亮比柳树要高得多，可是柳树离人近的时候，可以比月亮高。这句词句，是合于远近法的。杨万里有一句诗，叫做'接天莲叶无穷碧'，莲叶可以接天，如果不用远近法来解释，就不可通。此外如'水天相接'等类，也是应用着远近法的文句。这种文句在描写景物的文章中最多。描写景物的文章本身就是写生画，所不同的只是绘画用形象色彩写，文章用文字写而已。'我近来对于图画愿努力练习，如果成绩过得去，将来竟想入美术学校呢。我们读英文，大家也都很用功，——复初，这请你来说给王先生听吧。你是在我们一级里面英文成绩最好的。"慧修这样结束了自己的话，同时又预定好了以后的话题。

"李先生把作写景文和状物文的诀窍教了你们了。文章与绘画，共通的方面原很多。可惜我不会绘画，不能在国文中附带授给你们以绘画的知识，使你们得到联络的印证。——复初，你来讲学习英文的情形吧。"王先生说时露着笑容，他唯恐学生学习偏重的忧虑似乎已经消去了。

复初因慧修方才说他是全级中英文成绩最好，认为是揶揄他，正红了脸对慧修注视。及听到王先生叫他讲，就说道：

"我不承认我是全级中英文成绩最好的，我们这里几个人，英文的能力各有不同。振宇生字记忆得最多，慧修会话很流利、乐华文法极熟，志青发音很正确。我一向只是捧了书死读，比较注意的是翻译一方面。张先生教英文，于发音讲解以外，更顾到英文与国语的比较。他解释一句句子，先依照了原文的构造，说出一句话，再把这一句话改成中国人日

常所说的话。譬如说，他教'a mountain, a horse, a pen'的时候，先解释道：'一山，一马，一笔。'继而再补充道：'一座山，一匹马，一支笔。'他教'I am a teacher, he is a boy, has the boy a father?'的时候，先解释道：'我是一个先生，他是一个小孩，这小孩有一个父亲吗？'继而再补充道：'我是先生，他是小孩，这小孩有父亲吗？'他常对我们说，'一国的语言，自有一国语言的构造与习惯。英文和国语的构造与习惯不同，读英文时，须仔细互相比较；翻成国语，要适合国语的构造与习惯才妥当。在英文的习惯上，可以说"这小孩有一个父亲吗？"在国语的习惯上，却不该说"这小孩有一个父亲吗？"该说"这小孩有父亲吗？"因为依照中国人说话的习惯是这样。'有一次，他在读本中摘出一句'A camel must be killed.'的句子来叫我们翻译。有一个人说'一匹骆驼应该被杀'，他摇头说不像中国话，别一个人说，'一匹骆驼该杀'，他沉吟了一会，似乎还不以为然。后来有一个人起来说'非杀一匹骆驼不可'，他才点头。又有一次，他叫我们翻译一句'It is a bad habit to speak ill of another behind his back.'有的说，'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说别人的坏话，在他背后。'有的说，'这是不好的习惯，背后说别人的坏话。'他都以为不好。结果译成'背后说别人的坏话，这是不好的习惯，'才算讨论完毕。张先生教授英文，原是各方面都顾到的，我的注意却在这一方面。我近来自己做着一种工夫，就是把英文读本中的文字，一课一课地翻译。每译一课，自己默诵改窜。要想意义不背原文，而又像中国话，真困难呢。"

"哦，你在做这步工夫！怪不得你近来作文比前好了。"王先生嘉奖说。"学习外国语的时候，能这样留心审察比较，对于本国语的理解也就有进步。哥德曾说：'不懂外国语的，对于本国语也只能懂得一半。'借翻译来练习作文，是最切实的方法。我也想在作文课中叫你们试作几次翻译呢。——你们对于各种科目都能这样地学习，那么不但各科成绩都不至于太坏，国文科的成绩也一定更会有进步。我听了你们的话，已很安心了。"

正午就有雪意的天空，到傍晚果然飞起雪来了。玻璃窗上已粘缀着许多飘来的雪花。门房送进新到的上海报来。

"天气不好，大家早些回去吧。这样的天气，不知东北的义勇军在冰天雪地中怎样地挣扎着啊！"王先生望着窗外感慨地说，同时把报纸翻开来看。

乐华今天本想把自己的情形告诉王先生的。进来以后，只是默然地坐了听同学们谈说，等待相当的机会。后来听到王先生这叹声，也不禁感从中来，觉得自己的辍学算不得什么一回事，就与志青等一同退了出来。

十九 "还想读不用文字写的书"

年假过后三个星期又是寒假了。就在寒假开始的那一天，枚叔冒着风雪到了家里。从兵荒战乱中间辗转奔逃，在峻峭

的山道上跑路，在湍急的江滩上过夜，听了不知多少发的枪声，经了不知多少回的搜查，这样约历半个月光景，才得踏上长江轮船的甲板。满脸风尘色是不言可知的，满怀感慨也属当然之事。国情和家况同样地不堪设想。虽然千里回家，坐定下来还是一声叹息开场。

乐华自从枚叔动身以后，只道父亲回来是非常遥远的事，一直在心头描摹父亲回来时候的欢乐的场面。谁知道只去得半个年头，便在风雪中悄悄地回来，又这般唉声叹气地坐下。母亲微蹙着眉头先把父亲的湿罩袍挂起，接着生起一盆炭火来，放在父亲的旁边，她自己也就默默地坐在一旁烘火。这完全不是个欢乐的场面，和乐华平时在心头描摹的绝不相同。又听雪花打在窗子上淅淅作响，远空中风在那里呼啸，不晓得怎么只觉一阵阵的悲凉兜上心来。

"唉！'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迴，悲泉共幽咽。'"枚叔注视着刚刚烧红的炭块，低吟杜工部《北征》的诗句。

"那边学校就此不开了吗？"枚叔夫人似乎得到了一个机会，便吐出这久藏在心底的问语。

"就是再开我也不去了。"枚叔颓丧地说。"走尽了千山万水，受尽了兵威枪胁。那种况味说也说不完，待心情暇闲一点的时候再同你们细说吧。结果却是两手空空，几乎回来不得，在长江边头做一个流民。我为什么再要去呢？难道真个热心教育，到了非教几个学生、上几点钟功课不可的地步吗？我自问还没有这么样傻的热心。"

枚叔夫人听得这些话，知道目前真逢到绝路了。枚叔的

归囊不问可知是空的。而阴历年底就在眼前，在几家店铺里欠着的一点儿帐还不曾归还。并且，往后的生活怎么过？能够用空气作食品，十个指头作燃料，藉此填充肚皮吗？她想到这些，不由得低下头来，再没有问起旁的什么的心情。

同时乐华也知道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要碰到了。他望着父亲憔悴的脸，幽幽地问道：

“爸爸，下学期只怕我要停学了？”

“当然停学了，还有什么问题？”

“你的运气太不好了，”母亲看了乐华一眼。她恨自己再没有积蓄着的钱给她儿子做学费了。停了一歇，又说道：

“如果运气好一点儿的话，总得让你在初中里毕个业。”

枚叔摇摇头，给她解释道：

“太太，你不知道外边的情形，以为毕个业有什么意思，不毕业就吃亏万分，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要讲找事情，弄饭吃，莫说初中毕业，便是高中毕业、大学毕业的都坐在家里空叹气呢！若讲学本领，长见识，我就是当过多年教师、知道学校实情的人，据我的经验，一个大学毕业生未必就胜过了没有一张中学文凭的人。当初我让乐华进中学不过是这么一个意思：我们没有到十分拮据的地步，还付得出一笔学费，就照例送他进学校，让他去过几年学校生活。这好比旅行的人住客栈一样，到付不出房钱的时候，当然只有退了出来，在旅客一览表上抹去了姓名完事。”

“是这样吗？”枚叔夫人应接了一句，也不去细辨枚叔的话有没有道理，一心仍牵萦在儿子的身上。

“退了学，叫他做什么呢？”

枚叔的脸上照着通红的炭火光，比刚坐下来的时候精神好了些。他眼睛向上望着，似乎在看认未来的希望，慢慢地说道：

"我想给他找机会。如果有商店公司要招收学徒练习生，如果有人肯替他介绍，他就有事情做了。"

不知道怎样乐华只觉得这句话异常刺耳，仿佛不应当从父亲的嘴里说出来的。靠在柜台旁边打包裹，拨算盘，或者捧着一批货物、提着一本回单簿在路上往来，那种近乎卑琐的形相难道就是自己将来的小影吗？和先生同学疏远了，和学校里诵习研讨的一切疏远了，差不多要重投人身，从头做起。他这样想着，感到极端的怅惘，眼泪便留不住在眼眶里了。

枚叔瞥见乐华在那里掉眼泪，故意把声音发得柔和一点，问道：

"你为什么难过？说给我听呀。"

母亲不免有一点忌讳的观念，远人方才到家，并没有带来什么好消息，又加上流泪哭泣，也许还有料不到的不祥事情要来呢。她惶恐地劝阻道：

"乐华，你爸爸刚刚到家，休得这样！"

乐华正在那里预备回答，觉得意念很乱，一时也把握不住，便把差不多浮在嘴边的一句话回答道：

"在学校里学各种科目正有一点头绪，忽然要丢开了，未免恋恋不舍，我因此难过。"

"我写信回来，不是对你说过许多关于自学的话吗？"枚叔恳挚地说，把上身凑近乐华，眼光直注着他晶莹的泪眼。

"我都仔细看了。"乐华两手轮替地拭眼泪。

"现在再提醒你一句，真要求学的人是不一定要进学校的。"枚叔说得响亮而着实。

真要求学的人是不一定要进学校的。乐华好似在弥漫周围的迷雾中间望见一条清明的路，他直把这一句反复地念了五六遍。

第二天，乐华跟同父亲到大文家里。父亲和大文的母亲谈说旅川半年间的情况，乐华就把自己不再入学的事轻轻地告诉了大文。大文听罢，喃喃地说：

"你要停学了，好，我也停学吧。"

"你为什么要停学呢？你不比我，我是不得已呀。"

"在学校里怄气，还是离开了的好。"大文的脸上现着惨淡的神色，仿佛昨晚不曾好好地睡眠似的。

"谁使你怄气了呢？前天你还是好好的。"

"不要说吧。"大文看见母亲的眼光射到他们这边来，便这样警告乐华说。

靠着两三处的借贷，乐华家的阴历年关居然过去了。乐华也有了习业的所在，就在本地，叫做利华铁工厂，是从前开银行的那个卢先生给他介绍的。枚叔和卢先生那班人本来落落难合，但是为着儿子的前途，只得去访问这个，请托那个。不到几天，卢先生那方面果然来了信，说那家铁工厂只须招六个练习生，要想进去习业的青年却有两百多；总算是他的面子，替乐华介绍妥当了，只须去检查一下身体就可以算数。枚叔对于卢先生的殷勤自然十分感激。他夫人皱紧的

眉头也就舒展了好些。乐华去检查了身体之后，医生并没有话说，办事员就叫他二月十一日带着铺盖进厂。那时候，学校早又开学，许多同学早又聚在一起了。独有他不再能参加在里头，他将去进另外的一个学校。

这个消息传了开去，朱志青、胡复初他们就发起给乐华开一个送别会；虽然他还是在本地，可是以后聚首的机会总比往日少了。因为要等待二年级同学到齐，这个送别会到开学那一天的下午才开。他们也请了王仰之先生、教算学的沈先生、教英文的张先生、教图画的李先生，以及别位在二年级任课的先生。各位教师有的说可以到会，有的说还有事情急待料理，不能到会了，请转致乐华吧，愿他努力前途。

乐华成为一个被特别优待的客人，这个同学请他上坐，那个同学给他斟茶，使他反而不很自在。他屡次说：

"请不要这样吧。我们依然是很熟的朋友；还是像往日那样什么都不拘的好。"

他很觉得奇怪，平时大文与锦华非常亲密，坐着走着往往在一起，现在他们两个却离开得远远地，好像彼此都不相关心似的。再加留心的时候，便觉察他们两个的眼光在那里互相躲避；一个抬起头来，眼光正要触着那个的，立刻把脸转向着别的方面。十天以前大文发着无端的感喟，什么怄气哩，也要停学哩，乐华总猜不透他为的什么；此刻可猜透了大半，一定是大文和锦华中间发生了裂痕了。他因此想道：

"听说青年人闹这些玩意儿精神上很苦恼的。大文和锦华啊，你们既然还付得出学校的栈房钱，就好好地过几年学校生活吧。弄得颠颠倒倒，神思不定，有什么好处呢？"

乐华这样想的时候，铃声响了。大家都就了坐位。公推汤慧修作主席。慧修便走上讲台，说了一些惜别的话，末了说，为此开这个送别会。接着，她请求王先生说几句话。

王先生昂头想了一想，便走上讲台开口道：

“我听得乐华要离开我们了，心里不免怅怅。可是这不过从友谊上来的，就是刚才慧修所说惜别的意思。本来天天见面，今后却难得碰头了，感得怅怅是谁都难免的。然而我并不替他惋惜，以为他遇到了重大的不幸。

“我们要知道，进学校求学只是中产以上阶级的事。缴得出学费的，学校才收；缴不出学费的，便无法进学校的门。这种经验你们大家都有，不用细说。大多数人终身和学校无缘，可是他们也学得了实在技能，竭尽了心思力量来支持这个社会。一个青年被境况所限制，不得不离开了学校，这不过与大多数人同其命运罢了，就全社会看来并不是怎样重大的问题。重大的问题乃在大多数人的知识怎样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怎样改进。如果忘记了这些，逢到一个青年中途退学，他自己和旁人便看作天大的不幸事情，那只是中产以上阶级自私心的表现，实在不足取。”

王先生说到这里，把声音发得更沉着一点。

“我们更要知道，进学校固然可以求得知识，但是离开了学校并不就无从学习。学习的主体是我们自己。学校内，学校外，只是场所不同罢了。我们自己要学习的话，在无论什么场所都行。假如我们自己不要学习，便是在最适宜的场所，也只能得到七折八扣的效果。所以，退学不就是‘失学’；唯有自己不要学习才是真正的‘失学’。”

王先生向乐华坐的那一边望着，微笑说道：

“我对于乐华是十分放心的。他有要学习的热心，又有会学习的本领，这从他平时的努力上可以看出。今后他虽然去当铁工厂的练习生，学习的进境却决不会就此为止。不要说别的，一年半载过后，他的国文程度一定又超过现在了。乐华，我没有旁的话向你说，我只愿你不辜负我的预测。”

一阵鼓掌声中，王先生回了原坐。乐华感动得几乎要流眼泪；脸上泛红，直延到颈根；舌头尽舔着上唇。慧修又请志青演说。志青有这么一个习惯，演说总预备着大纲，他站到讲台上，从衣袋里取出写着大纲的纸，看了一眼，开口道：

“我不懂得什么，只能依据着从杂志上读到的一些意思，同乐华和诸位同学谈谈。我曾看见杂志上讲过，现在的学校制度是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到极度的一种产物。有力量进学校受教育的，就是并不想贪懒，也只做一点儿精神劳动的工作；实际上是否有益于大众实在很难查考。一切体力劳动的工作呢，专由无缘进学校的大多数人去担任，而这些体力劳动的工作却是社会的支柱，必不可缺少的。这个看法我以为很确切。只须想我们自己，父兄送我们到学校里来，谁不希望我们将来当一个教员、机关职员，或者做一个官僚？再想我们吃的米，是农人种出来的，而农人不进学校；我们穿的布，是工人织成功的，而工人不进学校。”

志青自从王先生注重读书的声调以后，他不只对于读书，就是平时谈话，当众演说，对于高低、强弱、缓急三方面也留心揣摩；所以他的说理很能引起人家的注意。一堂的人都端相着他的脸，仿佛忘记了一切似的。他用曼长而重实的调

子接下去说道：

“这样地分离实在不是社会的幸福。若能混合起来，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相调和，无论干哪一种劳动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社会便将健全得多。那样的社会当然不会一下子出现的。而乐华去当铁工厂的练习生，却给我们一个关于这种境界的深刻的启示。他将去干体力劳动，他将去做真正支持社会的工作，他不希望躲在精神劳动的象牙塔里，专待别人来供给。他的取径是值得追随的。我们父兄对于我们的期望却不足为训。我们不要打算将来当一个教员、机关职员，或者做一个官僚，我们也要准备做一个体力劳动的工人。”

末了志青抱歉地说他想到了这一点意思，没有发挥得透切，很是惭愧。下台的时候，同学都拍着手，唯有王先生望着他微微点头，仿佛在称赏他没有发挥得透切的话确有自知之明似的。

接着又有几个同学起来说话，有的说虽然不在一起，交情还是如旧，有的说工厂方面情况，希望随时见告。最后才轮到乐华。他匆忙地跨上讲台，深深鞠躬，诚恳地发言道：

“诸位先生，诸位同学。你们为我开这个会，把我沉浸在深浓的爱里头，我感激到万分，要说一句适当的话向你们道谢，一时竟想不出来。你们知道，激动的心是不适宜于想心思的。现在我只能杂乱地说几句话，向你们报告我最近的见解。

“那一天父亲的朋友来信，说把我介绍到铁工厂里去了，当时我很不愿意。经父亲给我详细开导，我才惭愧起来。我为什么会抱着那种不长进的观念呢！铁工，很好的行业，我去做铁工就是！今天听诸位的话，正同父亲说的一样，我的

信念更加增了。我将昂着头，挺着胸，跑进铁工厂，高高兴兴地把蓝色的工服第一次穿上我的身！

"关于自学的话，父亲和诸位都说了许多。我真诚地相信着，如果自己要学，那是不一定要在学校里的。我当然要学，关于铁工的一切我学，铁工以外的知识、技能，我也要学。我不肯自暴自弃。更要答复王先生一声，我不敢辜负你先生的期望。

"书本自然不想放弃。有空闲的时候，我预备跑图书馆。可是我还想读不用文字写的书，我要在社会的图书馆里做一番认识、体验的工夫。诸位看这个意见如何？"

这个送别会给与大家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乐华回家把开会的情形告诉了枚叔，枚叔也叹息着说：

"可感的友情啊！'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二月十一那一天，乐华进厂了。对着轮子的飞转，皮带的回旋，火焰的跳跃，铁声的叮当，不由得想起去年父亲翻给他看的两首俄国诗人咏工场的诗。到了晚上，在寄宿舍里就寝，嗅着母亲手洗的被褥上的阳光的甘味，想着今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活的分界线，他好久好久合不拢眼。

二十　小说与叙事文

这几天里头，三本绿色封面的厚厚的书在学校里成为流行品。H市的书店从上海批得少，全学校只买到三本，后来

去买就没有了。于是这三本书在几十个学生手头旅行，沾上了无数的手汗，加上了许多处的折皱和破碎，不多时便同躺在旧书摊上的破书一般面目了。那是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

看完了这部小说的，有的说，“原来上海这个大都市有这么些事情在那里波澜起伏。”有的说，“这才懂得了我国工业兴不起来的所以然了。”有的说，“公债市场的种种花头实在弄不清楚，我们对于这些太疏远了。”有的说，“作者的手段高明极了，他能把读者的心神吸住，使你看动了头就放不下手，必须看到完了才歇。”

因为有这各各不同的“读后感”，于是还没看到的人更急于要看了。

朱志青好容易借到一本在手，汤慧修说：“让我先看吧。”他就毫不犹豫地移交给她。慧修得空便看，两颗眼珠尽在书页上奔跑。这一天午后，她坐在教室里看了有半点钟，感觉眼睛有点疲倦，便用一支铅笔夹在看到的地方，合上书面，站起来散步。看见周锦华一个人靠着廊柱在那里出神，便走近去和她闲谈道：

“我想小说真不是容易作的。譬如叙述一个人在房间里想心事，似乎是简单不过的了；然而作者对于这个房间的位置以及房间里的一切陈设，就非胸有成竹不可。不然，一会儿说右边是四扇窗子，望出去可以看见街树和高楼；一会儿又说右壁全排着书架了，那个主人翁看见满架的书便觉得心烦头痛。这就是破绽了。”

“作小说大概同编戏剧差不多的，”锦华牵着慧修的手说。“编戏剧先要规定场面，我想作小说也是这般。”

慧修点点头，又说道：

“小说的作者还得留意着时令，然后自然景物、人事季节才和叙述到的故事相应。否则便要闹出夏天开梅花、冬天收麦子的笑话来了。”

“这也同戏剧相仿。一幕戏剧，那故事发生在什么时令，甚至发生在某一天的早上还是晚上，不是都得预先规定吗？”

“还有呢。小说里写一个人物就得有一个人物的性格。同样碰到一件事情，第一个人物非常高兴，第二个人物却看得淡然，第三个人物竟忧愁起来了：这因为他们性格不同的缘故。并且一直叙述下去，那三个人物的性格必须始终一贯；即使高兴的变得颓唐了，淡然的变得热心了，忧愁的变得快乐了，也须有可能的因由，无理取闹地乱变是不容许的。我想这一层比较场面和时令尤其难以照顾，不知道那些作者怎样照顾得来的。”

“你们在讨论文艺上的什么题目吧？”

慧修和锦华听得这闯进来的问话，同时回头去看，原来是教英文的张先生，他总是那么一副温和的笑容。

慧修略带娇羞，一笑回答道：

“我们并不讨论文艺上的什么问题，不过在这里说小说不容易作罢了。”接着就把刚才谈过的话重述一遍。

张先生把右手支在廊柱上，徐徐说道：

“这些项目固然难以照顾；可是逐一照顾到了之后，写下来的不一定便是小说，也许还只是一篇叙事文呢。”

“张先生，你这话怎么讲？”慧修好奇地问。

“这就触着‘小说的本质’的问题了。你们试想一想看，有

两篇文字在这里，同样叙述着一些人事的经过，而我们称一篇为叙事文，称另一篇为小说，究竟凭什么来区分的？”

慧修和锦华把牵住的手荡了几下，眼光都注定在张先生的脸上，一时回答不出来。锦华爽然若失地说道：

“我们虽然看过好多篇小说，却没有想到这样的问题。小说和叙事文到底有什么分别呢？”

“且把这问题留下来，让我等一会告诉你们。现在先举认不清这个分别的例子来说。你们看报纸杂志上的小说，有一些作者不是要加上一个‘发端’或是几行‘跋尾’，说明他们的小说完全根据实事，并非向壁虚造吗？还有，有一些人看完了一篇小说，不是要问‘是否真个有这件事情’吗？”

“张先生说得一点不错，”慧修肯定地说，好像一个诚实的证人。“这样的‘发端’和‘跋尾’我看见过，这样的问语我也听见过。我却要疑惑了，张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说根据实事写成的算不得小说，小说必须是凭空构造出来的？”

“我的意思并不如此。我只是说，用这样的态度作小说、看小说的人实在没有懂得什么是小说。他们以为小说和叙事文不过是一件东西的两种名称罢了。哪里知道单只根据实事写成的是报纸的记事、历史的传载之类的东西，便是所谓叙事文。一篇《东北义勇军抗日经过》是叙事文，《史记》的《项羽本纪》也是叙事文，你能硬说是小说吗？”

“那的确不是小说呀。”锦华向慧修告语，仿佛征求她的同意似的。

张先生抚摩着慧修剪得短短的顶发，继续说道：

“小说不一定要根据实事。即使根据实事，也不像叙事文

那样记叙了实事便完事，还得含有其他的东西在里头。那其他的东西才是小说的本质。”

锦华和慧修又变换了一个姿势，她们各用一条臂膀钩住对方的肩，凝神注视着张先生翕张的嘴唇。

“那就是作者从那些实事中看出来的和一般人生有重大关系的意义。这样一句空话似乎不容易明白，须要举个例子来说。最近出版的《中学生》杂志你们看过了吗？”

“只看了开头几篇，其馀的还没有工夫看。”锦华回答。

“那上边有茅盾作的一篇《创作与题材》。”

“就是作《子夜》的那个茅盾呢，”慧修很感兴味地说。“我在目录上看到那个题目的，但是还不曾读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讲选择小说题材的标准，举了两个例子。说，假使你有一只心爱的猫，因为偷食，被你家里的人赶走了或者打死了，这样的事情在你虽然非常痛惜，却不配作为小说的题材，因为中间并没有和一般人生有重大关系的意义。但是，假使你有一个小妹妹患了脑膜炎，你主张请新医而你父亲却相信旧医，你的母亲又去求教符水草药的走方郎中，结果是一面旧医诊脉开方，一面走方郎中画符禳神，把小妹妹的性命断送了；从这样的事情中间可以看出很多的和一般人生有重大关系的意义，所以那是一个宜于写小说的题材。”

慧修的手拍着锦华的肩，领悟地说道：

“听了这两个具体的例子，小说的本质是作者所看出的意义，我们很能够明白了。没有这种意义的便不成其为小说。”

张先生用一个指头指点着慧修，接着说道：

“可是还有一点必得注意，须是把这种意义含在故事中

间的才是小说。什么叫做‘含’呢？一碗盐汤，看不出一颗盐来，呷一口尝尝，却是咸的，于是我们说盐味含在这碗汤里。小说的故事含着作者所看出的意义就像这样一碗汤。如果在故事之外，另行把意义说明，那就不是‘含’了。我们不妨借用小妹妹送掉性命那个题材来说。如果在叙述一切经过之外，加上许多意见，如非科学的医术贻害不浅呀，符咒之类的迷信尤其可恨呀，世间被这种方技和愚见残害的生命不在少数呀，这就不成为小说而是一篇议论文，那些故事只处于议论文‘论断’的‘例证’的地位了。”

“张先生，”慧修用一只手轻按张先生的衣袖，“我有点儿悟出来了，你听我说得对不对。我说，小说的作者把意义寄托在故事的叙述上边，并不特别说明，让人家看了他的叙述，自然省悟他的意义是什么。”

“你的聪明将来正好做个小说家，”张先生听得高兴，不禁击了一下掌。这使慧修的脸红了起来。张先生又道：

“因为要把意义寄托在故事的叙述上边，所以整个故事的每一个节目都须含有暗示的力量；作者便不得不做一番选择和布置的工夫。说到这里，小说大都不照抄实事的所以然也就明白了。世间哪有这么巧的事情，一件实事恰好可以寄托作者的意义的？唯其少有，所以作者丢开照抄实事的办法，而根据他的经验，去选择人物，布置节目，创造出一个故事来。你若说他凭空虚构，那是错误的。他的材料全是社会的相、人生的体验，何尝凭空？你若问他：‘真个有这件事情吗？’他将笑而不答，因为你问得太幼稚了。小说该是世间最真实的故事，然而不是某一件事情的实录。你们懂得了吧？”

锦华乘张先生语气一顿，抢着说道：

“现在我知道小说和叙事文的分别了。叙事文的本质是事情，叙事便是它的目的；小说的本质却是作者从人生中间看出来的意义，叙事只是它的手段。这意思怎样？”

张先生激赏地看了锦华一眼，正要开口，却听旁边先有人接上说道：

“锦华的话很扼要的。还可以打个譬喻来说，叙事文好比照相，只须把景物照在上面就完事了；小说却是绘画，画面上的一切全由画家的意识和情感支配着的。”

说这话的是杜振宇，并肩站在那里的还有志青、复初等五六个人。他们什么时候到来的，张先生和锦华、慧修都没有知道。

“锦华的话的确很扼要的，”张先生回顾振宇说。“要辨别叙事文和小说，这就足够了。你的譬喻也很有意思。那些只知道根据实事作小说的人就因为不明白这一层，所以用尽了心力，至多只把实事照了一张照相。”

一个比慧修低到半个头的女学生将头靠在慧修的肩上，缓缓说道：

“我们也来学作小说，可以吗？”

“有什么不可以呢？”

张先生说了这一句，预备铃响起来了，他就匆匆地说：

“在你们的经验里，你们一定常常发见和一般人生有重大关系的意义。把捉住这些意义，然后去选择材料，布置结构，这样，你们的小说即使不怎么出色，至少是值得一看的习作，不是单只叙事的叙事文了。”

张先生走开以后，聚集在廊下的一小群人都进了教室，只听张大文喊道：

“乐华进了铁工厂，今天来信了。他说请各位同学传观。是很长的一封信，等会儿下了课大家看吧。”

慧修侧着头似乎在那里想什么，随手把那本绿色封面的厚厚的书放到抽屉里，换了算学教本和算草簿出来。

二十一　语　　调

乐华已过了两个多月的铁工生活了。工厂为了训练职工，每日于工作以外晚上也有一小时功课，所教的是制图、计算公式，及关于材料等普通的知识。乐华日里工作，夜里上课与复习，生活紧张得很；一到睡眠时间，就在上下三叠式的格子铺上甜酣地睡熟。初入工厂的几天，他常在梦中见到父母在家里愁苦的情况，自己在学校里的热闹与快活。学校生活的梦不久就没有了，自从接到父亲已入本市某报馆为记者的家信以后，连家庭的梦也不常做了。

同学们不时写信给乐华，有的报告学校近况，有的把国文讲义按期寄给他，有的告诉他王先生或别的先生近来讲过什么有益的话。乐华虽在工厂里，却仍能间接听到学校的功课内容，颇不寂寞。

五一节工厂停工，乐华于清晨就回到家里，入厂以后，这

是第一次回家。他身材比入厂时高了好些，蓝布的短服，粗糙的手，强健的体格，几乎使父母不相信这是自己的儿子了。儿子的快活的神情，使父亲得到了安心，使母亲减少了感伤。这日恰好是星期，乐华于上午匆匆地去望先生们，饭后又到张家去探望姨母和大文。

大文家里有着许多客人，志青、慧修、振宇都在那里，正在谈论得很起劲，突然看见乐华来了，大家就惊跳起来。

"你来得正好，请加入讨论吧。"志青握着乐华的手时，觉得自己的手又软又光滑，有些难为情了。

"你们在谈论什么？——今天是五一节，真凑巧，在这里见到许多朋友——好，让我去看看姨母再来。"几个朋友望见乐华工人装束的背影，面面相觑地默然了好一会。

"今天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工人在斗争啊！我们却在这里谈这样文字上的小问题！"振宇感慨地说。

"这倒不能这样说。我们所讨论的是文字的条理，条理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都要紧，况且文字本身就是一种做事的工具。我们现在还是学生，不曾做别的工作，如果连这种问题都不讨论，不是把好好的光阴虚度了吗？"志青说，

乐华急急地从里面出来，和大家重行一一招呼，问道：

"为什么这样凑巧，大家都在这里？——锦华不来吗？"

"今天是约定在这里聚会的，我们刚在讨论文句的调子呢。你一定有许多好的意见吧。志青，请你再来从头说起啊。"大文怕听关于锦华的话，急急地转换话题。

"我这几月来每日所听到的只是丁东丁东的打铁声和轧拉轧拉的机器声，对于文句的调子，怕已是门外汉了。你们

大家讨论，让我来旁听。”

“前星期王先生发出改好的文课，说全班作文的成绩都不错，只是有好多人语调尚未圆熟，文句读起来不大顺口合拍，叫大家注意。他在黑板上把我们的文字摘写了几句例子，一一加以批评，句调上的确都是有毛病的。最后他提出了句调的题目，叫我们自己去研究，下星期六的讲演题目就是‘句调’。还说要在我们这里四个人之中临时指定一人去讲演，所以在这里急来抱佛脚啊。我们在这个题目上已经用心了好几日了。各人担任一方面，振宇所担任的是字，慧修所担任的是句，大文所担任的是音节，我所担任的是其他的种种。今天要汇集各人的报告来作成一个大纲。振宇，你先来吧。”志青的话，一方面是对乐华说明缘起，一方面又是讨论的开场白。

“我所关心的是字的奇偶。我觉得中国文字有一个特性，是宜于偶数结合的。一个辞与别的辞相结合时，如果不成偶数，就觉读来不易顺口。举例说，‘父母之命’读来很顺口，‘父命’或‘母命’，也没有什么不顺口，如果改说‘父母命’，读起来就有些不便当了。‘办事’是顺口的，但在‘办’字改用‘办理’的时候，我们须把‘事’字也改成偶数的‘事务’‘事情’之类才可以。如果说‘办理事’，就不大顺口了。这以偶数结合的倾向，白话比文言更明显，文言中‘食’字可作名词来单用，白话中就非改作‘食物’或‘食品’不可。文言中的‘道’字，在白话中已变作了‘道理’，文言中的‘行’字，在白话中已变成了‘品行’或‘行为’。王先生替我们改文课时，有几处地方往往只增加一字或减少一字，也许这就是调整语调的一种方法吧。

我这几天仔细从各方面留意，似乎发见到一个原则，单字的辞与其他单字的辞相结合成为双字的辞或句，是没有障害的。如‘吃饭’‘天明’‘家贫’之类都顺口。双字的辞，如果是形容词，有的勉强可与单字的辞相接，如‘毛毛雨’‘师范部’‘恻隐心’‘藏书家’之类，有时非加‘之’字‘的’字不可，如‘先王之道’‘寂寞的人’‘美丽的妻’‘写字的笔’，就都是要加字才能顺口的。至于双字的动词，大概不能与单字的辞相结合的，‘翻阅书报’是可以说的，‘翻阅书’就说不来了，‘抚养儿子’是可以说的，‘抚养儿’就不成话了。我对于这问题，还想继续加以研究。现在所能报告的就只这一些，不知大家听了怎样？”振宇说。

大家对于振宇的话都点头。

“慧修，你所担任的是句子排列上的注意，请你报告吧。”志青继续执行他主席的职务。

“一篇文字之中，有许多句子，这许多句子如果都是构造差不多的，读起来就嫌平板不调和了。譬如：这是大文的书房，我们假如作一篇记事文，记述这间书房的光景，倘然说‘门在东面，窗在南面，床在北面，书架在西面。门外有一片草地，窗外有一座树林，架上有许多书籍，床旁有一只箱子。……’八句句子中，只有两种句式，一种句式各接连重叠到四次之多，读去就不能上口了。这是关于句的构造的话。还有，句子的末尾的作结，也有可以注意的地方。王先生前次在班上曾批评某某的文章是‘了了调’，某某的文章是‘呢呢调’，因为他们不知变化，动辄用‘了’或‘呢’来结束文句，所以读起来就不顺口了。要想文字的句调流利，句法须错综使用，切勿老用一种句式。关于句式，中国书上查不出一定的种类，

我曾去请教过教英文的张先生。他替我在修辞学书里查检，据说文章之中主要的句式不过三种：一种叫散句，例如‘我要吃饭，穿衣，睡觉，读书，作工’，是中间截断了一部也可成句的。一种叫束句，例如‘吃饭，穿衣，睡觉，读书，作工，是我们生活上所不能缺一的’。这种句子如果截去了下半截，意义就不完全。还有一种叫对称句，例如‘世人以我为疯狂，我以世人为迷醉’，是上下两截对称的构造。中国文字中的句式究竟应分为几种，我想好好地加以研究。总之，句式的错综使用是调和句调的一种方法，我的报告完了。请大家加以批评补充。”慧修说罢，把眼光注视其馀的人，尤其是对于乐华。

志青刚欲叫大文继续报告，乐华开口道：

“慧修的意见很对，但我觉得有几点要补充。古来的名文中，句式重叠的不少。我们读过韩愈的《画记》，其中就有许多重叠的句式，如‘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兵行且下牵者十人，骑且负者二人，……’这样下去，一连有二三十句，记得除第三句‘一人骑执大旗前立’变换句式外，其馀都是同样的构造。这篇文中有几段都是用重复的句式的。又如新近你们寄给我的国文讲义中，王先生选着几首古诗，我曾在打铁的时候在肚里默念，读得很熟了。其中有一首题目叫《江南》的，那诗道‘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七句之中，倒有四句句式重复。至于结束句子的助词，重复用一字的例子也很多。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差不多每隔数句都用‘也’字作结。这种句式重复的文字能令人感到拙朴的趣味。作者似乎故意把重

复的句调来叠用的。慧修方才说句式须错综使用，原则是对的，我觉得应加一个限制，就是说，除了有意义的重复外，句式及助词务使交互错综，勿叠用同一的句式及同一的助词。慧修，你说我的话对吗？”

“你给我补充得很好。各文中确常见到重叠的调子。鲁迅的《秋夜》中，就有‘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句法。因为一味着眼在句语的调和上，我不觉把这一层很重要的反对方面忘却了。”慧修表示感佩。

“乐华在工场里做工，选文比我们读得还熟哩。现在轮到大文了。大文，你担任的是关于音节一方面，请你报告研究所得吧。”志青说。

“我所担任留意的是音节一方面，音节与文字的调子原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在普通的文字中，似乎不必有什么规律。我们所写作的不是诗赋，不是词曲骈文，乃是日常所用的白话。平仄不必拘泥，只求适合乎日常言语的自然调子就够了。古文中尚且有‘清风徐来’等全体用平声的句子，‘水落石出’等全体用仄声的句子，何况白话文呢？一句之中平仄参用固然可以，不参用也似乎没有什么不好。我想了许久，觉得只有一件事须注意，就是一句之中，勿多用同音或声音相近的字。我们幼时念着玩的急口令，就是利用许多同音字或声音相近的字编成的，念来很不顺口，听去也就很不顺耳。例如‘苏州玄妙观，东西两判官，东判官姓潘，西判官姓管，潘判官不管管判官姓管，管判官不管潘判官姓潘。’‘管’‘潘’‘判’‘官’都是声音相近的字，混合在一处，所以念来容易弄错，急口令的特色在此。我们写普通文字，应该避去这种困难。

在普通文字中，与其说：'洞庭山上一条藤，藤条头上挂铜铃，风吹藤动铜铃动，风停藤停铜铃停'，不如说'洞庭山上一枝藤，藤枝梢头挂铜铃，风吹藤摇铜铃响，风止藤歇铃声停'，读起来比较容易。"

大文的话引得全室的人都哄笑了。

"对于大文的话，有什么该补充的地方没有？"志青勉强抑住了笑意这样问。又对乐华道："你一定会有好的意见吧。"

"我觉得大文的话忽略了一方面，应该补充，"乐华说。"也是我在工场里听惯了'丁东丁东'的打铁声和'轧拉轧拉'的机器声的缘故吧，我近来很留心同声母或同韵母的声音。方才大文说不可多用同音或声音相近的字。多用这种字，弄得文字像急口令，原不好，但是如果两个字同声母或同韵母，倒不妨用的。中国文字中叠字与声音相近的辞类很多。如'茫茫''郁郁''萧萧''历历''寥寥'之类都是常用的叠字。至于声音相近的辞类更多见，如'绸缪''历落''缠绵''徘徊''零乱'之类都是常用的声音相近的字。这类字用得适当，不但无害于句调，而且能使句调格外顺利。诗总算是最讲句调的文字了，诗中就常用这类的字。方才古诗中'莲叶何田田'的'田田'是叠字。你们前次寄给我的选文中，有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中用着许多声母或韵母相同的字。如'泯灭''萧条''支离''朔漠''黄昏''漂泊'都是。我以为同音或声音相近的字面固宜避，但是也不该一概说煞。两个字的同音或声音相近的字，是可以使句调顺利，应该除外的。"

大家都点头。

"我真糊涂，王先生前星期才讲过的，说这类的字叫做'连

绵字’。为什么方才竟没有说进去呢?”大文说时很难为情的样子。

“哦,连绵字,这名词很有趣。我今天才听到,幸而大文提起。那么我所日日在听的‘丁东丁东’和‘轧拉轧拉’也都是连绵字哩。哈哈!”乐华心中所牢记的许多声音相近的辞类忽然得到了一个归纳的称呼,感到统一的愉快。

“现在要听你的报告了,志青。”乐华转向志青说。

“是的,现在轮到我了,字数,句式,音节,都已有人讲过。我所担任的是他们所剩下来的东西。这几天来我曾就句子的各方面加以留心,除了方才慧修和乐华所讲的几点外,还想到几件事。第一是句与句间的关系。一篇文字,是一句一句积成的,一句一句的语调虽然没有毛病,读得上口,若句与句间的关系不调和,连贯地读起来仍是不顺。王先生前次教我们读法,很注重上下文的呼应。我以为这呼应关系犹之曲调中的板眼,在句调上很占重要的位置,很应该注意。在字面上上句如果有‘从前’字样,下句大概须用‘现在’等语来与它相呼应。上句如果有‘与其’字样,下句大概须用‘不若’等语来与它相呼应。上句用‘的’字结尾,如果下句性质相同,也该用‘的’字结尾。譬如说,‘这本书是你的,那本书是我的。’如果下句性质不同,就不然了。譬如说,‘这本书是你的,我的书哪里去了?’诸如此类,要看了上文的情形去一句一句地写。关于这层,标点也该连带注意。因了上文所加的标点是逗号,是分号,是句号,或是冒号,接上去的句子就各各不同。我们作文的时候,标点往往都在全篇写好以后再加的。我新近自己养成一个习惯,写一句就标点一句,下句

依照了上句的标点去布置安排。有时想不出调和的句子去接，就把上句的标点改过，再想别的法子，我觉得这样写出来的文字，句调容易顺当些。大家以为怎样?”志青说到这里，用眼睛去征求乐华的意见。

乐华拍手表示赞许，其馀的人也拍起手来。

“志青的话，使我们得到不少的益处。我才知道‘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二句中用两个‘不亦’与两个‘乎’的理由。此外如‘仁者，人也；义者，宜也’等句的趣味也领略到了。”大文说。

最长的初夏的日子已近傍晚，可是书室中的几个青年书呆子却完全没有觉得。张太太到书室来，说要留乐华早些吃了晚饭去，已摆好了，叫大家都不要走，陪陪客人。

振宇、慧修、志青都立起来道谢。

“我的报告还未完呢。我想，句子的长短，与句调也是很有关系的。”志青待张太太走出书室以后说。

“我们一壁吃饭一壁谈吧。”大文把右手伸成一字形，邀大家入客堂去。“乐华，请你坐在上首。今天是五一节，你不但是客人，而且是工人哩。哈哈!”

二十二　两首《菩萨蛮》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锦华和慧修携着手到图画教师李先

生房里去交本学期最后一张写生成绩。李先生正坐在案头整理学生的图画，一壁和立在案旁的振宇和复初二人谈说着。锦华慧修交出了成绩，仍留在房内细看壁间悬挂着的绘画。究竟是画家的房间，画幅时时更换，每次进来看，都有一种新鲜的印象。她们在一幅新装裱的仕女画前面把脚停住了。

那画是一张小条幅，上面画着一个睡在榻上的美丽的少女，云鬓蓬松。睡榻的后方，背景是一排的屏风。全体的情调艳美得很。题款是“××兄属写温飞卿词意”与“×年×月××”两行。

两位少女被画中的少女暂时吸引住了，只管立在画前彼此细语。引得振宇和复初也把眼睛移到这幅画上来。

“这幅画是我新近请一个朋友画来的。画的是温飞卿一首词中的意境。王先生还没教你们读过词吧。我一向喜欢读词。因为词与画有许多共通的地方，尤其是中国画。温飞卿的这首词，叫做《菩萨蛮》，是很有名的。喏，在这里。”李先生拉开抽屉，取出一本张惠言的《词选》揭开来叫大家看。

锦华慧修走近拢去看，见李先生所指的恰是书中的第一首，那词句是：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装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大家看着书在心中默念，觉得有些念不断。有几处好像是七字一句，有几处却不是，终于面面相觑地呆住了。

"哦！你们还没有懂得词的构造吧。词一名长短句，和诗不一样，一首之中每句字数有长有短。除极短的小词外，每首都分上下两截，叫做'上阕''下阕'。某句应该有几字，因曲调而不同。《菩萨蛮》上阕共四句，每两句同韵，字数是七、七、五、五。下阕也是四句，每两句同韵，字数是五、五、五、五。《菩萨蛮》是这首词的曲调名称，并非这首词的题目。曲调的名称很不少，如什么《长相思》咧，《金缕曲》咧，《浪淘沙》咧，《西江月》咧，统共有八百多种。常用的也不过一百种左右而已。——我今天又要替王先生教国文了。哈哈。"李先生用了笑声把自己的话作一结束。

锦华依照李先生方才的话再去看那首《菩萨蛮》词，她低声读了一遍，觉得字句虽有几处不十分懂，音节却很和谐，读起来比诗更有趣味。慧修一壁看词，一壁不时回头去看那幅画，想看出画中所描写的是词中的哪几句。

"词以表现境界或抒写感情为主，换句话说，词的内容不外是情境。温飞卿的这首《菩萨蛮》，描出一个艳美华丽的境界。词是旧文学中比较难懂的东西，用辞比诗和文都艰深。待我把这首词的大意来解释一遍吧。'小山'就是屏风，叠着的屏风，形状凸凹如山，'屏山'是诗词中常用的辞。词中描写一个豪贵的闺秀在早晨起床前后的情形，朝阳射在画屏上闪烁发光。——用'金明灭'三字多好！——她还睡着未醒，鬓发乱得几乎要盖煞脸上的白色。——'欲度'二字，就是表现这情况的。——她懒懒地起来，画眉，妆扮，过了许久才梳洗完毕。——'弄'字用得非常确切。——梳洗好了，这才对镜戴花。——'前后镜''交相映'是戴花时的描写。——后来

再换衣裳。——罗襦就是罗衣，‘双双金鹧鸪’是绣花模样。先绣好了模样贴缀在衣服上叫‘贴’。——这首词只用四十四字，却能写出早晨的光景，闺房中的陈设，闺秀的姿态神情，以及画眉、梳洗、戴花、照镜、着衣等等的动作，连衣服上的花样都写得活灵活现。我们读这首词，能深深地感受到一个艳美华丽的印象。”

大家听了李先生的讲解，于理解的愉快以外又感到一种新鲜的趣味，都把眼睛注在那本《词选》上，再去看别首词。

“那么这幅画上所写的只是第一第二两句呢。”慧修对李先生说。

“是的。词中描写了许多连续的动作，要在一幅画中完全表现，是不可能的。普通照相与活动电影的区别在此，文章与绘画的区别也在此。绘画与文章都能表现印象，好的文章功效比绘画大。因为绘画只能表现静境，而文章兼能表现动境。王先生已把记事文与叙事文的分别教过你们了吧。绘画是记事的，不是叙事的。”李先生说。

慧修点头，似有所悟得。

“这许多首词，似乎所描写的都是女子的事情，所用的辞类差不多全是关于女子的。我在别的书上也曾见到过词，虽不甚懂得，字面好像也是属于女性的居多。难道词都是这样的吗？”振宇指着书上一连许多首温飞卿的《菩萨蛮》词问。

振宇的质问，引得其馀的人都注意，尤其是锦华与慧修。大家都把眼光向着李先生。

“那也不尽然。”李先生急急地加以订正。“温飞卿原是一个善于作香奁体的诗人，应该特别看待。咿呀，诗词中写女

子的时候，往往意思不一定就只指女子，有许多地方却别有意旨，只把意旨寄托在女子的身上就是了。你们曾听到'香草美人'的话了吧，这典故见于屈原的《离骚》，屈原的写美人，并非一定指美丽的女子，乃是另有寄托的。"

振宇听了李先生的解释，宛如在胸中开辟了一个新境地，觉得平日读过的几首古诗，也于字面以外突然生出新的趣味来了。

李先生好像忽然记起了一件什么事似地，把那本《词选》取到手里急急翻动，翻出一首词来指向大家道：

"哪，这是辛弃疾的词，也是《菩萨蛮》调。你们试读读看。"

振宇等走近去看，那首词在《菩萨蛮》的调名下，还有一个题目，叫做《题江西造口壁》，词句是：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

《菩萨蛮》调的构造，是方才已经明白了的，读去毫不费事。只是内容仍不甚清楚，大家抬起了头齐待李先生开口。

"辛弃疾是南宋时代的词人，这首词作于江西造口。当时金人南侵，国难严重，宋室就从河南汴梁南迁。当南渡时，金人追隆祐太后的御舟，一直追到江西造口才停止。江西造口是从北至南的要道，人民为避金人的侵略，仓皇从这里经过的当然不计其数。'郁孤台'是那里一座山的名称。宋室南渡

以后仍不能恢复。作者经过这里，想到当时避难者颠沛流离由这里向南奔逃的情形，家国之感就勃然无法自遏了。于是做了一首词写在壁上。他说：‘江水里大概有许多是颠沛流离的行人掉下来的眼泪吧。要想从这里向西北眺望长安——“长安”是京都的代替辞——可怜云山重叠阻隔，虽然明知道故都在西北方，可是望也望不见，莫说回到那里去了。青山遮不住江水，终于任其向东流去，犹如这造口止不住行人，行人毕竟向南奔窜。此情此景，已够怅惘，又值傍晚的时候，江上的暮色更足引动人的愁怀，而山间又传来了鹧鸪的啼声。’你们看，这词里的意境何等凄婉！”李先生解释毕，把这首词朗声地读了又读。

李先生的解释和诵读，使几个青年突然引起了对于目前国难的愁思。这首词的刺激性，似乎比平日习见的“共赴国难”“民族自救”等等的标语还要深刻些，房间里的空气立时沉重起来。

“巧极了。今天李先生讲的两首词，都是《菩萨蛮》，末尾都用着‘鹧鸪’二字哩。”总算是复初打破了一时的沉默。

“咦！真的。两首《菩萨蛮》里都有‘鹧鸪’。温飞卿的‘鹧鸪’暗示着男女间的情事。‘双双金鹧鸪’说‘双双’就可作男女一对的联想。至于辛弃疾的‘鹧鸪’，意义更深。‘鹧鸪’的叫声不是‘行不得也哥哥’吗？有人说，辛弃疾的‘山深闻鹧鸪’，就是在感叹恢复之事的行不得呢。”李先生补充说。

“原来词是这样意义丰富、这样不容易读的东西。”锦华叹息着向慧修说。

“读词尚且如此烦难，作词更不消说了。”慧修说。

"作词其实也不难，普通的方法就是按谱填写，平仄字数一一遵守就是。所以作词叫做'填词'，又叫'倚声'。在你们，作词已大可不必，只要能读已经够了。词是我国先代遗下来的文学上的一部分遗产，我们乐得享受。把古来的名词当做常识来熟读几首，倒是应该的。历代词人的集子不少，读也读不尽，你们读选本就可以了。选本的种类也很多，任拣哪一种都可以，选的人眼光虽不同，反正选来选去逃不出顶好的几首。我这一本是张惠言选的，叫做《词选》。"

"我家里有一部《绝妙好词》，还有一部《白香词谱》，先读哪一部好？"锦华问李先生。

"这也都是很好的词选。先读《白香词谱》吧。那里面是一百个曲调，每个曲调选着一首词。这一百首都是名作，熟读了这一部，就可记得一百个常见的曲调和一百首好词，很经济。"

"方才先生说，词以表现境界或抒写感情为主，词的内容不外乎情境。今日读过的两首《菩萨蛮》中，温飞卿的一首似乎是以境为内容的，辛弃疾的一首似乎是以情为内容的。不知道对不对？"振宇问。

李先生微笑点头，似乎表示赞许。过了一会又道：

"境与情原是关系很密切的。只写境，言外也可引起情来，要抒情，也不能全离开境。温飞卿的词虽偏重在写境，而艳情已包含在内。辛弃疾的词虽着重在抒情，究竟也不能不写及'江水''山''晚''鹧鸪'等等的境。所以还是不要强把情和境分开来说的好。这两首词，如果要说区别的话，原也有着一种很重大的区别。词里面有两种显著的风格，一种是细

致的，一种是豪爽的。温飞卿的词属于细致的一类，辛弃疾的词属于豪爽的一类。这个区别比较来得扼要，将来你们多读几首词，自然能辨别出来的。——呀！天快晚了，我还要画《母亲》呢。怎么讲了这许多时候的词？哈哈，我今天又在替王先生教国文了。”

李先生立起身来，从热水瓶中倒出一杯开水来喝，急急地披上了染有许多颜料渍干的画衣，走到画架旁去。李先生画《母亲》已近两个月，一壁画一壁修改，有时候自己觉得不惬意，就全体涂了开始重画，或竟连画布也换过。学生中关心这幅画的人很多，特别是爱好绘画的慧修。她前几天曾见李先生已在画衣服，全体快要完成的了，这次和大家退出房间，立在门外回头看时，见又换了一个新的轮廓了。

“为什么又要重新改画呢？”慧修独自再回进来问。

“将来再告诉你。”李先生停了画笔这样回答。

慧修追上走在前面的三个，兴致勃勃地说：

“把刚才的谈话扼要记下来，寄给乐华看，你们说好吗？”

二十三　新体诗

张大文和周锦华两人从蜜恋到彼此不理睬，还是周乐华离开学校以前的事情。真是极其微细的一个起因，不过锦华要到图书室里去看新到的杂志，大文手头正有事做，说了一

声"我不想去看"罢了。当时锦华负气，独自跑到图书室里，拿起一本新到的《现代》在手，呆看了半天，也不曾看清楚上面写着些什么。随后大文也来了，凑近她坐下，问她可有好看的小说没有，她便愤愤地说："你既不想来看，问我做什么？"大文才知道她动怒了，百般地向她解释，她只是个不开口。这使他耐不住了，恨恨之声说："你是什么心肠？人家好端端向你说话，你却理也不理，好不怄气！"锦华听了这个话开口了。她说："你去问问自己是什么心肠吧！又不请你到什么不好的地方去，你便推三诿四说不想去。无意的流露最显得出心肠的真面目，总之你不屑同我在一起就是了！"接着是一阵的争辩，直到铃声响了，两人才各顾各地走了出来。其时图书室里并没有第三个人，所以这事情没有立刻被传开去，成为学校里的当日新闻。

第二天早上，他们两人见面了。好像有谁发出了口令似的，两人同时把头旋过一边，把眼光避了开去。这就是彼此不理睬的开端了，以后每一次对面就演这一套老把戏。渐渐地，这初恋的小悲剧被同学觉察了。有的就同他们开玩笑，说他们从前怎样怎样，现在怎样怎样，多方地揶揄。有的希望他们恢复从前的情分，特地把他们牵在一起，"仍旧握着手吧，""彼此同时开口吧，"这样从旁劝说。无论揶揄或者劝说，效果是相同的，就是把两个青年男女更隔离得远了。他们觉得被揶揄的时候固然难以为情，面被劝说的时候也并不好过；所以能够及早避开，不待面对面的时候才旋过头移过眼光，那是更好的事情。不久之后，当初的愤激在两人心头慢慢地消散了，这不可解的羞惭却越来越滋长。表现在行动上

便是这一个到哪里，那一个就不到哪里。只有上课时候没法，两人是坐在同一教室里的；然而上课时候有教师在那里，没有人会向他们揶揄或者劝说的。"只怕彼此永远不再有交谈的机会了，"这样的想头，大文曾经有过，锦华也曾经有过。这想头分明含着懊悔的意味，跟在后头的想头不就是"如果恢复了从前的情分岂不很好"吗？他们虽然这么想，可是总被不可解的羞惭拘束住，谁也没有勇气说一声"我们照常理睬吧"；这是一种奇妙的青年心理，为一般成人所不能了解的。

锦华怀着这样的心理度过半年多的光阴，作成了好多首的新体诗，写在一本金绘封面的怀中手册上。这些诗篇一部分是怀想往日的欢爱，一部分是希望将来的重合，而对于目前的对面如隔蓬山，也倾吐了深深的惆怅。她觉得这许多情思是无人可以告诉的，只有写成诗篇，告诉这一本小册子，胸中才见得松爽一点。于是屡次作诗，不觉积有三四十首了。这本小册子平时收藏得好好，从不给人看见。举行暑假休业式的那一天，别的同学聚作一大堆，在那里谈论会考的风潮，锦华和慧修两个却在教室里整理零星用品，这本小册子才被慧修在锦华的小皮箱里发见了。慧修乘其不备抢到手里，便翻开来看："你作了这许多的新体诗，也不给我欣赏欣赏，"还这样喊了出来。锦华立即要取还，可是慧修哪里肯还她？慧修说彼此的作文稿向来交换看的，新体诗稿无异作文稿，看看又何妨？锦华和慧修交谊原极亲密，这当儿忽然有一个新的欲望萌生在锦华的心头：她不但切盼慧修完全看她的诗，并且切盼慧修看透她作诗的心。她便和慧修要约：不可在学校里看，必须带回去看，又不可转移给旁的人看。这是很容易

接受的条件，慧修都答应了，便把这本小册子放进印花白纱衫的袋子里。

慧修到了家里，一手挥着纨扇，一手按着小册子，眼光便投射到书面上去。只见题目是《校园里的石榴花》，后面歪歪斜斜写着一排的诗句：

新染的石榴花
又在枝头露笑脸了，
鲜红似去年，
娇态也不差，
为什么不见可爱呢？
去年的花真可爱
在绿荫里露出热情的脸儿来，
旁听甜蜜的低语，
保证不变的爱情，
她们笑了，
至今似乎还听得她们的笑声。
啊，去年的花真可爱！

"原来是回想他们当初的事情。"慧修这样想着，把书页翻过来，只见题目是《无端》，诗句道：

无端浮来几片黑云
把晴明的天空遮暗了，
无端漂来几叠波浪

把平静的水面搅乱了。
黑云有消散的时候，
波浪也会归于平静。
但是，心头的黑云呢？
但是，心头的波浪呢？

慧修正想再翻过来看，忽见父亲走进室中来了，便爱娇地叫声“爸爸”。父亲新理发，剩下的头发只有一分光景，差不多像个和尚。他舒快地抚摩着自己的头顶，走近慧修身旁问道：

“你刚从学校里回来吗？在这里看什么东西？”

慧修并没有想起刚才锦华不可转移给旁的人看的约言，却下意识地把小册子阖了拢来，拿在手里，站起来回答道：

“是周锦华做的新体诗稿。”

周锦华常到慧修家里来，慧修的父亲认识她的，他便带笑说道：

“她也爱做新体诗吗？”

慧修的父亲对于一般学艺，见解都很通达，唯有新体诗，他总以为不成东西。他也并不特地去关心这一种新起的文艺，只在报纸杂志上随便看到一点儿罢了；看到时总是皱起了眉头，不等完篇，眼光就移到别处去了。此刻提起新体诗，不由得记起了前几年在报纸上看见的讥讽新体诗的新体诗，他坐定下来说道：

“我曾经看见一首新体诗，那是讥讽新体诗的，倒说得很中肯。我来念给你听。

新诗破产了！

什么诗！简直是：

罗罗苏苏的讲学语录；

琐琐碎碎的日记簿；

零零落落的感慨词典！”

“我们国文课也教新体诗呢。”慧修坐在父亲旁边。当窗的帘影印在她的衣衫上，她从口气中间辨出了父亲菲薄新体诗的意思，故意这么说。

“这东西也要拿来教学生吗？真想不到。”

“教是教得并不多，两年中间也不过十来首。”

“这东西怎么好算诗，长长短短的句子，有的连韵都不押；只是随便说几句话罢了。倘若这样也算得诗，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做诗了。”

慧修平时和父亲什么都谈，可是不曾谈到过新体诗，此刻听父亲这样说，心里不免想道：料不到父亲反对新体诗的论据，竟和一般人差不了多少。她自己是承认新体诗的，有时还要试作几首；便用宣传家一般的热心告诉父亲道：

“我们的国文教师王先生是这样说的：诗这个名称包括的东西很多，凡是含有‘诗的意境’的都可以称为诗。所以从前的古风、乐府、律句、绝句固然是诗，而稍后的词和曲也是诗，现在的新体诗也是诗，只要中间确实含有‘诗的意境’。他又反过来说：如果并不含有‘诗的意境’，随便的几句话当然不是新体诗，就是五言七言地把句子弄齐了，一东二冬地

把韵脚押上了，又何尝是诗呢？爸爸，你看他这个意思怎样？”

“他拿‘诗的意境’来说，我也可以承认。但是既不讲音韵，又不限字数，即使含有‘诗的意境’，和普通的散文又有什么分别？为什么一定要叫它做诗呢？”

慧修的父亲说到这样，抬眼望着墙上挂着的对联，声调摇曳地吟哦道：

“‘不—好—诣—人～～贪—客—过—，惯—迟～～作—答—爱—书～～来～～。’你看，这才是诗呀！”

慧修不假思索，把纨扇支着下巴，回答道：

“关于新体诗和散文的分别，王先生也曾说过。他说诗是最精粹的语言，最生动的印象。普通散文没有那么精粹，所以篇幅大概比诗篇来得多；又并不纯取印象，所以‘诗的意境’比较差一点。这就是诗和散文最粗略的分别。”

她停顿了一歇，更靠近父亲一点，下垂的头发拂着他的臂膀，晶莹的眼睛看着他的永远含着笑意的眉目，爱娇地说道：

“新体诗里有一派叫做‘方块诗’，不但每行的字数整齐，便是每节的行数也是整齐的，写在纸上，只见方方的一块方方的一块；而且押着韵。”

“那我也看见过。一行的末了不一定是话语的收梢，凑满了一行便转行了，勉强押韵的痕迹非常明显。这样的东西我实在看不下去，看了几行便放开了。”

“这是受的西洋诗的影响。”

“西洋的诗式便算是新的吗？”

“我们王先生也这么说呢。他说新体诗既不依傍我国从前的诗和词、曲，又何必去依傍外国的诗？新体诗应该全是新的，形式和意境都是新的。”

慧修的父亲点着一支纸烟，吸了一口，玩弄似地徐徐从齿缝间吐出白烟，带笑说道：

“你们的王先生倒是新体诗的一位辩护士。那么，我要问你了，你们曾经读过比较好一点的新体诗吗！

慧修坐正了，缓缓地摇动着纨扇，一只手把锦华的小册子在膝上拍着，斜睨着眼睛想念头；一会儿想起来了。

“我把想得起来的背两首给爸爸听吧。一首是俞平伯作的，题目是《到家了》。

卖硬面饽饽的，
在深夜尖风底下，
这样慢慢地吆唤着。
我一听到，知道“到家了”！

“北平地方我没有到过，但是读了这一首诗，仿佛看见了寒风凛冽、叫卖凄厉的北平的夜景。爸爸，你是住过北平的，觉得这一首诗怎样？”

慧修的父亲点点头，纸烟粘住在唇间，带点儿鼻音说道：

“还有点意思。”

“爸爸，你也赞赏新体诗了！”慧修推动父亲的手臂，满脸的劝诱成了功的喜悦。“再有一首题目叫做《水手》，刘延陵

作的，那是押韵的了。

月在天上，
船在海上，
他两只手捧住面孔，
躲在摆舵的黑暗地方，
他怕见月儿眨眼，
　　海儿掀浪，
引他看水天接处的故乡。

但他却想到了
石榴花开得鲜明的井旁，
那人儿正架竹子，
晒她的青布衣裳。

这一首诗印象极鲜明生动，我非常欢喜它。”

“石榴花开得鲜明的井旁，那人儿正架竹子，晒她的青布衣裳。”慧修的父亲低回地念着，神情悠然，说道：

“这倒是很有神韵的句子。念起来也顺口。像那一首《到家了》，意境虽还不错，只因没有音韵的帮助，我总觉得只是两句话语罢了。”

“我听王先生说，作新体诗的人虽不主张一定要押韵，但自然音节还是要讲究的。那些上不上口的拗强的话语固然不行，便是日常挂在嘴边的普通话语也不配入诗，必须洗炼得十分精粹了的，音节又谐和，又自然，才配收容到新体诗

里去。”

“只怕能够这样精心编撰的新诗人不多吧，只怕比得上刚才这两首诗的新体诗也不多吧，”慧修的父亲还是表示着怀疑。

“我们学校的图书室里，新体诗集也有好几十本呢。我是批评不来，不能说哪几本好哪几本不好。不过既然出了诗集，里头总该有几首可以看看的。”

慧修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了编辑《抗日周刊》的时候，每次开投稿箱看，投稿的十分之六七总是新体诗的事情。

“爸爸，你还不知道，我们学校里有很多的新诗人呢，有的写新体诗充作文课，有的投寄到报馆和杂志社去。”

“做得像样的不多吧？”

“不多。听王先生批评，加以赞美的很少。”

“投寄出去，不见得被录取的？”

“也有被录取的，不过数目很少。大多数大概到字纸篓里去了。”

“你也去投稿了吧？”父亲用善意的探测的眼光望着慧修。

慧修只怕自己试作的新体诗给父亲看见了被说得一文不值，便连试作新体诗的事也否认了，她用上排的牙齿嗑着下唇，摇一摇头，笑颜回答道：

“我是连做都不做的，哪里会去投稿呢？”

“你们中学生无非是小孩子罢了，却大多要做诗，新体诗实在太容易做了！”父亲忽然转为感叹的调子。

“关于新体诗容易不容易做的话，王先生是常常说起的。他说你们不要把新体诗看得太容易了。他说随便把几句话分

行写在纸上，如果没有‘诗的意境’，那是算不得诗的。他说‘诗的意境’的得到并不在提起笔来就写，而在乎多体验，多思想。这些话我们差不多听熟了。”

“这些话确是不错，从前作诗的人也是这么主张的。”父亲说着，捻弄着上唇的髭须。

“但是王先生并不反对我们作新体诗。他说你们的生活经验有限，好比小小的溪流兴不起壮大的波涛，做不出怎样好的新体诗来是不足为奇的。他说从前许多的诗人，他们起初执笔的时候，难道就首首是名作吗？他说你们只要不去依傍人家，单写自己的意境，就走上正路了。”

“他倒是很圆通的。”

“我们的王先生真是圆通不过的，他从不肯坚执一种意见，对于什么事情都说平心的话。同学个个和他很好呢。”

“在他的意思，你们将来也许会成为新体诗的杜工部、李太白。”

慧修抿着唇点点头，然后柔声说：

“不错，他说过这样的话。”

“在目前，新体诗的杜工部、李太白是谁呢？”

“王先生说目前还没有。不过他说，新体诗从提倡到现在，才只有十几年的历史，便要求有大诗人出现，未免太奢望了。他说旧体诗的历史多么长久，然而大诗人也只有数得清的几个呀。”

“哈哈，他对于新体诗的前途完全是抱着乐观的。”

慧修说得太起劲了，更矜夸地说下去：

“对于一般新体诗做得不见怎么好，他也有解释的。他说

好诗本来像珍珠一样，并不是每采取一回总可以到手的。他说从前的诗人像杜工部、白乔山、陆放翁，做的诗都非常之多，然而真是好的也只有少数的一部分；又何怪现在的新体诗不见首首出色呢！”

父亲沉吟了；他想到杜工部一些拙劣的诗篇，又想王先生这个话也是平心之论。一时室中显得很寂静，只听窗外树上噪着热烈的蝉声。

忽然父亲的眼光射到慧修手里，他说道：

“周锦华的新体诗做得怎样，拿来给我看看。”

“爸爸，请你原谅，她和我约定，叫我不要给别人看的。”慧修脸红红地说，执着小册子的一只手便缩到了背后去。

二十四　推　　敲

乐华在利华铁工厂的训练班里渐渐被认为高材生，受到几个指导教师的奖赞。这原不是什么可诧异的事：一般练习生大都是高小毕业的程度，有几个连高小也没有毕业；而乐华却在中学里读了一年半，并且平时不是马马虎虎的，自然会在侪辈里头露出头角来了。他所画的图样有好几幅堂皇地悬挂在教室里；遇到须作记录或者报告的时候，指导教师又常常指派着他。因此在同学的眼光里，他差不多是次于教师的可以请教的人物。几个用功一点的人便包围着他，询问这

个，讨论那个。他虽然觉得繁忙，精神上却是很愉快的。

一天晚上，夜课完毕以后，乐华正预备回到宿舍里去，却给一个叫做宋有方的同学喊住了。

"乐华，慢一点走，请教你一件事。"

"什么事？"乐华回转头来，窗外射进来的月光正照在他的脸上。

"我做了一篇文字，想请你替我修改一下。"

在训练班里并没有国文的功课；这班练习生离开了学校，却从实际经验上感到了读写技能的需要，于是买一些借一些书籍来阅读，更自己拟定了题目练习作文。其中愈是用功的几个愈嫌得空闲时间太缺少了，从前那样什么事都不做，只是阅读呀，写作呀，游戏呀，运动呀，真成为遥远的旧梦；而且，近旁没有可以请教的人，一切差不多都在暗中摸索，也是非常寂寞的事。宋有方这一篇文字是在夜课之后就寝以前写的，连续写了三四个晚上，才算完了篇。他自己不知道中间有什么毛病，心想乐华或者可以给他一点帮助，故而请乐华替他修改；这还是第一次呢。

"什么题目？"乐华接宋有方的稿纸在手，见第一行写着《机械的工作》五个字，又问道：

"你在这一篇里说些什么话呢？"

"我说机械的工作比人快，比人准确；工人的职务只在管理机械。这个意思当然很平常，然而是我自己的经验，所以把它写出来，借此练习作文。不过一下笔困难就来了。几句话同时在脑子里出现，不知道先写哪一句好。平常说话说了就算了，似乎没有什么疑问，现在要把话写到纸面上去，

这样说好呢还是那样说好，疑问便时时刻刻发生了。还有，要把一种比较复杂的东西说明白真是不容易。这一篇里说起自动车床，想了好久才写下去，我自己觉得还是没有说明白。”

说到这里，宋有方用诚挚的眼光看定乐华，恳切地说：

“谢谢你，破费一点儿工夫，替我修改一下吧！我要知道哪一些地方不该这样说，应该那样说；更要知道为什么不该这样说，应该那样说。这并不要紧，随便什么时候交还我指点我好了。我没有先生，我把你当作先生吧！”

乐华紧紧执着宋有方的手，回答道：

“把我当作先生的话，请你千万不要说；你要这样说，便是拒绝我的效劳了。我所知道的，我所能够看出来的，一定尽量告诉你。”

宋有方的眼睛里放出欢喜和感激的光，重复地说：

“谢谢你！谢谢你！”

乐华便转身向电灯，看宋有方的文字。

一般人站在精美的机械旁边，赞美道：“机械真像个活人，不过是用铁铸成的，不是由血和肉生成的。”

机械比人强得多了。这个话是不对的。机械倘若和人一样，用人好了，用机械做什么？机械工作比人快，又比人准，力量又大到不知多少倍。

机械不止有两只手。人只有两只手。人要机械有几只手，就可以做得它有几只手。

两种工具，人不能同时一同拿。机械便能够同时一同拿，就是几十种工具，也可以同时一同拿。

同时一同做两件事情，人是办不到的，一壁拉锯，一壁推刨，大家办不到的。这样的工作机械办得到。

我们只要看自动车床好了。我们把铁棒装上去，机械就前前后后做着工作。三把成型刀把铁棒做成一根螺丝杆，三把小车刀把螺丝修好。一把专做螺丝头的车刀做成螺丝头，一把刻螺丝的车刀把那一头也刻了螺丝。末了一把切刀切一下，螺丝杆切下来了。这些动作快得很，眼睛总没有那样快。

一件工具做着工，别件工具并不等的。这架机械共有九件工具，九件工具是同时一同工作的。切刀把第一根螺丝杆切下来的时候，刻螺丝的车刀正做第二根，专做螺丝头的车刀也正做第二根，第三根在小车刀那里，第四根在成型刀那里。

人能够做这样的工作吗？不能的。

我们工人做什么呢？我们只须把铁棒装上去，做好了螺丝杆，拿开去。这样看来，机械反而像个老手的工人，我们工人反而像个助手了。不过不同，机械像个老手的工人究竟没有心思，我们工人像个助手然而有心思，机械要用我们的心思去管理的。

乐华看罢，带笑向宋有方说道：

“你这一番话说得很有意思。待我细细看过几遍，替你

修改好了。明天晚上一准交还你。”

“明天晚上吗？”宋有方虽然说过并不要紧，但听得明天晚上一准交还的话，不禁高兴得涨红了脸。

第二天晚上，训练班的功课完毕，同学都走散了，只乐华和宋有方留在课室里。窗外的月色和前一天一样地好，秋虫声闹成一片。

乐华将宋有方的原稿和另外一份稿纸授给宋有方道：

“你这一篇分段很清楚；只是有些话嫌得累赘，有些话却含糊不清，又有些字眼用得不很适当。凡是我能够看出来的都替你改了。因为钩钩涂涂看不清楚，索性另外写了一份在这里，请你先看一下，再来给你说为什么要这样改。”

宋有方欢喜万分，眼光落在乐华的改稿上，是铅笔写的二三十行行书。

一般人站在一架精良的机械旁边，往往赞美道：“真像一个铁铸的活人。”

这个话是不对的。倘若机械只和一个人一样，那么人为什么要用机械呢？机械比人强得多了：做起工作来比人敏捷、准确、有力到不知多少倍。

人只有两只手。但是机械可以如人的意，人要它有几只手就有几只手。

人不能同时拿两种工具。但是机械不要说两种，就是几十种也可以。

人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情，一壁拉锯，一壁推刨，

是谁也办不到的。但是机械办得到。

我们看自动车床好了。把铁棒装上去，机械就顺次做着工作。先是三把成型刀把铁棒做成一根螺丝杆，接着三把小车刀把螺丝修整。于是一把专做螺丝头的车刀把一头做成螺丝头，一把刻螺丝的车刀把另一头也刻上了螺丝。这就只剩末一步的工作了：一把切刀把做好了的螺丝杆从铁棒上切下来。这些动作都是很快的；我们在旁边看，眼睛总跟不上车床的动作。

这架机械使用九件工具。一件工具做着工，别件工具并不停在那里等。原来九件工具是同时工作着的。切刀把第一根螺丝杆切下来的时候，刻螺丝和专做螺丝头的车刀正做着第二根，小车刀正做着第三根，成型刀正做着第四根。

人能做这样的工作吗？

站在机械旁边的我们工人干些什么呢？我们只须把铁棒装上去，把做好了的螺丝杆收拾起来罢了。这样，机械好像熟练的工人，我们工人反而像个助手了。不过究竟有点不同，因为那熟练的工人并没有意识，一切须由助手管理、指挥的。

"太费你的心了。其实就在我的稿纸上修改好了，何必全体誊一过呢。"宋有方看完了，眼光还是逗留在纸面上。

"这并不费什么事的。"乐华和宋有方并肩站着，一只手帮他执着稿纸，说道：

"我们把两份稿纸对比着看吧。先看第一段。'精美'和'精良'意义虽差不多，可是'精美'比较偏在形式方面，形容一件艺术品或者一间房间的陈设，那是很适合的。现在形容一架机器，不只说它的形式，连它的工作效能都要说在里边，那就用'精良'来得适合了。你那句赞美的话太噜苏。现在我替你改为'真像一个铁铸的活人'，意义并没有减少，然而简炼得多了。"

宋有方只顾点头，眼光在原稿和改稿上来回移动着。

"我们再看第二段。要说那样赞美的话是不对的，应该紧接第一段，在第二段开头就说。你却先说了'机械比人强得多了'，再说'这个话是不对的'，就成为否认'机械比人强得多了'这句话了。不是和你的原意正相反背吗？因此，我替你把'这个话是不对的'提前；把'机械比人强得多了'移后，作为叙说机械的好处的总冒。你的原稿叙说机械的好处连用两个'又'字，累赘而没有力量。试辨一辨看，说'做起工作来比较敏捷、准确、有力到不知多少倍'是不是好一点儿？"

"唔，好一点儿。——不止好一点儿，好得多了。"

"第三、四、五三段都是说人只有什么、只能怎样，而机械远胜于人；所以这三段的形式应该相同，都得用一个转折连词，现在我一律用了'但是'。话语我都替你改得简炼了。第三段的说法尤其要注意，似乎比你的说法稳健了，你觉得吗？还有，'同时'和'一同'意义相近，叠用在一起便是毛病，单用'同时'好了。

"第六段的第二句你用了一个很不适当的副词，便是'前前后后'。我们说'前前后后围着河道'，或者说'前前后后都

是敌兵’，可见‘前前后后’是一个表示方位的副词，在这里是用不到的。你原来是顺次的意思，为什么想不起‘顺次’这两个字来呢？”

“经你说破，我也知道应该说‘顺次’。可是当初脑子弄昏了，无论如何想不起这两个字来。”

“你写自动车床的动作，没有把先后的次序提清楚，就好像各种动作是同时并作的了。你看我替你加上了‘先是’、‘接着’、‘于是’、‘这就只剩末一步的工作了’，不就把各种动作的次序说明白了吗？你昨天说，自己觉得没有说明白，原来毛病就在这些地方。”

“不错，照你替我改的看来，就很明白了。”

“第六段的末了是一句含糊的句子。上面说‘这些动作快得很’，下面为什么忽然说到了‘眼睛’？又为什么说到了‘眼睛’的快慢？粗粗看去，意思是可以懂得的，越加细想便越糊涂了。现在我替你加上了一句‘我们在旁边看’，点明白是去看这些很快的动作，然后接上去说‘眼睛’，便不嫌突兀了。‘眼睛总跟不上车床的动作’和‘眼睛的动作总没有车床那样快’意义相同，但前一个说法用了‘跟不上’，话语就比较灵活有趣味了。

“第七段仍旧说自动车床，所以我把‘这架机械……’这一句提在前头。其馀都是些小改动。第八段的‘不能的’可以省去，因为这种反问无须乎回答，谁都知道‘不能的’了。

“末了一段说我们工人把螺丝杆拿开去，并不切当，我替你改为‘收拾起来’。前一个‘反而’是多馀的。‘老手’改为‘熟练’，似乎意义周密一点。末一句也犯噜苏的毛病，照我这样

说，已经很明白了。”

宋有方索性坐了下来，把稿纸铺在桌子上，埋着头反复细看，回味乐华所说的一切。歇了好一会，才抬起头来，热忱地说：

“隔几天我再作一篇请你修改，可以吗？”

“当然可以，”乐华亲切地握住宋有方的手。

青纱一般的月光披在他们两个的肩臂上。

二十五　读书笔记

星期六下午第一课的上课钟已经打过，第一中学图书室门口这里那里三五成群地聚立着三十个光景的三年级学生。图书室面前的梧桐已经落叶，葵扇样的黄叶不时飘打到瓦檐上，再翻下庭间或廊间水门汀上，“的搭”有声。一群男女青年沿着无力的太阳光，把头齐向着教员宿舍的总门。各班教室中远远地传来了点名和开讲的声音。

“王先生为什么还不来呢？”锦华把方才从地上拾起来的梧桐叶拈动着自语。

“也许在找寻管图书室的张先生吧。此刻原不是图书室开放的时间。”大文说。

锦华与大文的交口，在知道他们的过去的人都觉得惊奇，大家都把盼待王先生的目光转移到他们身上来了。慧修却故

意离得远远地，暗露微笑，深喜自己的苦心没有空费。原来她曾以好意背了锦华的约束，将锦华的新诗告诉过大文，日来在二人中间颇尽了疏通之力。

不一会，王先生果然邀同了管图书室的张先生从教员宿舍中急急地出来了。张先生取出钥匙开了门，就招呼大家进图书室去。

新近，王先生把作文的时间分出一半叫学生试写读书笔记。读书笔记在这班学生们尚是初试，昨日第一次发还笔记簿的时候，王先生认为样子不像，约定今日大家到图书室去上课，来实际说明关于读书笔记的种种。图书室原是学生们常去的，在里面上课的事却从未有过，因此大家更觉得高兴。大文和锦华走进大门时，彼此面面相觑，似乎感慨多端的样子。他们为了怕引起往事的根触，已有大半年不踏进这两扇门了。

全体围着长长的阅览台坐下来以后，王先生从衣袋中取出预先写好的书单子来，和张先生两人向书架上去检书。一霎时，王先生的坐位前堆满了许多的书。王先生从书堆里取出两部书略加翻动。大家凝视着，静待王先生开口。

“现在先讲笔记。古今人所作的笔记，真是数也数不清，仅就我们图书室所备的说，已有一二百种了。书名有的就叫什么‘笔记’，有的叫什么‘随笔’，有的叫什么‘录’，有的叫什么‘钞’，此外还有别的名目。这些笔记，普通都是作者有所见到，随时写录，有的记述见闻，有的记述自己的感想，有的记述读书心得，内容非常复杂。这里有两部极普通的随笔，一部是清人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一部是清人姚元之的《竹叶亭杂记》，你们看，其中就是什么都有的。我折

着的几页，都是以书本为对象的，可以说是读书笔记了。你们传观吧。”

王先生说着，把几册《两般秋雨庵随笔》交与坐在他左旁的志青，又把几册《竹叶亭杂记》递给坐在他右旁的振宇，叫他们顺次传阅。自己仍俯下头来，把堆在面前的书抽来一本一本地急急翻动，或把书角折叠。

学生们一一传阅，不一会那两部书又回到王先生面前了。

“笔记的性质与样式，大概已明白了吧。现在再来专讲读书笔记。方才说过，普通笔记之中有对于读书心得的记述，这可称为读书笔记。笔记书类之中尽有不记别的，专记读书心得的。这种纯粹的读书笔记数量也着实不少。比较古的有宋人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这里面全体是一条一条的读书笔记。古人所读的书不外‘经史子集’，所以他们所写的笔记，当然都是关于古典的东西。你们未曾多读旧书，看了也许不感兴味。但其中有一部分也很浅易，你们可以懂得。”王先生说着，把一本《困学纪闻》翻开方才折叠了的一页，指示给在左旁的志青，叫他们顺次传阅。

大家看时，那是其中很短的一条：

> 古以一句为一言。《左氏传》：“太叔九言。”（定四年）《论语》：“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秦汉以来，乃有句称。今以一字为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诗之类，非也。”

一本《困学纪闻》回归到王先生手里以后，王先生又取过几册别的书在一处，继续说道：

“《困学纪闻》是一部比较古而有名的读书笔记，方才给你们看的这条是讲‘句’与‘言’的分别的。《困学纪闻》以后，读书笔记有名的有杨慎的《丹铅总录》，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此外还有很多很多。其中有专就‘经史子集’四部的老分类法。专攻讨一部的，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就是只关于史的笔记，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就是只关于经的笔记。更专门的还有只关于一经一史的笔记书。现在且以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与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为例子，大家来读一节，看看样子吧。”

王先生取一本《廿二史札记》翻开那折了角的一页，交给志青，又将一本《读书杂志》翻出一页来指示振宇，叫他们左右传阅。自己立起身来去和张先生谈话。

在《廿二史札记》里，王先生所指给大家看的题目是《唐人避讳之法》的一条。

唐人修诸史时避祖讳之法有三：如“虎”字“渊”字或前人名有同之者，有字则称其字。如《晋书》公孙渊称公孙文懿，刘渊称刘元海，褚渊称褚彦回，石虎称石季龙是也。否则竟删去其所犯之字，如《梁书》萧渊明、萧渊藻但称萧明、萧藻，《陈书》韩擒虎但称韩擒是也。否则以文义改易其字，凡遇“虎”字

皆称猛兽，李叔虎称李叔彪，殷渊源称殷深源，陶渊明称陶泉明，魏广阳王渊称广阳王深是也。其后，讳“世”为“代”，讳“民”为“人”，讳“治”为“理”之类，皆从文义改换之法。

在《读书杂志》里所指定的是《荀子》中的“不立”一条。

“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立。”念孙案：“立”字义不可通，“立”亦当为“言”。（下文“未问则不立”同）“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皆谓君子之不易其言也。《大戴记·曾子立事篇》：“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此篇之文多与曾子同也。隶书“言”字或作“sa”（若“畜”作“㕘”、“詹”作“詹”、“善”作“善”之类皆是），因脱其半而为立。（《秦策》“秦王爱公孙衍与之闲有所言”，今本“言”讹作“立”）杨曲为之说，非。

大家看了，文字内容都尚能懂得，可是因为佩服前人读书的炯眼，自愧相差太远，都不免露出“望洋兴叹”的神情来。

王先生又捧了一大叠的书出来，除线装书之外，还夹着几本新的洋装书。

“怎样？方才我所指出的几条，你们是看得懂的吧。——古人所作的读书笔记，普通都是关于‘经史子集’的。另外还有一种，是专关于诗词的，叫‘诗话’或‘词话’，这也可说是

读书笔记。词话不多，古今人所作的诗话数量却不少。这里有一部《苕溪渔隐丛话》，是比较古而有名的东西，我指出一条给你们看吧。"王先生翻出一条来，指示志青，叫他依次传递过去。

那是《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七中的这么一条：

> 鲁直诗云："黄花晚节尤可惜，青眼故人殊不来。"与魏公"且看黄花晚节香，"皆于黄花用"晚节"二字。盖草木正摇落之际，唯黄花独秀，故可用此二字。

这条笔记的内容与文字比较浅易，大家自然更没有什么困难了。

"读书笔记的式样与轮廓，应该已懂得了吧。这类笔记，现代人作的也很多，不过大概都收在文集里，不是单行本罢了。这里有俞平伯的《杂拌儿》和胡适的《胡适文存》，其中就有许多关于读书的文字。你们但看目录吧，如《杂拌儿》里的《〈孟子〉"解颐"零札》，《〈长恨歌〉及〈长恨传〉的传疑》，《胡适文存》里的《尔汝篇》，《吾我篇》，《"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但看题目，就可知道是属于读书笔记的文字。"王先生说着，把方才取来的几部新式的洋装书的目录递给大家看。

外面已打下课钟，王先生说不休息了，叫大家任意取台上的书翻阅，看看各种书的卷数和式样。随后他亲自把书一种种地叠好，叫大家相帮着去送还张先生。到第二课上课钟响时，台上已一本书都没有了。

"你们看了方才这些读书笔记，觉得怎样?"王先生待大家围坐了以后这样问，说时把目光向各人遍转。

"我觉得我们从前没有把笔记和读书笔记分清楚，大家在笔记簿上所写的，有许多都是与书无关的，或是极浅薄的空谈。今天看见了这些真正的读书笔记，式样是已经懂得了，可是这种笔记我们恐怕尚不配作，因为我们读书太少了。"慧修说。

王先生略微把头点了一点，说道：

"看了前人的读书笔记的精严，知道自己所作的不合式，这是对的。但是因为前人读书笔记写得好，自己怕难，说不配写，这却大可不必。前人所读的书和你们中学生所读的不同。你们有你们的书在日日读着，如果你们的读书不是浮光掠影的，必能随时有所见到，把见到的写出来，就是你们的读书笔记了。读书要精细，才能写得出读书笔记，反过来说，试写读书笔记，也就是使读书不苟且的一种方法。我的叫你们试写笔记，用意大半在此。"

慧修听了王先生的话，俯首似在沉思。其馀的人也噤不开口。

"请王先生给我们讲些具体的例子，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材料是值得写笔记的。"振宇说。

"好!"王先生说。"笔记的材料，可大可小，小的只着眼于字或辞，如方才《困学纪闻》中的一条，只说'言'字与'句'字的区别，《读书杂志》中的一条，只论断'立'字是'言'字之误，《苕溪渔隐丛话》中的一条，所论的亦只'黄花'与'晚节'两辞的关系。至于《廿二史札记》中的《唐人避讳之法》一条就

不同了，那是就了避讳的一件事，整个地加以考察，把唐人所作的史书全体网罗起来加以论断的，范围就大了。你们平日阅读的时候，可加探讨的事项其实是很多的。例如，你们已知道'所'字的意义了，但是'所'字有几种用法，你们知道吗？如果能够随处留意，遇到新的用例，归纳起来，不是一条很有意义的笔记吗？又如，有些文章读起来觉得雄健，有些文章读起来觉得柔婉，你们是知道的，但是怎样才会雄健，怎样才会柔婉，这条件你们知道吗？如果能关心这个问题，多读雄健或柔婉的文例，发见出若干法则来，不是很好的笔记吗？又如，你们是喜欢读小说的，小说开端和结末几行的文字，作者往往费过许多苦心才下笔。你们看过许多小说了，开端或结末共有多少写法，也不妨当作笔记写记出来。又如，你们读了某篇文章，某首诗或词，觉得其中有几句是好句，如果你们能说出其所以好的理由，写出来也是笔记。此外如阅读时对于书中的话有疑点，或与你们自己的生活有可相印证的时候，也都不妨写记出来。读书笔记的材料随处都是，大家尽可随意选取，决不愁没有可写的。"

"经王先生这么一说，我们已经知道着手的方面了。可是我们学识有限，这样写记出来的东西，也许都是别人说过了的陈套哩。"复初说。

"这不要紧，只要你的见解不是抄袭别人，完全出于自己思索的，那与人家说过不说过毫无关系。写笔记的本意，原为了自己记述读书的心得与研究结果，以备将来查考与运用，并非像书简或传单似地预备给人看的。自古以来，读书笔记当作书籍刊行的原很多很多，可是写作者当时的目的决不在

乎刊行。你们是中学生，写笔记只是一种学习，当然不必以发明发见自期。你们不是在学习代数与几何吗？我告诉你们，那里面无论任何一个公式、一个定理、一个问题，都是数千年的陈套，都是人家早已知道了的东西啊。哈哈……”

王先生的话引得大家都笑了，复初也自己觉得可笑起来。室中的空气因此松了许多。

“读书笔记是读书时的一种判断，似乎应该用作议论文的态度去写。不知道对不对？”大文问。

“对！对！”王先生点头。“议论文照例是须有证据的，不能凭空瞎说。方才给你们看过的四则笔记，都引着两个以上的例子作凭证，例证愈多，论断就愈精当。你们第一次的笔记所以不好，大半就是因为没有例证。你们之中有好些人只把读过的书摘抄了几行或是几句，说很好或很不好。你们想，这有什么意义？”

一座的人都又笑起来了。

王先生待大家停了笑，又继续说道：

“读书笔记虽是议论文，全体却须简洁，和普通的议论文不同。读书笔记不需词藻修饰，以简短朴实为宜。除了论断、理由、例证以外，不必多说无谓的话。这是你们看了方才所举的几个例子，也可知道的。”

学生们正听得起劲，忽然门外传进了“王先生”的叫音，接着是下课的钟声。

“哪里不寻到，原来在这里。王先生，电报。”号房气喘喘地跑进来说。

学生们正预备退去，听到“电报”二字，以为王先生有了

事故了，暂时都立着不走，目光齐向王先生注视。王先生拆开电报看毕，见学生们都现着不安的神情，笑着说：

“没有什么。是一个在福建教书的亲戚发来的，说已出战区，不久就回来。自从福建事变以来，我很挂念他，现在总算放心了。唉，在中国差不多每年要逃难，怎么好啊？——这位先生是研究修辞学的，有机会时，我想请他来讲演一次呢。”

二十六　修辞一席话

王仰之先生邀他的亲戚赵景贤先生来校对三年级学生作关于修辞学的讲演，已是学期试验快要开始的时候。时间是授课最末一星期的星期四下午三时，地点就在三年级教室。

自从前数日王先生在授课时报告这消息以后，学生们就非常高兴，巴不得这日期快到。有些学生且到图书室去借阅关于修辞学的书类，以期收得预备知识，听讲时可以格外容易了解。

届时，王先生陪了赵先生到教室来了。学生全体起立致敬。王先生叫志青、复初二人担任记录，说了几句介绍词，就请赵先生讲演。

这位赵先生年龄和王先生差不多，朴素的衣服，和蔼的神情，一望就知道是位好教师。他开端说了几句谦虚的话，又

说自己才从战地归来，心绪未宁，恐怕讲不出好成绩来，既而就讲到本题上去。他先取粉笔在黑板右端写了“修辞学”三字，说：

“修就是调整，辞就是语言，修辞就是调整语言，使它恰好传达出我们的意思。事情极平常，可以说是日常茶饭事，同时，亦极切要，和吃饭喝茶一样，是我们大家早晚不能缺少的。

“所谓调整语言，乃是依照了我们的意思去调整。我们所想发表的意思如有不同，被调整的语言便该有所不同，假如世间有千千万万的意思，照理便该有千千万万的调整方式。我们只好随机应变，不能笼统固执。不过许多小异之中，又尽有大同的成分存在，倘若除去小异抽出大同，也未始没有若干条理可讲。所谓修辞学，便是在依照意思调整语言这一件事情上面，把那千千万万具体的说话与文章中的千千万万小异抽去，将一些大同抽出来详加研讨的学问。简略地说，就是说述依照意思调整语言的一般现象的一种学问。”

赵先生说到这里，略一停顿，在黑板上加写了“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数字；随又继续说道：

“方才所讲的是修辞学的意义，以下再讲修辞学的本身。

“作文或说话，普通总不外两件事：一是‘说什么’，一是‘怎样说’。‘说什么’就是内容，‘怎样说’就是形式或方法。内容与形式或方法，其实不应分开来说。‘说什么’与‘怎样说’有关系，‘怎样说’与‘说什么’也有关系。从修辞学看来，‘怎样说’处处都是依据了‘说什么’来确定。假如说的东西是抽象的，知识的，如诸君所学习的算学之类，那么只要说得明明

白白，没有不可通、不可解之处就可以了。这时的注意几乎整个都在乎语言文字的意义，但求意义上没有毛病，这在修辞学上叫做消极的修辞。假如说的东西是具体的，情绪的，例如我想把这次自己在福建逃难的情形写成一首诗，那就不但要把意思说得很明白，还要把情景说得很活现，运用语言或文字的时候，不但须消极地把意义弄正确，还须把语言、文字的声音乃至形体也拿来运用。情境有感觉性，是意思的感觉的要素，语言、文字的声音或形体也有感觉性，是语言、文字的感觉的要素。形容战地人民的恐慌，从来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名句。这句子的所以为名句，就因为不抽象地说恐慌，利用着周围的情境——风、鹤、草木等等的缘故。至于语言、文字的声音与形体，运用得适当，更有利于表现。'风萧萧兮易水寒'，'风飘飘兮吹衣'，这两句古文句，诸君是知道的吧。一句很悲壮，一句很闲适。同是从风说起，所以如此不同者，不得不说和'萧萧'与'飘飘'的声音有关系。这是就了声音说的。至于形体，范围更广，凡句语之构造、排列以及文体的选择等皆是属于形体的事。这样利用了感觉的要素，积极地使所说所写的语言增加力量的事，在修辞学上叫做积极的修辞。"

赵先生说到这里，又把话暂停，取了粉笔回头在黑板上续写"两种修辞方式的用处"一行，再重新开始他的讲演：

"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的区别，想来诸君已明白了。这两种修辞方式用处是不同的，我们如果有意于修辞，首先不能把这两种手段用错。同是一个字，在只可用消极手段的如算学之类的文语中，只能呆板用，而在可用积极手段的如诗歌

及其他的文语中，却可灵活用。例如一个‘千’字，在算学中一定是比九百九十九多了一，比一千零一少了一，决不是九百九十九，也不是一千零一。而在诗歌中说‘千山万水’的时候，则并不能像这样一般看。我们平常说‘千不该万不该’的时候，也如此。这所谓‘千’，只是表示多的意思而已。因为‘千’比‘多’较具体，所以就用‘千’来代‘多’了。这种方式在说具体的、情绪的东西的时候，只要不妨碍意思的明白，是不妨用的，可是在以明确为主的如算学之类的文语中，却绝对不能用。这是修辞学上的大条理，非首先遵守不可的。”

赵先生又把话暂停，回头去写黑板了。他的讲话步骤精严，条理不乱，很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全室中的三十多个人头没有一个转动的，大家只是眼看着黑板上新写好的一行“积极修辞与情境”，静待再听。

“以下应该讲修辞的各种方式了，”赵先生继续说道。“修辞的方式，普通叫做辞格，很多很多，如什么拟人格咧，层递格咧，一一列举，不但不胜其烦，也难得要领。我在这里想对诸君提出‘情境’二字。修辞在一方面固然与所说的事情有关系，在一方面也与说那事情时所感受到的情境有关系。这‘情境’二字包含很广，不只所说事情的形相、环境包含在内，就是说者与听者的关系以及说者所居的地位、所处的时代、所有的心情，乃至说话的上下文的关系也都包含在内。情境与修辞，关系非常密切，不论在消极修辞或积极修辞。诸君所用的算学书，不是用现代语写的吗？这也不外乎是顾到情境的一种现象。因为写的、看的都是现代人，用现代语比较明白的缘故。算学书之类，性质是抽象的、知识的，所注意的

只是消极修辞，利用情境之处尚有限，与情境关系最多而最可利用的当然是积极修辞。

“积极修辞中所用的各种方式或各种的格，都以适合情境为条件。换句话说，就是应看情境而运用。譬如我们对于尊上的人说要死应说什么‘不可为讳’，在绅士社会里说小便、大便处要说什么‘盥洗室’、‘更衣室’，在病院里说陈尸入殓处要说什么‘太平房’，这种说法在修辞上叫做‘讳饰格’，是在难言或不便明言的情境中自然发现的一种修辞方式。反之，因了情境可以放言无碍的时候，我们又会用张大其辞的说法。说‘小’会说什么‘渺沧海之一粟’，说‘长’会说什么‘白发三千丈’，说‘难’会说什么‘比骆驼穿针孔还难’，说‘易’会说什么‘如反掌’了，这种说法在修辞学上叫做‘铺张格’，和方才所说的‘讳饰格’情形恰恰相反。什么情境之下该讳饰，什么情境之下可铺张，不可弄错。对赤脚的农民说便所为‘更衣室’，在身体检查单上写‘白发三千丈’，就可笑万分了。”

赵先生的话引得大家都哄笑起来。赵先生把话暂停了一会，待大家止了笑又继续道：

“修辞学上的辞格，名目繁多，无一不以情境为条件。如果能着眼于情境，不一一在琐碎地方讨究也可以。这些辞格之中，有许多是相共通、相关联的。例如方才的‘铺张格’，所谓铺张，就是张大，张大是就这种说法的作用说的。有时作用相同，构造可以不同，辞格的名目也就改变了。‘白发三千丈’就作用说是铺张，构造却不过是平常的句法，即所谓平句。至于‘如反掌’，作用也是铺张，就其构造说，却属于修

辞学上另外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叫做'譬喻'，也是我们说话、写作的时候常用的。如'犹火也'，'乱如麻'，通常句中都用着'如''犹'等字以表示两种事物的相像，使听者、读者可因了较亲近、较熟悉的另一事物领略某事物的状况。有时太过明显，将这'如''犹'等表示相像的字略掉也可以。例如，我这次在福建逃难，如果把情形写记出来，也许会用到'枪林弹雨'的话。'枪林'就是'枪如林'，'弹雨'就是'弹如雨'，可是'如'字已略掉了。虽没有'如'字，人家也决不至误解枪真作怪而成林，弹真变异而为雨。在不至误解的情境中，有时更可省略，单把譬喻留着，将本文完全略掉。如说这次内战为'阋墙'，便是最简省的譬喻的说法。修辞学上对于这三种譬喻，各有各的名目。如上文有'如''犹'等字的叫'明喻格'，略掉'如''犹'等字的叫'隐喻格'，像最后一个省至无可再省的叫'借喻格'。

"辞格名目繁多，其间互相共通关联的情形，因了方才的话，想可明白了。现在再来讲一个关联的例子。方才所讲的譬喻，目的在'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是使人于两种事物之间认识相似之点，感到一种调和的。与调和相反的，还有对比。调和的作用在叫人发见同点，对比的作用在叫人发见异点。把相反的事物放在一起说，使它们交映相辉，事物的异点就分外显出了。这种修辞方式叫做'映衬格'。例如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样把君子和小人对照起来说，就可叫人看清分别，不致混同了。"

赵先生讲到这里，又拿起粉笔来在黑板上接写"几种常用

的辞格”一行。把“讳饰”“铺张”“明喻”“隐喻”“借喻”“映衬”这几个名目也附注在旁边。接续又另行写“作风”二字，说：

“修辞学上的辞格名目繁琐得很。依据情境，用了共通关联的眼光去看，不难得到要领的。修辞学还应讨论到作风，现在要就作风来谈谈。作风也称风格，诸君读别人的文字，不是感到情味不同吗？有的觉得读去很松快，有的觉得读去很诚挚，有的觉得幽默，有的觉得冷酷。这种不同，就是作风的不同。作风是什么呢？

“我们平常说话、作文，总有内容。这内容二字，范围可以狭，可以广；如果包得狭，单指所说的事情，如果包得广，便连方才所说的情境也包括在里面。譬如我今天对诸君讲修辞学，诸君于受到修辞学的知识以外，还会收得许多东西。我的讲话的态度、姿势、口气等等，也都可以和修辞学的知识同时被吸收到诸君的心目之中吧。同样这几句话，今天如果换一个人来说，在诸君心目之中的印象也许会不同吧。这就是作风的不同了。作风可以说就是说话者的风度的表出，是在生活上、品性上有着很深的根源的。没有深刻的生活，决不会有深刻的作风，没有幽默的天性，决不会有幽默的作风。生活——日常的或学术的——从作品讲，是作品的源头，从修辞的技术讲，也是修辞技术的源头。从这源头上着力，才算不是舍本逐末的努力。”

赵先生愈讲声音愈高起来。讲到这里，又回转头去拿起粉笔来大大地在黑板上写道：“一般人对于修辞的误解。”

“寻常讲到修辞，总以为就是雕琢粉饰一类的玩意儿。这

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国古来有许多文人从事袭用词藻，在文字的表面形式上用功夫，其实只是所谓'雕虫小技'而已。五四以来的文学运动，在消极方面所做的就是破除这一类的玩意儿。这工作表面上是消极的，实际却是积极的。正像反对女子缠脚一样，看似消极的，对于女子身体的健全与健康却是积极的。诸君是初中三年生，初中并无修辞学一科。我今天所讲的只是一个大略的轮廓而已。这些大略的知识，也许可以助诸君读书时的理解与鉴赏，供写作时的参考与运用吧。但希望能致力于生活上的修养，从生活的根源立脚来做修辞工夫，切勿误信说话与写作可以雕琢粉饰取胜的。错误的修辞见解，古来固然多，现代也不少。正如古来女子有三寸金莲、现代女子有高跟皮鞋一样。"

天已快晚，赵先生的讲演就在笑声与拍手声中结束了。

二十七 《文章的组织》

初春的一个星期日的下午，第一中学的会堂里坐着满堂的听众，都是男女学生。讲台上并坐着三个评判员，靠左的一个便是王仰之先生。这天是演说竞赛会的会期，与赛的有H市几个中学和邻近四五县的中学，每校推举代表一人参加竞赛。第一中学的代表是周锦华。经过了校内的预赛，锦华的成绩最好，她就充当了代表。这在第一中学里是一件非常

兴奋的事，大家希望她得到优胜，所以大多数的学生都到场来听。此外的听众便是别校的学生，他们也不乏好胜之心，个个怀着站在运动场旁边观战的情绪，凝着神思静听演说员的话，谁也不肯放过一个音、一个词。

一个男学生演说《我国的前途》收了场，便轮到锦华了。她的题目是《文章的组织》，早经写在讲台旁边贴着的纸上，大众都已看见。待她从第三排坐位上站起，轻快地走上讲台的时候，一阵轻轻舒气的声音霎时浮起，一会儿便又回到寂静。锦华穿着阴丹士林布的长袍，新式的裁剪，窄而长的袖口，抹到脚背的下摆，给与人一种朴素而雅洁的印象。她鞠躬之后，眼光承受着全堂听众的凝视，不慌不忙开口道：

“我选定这一个题目，想说一些关于写作方面的话。写作这一件事情，在座的诸位同学和我一样，正在逐渐逐渐地修练着。我不比诸位同学会得多，知道得多，那是不用说的；可是从前人说的，‘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愿意把‘愚者’的‘一得’贡献给诸位同学，作为修练时候的参考。这一点儿微薄的诚意先要请诸位同学鉴谅。

“在说到我这个题目以前，有一层必须先行提及的，就是：写作是生活中间的一个项目，并不是随便玩玩的一种游戏。这一层很关重要，必须认清。认清原也并不难；譬如说，作工是生活中间的一个项目，或者说，说话是生活中间的一个项目，谁都觉得是当然之事；写作同说话、作工一例，它也是生活中间的一个项目自然没有问题。可是，有一批人把写作的性质认错了，他们以为这是生活的一种点缀，好比这会堂中挂着的柏枝和万国旗；他们忘记了写作便是生活的本身，

所以没有什么意思、情感的时候，也可以提起笔来写作长篇大论，有了什么意思、情感的时候，又可以迁就格式，模仿老调，把原来的意思、情感化了装。总之，他们对于写作不当一回事，不用真诚的态度去对付，只看作同游戏差不多的玩意儿。这样认错了的人历来都有，他们对于写作方法自有他们的专门研究。在我们，这等专门研究是无所用的。我们为要充实我们的生活，所以必须修练写作的技能；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对于写作方法的研究非从实际生活出发不可。唯有这样，研究得来的结果才有用处，才会增进我们写作的技能。

"我的题目中用了'组织'这一个词儿。许多人聚在一起，共同办一件事，派定甲担任这一项职务，派定乙担任那一项职务，所有的人都派定了，都有了适当的职务可做，这叫做'组织'。某君要在多少大的一块空地上盖一所房子，那所房子必须有一间客室、一间书室、两间卧室以及其他应用的房间，他托建筑师替他打图样，建筑师依着他的嘱咐打成图样，把他所需要的房间配置得很适宜，这叫做'组织'。一篇文章犹如一个团体，每一节就同团体中的每个人一样，都应该担任相当的职务。一篇文章犹如一所房子，每一节就同整所房子中的每间房间一样，都应该有它的适宜的位置。所以，写作文章必得讲究'组织'。

"一篇文章可以比做一个团体、一所房子，就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单位。一串的意思、情感和其他的意思、情感不相连系，可以自管自地发表出来，这就是一个独立的单位。譬如，讲到这所会堂要用许多的话，这许多的话自成一个单位，

和讲到某座山、某个城镇的话不相连系；议论抗日应该取什么步骤要用许多的话，这许多的话自成一个单位，和议论某人做某事对于他自己有没有益处的话不相连系。这自成一个单位的许多话，如果用言语来发表便叫做'一番话'或者'一席话'，用文字来发表便叫做'一篇文章'，所以称为'一番''一席'以及'一篇'，无非表明这是一个单位罢了。晚饭过后，炉火旁边，家庭中间的随便谈话是不成为一个单位的：母亲说起姑母那里好久没有来信了，弟弟说起邻家的猫生了四头小猫，父亲忽然提及某个同事的趣事，姊妹又抢着说她的衣衫太背时了，这简直可称为'话语的杂货摊'。还有，怀中杂记册上所记的各条是不成为一个单位的：第一条记着明天下午三点要赴某君的约会，第二条记着一个感想，'瘠瘦的老头子拖着人力车跑，正是我国农民担负着国命的象征'，第三条记着一个同学的通信址，第四条记着某君相规劝的一句话，这简直可称为'文字的百衲衣'。当随便谈话的时候，固然无须乎组织，多说几句无妨，少说几句也不要紧；当写怀中杂记的时候，同样地用不到组织，每条和前条、后条全无关联，形式也简略到极点，只须自己看得明白就是了。但是，凡自成一个单位的意思、情感，无论用言语或者文字来发表，就必得讲究组织。讲究了组织，发表出来的才是个健全的单位，能使听者、读者满意，同时也使发表者自己感到快适，他正发表了他所要发表的。譬如我今天到这里来演说，整篇演说辞自成一个单位，就得在预备的时候先做一番组织的工夫。如果我不先做这一番工夫，仅仅怀着一腔杂乱的意思跑上台来，前言不搭后语，记起一句说一句，一会儿说这一层，一会儿

说那一层，不将使诸位同学听得莫名其妙，因而疑心我或许在做白天的梦吗?”

满堂听众轻快地笑了。锦华乘此舒一舒气，把垂到右眉前的头发掠到耳朵背后去，略微提高一点声音继续说道：

“关于文章的组织，我国向来的说法就很多，其中比较紧密的，有分为‘起、承、铺、叙、过、结’六个段落的组织法。西洋在很早的时代，盛行着‘序论、立论、论证、结论’四个段落的组织法，那是指议论文章而言的。佛教学者写文章分为三个段落，便是‘序分、正宗分、流通分’。这些组织法的由来当然也根据着说话、作文的经验；但是，如果认为一定的公式，凡说话、作文都要合上去，那就反客为主，不是我们说话、作文，却是让文章公式拘束我们的说话、作文了。所以我们尽可以不管这些组织法，单从平日的生活经验讨究应该怎样组织我们的文章就是。这样讨究出来的结果不是公式而是原则；原则却是随时随地可以应用的。

“根据平日的生活经验来讨究，那么，组织文章的原则说起来也很简单、寻常。就同我今天到这里来演说一回一样，只要解决了‘怎样开场、怎样说出主要的意思、怎样作个收束’这三个问题，再没有旁的事情了。换句话说，组织文章的原则只有三项，便是‘秩序、联络、统一’。把所有的材料排列成适宜的次第，这是‘秩序’；从头至尾顺当地连续下去，没有勉强接榫的处所，这是‘联络’；通体维持着一致的意见、同样的情调，这是‘统一’。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即使不怎样好，至少是的确可以独立的一个单位，至少是不愧为名副其实的‘一篇’了。

“一般写作文章的人，从他们的组织方法看去，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流派。一派是就意念的次第信手写的；一派是拘守着公式，把自己的意念像填表格一般填进去的；第三派呢，是把怎样起讫、怎样贯穿先作个大体的规定，然后一步一步写下去的。第一派实在是无所谓组织；意念萌生的次第不一定有条有理，如果把未经整理的意念照样写出来，他们的失败就无可挽回了。第二派有形式整饬的好处；然而这样的倾向太过厉害的时候，就不免有刚才我所说的反客为主的弊病。第三派比较上最为妥当，他们有第一派的活动而不如第一派的纯任自然，有第二派的审慎而不如第二派的拘守成规；他们只悬着‘秩序、联络、统一’的标准，做他们的组织工夫。像我们中学生，写作文章是生活中间的一个项目，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一种游戏，那么，在讲究组织方法这一点上，自然非归入第三派不可。

“说到这里，听的人必然要问道：请问具体的组织方法怎样呢？换一句说：秩序该怎样排列呢？联络该怎样着手呢？统一该怎样顾到呢？

“这是无法回答的。因为各人所要发表的意思、情感千差万别，要有了具体的意思、情感，然后有具体的组织方法，凭空是无从说起的。然而也不妨举出一个总方法来，那就是‘回问自己’四个大字。

“回问自己就是具体的组织方法吗？不错，就是具体的组织方法。我们回问自己道：为着要说些什么才写这篇文章呢？这时候我们自然会回答，为着要讲一件东西的性状，或者为着要讲一件事情的经过，或者为着要发表怎样怎样的一种主

张。回答有了，同时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旨也就认定了。我们又回问自己道：这个中心意旨在我们的意念中间怎样来的呢？这时候我们自然又会回答，从某种因缘引起的，或者从许多事理、物理中间发见的。回答有了，同时材料的先后排列、段落的互相衔接，也就有所依据了。我们又回问自己道：这项材料可能增加中心意旨的力量吗？那样说法可要打消中心意旨的存在吗？这时候我们自然又会回答，能够增加中心意旨的力量的，或者和中心意旨完全矛盾的，或者和中心意旨风马牛不相及的。回答有了，同时对于'统一'这个标准也就顾到了。刚才所说的信手写来的第一派，乃是绝对不肯回问自己的人物。第二派呢，不注重回问自己，却用了很大的力量去问文章公式。我们第三派与他们都不同：我们不绝地回问自己，就从这上边得到每篇文章的具体的组织方法。

"回问自己对于组织文章有极大的帮助，如果举一些例子来说，那就更容易使人相信。譬如我们看见一幅很好的图画，想把它记述出来，其时我们回问自己道：记那画面上的景物呢，记那幅画的布局和设色的技巧呢，还是景物和技巧都记？这样一问，中心意旨就决定了。又问道：我们从什么地方看见那幅画呢？这样一问，不是开端便是结尾的部分就成立了。又问道：如果记景物，哪一景、哪一物最引起我们的注意呢？如果记技巧，哪一部、哪一色最受到我们的赞赏呢？这样一问之后，或者准备把最引起注意，最受到赞赏的部分作主，依次说开去；或者准备把这等部分留在最后说，前面先说及那些比较不主要的部分：于是全篇的次第便确定了。

"这是指记述文而言。我们还可以举叙述文来作例子。譬

如，我们今天来参加这个演说竞赛会，事后想把所历的一切叙述出来，其时我们回问自己道：这个会自始至终是怎样经过的呢？这样一问，这篇叙述文的次第就成立了；依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来叙述，原是叙述文的最自然的次第。或者嫌完全叙述未免噜苏，又可以问道：哪些是一切经过中间的不重要的项目呢？这样一问，可以从略的部分就决定了。或者我们觉得某人的演说特别出色，非把它叙述在最前不可，又可以问道：把某人的演说叙述在最前之后，以下叙述其他的人的演说以类相从呢，还是怎样？这样一问，另是一种次第就成立了。

"此外作解说文，譬如要说明道德是什么，作议论文，譬如要主张解放中国必须反抗帝国主义，也都可以用回问自己的方法解决组织的问题。所说明的是什么？所主张的是什么？例证是什么？论据是什么？反衬的例证是什么？旁及的论据是什么？把什么列在前面最引人注意？把什么放在后面最具有效果？——这一串问题的答案便规定了《说道德》和《解放中国必须反抗帝国主义》两篇文章的组织法。

"普通文如此，便是文艺文又何尝不如此？几百个字的短篇如此，便是成千成万字的长篇大论又何尝不如此？

"一篇文章的写成，最要紧的自然是'说些什么'。这是所谓内容。有什么可说了，最要紧的是'怎样把它着手组织'。这好像属于形式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并非可以这样判然划分的。组织得适当，内容就见得完满、充实；组织得不适当，甚而至于没有组织，那就影响到内容，使它不成一件东西。所以，内容靠着组织而完成，组织也就是内容的一部分。

“诸位同学，我的话说完了。我的话不能十分显豁，要烦诸位同学想了一想才会明白，这是我的说话技能的缺点，非常抱歉，非常惭愧！”

锦华在拍掌声中回到第三排坐位坐下。旁边的张大文用欢喜的眼光迎接她，看她泛红的双颊比平时格外娇艳可爱，不由得伸过右手去握住了她的左手。

八九个竞赛员演说完毕的时候，会堂里已经显得阴暗了。三个评判员随即把各人所得的分数平均，由坐在中间的那个秃顶短髭的先生站起来作总报告。关于锦华的评判是以下的几句话：

“第一中学的周锦华成绩列在第二。她所选择的题目很切要；她不依傍什么书上的说法，却把自己的体验来告诉人家：这是她的长处。她自己说，她的话不能十分显豁，人家听了，要想了一想才会明白。是的，我们对于她的演说的确有这样的感想。还有，她的演说如果能举一些文章来作例子，必然更使我们感到兴趣。但这一个缺点是可以原谅的。举出来的文章未必为大家所熟悉，这是一层；对听众念诵例子，或许会分散了他们对于本旨的注意力，这又是一层。反正没有多大的效果，那就不举也属无妨。——她的演说，声音很清朗，抑扬顿挫都极自然；姿态毫不局促，目光和手势都能作表达意思的帮助。因此，关于声音和姿态两项，我们都给了她满分。”

二十八　关于文学史

一天晚上，王仰之先生正在那里批阅前一天剩留下来的学生的作文簿，校工走了进来说："王先生，有信。"王先生接信看时，见封套上写着"周乐华缄"的字样，"他好久没有信来了，"这样想着，同时开封抽出信笺来看。

仰之我师：

年初见了一面之后，到如今又是两个多月了。那天因为先生处有两位朋友在座，不能和先生多谈，很觉可惜。我们厂里放假日子少，逢到放假又未必是学校里的假期，所以难得有机会去探望先生。然而想念先生的心思是差不多时时刻刻都有的。一年半的受教，从先生那里得到的影响太深了。不只读书、看报遇见疑难的时候，会想起如果仍在先生旁边，只须请教一声，疑难立即解决，那是多么愉快的事情；便是工作非常顺利的时候，或者心情上有什么懊恼的时候，也会想起如果仍在先生旁边，把那些告诉先生，便受到先生的奖励或者安慰，那是多么乐意的事情。自从进厂以来，一年间总是这么想着想着，恐怕往后去五年十年，还得照样地这么想着想着呢。

厂里的情形同去年一样，我每天作工以外，晚上仍旧上训练班的功课。全天计算起来，尚有一点半钟的馀暇可由自己去支配使用。近来忽然想读一点我国的文学史，便取各家书局的书目来选择。各家书局都有文学史出版，有几家出版到七八种之多，看他们所撰的提要，没有一本不是"精心结撰之作"。这使我迷惑了，到底取哪一种来读好呢？为此特地向先生请教，希望先生提出一两种来告诉我。

学生周乐华。

王先生读罢，想起了什么似的，昂首凝望窗外点缀着几点疏星的天空。一会儿，把乐华的信放在一旁，继续批阅学生的作文簿。轻轻的风吹进来带着微寒，这种微寒给与人一种清爽的感觉。摆在墙角边圆几上的一盆春兰有三四剪开了，时时有一缕香气打从鼻头边拂过。在这样清静的境界中工作着，心和手都极顺利，还没到十点钟，他已经把十几本作文簿批阅完了。于是喝了一盏茶，起来往回地走了一阵，再坐下去写寄给乐华的回信。

乐华：

读到你的来信，承你时时念着我，感感。

你忽然想读一点文学史，我不知道你的动机是什么。最近十几年来，很有人提倡阅读文学史，跟着就有人需求文学史，有人编撰文学史。这些人互相影响，于是文学史越出越多，文学史的阅读成为

一般的风尚了。在提倡的人自有他们的见地，当然不能一概抹杀，说他们完全没有道理；可是，从实际的效果上看，这种提倡却有引导人家避去了切实修习而趋重于空泛工夫的弊病。曾经在一篇论国文学习法的文章里看到一段话，现在抄给你看：

“普通的学生案头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顾颉刚的《古史辨》，有《小说作法》，有《欧洲文学史》，有《印度哲学概论》。问他读过《四书》、《五经》、周秦诸子的书吗，不曾。问他读过若干唐宋人的诗词集子吗，不曾。问他读过古代历史吗，不曾。问他读过各派代表的若干小说吗，不曾。问他读过欧洲文艺中重要的若干作品吗，不曾。问他读过若干小乘、大乘的经典吗，不曾。这种空泛的读书法，觉得大有纠正的必要。胡适的《哲学史大纲》原是好书，但在未读过《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原书的人去读，实在不能得很大的利益。知道了《论语》、《礼记》等原书的大概轮廓，然后去读哲学史中关于孔子的部分，读过几篇《庄子》，再去翻阅哲学史中关于庄子的部分，才会有意义，才会有真利益。先得了孔子、庄子思想的基本的概念，再去研求关于孔子、庄子思想的评释，才是顺路。用譬喻来说，《论语》、《礼记》是一堆有孔的小钱，哲学史中关于孔子的部分是把这些小钱贯穿起来的钱索子，《庄子》中《逍遥游》、《大宗师》等一篇一篇的文字也是小钱，哲学史中关于庄子的部分

是钱索子。没有钱索子，不能把一个个的零乱的小钱贯穿起来，固然不愉快；但是只有一条钱索子，而没有许多可以贯穿的小钱，岂不也觉得无谓？我敢奉劝大家，先读些中国哲学的原书，再去读哲学史；先读些《诗经》以及汉以下的诗集、词集，再去读文学史；先读些古代历史书籍，再去读《古史辨》。万一必不得已，也该一壁读哲学史、文学史，一壁翻读原书，以求知识的充实。钱索子原是用来贯穿零乱的小钱的，如果你有了钱索子而没有可贯穿的许多小钱，那么你该反其道而行之，去找寻许多的小钱来贯穿才是。”

这一段话说得很明白。如果丢开哲学、古史等，单就文学来说，便是先要接触了文学作品，然后阅读文学史才有用处。因为文学史上所讲的以文学作品为主，对于文学作品若还不曾认识，徒然知道一些“作家”哩，“派别”哩，“源流”哩，“演变”哩，便完全是隔靴搔痒的事情。而现在一般人似乎正在干这等隔靴搔痒的事情。只看学校里的考试题目便可知道其中的消息了。“何谓唐宋八大家？”“何谓公安体、竟陵体？”“五言诗起于何时？”“词源于何体？”这些题目都是常见的。其实，一个学生回答得出这些题目，不过有了一点关于文学的常识罢了，这并不足以证明他真个懂得了文学。而这些常识又是工具书上所备载的；一个学生如果回答不出这些题目，他只须翻开《辞源》来一查便知道了。那么，回答得出

无异于证明他曾经查过《辞源》罢了。比较起“人体常温为摄氏三十七度”、“居室须常开窗以通空气”那些常识来，这些文学常识便见得毫无实用的价值。倘若破费了好多的工夫，专为求得这样毫无实用价值的常识，可说全无是处。

你平日能够切实修习，未必爱做这等空泛的工夫。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想读起文学史来。希望告知，然后再和你商论。

仰之手复

第三天的晚上，王先生在室内预备明天讲授的功课，校工又把乐华的信送进来了。展开来看，是铅笔写的字，笔势颇潦草。末尾写着“学生周乐华书于清晨号钟未鸣时”，他的信如下：

仰之我师：

昨晚读到赐复，蒙先生详细指导，感极快极。

我想读一点文学史，一层呢，就为要从文学史中间接触历代的代表作品。这不只是扩充知识的问题，以我想来，接触文学代表作品对于精神的修养尤其有关系。而自己去选择代表作品，现在还苦于没有这样的眼力。我看见有几家的书目提要里说，他们的文学史是采辑作品的。如果从这些中间选择一本来读，不就把这一层困难解决了吗？

第二层呢，就是先生复信中所提及的，我要知

道一点我国文学的源流和演变。各时代怎么会有各时代的特产呢？每一代的大作家，他们从前代承受了些什么，他们自己又创造了些什么呢？关于这等问题，都想知道一个大概，因此，我就预备去叩文学史的门。

先生，我每当夜间课罢，就杂乱地想这样想那样；有时把想到的写在日记簿上，有时想了也就算了。上面说的便是近来想到的，先生看这些意思怎样？

王先生把明天讲授的功课预备好了，又提起笔来写复信如下：

乐华：

你以为文学史里所采辑的必然是代表作品，其实不尽然。我看过几本文学史，只觉编辑者唯贪抄录的便利，就手头的书本随意引几篇罢了。如果认为被引的便是代表作品，你就至少会上一半的当。还有些编辑者对于作品的评论，不是说这一篇多么优秀，便是说那一篇多么雄健：这殊不足取。“优秀”和“雄健”都是不着边际的形容词，主观地用来评论作品，叫人家何从捉摸？所以，你要读历代的代表作品，你要体会作品的“真味”，与其去求教文学史，还不如去求教比较好的选本。例如：要读诗，就读沈归愚的《古诗源》、曾国藩的《十八家诗钞》；要

读词，就读张惠言的《词选》；要读明清小品文，就读近人沈启无的《近代散文抄》。这类选本不像文学史那样对于每家只选一两篇，然而比较起全集、总集来，却已做了一番删繁就简、取精去粗的工夫：这样，正好使你认得那些作家，亲自辨识他们的代表作品。

再说文学的源流和演变，那是不能离开了作品空讲的。这层意思前信已经说过。那些不举作品单作叙论的文学史，原来假定读者对于作品已经有相当的认识了。如果你并没有相当的认识，那么读文学史只能得到一些概念，未免是空泛的工夫。但是你们中等程度的学生确也应该知道一点文学的源流和演变；不过照我的意思，其着手的路径并不是取一本文学史来读，却是依文学史的线索去选读历代的名作。从去年下半年起，我对于这里的三年级就试用这个方法。作品是主脑，同以前一样；我的讲说是辅佐，所讲的就是简略的文学史。这样试了半年多，我觉一班同学读得颇有兴味，而理解上也比较切实。油印的选文尚有多馀的，现在检点一份另封寄给你。至于我的讲说，大文他们都有笔记，希望你向他们借来看。看了之后，你或者觉得可以满足你的欲望了，或者还是有点吃东西吃不饱的感觉，都盼你写信来告诉我。

仰之手复

王先生写罢封讫，便站起来，走到书架子前，检取油印

的选文。

从学生的自习室里，传来几个人合唱的歌声。

二十九　习作、创作与应用

图画教师李先生因H市美术展览会将在春假中举行，急忙把他的大幅油画《母亲》完成，预备送到展览会里去。李先生为了这幅《母亲》，曾经过长期间的惨澹经营，中途易稿了好几次。第一中学的师生们对于这幅巨作人人怀着远大的期待。这次听到完成的消息，大家都非常快活，有许多人跑到他房间里去看。李先生为供全校观览起见，把这画移挂在图画教室的墙壁上。这几日来，图画教室里自早至晚人迹不断。上图画课的时候固然有人，不上图画课的时候人来得更多。

画幅有六尺多宽，四尺多高，画着三个人，一个三十岁光景的中年妇人，一个八九岁的小孩，还有一个卧在摇篮里的婴儿。桌子上摆着洋灯、书册、石版和针线匾，小孩在灯下读书，妇人靠桌子坐着，一壁缝缀着衣服，一壁在用脚踏动摇篮。全幅的布局色彩以及笔致，无一样不妥帖，最动人的是那中年妇人的面容，看去既端好，又慈祥，还流露着一种说不出的严正与辛苦的表情。看了这幅画，会令人忆起儿时生活的一幕来，觉得这画中的妇人在许多点上是和自己的母

亲相仿佛的。学生们都不只来看一次，有些人几乎日日来看，如汤慧修就是日日来看的一个。

放春假的前一日，下午课毕，锦华从图书室借了几本春假中想看的书正预备回家，在廊下遇到慧修，就被拉了到图画教室里去。二人踏进图画教室，见王先生立在画幅前面和李先生谈着话，志青、大文、振宇和几个别班的男女同学都在围着听呢。

"《母亲》在西洋原是一个老画题。古来曾有过好几张名画，那都是写基督教的圣母的，大都着眼在圣洁庄严的表现。我所想表现的是慈爱与辛苦，完全想画出一个中国式的母亲。中国的家庭制度与妇女地位使做母亲的非备尝困苦不可，因之中国的母亲更不易做。我所想表现的，就只是这一点。"李先生说。

"中国自古就有'母氏劬劳'的话，从来文人写他们的母亲，很有许多艰辛的记载。如归有光的《先妣事略》，汪容甫替他母亲作的墓志铭，都写得非常凄怆。至于用绘画描写的却不多见。前人曾有过什么《灯影机声图记》一类的文字，足见也曾有过这类的绘画，可惜流传下来的只是关于这些绘画的文字而已，绘画就少有人见到了。"王先生说。

"中国原是文字之邦呀。哈哈！"

李先生笑着把目光转移到周围立着的学生们，突然好像记起一件什么事来的样子，对着慧修道：

"咿呀，去年我把这幅画改稿重画的时候，你曾问我为什么要屡次改画，我不是答应有机会再对你说吗？"

"是的，我正想有机会时请教先生，为什么一张画要费去

一年多的工夫？怀这疑问的恐不止我一个人吧。"慧修答说，同时用眼去征求同学们的同意。

"这是一个关于创作的问题，请王先生解答吧。文章与绘画原有许多共通之点，我在图画课中也曾替王先生讲过好几次国文功课哩。"李先生含笑说。

学生们都注视着王先生。有几个竟拍起手来。人围聚得愈多愈挤了。

"李先生今日要讨还债了。好！就由我来解答。——这样挤着不好讲话，大家坐下来吧。"王先生挥着手令学生们散开，自己跑到讲台上去。坐位不够，沿壁都立着人。

"问题是：为什么一幅画改了又改，想了又想，至于费去了一年多的工夫？提出这问题的人，大概以为如果画家每幅画要如此，那么一生只可作几幅画，很不经济。对不对？"王先生先向大家反问。

许多听众都点头。

"据我所知，李先生教学生时也曾在数分钟内在黑板上作成静物写生的范画，有时应朋友的要求也常在半小时内画好一把扇子或一张小品，平日自己练习，也曾在一二小时的短时间作完一幅石膏模型或人体的写生画——何尝每幅画都像《母亲》这样地费去长期间的工夫？方才李先生说文章与绘画有许多共通点，这话很对。我是不懂得绘画的，用文章来作比喻吧。诸君在家里可以于几分钟内写好一张便条或明信片，在课堂上可以于一二小时内完成一篇记事文或说明文、议论文，但将来也许会费了一年半载的工夫去写一篇小说、诗歌或别的文章。"

王先生说到这里，取起粉笔来在黑板上写了"应用之作""习作""创作"三个项目。

"文章与绘画都可分这三个项目来讲。先说绘画，李先生在教室中作写生范画，替朋友画扇子，是应用之作；自己练习石膏模型或人体写生是习作；这次的《母亲》是创作。再说文章，诸君的写书信是应用之作；作文是习作；将来择定了题材自由地无拘束地去写出文艺作品来，便是创作。

"习作只是法则与手腕的练习；应用之作只是对付他人和事务的东西；创作才是发挥自己天分的真成绩。无论绘画和文章都如此。习作是毕生随时都可做的，每次大概有一定的着眼点，一次习作，不必花过多的时间和劳力；应用之作是对付他人和事务的东西，有他人和事务在眼前，也不许我们多费时间，以致妨碍他人和阻滞事务；至于创作，全是自由的天地，可以尽自己的心力忠实地做去，做到自己认为满意了才放手。李先生在黑板上替你们作范画，如果多花了时间，于你们就有妨碍了；可是他画《母亲》即使再多画几年也可以。你们在教室中作文课，如果到了规定的时刻不缴卷，我就要催促责备了，可是你们自己在课外爱写什么，无论怎样慢，我决不会干涉。因为创作全是自己的事，忠于创作，就是忠于自己。真正的创作决不该有丝毫随便的不认真的态度，古来的山水名画家有'五日成一山，十日成一水'的话，左太冲为作一篇赋竟至费去了十年的光阴。创作贵精不贵多，时间和劳力是不能计较的。

"我对这问题的解答完了，李先生以为怎样？"王先生笑向杂坐在学生丛中的李先生说。

李先生含笑点头不说什么。学生们因问题得了明快的解释，都露出愉悦的神情，尤其是提出这问题的慧修。

“我们才知道创作如此可贵。请先生再带便给我们说些创作的方法或经验。”杜振宇立起身来要求说。

王先生拭好黑板，方从讲台下来，听振宇这样说，就在讲台旁立住回答道：

“这提议很好，关于创作，应该有许多事情可讲的。可惜我至今尚未有什么创作成就，让我们请李先生指教吧。他是有过创作经验的人。——李先生，请你发表些意见。”

王先生一壁说一壁向李先生方面走近去。学生们又拍起手来。

李先生也不推辞，就在人丛中立起来说道：

“王先生说得太谦虚了，我曾读过他的诗和小说呢。我的绘画的创作，连这幅《母亲》，也不过三四次，够不上讲什么创作的经验和方法。姑且对诸君随便谈谈吧。

“创作是一种创造，其生命就在乎有新鲜的意味。无论文章或绘画，凡是摹仿套袭的东西，决不配称为创作。创作第一步的工夫是发见题材，题材须是有新鲜意味的才值得选择认定。世间的事物，原都是现成的，平凡的，旧有的，所谓新鲜的意味，完全要作者自己去发见。恋爱这一个题材，不知自古以来曾被多少文学家描写过，‘花’‘月’在诗歌里不知曾出现过多少次。能在平凡的事物之中看出新的意味来，这是创作家的第一种资格。我的这幅《母亲》，题材不消说是很旧的，西洋早已有许多人画过，他们所画的是《圣母图》，我所着眼的方面，却和他们不一样，中国古来关于母亲的文章虽

不少，而留传的绘画却不多见，故不失为值得选择的题材。

“题材的发见，并非一定是难事。能够留心，随时随地都可发见的。诸君每日在街上行走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事件，平时读书或独坐，会起各种各样的心念和情感，这种时候，事物的新鲜的意味常会电光似地忽然自己投入到头脑里来。随时把它捉住了就是题材。题材选定了以后，第二步还要使它成熟，无论在读书的时候，看报的时候，听别人谈话的时候，独自散步的时候，都要到处留心，遇有和这题材有关系的事项，一一搜集拢来，使内容丰富，打成一片。这情形正和做母亲的用了自己的血液养分去培养胎儿一样。”

李先生越说态度越紧张。学生们听得比上课还要认真，连王先生也只管目不转睛地兀自在微微点头。

“题材成熟了，这才可以写出。用文章来写，或用绘画来写，都是创作。仅有题材是无用的，要写成作品，就非有熟练的手腕不可。如果一个画画的人有了某个很好的题材，而手腕不够，画起来脸不像脸，手不像手，成什么话？文章的创作亦如此，题材虽已整备得很成熟很好了，如果他基本工夫没有打实在，文句未通顺，用辞多错误，那么即使写了出来也是糟糕。我方才说过，发见题材并非难事，一般人只要能留心，随时随地都可发见的，可是一般人却不能像文学家画家似地写出像样的作品来，这就是因为一般人未曾预备好创作上所需要的手腕的缘故。他们尽会有很可贵的题材，但可惜无法写出，任其葬送完事。唉！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的好绘画好文章被埋没在人的肚子里啊！”

李先生说到这里，似乎有些感慨无限的样子，把话暂停

一会，又继续道：

“方才王先生把作品分为创作习作与应用之作三种，这是很对的。三者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习作，习作是练习手腕的基本工夫。要习作有了相当的程度，才能谈得到应用，才能谈得到创作。近来有许多青年想从事创作，我知道诸君之中也有这样的人。如果想创作，非先忠实地在习作上做工夫不可。学绘画的先在形象及色彩上用功，学文章的先求文从字顺，熟悉种种文章上的普通法则。习作是一切的基础，应用之作和创作都由习作出发。应用之作的目的在于对付当前的事务，就大体说，原用不着过于苛求，只要在习作上用功至相当的程度，也许就够了。至于创作是无程限的，所需要的习作根底也无程限，习作的根底越深越好。越是想从事创作的人越应该重视习作。至少该一壁创作，一壁习作。真正的画家，终身在写生上用功，真正的文学家，虽至头白亦手不释卷，寻求文章的秘奥。

“诸君是中学生，中学原是整个的习作时代，创作虽不妨试试，所当努力的还应该是习作。近来颇有一派青年爱好创作，目空一切地自认为创作家，把习作认为卑鄙不足道的工夫。学绘画的厌恶写生，专喜随意乱涂，学文章的厌恶正式教室功课和命题作文，专喜写小说诗歌，这不消说是错的。希望诸君勿走这条错路，我的意见就只这些。”

李先生说完了话，就邀王先生一同走出教室去。学生们也各自散出。

“今天两位先生的话都很有意思。”锦华在方才的廊下对慧修说。

"这应该谢我才好，如果我不拉你去，你就失去这机会了。"慧修笑着说。

"你看，后面！"锦华把口靠近慧修的耳朵低语。

慧修向后看时，见有两个同学低着头在她们背后走来，头发留得长长地，脸孔都泛红得异常，似乎有些赧赧然。那是高中部的同学，一个是别的功课不用功，专喜欢绘画的，大家都叫他"艺术家"；还有一个绰号叫做"诗人"，是日日做诗，诗以外什么文字都写不来的。

三十 鉴赏座谈会

旧历清明节是美术展览会最末的一日，天气很好。乐华清晨从工厂里放假回家，就匆匆地跑到会场里去了。回来的时候，背后跟着一大批客人，大文、志青、锦华、慧修，还有振宇、复初。同学们多时不看见乐华了，今日难得在会场中碰到，谈谈说说，不愿就散，于是不知不觉齐到了乐华家里。

乐华家自乐华入工厂后，一年以来，罕有学校青年来往。今日突然到了这许多青年客人，枚叔夫妇都非常高兴，款待得很殷勤。

吃饭的时候，大家从枚叔口中得到许多报上尚未发表过的美术展览的消息与批评，其中关于李先生的《母亲》的好评，

更使大家感到兴味。《母亲》就成了宾主间的话题。

“我昨天也去看过了，李先生这幅《母亲》画得真好！真能表现出中国做母亲的辛苦。”枚叔夫人出来冲茶，听见大家在谈起《母亲》，就加入说。

“你本身就是一幅《母亲》画啊！”枚叔苦笑着对夫人说，同时又把眼光向大家看。

大家听了这话都深深地有所感触，可是没有人能说什么。枚叔摸出表来一看：

“我要到报馆里去了，有许多展览会特刊的稿件待整理呢。——乐华，你留他们多坐一会吧。”说着匆匆地管自走了。

乐华让客人到父亲书室里坐。谈了一会，话题仍移到展览会上去了。

“我们应该另找一个题目来谈谈，老是浮浮泛泛地谈展览会有什么意义呢？”锦华说。

“赞成，赞成！前次乐华回来时，我们不是在大文家里对于‘语调’的题目，谈出许多有意义的话来吗？今日也来限定题目吧。让我来提出一个题目，‘鉴赏’，不论是关于绘画的或文章的，大家来谈谈鉴赏的意见、方法或经验，好不好？”志青说。

“好！好！”大家差不多齐声这样说。

“我是提出题目的人，由我来开场吧。近来杂志上座谈会很流行，这里一共有七个人，每人自由地发表意见，将来记录出来，也就是一个座谈会了。”志青这样开始说。“‘鉴赏’二字，粗略地解释起来只是一个‘看’字。真的，所谓鉴赏，

除音乐外，离不掉'看'的动作。看文章，看绘画，看风景，都是'看'。鉴赏的'鉴'字，就是'看'字的同义语。不过同是一个看的动作，有种种不同的程度，和'看'字相似的字，从来有'见''视''观'三个，这三个字，如果查起字典来，都是'看'的意思，其实程度各各不同。'见'只是见到，看见，并无别的复杂的心理作用可言，'视'就比较复杂了，'视'不但见到，看见，还含有查察的分子，医生看病叫'诊视'，调查某地方的情形叫'视察'，凡是与'视'字合成的辞，差不多都有查察的意义。'观'字更复杂，与'观'字合成的辞，意义都不简单，如'观念'、'观感'、'人生观'、'宇宙观'之类，都是难下简括的注解的。同是一个看，有'见''视''观'三个阶段，我们看到别人的一篇文章或是一幅画是'见'，这时只知道某人曾作过这么一篇文章或一幅画，其中曾写着什么而已。对于这一篇文章或一幅画去辨别它的结构、主旨等等是'视'，比'见'进了一步了。再进一步，身入其境地用了整个的心去和它相对，是'观'。'见'只是感觉器官上的事，'视'是知识思辨上的事，'观'是整个的心理活动。不论看文章或看绘画，要到了'观'的境界，才够得上称鉴赏。'观'是真实的受用，文章或绘画的真滋味，要'观'了才能亲切领略。用吃东西来做譬喻，'观'是咀嚼细尝，'见'和'视'只是食物初入口的状态而已。鉴赏是心理上的事情，本来难以用言语表达，我的话又说得很空泛，也许大家已觉得厌倦了吧。"志青这样结束了他的话。

大家听了志青的话，觉得新鲜警策，都表示佩服。各人正在自己搜寻谈话的资料，室中寂然了一会，第二个开口的

是大文。

“志青方才把‘看’字加以分析，用一个‘观’字来说明鉴赏的意义。让我也来用一个字谈谈鉴赏。我在一本书上读过《美感与实用》的文字，大旨说：艺术与实用之间须保有着相当的距离；一把好的茶壶，可以盛茶，但目的不止于盛茶；一封写得很好的书信，可以传情达意，但目的决不止于传情达意。美的一种条件是馀裕。这话原是就创作上说的，我觉得在鉴赏上也可应用。”

大文说到这里，向书室中看了一会，既而走到枚叔的案旁，在案头上很熟悉地取过一个墨盒来指给大家看道：

“这墨盒盖上刻着山水画，不是写着‘枚叔先生清玩’一行字吗？‘玩’字很有意味，我以为可以说明鉴赏的态度。鉴赏有时也称‘玩赏’或‘玩味’，可以说‘玩’就是‘鉴赏’。‘玩’字在习惯上常被人轻视，提起玩，都觉得有些不正经。其实，玩是再正经没有的，我们玩球玩棋的时候，不是忘了一切，把全副精神都放在里面的吗？对于文章绘画要做到‘玩’的地步，并不容易。单就文章说吧，一篇好的文章，或一本好的小说，非到全体内容前后关系明了以后，决不能‘玩’。我们进中学校以来，已读过不少篇数的文章、许多本数的书了，自己觉得能够玩的实在不多。大都只是囫囵吞枣，诗不能反复地去吟，词不能低回地去诵，文不能畅适地去读，小说不能耐心地去细看。这很可惜。我近来在试行一种工作，从读过的文章中把自己所欢喜的抄在一本小册子里，短篇的如诗词之类全抄，长篇的只选抄一节或几句，带在身边，无事时独自读着背着玩，随时觉有新意味可以发见呢。——喏，这就

是。”大文说时，从衣袋中取出一本很精致的小手册来给大家看。

那本小手册写得很工整，所抄的文章并不多，尚留一大半空页，诸人匆匆翻过一下，就还给大文。锦华接上来说道：

“志青所讲的是鉴赏的意义，大文所讲的是鉴赏的态度，现在我来换一个方面，谈谈我自己幼稚的经验吧。我于读文章的时候，常把我自己放入所读的文章中去，两相比较。一壁读一壁在心中自问：‘如果叫我来写将怎样？’对于句中的一个字这样问，对于一句的构造和说法这样问，对于句与句的关系这样问，对于整篇文章的立意布局等也这样问。经过这样自问，文章的好坏就显出来了。那些和我写法相等的，我也能写，是平常的东西；写法比我好的就值得注意。我心中早有此意见或感想，可是写不出来，现在却由作者替我写出了，这时候我就觉到一种愉快。我们平常所谓‘欣赏’者，大概就是这愉快的心情吧。文章之中，尽有写法与我全然不同，或在我看去不该如此写，读去觉得有些与我格格不相入的。我对于这种文章，如果当时未曾发见它的错处，常自己反省，暂时不加判断，留待将来再读。我以为鉴赏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鸣作用，读者的程度如果和作者相差太远了，鉴赏的作用就无从成立。这就是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有一部《唐诗三百首》，在中学一年级的时代随读随圈，曾把认为好的句子用双圈标出，普通的句子只加单圈，这次春假无事，偶然取出来重看，就自己觉得好笑起来了。觉得有些加双圈的地方并不好，有许多好的句子，当时却不知道它的好

处，只加着单圈呢。也许再过几年见解会更不同吧。我想，鉴赏的本体是'我'，我们应把这'我'来努力修养锻炼才好。这是我近来才想到的一点。"

锦华把自己的意见说毕，用手臂去触动坐在她旁边的慧修，意思是叫慧修接说下去。其馀诸人也都向慧修看。

"有许多好的意思已被你们说完了，叫我再来说些什么呢？"慧修略作沉思，既而又说道："我来讲鉴赏的预备知识吧。鉴赏本来是知解以上的事情，但是不可没有预备知识。一首好诗或一首好词，大概都有它的本事与历史事实，我们如果不知道它的本事与历史事实，往往不能充分领会到它的好处。例如曹子建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意义不晦，在不知道他们兄弟相残的历史事实的人看了，也许也会感到趣味，但是若能知道这历史事实，当然更有味了。辛弃疾的那首起句'郁孤台下清江水'的《菩萨蛮》词，题目只作《题江西造口壁》，如果我们不知道宋室南渡的变乱及造口的位置，读去会有什么趣味呢？韩愈的《原道》，我未入中学时，父亲已教我读过，当时莫名其妙。入中学后，从历史课里知道了唐代思想界的大概与韩愈的传略，回头再去重读那篇《原道》，就觉得句句有意味了。对于一篇作品，如果要好好地鉴赏，预备知识是必要的。作者的生平，作品的缘起，以及其他种种与这作品有关联的事件，最好能先知道一些，至少也该临时去翻检或询问别人。这种知识本身原不是鉴赏，却能作我们鉴赏上的帮助，不可轻视的。"

"话越说越切实了。后面讲话的颇不容易呢。"乐华听慧

修讲毕，这样说。

许多人都看着乐华，待他讲下去。

“今日我是主人，当然排在最末一个。请振宇、复初先讲吧。振宇，你先来。”乐华说。

“我想就‘想象’二字来说几句话。”振宇说。“方才锦华说，鉴赏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鸣作用，这话很对，作者与我们不相识，大多数是古人，不会来和我们共鸣，所谓共鸣，无非是我们自己要去和作者共鸣罢了。作者在作品中所描写的，有些是生活经验，有些是想象所得。我们的生活经验与作者不同，不能一一从生活经验去领会作品，所靠的大半是想象。对于作者的想象的记录固然要用想象去领略，对于作者的生活经验的记录也只好用想象去领略。文章是无形的东西，只是白纸上的黑字，我们读了这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会感到悲欢，觉得人物如画者，全是想象的结果。作者把经验或想象所得的具体的事物翻译成白纸上的黑字，我们读者却要倒翻过去，把白纸上的黑字再依旧翻译为具体的事物。这工作完全要靠想象来帮助。譬如说吧，‘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是好句子，但这八个字的所以好，并非白纸上写着的这八个字特有好处，乃是它所表托的景色好的缘故。我们读这八个字的时候，如果同时不在头脑里描出它所表托的景色，就根本不会感到它的好处了。想象是鉴赏的重要条件，想象力不发达，鉴赏力也无法使之发达的。这是我的意见。”

大家听了振宇的话点头，同时又都把眼光移向复初。复初笑着说道：

“我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只好来做反面文章了。方才诸

位的话都是对好的文章说的，说好文章应该怎样去鉴赏。我现在想反一个转身，来谈谈坏的文章的鉴赏。”

复初这几句开场白，使大家露出惊讶的神色。谈话开始以来的一室中平板的空气，突为一变。

“坏的文章值得鉴赏吗？诸位也许会怀疑吧。我以为好与坏是事物的两方面，无论从哪一方面着眼，结果都一样。知道什么东西不好，就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了，我们读了一篇不好的文章，如果能一一指摘出它的毛病，等于读一篇好文章能一一领会它的好处。并且，实际上真正好的文章，自古以来就不多，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往往都是有些毛病的文章。犹如人的相貌一样，我们一生之中难得见到绝代的美人或美男子，日常所碰见的都是些普通的人物，不是鼻子太低就是眉毛太浓，或是眼睛旁有个小疤点。如果我们定要遇到好的才去鉴赏，不是机会就很少了吗？我近来常从坏的文章中试炼自己的鉴赏力，什么报纸上的评论咧，街上粘贴着的标语咧，都留意。我这见解，是读了《中学生》杂志中的《文章病院》以后才发生的。我想，日日与病人接触的医生才是真正知道健康的人，一味从健康上着眼，健康的意义反会茫然吧。”

复初的话引得大家都笑了。

“乐华，现在轮到你了。”志青对乐华说，似乎已期待得很久的样子。其馀的诸人也都向乐华看。

“我是个工人，配讲些什么？鉴赏原是我所向来留意的，自入工厂以来，苦于没有闲暇读书。我现在偷闲在读的只是诗话文话一类的东西。诗话文话是前人鉴赏所得的记录，它

会告诉我们某几句诗某几句文的好处所在。我们可由它间接地得到鉴赏的指示。我是工人，要一一直接去读名作，去自己鉴赏，是无望的了，只好利用前人所做的诗话文话之类来补救这缺陷。这种书的体裁是一条一条的随笔，每条都很简短，而且逐条独立；分条看和接连看都可以。像我这种读书无一定时间的人，读这种书再适当没有了。不过这究竟是别人的鉴赏的结果，常常有许多不合我的意见的地方……”

枚叔走进书室来，乐华的话突然被打断了。

“我到报馆里去了半天，你们还在谈吗？谈的是什么？”枚叔问。

“我们在谈文章的鉴赏。”乐华回答。

“真清闲！好题目哩。不要大家变成书呆子！喏！你们看看！”

枚叔把卷在手中的本日上海报摊开，指着核桃样大字的标题给大家看，那标题是“华北情势危在旦夕”。

三十一　风格的研究

已是榴花照眼的时节了。大气中充满着温暖，使人卸去了夹衣，只穿着单衫，四肢百骸都感到轻松舒适的快感。这一天是星期日，大文早上起来，并不见谁来找他闲谈，也没有预期的约会，便展开当天的报纸来看。看报纸总引起迫切

的焦虑，这样的世界大势，这样的政治局面，这样的自国同胞，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尽想尽想，不免陷入于茫然的惆怅。直到母亲唤他用早餐，大文才截断了他的沉思。

早餐过后，他预备做功课了。坐在椅子里，书桌上一本薄薄的线装书吸引住他的注意。这是唐朝司空图的《诗品》，他依从了王先生的指点，昨晚上从父亲的书箱里检出来的。他记起王先生对一班同学说的话：

"研究文章的风格，司空图的《诗品》不妨找来一看。《诗品》讲的是诗，分为二十四品，就是说好诗不出那二十四种境界，也就是二十四种风格。但并不限于诗，鉴赏文章也可以用作参证的。"

昨晚上他已曾约略翻过，知道这书用的是四言韵语的体裁，每品十二语。此刻从头循诵，觉得那些语句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好像障着一重雾翳似的。可是读到第三品"纤秾"，他眼前就仿佛展开了一幅鲜明的图画。

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他想象这幅图画所含有的色彩，绚丽极了，明媚极了；又想象这幅图画所摄住的意态，浑成极了，生动极了。如果世间真有这么一种境界，涉足其间的人将要应接不暇，终于陶醉了吧。比拟到诗文方面，这该是富于辞藻而又充满着生意的那一派吧。他继续读下去，读到"典雅"一品，不禁又抬起头

来凝想。

> 玉壶买春，赏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

他觉得这是另一种境界，闲适而淡泊。人处其间，唯有时雨、白云、修竹、幽鸟、落花、飞瀑为伴，简直可以忘掉一切。这个初中学生一时间耽于古人的那种隐逸情味，便低声吟着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嘉，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忽然远远地送来一阵摇曳的汽笛声，他才梦醒一般意识到自己，意识到不容隐逸的现时代。顺次读下去读到"自然"一品，他又仿佛颇有所悟。

> 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钧。

他想写作诗、文而能"俯拾即是"，不去强求，不讲做作，那就是所谓"有什么说什么"，"爱怎么说、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真达到"自然"的极点了。这又与漫无节制，信笔乱挥不同。一方面"俯拾即是"，一方面却又"着手成春"，只因为工夫已经成熟，在无所容心之间，自能应节合拍的缘故。所以一篇完成，就像花一般开得异常美好，节令一般来得异常适

合。花开和节令迁流，看来都是自然不过的事，然而雨露的滋润，土壤的营养，日月的推移，气候的转换，中间费却造物的几许匠心啊。这便是"真与不夺"；换句话说，必须内里充实，作起诗文来才能"俯拾即是"，才能"着手成春"。如果内里并不充实，也想信口开河，提笔乱挥，取得"自然"的美名，结果必然不成东西，徒然使自己后悔，供人家嘲笑；这便是"强得易贫"了。

他把这一点心得玩味了一会，眼光重又注射到书页上。对于"含蓄"一品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精神"一品的"明漪绝底，奇花初胎"；"疏野"一品的"倘然适意，岂必有为"；"清奇"一品的"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委曲"一品的"似往已回，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鹏风翱翔；道不自器，与之圆方"；"形容"一品的"风云变态，花草精神，海之波澜，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尘；离形得似，庶几斯人"：他都能深深地领会。他好似神游于文艺的展览会，那些展览品完全脱去形迹，各标精神，使他不得不惊叹于文艺界的博大和繁富。他想起现代一班作家的作品：朱自清的称得起"缜密"，丰子恺的可以说"自然"，茅盾的不愧为"洗炼"，鲁迅的应号作"劲健"。他又想起古昔文学家的作品：同样是词，而苏、辛的与温飞卿的不同，苏、辛的"豪放"而温飞卿的"绮丽"；同样是散文，而司马迁的与陶渊明的不同，司马迁的"浑雄"而陶渊明的"冲淡"。如果把读过的一些散文、诗、词，逐一给它们比拟，这近于什么风格，那近于什么风格，倒也是有味的事情呢。但是他随即想到司空图的二十四品实在也未尝不可增多，不然，何以王先生又曾提

及还有人作《续诗品》及《补诗品》呢？既可以增补，当然也不妨减少或者合并。可见二十四品并非绝对的标准，又何能据此来衡量一切的作品？况且，王先生提出的题目原是很宽广的，只说“对于文章的风格作一点研究，写一篇笔记”罢了，并不曾教大家去判别读过的文篇的风格呀。

他这样想着，便放下《诗品》，另取一份油印的选文在手。这是姚姬传的《复鲁絜非书》，王先生发给大家作为参考材料的。书中说道：

……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唯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值其时其人，告语之体各有宜也。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弗有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

他看到这里，眼光便离开纸面，凝视着照在墙上的晴明

的阳光，头脑里却在细细思量。他以为开头几句话实在有点弄玄虚，什么"天地之道"，什么"天地之精英"，什么"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都近乎方士的派头。可是以下的话就说得非常亲切有味；标明文章的风格，全用景物或者事态来作比喻，所以能给与人家一种具体的印象，使人家从霆、雷、长风等等认识阳与刚之美，从初日、清风、云、霞等等认识阴与柔之美。这个方法正与《诗品》相同，《诗品》也是借用种种景物或者事态来显示诗的各种风格的。所不同者，《诗品》把风格分得很繁多，多到二十四品，而姚姬传这封书信里，却分得很简单，止有阳与刚、阴与柔两大类。与其繁多而有琐碎、重复、缺漏的毛病，倒不如简单而能包举一切来得妥当了。他试自寻味，在读过的文篇里，哪一篇具有阳与刚之美？一时间竟指说不定，似乎这篇也不是，那篇也不是。他又换个题目自问，哪一篇具有阴与柔之美？那就觉得这篇也是，那篇也是了。他不禁疑怪起来，为什么读过的文篇差不多都具有阴与柔之美呢？他继续看姚姬传的这封书信，直到完篇，也不再有什么解悟。

求知心鞭策着他，使他急切地取起另一份印发的参考材料来看。那是从曾国藩的《求阙斋日记》节抄下来的：

> 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

> 文章阳刚之美莫要于慎、涌、直、怪四字，阴

柔之美莫要于优、茹、远、洁四字。惜余知其意而不能竟其学。

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为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是夜将此八言者各作十六字赞之，至次日辰刻作毕。附录如下：

雄　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

直　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如龙，转换无迹。

怪　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

丽　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

茹　众义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共晓。

远　九天俯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

洁　冗意陈言，類字尽删；慎尔褒贬，神人共监。

适　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

他看罢这几则简短的札记，觉得也与《诗品》和姚姬传的说法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都是凭着主观的观感，见到文章风格有怎样的几种，便选用一些字眼来作标题罢了。他又自问：阳刚、阴柔之说为什么似乎可以包举一切？《诗品》分为“二十四品”，曾国藩分为“八言”，为什么反而觉得不很清醒呢？他突然想起H市郊外美国教会新建筑的一座宫殿式的教堂来

了。粗大的石柱，直长的门窗，高高耸起的飞檐，那是阳刚之美。如果将这座教堂和水榭、回廊、花院、草舍对比，那么后者都是阴柔之美。他又将几个同学的体态来对比，胡复初那样长和胖，是阳刚之美，锦华和慧修那样爱娇，当然是阴柔之美。更想到曾经入目的一些书画，以及曾经听过的一些音乐，差不多都可以主观地给它们一个批判，不是阳刚，便是阴柔。他于是恍然省悟：阳刚、阴柔之说似乎可以包举一切，其原因就在于它的笼统。用了笼统的概念，主观地对付一切，自然无施不可。而其实呢，阳刚、阴柔并没有什么确定的界限；如果把美国的摩天楼和那座宫殿式的教堂对比，说不定又会觉得教堂是阴柔之美了。对于同一篇文章、同一件艺术品乃至同一个人物，一个人认为阳刚之美，而另一个人却认为阴柔之美：这样的事情也许会有吧。他相信这样的事情一定会有。不然，他刚才衡量读过的文篇，为什么觉得篇篇近乎阴柔之美呢？篇篇近乎阴柔之美，就由于他对于阴柔这个概念比较体会得深啊。他又想如果用了《诗品》的二十四个品目或者曾国藩的"雄、直"等等八个字，教几个人去衡量同一篇文章，判定的结果更不会完全相同。各人体会那些品目先就不能一致，鉴赏一篇文章又各本各的素养，各依各的心思，判定的结果不会完全相同是当然的。他才知道，朱自清"缜密"哩，丰子恺"自然"哩，茅盾"洗炼"哩，鲁迅"劲健"哩，苏、辛"豪放"哩，温飞卿"绮丽"哩，司马迁"浑雄"哩，陶渊明"冲淡"哩，这些只是他一个人的主观罢了；如果教另一个人去品评这些作家作品的风格，说不定会全不相同，可是也言之成理呢。

王先生指定的参考材料还有一本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大文站起来斟了半杯茶喝罢，重又坐到椅子里，便展开这本洋装金脊的书册。王先生吩咐大家看的是这书的第十一篇，篇目是《语文的体类》。他说，所谓“体类”，含义和风格实在差不多。大文看书上说：

体性上的分类，约可分为四组八种如下：

(1) 组——由内容和形式的比例，分为简约，繁丰；

(2) 组——由气象的刚强与柔和，分为刚健，柔婉；

(3) 组——由于话里辞藻的多少，分为平淡，绚烂；

(4) 组——由于检点工夫的多少，分为谨严，疏放。

下面给每一体举一篇文章作例子，例子之前都有简要的说明。

简约体是力求言辞简洁扼要的辞体。

繁丰体是并不节约辞句，任意衍说，说至无可再说而后止的辞体。

刚健是刚强、雄伟的文体；柔婉是柔和、优美的文体。

平淡与绚烂的区别是由话里所用辞藻的多少而来。少用辞藻，务求清真的，便是平淡体；尽用辞藻，力求富丽的，便是绚烂体。

疏放体是起稿之时，纯循自然，不加雕琢，不论粗细，随意写说的语文；谨严体则是从头至尾，

严严谨谨，细心检点而成的辞体。

大文把作例的八篇文章循诵一过，再细细辨认这四组八种的风格，就觉得这书的分类虽然也是用形容词来作类名，但是它分为四组，就有一种好处，这见得每组的成立是各有各的条件的。这些条件都是客观的，如内容和形式的比例，话里辞藻的多少，检点工夫的多少，都是谁也可以指说出来的；只有气象的刚强与柔和同所谓"阳刚"、"阴柔"以及"浑雄"、"高古"、"劲健"、"豪放"等等相近，似乎是主观的评判；然而，如果把"气象"两个字往着实一方面去体会，认为"意境"、"语调"等等的总和，那就也是客观的条件了。大文刚才看了一遍《诗品》；又揣摩了一番阳刚、阴柔，心意中含含糊糊地，好像有所理解，却是不着边际。此刻他才真个明了，要判别许多篇文章的风格，原来不必凭主观的观感，只须从文章的本身上检点客观的条件就是了。这是今人的见解胜于古人处；古人把文章看做了不得的东西，仿佛其中含有好多的神秘性，所以说来说去总带点玄味；今人把文章看做人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研究文章惯用分析、归纳、说明的方法，其结果当然简单而明显。得为今人是何等的幸运啊！大文这样想着，眉目间便浮起一层乐生的笑意。

一会儿，他拿起一枝铅笔，在一张白纸上记上"取材的范围"五个字。他从八种风格推想开去，觉得许多作家执笔作文，他们取材往往不知不觉偏注在某一个范围里，或者议论时事，或者摹写山水，或者叙往古的史迹，或者记身边的琐事。这由于许多作家所营的生活、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因

而心意所注的范围也就各不相同。一个生于安乐的作家不知道人间有饥寒困苦的事，他的文章自然不会涉及饥寒困苦；但是一个沉溺在饥寒困苦中间的作家，他不但能写饥寒困苦的事象，他更能剖析饥寒困苦的所以然。一个拘守一隅的作家所见无非家庭、里巷，他的文章自然不会涉及山岳的伟大，河海的浩瀚；但是一个习于行旅的作家，他不但能写山岳、河海的形态，他更能由山岳、河海的影响，解悟人生的意义。取材的范围不同，文章的风格也从而各异了。

他又记上"作者的品性"五个字。他想人的品性是千差万殊的，有些人温和，有些人急躁，有些人宽大，有些人褊狭，在同一品目之中又有程度深浅的分别。品性温和的作家即使在震怒的时候也写不出十分刻厉的文章，犹之品性急躁的作家即使在暇豫的时候也写不出十分闲适的文章。可见作者的品性也是规定文章风格的一个条件。

他又记上"作者的语言习惯"七个字。他想一个人从小学习语言，一方面固然得到了生活上最重要的一种技能，而另一方面不能不受环境的限制，学会了这一套，就疏远了那一套。因此，语调的差异和词汇的不同，精密说起来，差不多每两个人之间就存在的。同样一个意思，教两个人说出来未必会是同样的一句话，也许一个人说得很简单，以为这就够了，而另一个人却说得很噜苏，以为非如此不可；这是各人的语言习惯不同的缘故。读文章、看书又各有机缘和偏好，偶然接触某种作品，不知不觉受了它的影响，这是寻常的事；特别偏好某种作品，心悦诚服受了它的影响，更是当然的事。各个作家凭了各自的语言习惯以及从别人的作品里受到的影

响，提起笔来写作文章，他们的风格就分道扬镳了。

他又记上"写作的习惯"五个字。他看许多同学作文，有些人信手写来，意尽而止，也不再加工修改；有些人下笔很慢，句斟字酌，似乎不放心的样子，等得完了篇，还要仔细修改，涂去了一部分，又加上了一部分。这是各人写作的习惯不同之故，成绩的优劣却并不纯在这上边区分。信手写来的未必定是潦草的东西，而斟酌再四的未必定是完美的作品。可是，就风格说，便有显然的不同了，如《修辞学发凡》上所说，前者是疏放的，而后者是谨严的。

他看看写在纸上的几个纲领，觉得自己对于文章的风格已有了一点知识。他相信风格存在于作品的本身，形成一种风格自有客观的条件。鉴赏一篇文章，如果依着客观的条件去推求，便会见到它的风格的真际。如果不走这一条路，单凭主观的观感来下评判，那就迷离惝恍，只能在带着玄味的一些形容词中间绕圈子罢了。他就想把这一点意见写成一篇笔记；又自嫌还缺少具体的例证，须得找几个作家、几篇作品来检点一番，如果证明所想的不错，写成笔记才可以放心。他想这一步工夫且待下午再做吧，便欣然站了起来。

日影差不多移正了。他闻到一阵新熟的午饭的香气。

三十二　最后一课

这一课是最后的国文课了，下星期起，便开始举行毕业考试。王先生走进了教室，声明他不再作正式的讲授，希望大家对于国文一课，随便谈谈。他不像平日那样安详，他的感情有点激动，神态之间流露着惜别的意思。三年的聚首，父子兄弟一般的亲密，无所不谈，无所不了解，可是从今以后至少要疏阔一点了。想起这一层，谁能不感到异样呢？

同学间起初谈着毕业考试。大家的意思，对于学校里的考试并不感觉恐慌，只有"会考"却有点儿为难。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程度比旁的学校的学生怎样，如果落在人家的后头，或者竟有几科考不及格，那岂不很糟？

一个学生忽然说：

"你们没有留心今年年头上上海市中学毕业会考的国文题目吗？叫做什么《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论》。我去会考倘然遇见这样的题日，只有交白卷完事。我不知道这样的题目该怎样下手呀。"

慧修带笑回顾那发言的同学，说：

"该怎样下手倒有人说过了，《中学生》杂志的五月号里有振甫的一篇文字，就讲到这一层。不过这个题日是出给高中学生做的，我们初中学生想来不会遇见这样的题目吧。"

王先生听了他们的话有所感触，他举手示意，随即发言道：

“你们去会考会遇见怎样的题目，确是料不定的。这须看出题目的人如何而定。出题目的人如果是懂得教育的意义的，自能出适宜于你们的题目给你们做；如果是随随便便的人，那么你们就有遇见古怪生疏的题目的机会了。不过，你们的程度我知道得最亲切，依照你们的程度，即使遇见了古怪一些生疏一些的题目，及格的分数总可以得到的。”

他这样说着，眼睛放出欣慰的光辉，似乎表示他三年间的勤劳的成功。但是一会儿他的眼光又显得非常严肃，声音沉着地说：

“会考到底不是什么紧要的事，只要应付得过去，能够及格，这就好了。紧要的还在于学习了各种科目，是否真能充实你们自己，是否随时随地可以受用。这是成功与失败的标准，你们学习一切，都可用这个标准去考量自己，从而知道自己是成功还是失败。现在单就国文一科，你们各自考量一下吧。”

全堂沉默了一歇，志青开口说：

“要精密地考量，那是很不容易的事。因为国文和旁的科目有性质上的不同：旁的科目像算学，有什么什么几种确定的算法，像历史、地理，有史事和地方作为确定的材料；然而国文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学习算学，那些算法都学会了，学习历史、地理，那些材料都明白了，能不能受用且不要说，至少可以说一句我们充实了；然而对于国文就很难说，国文根本上没有那样确定的尺度呀。”

王先生点头表示赞可。志青继续说：

"精密地考量固然不容易，而粗略地考量却又谁都能够的。我们只须把现在的自己和初到这里的时候的自己比较一下就行了。试想我们初到这里的时候，看惯的只是一些儿童的读物，写惯的只是一些浅近的话语。我们很少有综合的能力，看了一页书就只是一页书，难得有独自的发见。我们又不免有文法上的错误和修辞上的缺点，时时劳王先生给我们在作文本上打上种种的符号。我们对于我国的文学差不多一无所知，历代文学的主潮是什么，一些大作家的作品是怎样，都是从不曾梦见的事。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各种的书了；看一般的报纸、杂志几乎可以说没有问题，对于各科的参考书也能利用了工具书去对付。我们又约略懂得了一点演绎和归纳的方法，应用了这等方法，我们居然有我们的心得，可以写下读书笔记来。至于写作方面，啊，王先生，你的好处将使我们永远忘不了，你在这方面给我们的指点，真是无微不至，你不但传授我们一些知识，你更注意于养成我们的习惯。因此，不是我今天在这里夸口，我们一班同学可以说个个达到'通顺'的地步了。最近一年间，你又从文学史的见地选一些文章给我们读，我们虽没有读过一本文学史，但是对于我国的文学已认识了一个大概的轮廓。近来那些文学杂志上常常提起'文学的遗产'这个名词，我们很荣幸，手掌里也有了一部分的遗产了。各位同学，我所说的是不是实际的情形？"

一堂同学都不作声，只是欣喜地、感激地望着他和王先生，算是给他个肯定的回答。

王先生用手巾拭着前额的汗，眼注着志青说：

“我如果有什么好处，那也只是我的本分，当不起‘永远忘不了’这一类感激的话头的。我不希望你们永远不忘记我的好处，我只希望你们永远不忘记我这一点儿对于你们的真诚。刚才志青说的话确是实情，我可以给他作保证：这是你们自己努力的报酬呀。你们得到了这样的报酬，我也可以自慰，总算三年间的勤劳并没有换来个失败。不过，我对于志青的话还要作进一步的说法。”

全堂同学都凝一凝神，准备听他的致辞。

“照志青的说法，看书能力有了，写作达到‘通顺’的地步了，手掌里承受了一部分‘文学的遗产’了，换句话说，就是对于国文这一门功课做得差不多了。但是，学校里所以分设各种科目原为着教学的便利起见，最终的目的还在于整个生活的改进。这一点必须认识得清楚；否则将陷于错误，认为为有国文科目而学习国文，为有算学科目而学习算学。这样，学习各科岂不等于无益费精神的傻举动吗？我不是说志青就有这种错误的认识；我只是说对于某一门功课既已做得差不多了，就该离开了这门功课的立场来考核自己，看整个生活是否因而改进了多少。单把国文这一门来说吧，看书不只限于看国文课内指定的几种书，也不只限于看各科的参考书；须要从此养成习惯，无论去经商，去做工，总之把行动和看书打成一片，把图书馆认为精神的粮食库，这才能收到莫大的实益。再说写作，当然不只限于文课以及应考试的作文；这些都只是习作，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我也不是要人人做文学者，大家都从事于创作；文学者不是人人能够做的，须视各人的生活、修养以及才性而定，并且，事实上也没有人人

做文学者的道理的。我只是说对于写作既已学习到了相当的地步，就该让这写作的技能永远给你们服务；无论是应用之作，或者兴到时所写的一篇东西、一首诗，总之用创作的态度去对付，要忠于自己，绝不肯有半点儿随便和丝毫的不认真。文学者固不必人人去做，然而文学者创作的态度却是人人可以采取的。唯能如此，才真受用不尽呢。”

王先生说到这里，又拭了一下额上的汗，并且改换了站立的姿势，以苏因天气骤热而感到的疲劳，然后继续说：

“再说到接受‘文学的遗产’。几篇著名的文篇读过了，几个有名的文学家约略认识了，历代文学的源流和演变也大概有数了，这自然是很好的事。但是，如果单把这些认为一种知识，预备在大庭广众之间夸耀于人，以表示自己的广见多闻，那就没有什么意义。原来所谓接受‘文学的遗产’是别有深远的意义的。先民的博大高超的精神，我们要从文学里去领会；历代的精美的表现方法，我们要从文学里去学习：换一句说，文学是我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要把它容纳下去，完全消化了，作为我们的营养料，以产生我们的新血肉。这意思你们了解吗？”

王先生的眼光里流露着热诚，向全堂同学一个个看望，切盼大家的回答。

全堂同学差不多个个吻着嘴唇，点一点头，也用热诚的眼光回望着他，在衷心深深激动的时候，这种神态是一个最适当的回答，比较用几个字眼说一句话来回答真挚得多了。

复初在点头之后发言道：

“王先生这一番话正好作三年来教我们国文功课的序言，

在今天最后一课说给我们听，尤其有深长的意义。我们自当终身不忘，永远受用。我毕业以后不再升学了，家长的意思要我去投考商业机关，我有点儿懊丧，以为从此至少要和各种功课疏阔一点了。现在听了王先生的话，便好似受了一番热切的安慰。我知道只要我自己不和各种功课疏阔，各种功课决不会和我疏阔的。”

大文接着说：

“我想我们从前的确有点错误。虽然并没有明说，但是在我们的下意识里，不免偏于‘为有国文科目而学习国文，为有算学科目而学习算学’。现在经王先生点醒了，不再升学的人倒不必措意，因为再没有什么特设的科目摆在面前了；而升学的人却必须特别牢记，要使一切科目与生活打成一片，那才是真正的‘升学’。我是预备升入高中的，所以想到了这一层。”

听了大文的话，王先生忽然有所触发，随即说：

“你们在初中毕了业，有的升学，有的就业，所走的路途各各不同。此刻不妨‘各言尔志’，在国文方面预备怎样具体地进修？我刚才说的不过是抽象的意见呀。”

于是有人说将来预备当小学教师，拟从事儿童文学的创作；有人说拟特别用心，精读某一位文学家的专集，因为他爱着这一位文学家；慧修却说她拟在诗词方面多做一点工夫。她近来很欢喜图画，她相信诗画相通之说是有道理的。更有几个人说升学是无望了，就业又没有路向，下半年大概是坐在家里。那时候虽然也可以读书、作文，做一点切实的工夫，然而精神上的不安定必然非常难受的。

下课的铃声响起来了。

王先生不由得感喟地说：

“那真没有法子！现在要下课了，我教你们的课算是完毕了！”

全堂同学站起来行礼，目送王先生走出教室，感到一种怅然的况味。众人陆续地走到廊下，见一个校工手里拿着一封信，迎上来说：

“这里有一封信，给你们三年级的。”

锦华接信在手，看到封面的字就认识了。她喊道：

“是乐华的信！”

她随即拆开来，许多同学围绕着她一同看。

诸位同学：

你们快要毕业了。我虽不悔恨我的中途退学，但对于你们的毕业却表示真诚的欣慰。

你们的毕业式在何日举行？大概已经确定了吧？希望早日告诉我。到那一天，我要向厂里请一天假，去参加你们的毕业式。我有一点意见预备贡献给你们，请分配给我十分或一刻钟的演说时间。在听受教师、来宾致辞的当儿，也听一听一个工人的话，我想你们一定很乐意的。

周乐华

附录一：

序

陈望道

这部《文心》是用故事的体裁来写关于国文的全体知识。每种知识大约占了一个题目。每个题目都找出一个最便于衬托的场面来，将个人和社会的大小时事穿插进去，关联地写出来。通体都把关于国文的抽象的知识和青年日常可以遇到的具体的事情熔成了一片。写得又生动，又周到，又都深入浅出。的确是一部好书。

这部好书是丏尊和圣陶两位先生特为中学生诸君运用他们多年教导中学国文的经验写成的。什么事应该说以及怎样说才好懂，都很细心地注意到，很合中学生诸君的脾胃。我想中学生得到此书，一定好像逢着什么佳节得到亲眷特为自己备办的难得的盛馔。

这里罗列的都是极新鲜的极卫生的吃食。青年诸君可以放心享用，不至于会发生食古不化等病痛。假使有一向胃口不好的也可借此开胃。

以前也曾有过用"文心"这两个字做书名的书，叫做《文心雕龙》，那是千把年前的刘勰做的，也是一部讲全体国文知识的书，也许在子渊的旧书箱里还可以找得着。但是你们如果找来放在自己的书架上，枚叔看见，一定又要来一句"了不得"。

我家里也藏着版子不同的好几部，从未拿给还在中学读书的两个女儿看。

世界总是一天一天的进步起来，好像你们总是一天一天的大起来进步起来一样。即就国文的知识来说，我们做中学生的时候所受的，不是一些繁繁碎碎，像从字纸篦里倒出来的知识，就是整部的《诗经》、《书经》、《易经》、《礼记》，从陈年老书箱里搬出来，教我们读了做圣贤的。哪里有这样平易近人而又极有系统的书？即使找出几本古人写的，例如《文心雕龙》吧，也是古人说古文的。有些我们急于要晓得的，他们都还不曾想到。就像这部《文心》里面说的文法之类，那位做《文心雕龙》的刘勰就连梦里也还未曾梦见呢。

我们应谢谢丏尊、圣陶两位先生，替青年们打算，把现在最进步的知识都苦心孤诣地收集了起来，又平易地写出来，使我们青年也有机会接近它。

1934年5月4日

附录二：

序

朱自清

记得在中学校的时候，偶然买到一部《姜园课蒙草》，一部彪蒙书室的《论说入门》，非常高兴。因为这两部书都指示写作的方法。那时的国文教师对我们帮助很少，大家只茫然地读，茫然地写；有了指点方法的书，仿佛夜行有了电棒。后来才知道那两部书并不怎样高明，可是当时确得了些好处。——论读法的著作却不曾见，便吃亏不少。按照老看法，这类书至多只能指示童蒙，不登大雅。所以真配写的人都不肯写；流行的很少像样的，童蒙也就难得到实惠。

新文学运动以来，这一关总算打破了。作法读法的书多起来了；大家也看重起来了。自然真好的还是少，因为这些新书——尤其是论作法的——往往泛而不切；假如那些旧的是饾饤琐屑，束缚性灵，这些新的又未免太无边际，大而化之了——这当然也难收实效的。再说论到读法的也太少；作法的偏畸的发展，容易使年轻人误解，以为只要晓得些作法就成，用不着多读别的书。这实在不是正路。

丐尊、圣陶写下《文心》这本"读写的故事"，确是一件功德。书中将读法与作法打成一片，而又能就近取譬，切实易行。不但指点方法，并且着重训练；徒法不能自行，没有训

练，怎么好的方法也是白说。书中将教与学也打成一片，师生亲切的合作才可达到教学的目的。这些年颇出了些中学教学法的书，有一两本确是积多年的经验与思考而成。但往往失之琐碎，又侧重督责一面，与本书不同。本书里的国文教师王先生不但认真，而且亲切。他那慈祥和蔼的态度，教学生不由地勤奋起来，彼此亲亲热热地讨论着，没有一些浮嚣之气。这也许稍稍理想化一点，但并非不可能的。所以这本书不独是中学生的书，也是中学教师的书。再则本书是一篇故事，故事的穿插，一些不缺少；自然比那些论文式纲举目张的著作容易教人记住——换句话说，收效自然大些。至少在这一点上，这是一部空前的书。丏尊、圣陶都做过多少年的教师，他们都是能感化学生的教师，所以才写得出这样的书。丏尊与刘薰宇先生合写过《文章作法》，圣陶写过《作文论》。这两种在同类的著作里是出色的，但现在这一种却是他们的新发展。

自己也在中学里教过五年国文，觉得有三种大困难。第一，无论是读是作，学生不容易感到实际的需要。第二，读的方面，往往只注重思想的获得而忽略语汇的扩展，字句的修饰，篇章的组织，声调的变化等。第三，作的方面，总想创作，又急于发表。不感到实际的需要，读和作都只是为人，都只是奉行功令；自然免不了敷衍，游戏。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为思想也就存在语汇、字句、篇章、声调里，中学生读书而只取其思想，那便是将书里的话用他们自己原有的语汇等等重记下来，一定是相去很远的变形。这种变形必失去原来思想的精彩而只存

其轮廓，没有什么用处。总想创作，最容易浮夸，失望；没有忍耐而求近功，实在是苟且的心理。本书对于这三件都已见到；除读的一面引起学生实际的需要，还是暂无办法外（第一章，周枚叔论编中学国文教本之不易），其余都结实地分析，讨论，有了补救的路子（如第三章论作文"是生活中间的一个项目"，第九章朱志青论文病，第十四章王先生论读文声调，第十七章论"语汇与语感"，第二十九章论"习作创作与应用"）。此外，本书中的议论也大都正而不奇，平而不倚，无畸新畸旧之嫌，最宜于年轻人。譬如第十四章论读文声调，第十六章论"现代的习字"，乍看仿佛复古，细想便知这两件事实在是基本的训练，不当废而不讲。又如第十五章论无别择地迷恋古书之非，也是应有之论，以免学生钻入牛角尖里去。

最后想说说关于本书的故事。本书写了三分之二的时候，丏尊、圣陶做了儿女亲家。他们俩决定将本书送给孩子们做礼物。丏尊的令嫒满姑娘，圣陶的令郎小墨君，都和我相识；满更是我亲眼看见长大的。孩子都是好孩子，这才配得上这件好礼物。我这篇序也就算两个小朋友的订婚纪念吧。

1934年5月17日

附录三：

重 印 后 记

叶至善

《文心》曾经是一本很受欢迎的书，一九三四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再版好多次，解放后没有重印过。中国青年出版社最近决定重印，要我写一篇后记。因为这本书的两位作者是我的岳父和我的父亲，而且在解放前后，我曾在开明书店的编辑部工作，知道的事儿稍多一些。

我首先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关心《文心》的许多先生和许多朋友。三十多年来他们常常问起这本书，带着怀念甚至惋惜的心情。有人跟我说：讲语文教学很难切合实用又具有吸引力，像《文心》这样的书不应该停印。这句话的后一半可说错了，事实上并没有谁作出过停印《文心》的决定。解放之初，开明的编辑部问过我父亲（我岳父已经在一九四六年去世了），《文心》如果重印，是否需要作一些修改。当时我父亲很忙，把这件不急之务搁了下来，没有马上答复。后来开明跟青年出版社合并，成立了公私合营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就不再提起这本书，直到现在。类似的事儿大概还有吧，总不止《文心》一本，似乎有必要作一番整理，把还有点儿用处的书重新排印出来。

《文心》写在三十年代前期，当时我的岳父和我的父亲正

在编《中学生》杂志。他们看到中学语文教学（当时叫“国文课”）有不少问题，于是商量写一本专讲读和写的书，跟青年读者谈谈这些问题。他们轮流执笔，每月写两节，在《中学生》上发表，花了一年半的工夫按计划写完，然后出版单行本。陈望道先生和朱自清先生为《文心》写了序。陈先生说这本书的特点是“把关于国文的抽象的知识和青年日常可以遇到的具体的事情熔成了一片。”朱先生说“书中将读法与作法打成了一片，……不但指点方法，并且着重训练”，还“将教学也打成一片，师生亲切的合作才可达到教学的目的”。两位先生说的都是实在话，要不然，《文心》怎么会这样受欢迎呢？语文老师把这本书介绍给他们的学生，许多失学青年把这本书看作不在面前的老师。

《文心》从出版到现在将近半个世纪了，书里讲的虽然是三十年代语文教学上的问题，现在看来还切合实用，因为有些根本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举例来说，有人认为阅读的目的就只为练习写作，因而专在摹仿技巧和积蓄词汇方面下功夫；有人认为练习写作的目的是搞文学创作，只要学会了技巧积蓄了词汇就可以当作家。他们不知道读和写都是做好工作和料理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技能，因而必须在中学阶段加强训练，打好基础。这种情形在过去的五十年间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至于教和学的方法，五十年前行之有效的，现在大致还有用。目前语文教学的水平不能很快提高，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没把教学的目的弄清楚，二是采用的方法不得当。《文心》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两方面的问题，所以在今天看来，还可能给青年读者和语文老师一些帮助。

我的岳父和我的父亲都认为一个人无论学什么，要学得好，能终身受用，得靠自己努力。所以在《文心》中，他们写的学生都是积极好学的，都把学习看作一件最愉快的事儿。学生所以能这样，老师起了主导作用。语文老师把主要的功夫下在诱导方面，启发学生在阅读和写作的实践中发现问题，并且鼓励他们和指导他们自己去讨论，自己去解决，而决不贪图省力，把自己的答案灌输给学生了事。要老师这样教，学生这样学，看来都近乎理想。但是我想，理想不等于空想，经过努力该是可以实现的。如果各种功课都这样教，都这样学，学校里一定会出现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教学质量的提高就大有希望了。

还有一点可以说的，我的岳父和我的父亲都主张思想品德教育应该贯穿在教学的全部活动中，所以他们笔下的语文老师——王仰之先生不光是教语文，还随时注意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学生。他做事认真，为人诚恳，对学生平等相待，有问题共同讨论，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学生，所以学生都亲近他，敬佩他，把他看作榜样，毫不勉强地乐意学他。如果学校里的老师都能这样以身作则，就会蔚成浓厚的精神文明的气氛，使学生随时随处受到熏陶。

《文心》是用故事体裁写的，故事的时间是一九三一年初秋到一九三四年夏天，取材于初中学生的生活，写到的几个学生出身于职员家庭和教员家庭。我就是在那几个年头念的初中，所以对书中所写的时局和生活都感到亲切。当时的初中学生跟现在的相比，在某些方面似乎成熟得早了些：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社会经济的凋敝，家庭生活的困难，失学

和失业的威胁，使他们不得不忧虑重重。现在的青年看到这些，如果认真地作一番今昔对比，受益一定不浅。有的读者还可能第一次知道：原来在解放前，知识分子的境遇大多不怎么样，只是一群受损害的自己无法掌握命运的可怜虫。

1982年6月28日作

编后记

作者论说语文教学的文章篇数最多，内容涉及所有方面，形式又很杂，对象也不一致，有对教师说的，有对学生说的，有对研究工作者说的，有对教育行政工作者说的，……现在大致按内容分类，把关于阅读的编成了第十四卷，关于写作的编成了第十五卷，关于教材的编成了第十六卷。泛论语文教学的和不能归入后边三卷的文章合在一起，仍按写作或发表的先后编成一集，就是这一卷的《语文教学谈丛》。

《语文教学谈丛》涉及语文课的设置目的和教学内容，教和学的基本态度和方法，挣脱传统思想束缚的斗争，以及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建立科学体系的设想。对整个教育事业来说，语文教学只是部分；作者对语文教学的种种论说，当然本自他的教育主张。因而读“谈丛”的时候，最好能联系第十一、十二卷中相关的谈论教育问题的文章。

作者和夏丏尊先生合作的《文心》，用故事的形式陈述了他们设计的语文教学在初中阶段的进程，描绘了理想的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即教与学的理想的配合。内容涉及语文教学的各方各面，因而也编在这第十三卷中。

1991年7月29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叶圣陶集　　第十三卷
作者＝
页数＝５１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